武俠世界

半面人（鬼面俠的故事之四） 歐陽雲飛著

為了躲避仇家，演出「死遁」，為了報仇雪恨，居然還魂復活，一個只有一隻眼睛，一個鼻孔，半張嘴的醜八怪，掀起了一場前所未有的血風腥雨，有奸人詭詐的醜惡嘴臉，有美女荐枕的旖旎春光，有聲有色，不可不看。



$4.00

第27年

43

編者話

歐陽雲飛精心撰著的鬼面俠故事，先後在本刊刊了幾個，這個故事集，內容詭秘懸疑曲折，題材結構緊湊，新穎別創，今期的「半面人」，十分精采，講述一個爲了躲避仇家的人，演出「死遁」，但爲了報仇雪恨，又居然還魂復活，出現時只有一隻眼睛，一個鼻孔，半張臉，形狀比醜八怪還不如，因而掀起了江湖上從所未有的血腥風雨……欲窺全豹，記得購閱今期本刊。

☆　　☆　　☆

民初時代，淮、揚一帶地面有一「紫衣社」殺人組織以及竊寶人物出現，他們都是受當時當地一個大人物指揮操縱。今期刊出的中篇連載「緊急追緝令」故事，就是描述當日故宮所藏寶物發生監守自盜情事而引起，人物牽涉甚廣，案情複雜，過程充滿鬥狠鬥智氣氛，詳情請參閱本刊第65頁。

☆　　☆　　☆

龍乘風擅于對武俠故事人物的造型，過去的雪刀浪子可作爲例，下期的巨型小說裡所出現的「楚雪衣」，是一個來自江東的豪傑，他爲了追查一件奇案，萬里迢迢來到關外，奇人奇事，接踵而來。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精選短篇俠義奇情故事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督印人：羅威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八樓D座
H八一六一七一六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H八一六一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444 DES VOEUX RD. W.
18TH FL. FLAT 'D'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120.00
一年港幣	$239.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146.00
一年港幣	$291.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206.00
一年港幣	$411.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400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武俠世界

第27年
第43期
（總號1383）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四元・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半面人

鬼面俠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　飛·圖

綠林巨擘　喪兒動干戈

在山西黃土高原上，太行山羣峯深處，有一大片進可以窺伺冀魯，退可以扼守三晉，易守難攻的絕險之地——黑風寨，是綠林總瓢把子雷霸天發號施令的總壇所在，更是江湖梟雄，黑道巨擘心目中的聖地。

雷霸天人稱冷面閻君，多少年來，在武林中一直居於主導地位，論功力，講身份，絕不在七星莊主龍雲，神龍教主高天風，以及老丐仙温三爺之下。江湖上有一首打油詩說：「黑風寨上雷霸天，八方貔貅定一尊，冷面閻君一聲吼，江湖道上路難行」，詩中肯定了冷面閻君的霸主地位，也說明了雷霸天呼風喚雨的本事。一點不假，雷寨主的勢力遠及大漠之北，大江之南，腳一跺半個江湖都會抖顫。

今天，是冷面閻君雷霸天的獨子大喜的日子，整個黑風寨張燈結綵，一片喜氣，由於迎娶的對象是一位退職知府大人的千金，更加爲這一樁喜事增色不少，不僅黑道上有頭有臉的人物爭相道賀，就是白道上的名門正派，也同樣絡繹於途。一時，黑風寨上眞可謂羣賢畢至，冠蓋雲集，豆腐大俠馬雲飛赫然也是座上嘉賓。

黑風寨內的廣場上，一眼望去，黑壓壓的都是人潮，筵開百桌，盛況空前，只要迎娶的花轎一入門，便即鳴炮開席。

雷霸天高大魁梧的身材，像一座山，聲音尤其洪亮，有若鐘鳴，在一個面有刀痕，鼠目鷹鼻的灰衣老頭，黑風寨的總管鐵算盤何三清的陪伴下，正在廣場上走來走去，招呼各路英雄。在一連串恭喜道賀聲中，冷面閻君的嘴都樂得合不攏來了。

馬雲飛四海爲家，浪跡江湖，不論黑白二道，三教九流，多有他熟識之人，老友相逢，言不及義，所談的話題，依然三句話不離本行，不是妓院風月，就是賭場賭經。

談興正濃間，忽見一位身穿紫衣，揹寶劍，年約十七八歲，瓜子型的臉蛋兒上五官端正，雪樣的皮膚白裏透紅的姑娘姍姍行來。

這位姑娘實在生得很美，一眼就可以看得出來是一位出身名門的大家閨秀，只可惜眉宇之間冷若冰霜，有一股子凌人的盛氣。

男人愛看女人，尤其是漂亮的女人，紫衣姑娘一出現，馬雲飛那一夥人馬上被她吸引住。

有的人在評頭論足，有的人在大吹口哨，就在大家熱烈的注目禮下，紫衣姑娘那裏也不去，一逕來到馬雲飛的面前，劈面就說：「你叫馬雲飛？」

聲音冷得像冷凍了三百年，連一絲最起碼的禮貌都沒有。

豆腐大俠馬雲飛聽得一楞，頗有點受寵若驚的味道，暈暈乎乎的，嬉皮笑臉的道：「不錯，在下正是馬雲飛，也有人叫我豆腐大俠，我這個人很軟，跟馬某做朋友，保證不會吃硬虧。」

馬屁拍在馬腿上，紫衣姑娘連正眼都沒瞧他一下，語冷如冰的道：「向你打聽一個人。」

「是那一位？只要是有名有姓的，在下差不多都認識。」

「卓巧兒。」紫衣姑娘似乎多一個字都不願意說。

「啊，是巧兒，我認識，是卓寡婦的女兒，柔得像一池水，美得像一朵花。」

「她在那裏？」

「在山東泰安縣做生意，五福樓就是她開的。」

「卓不羣跟她在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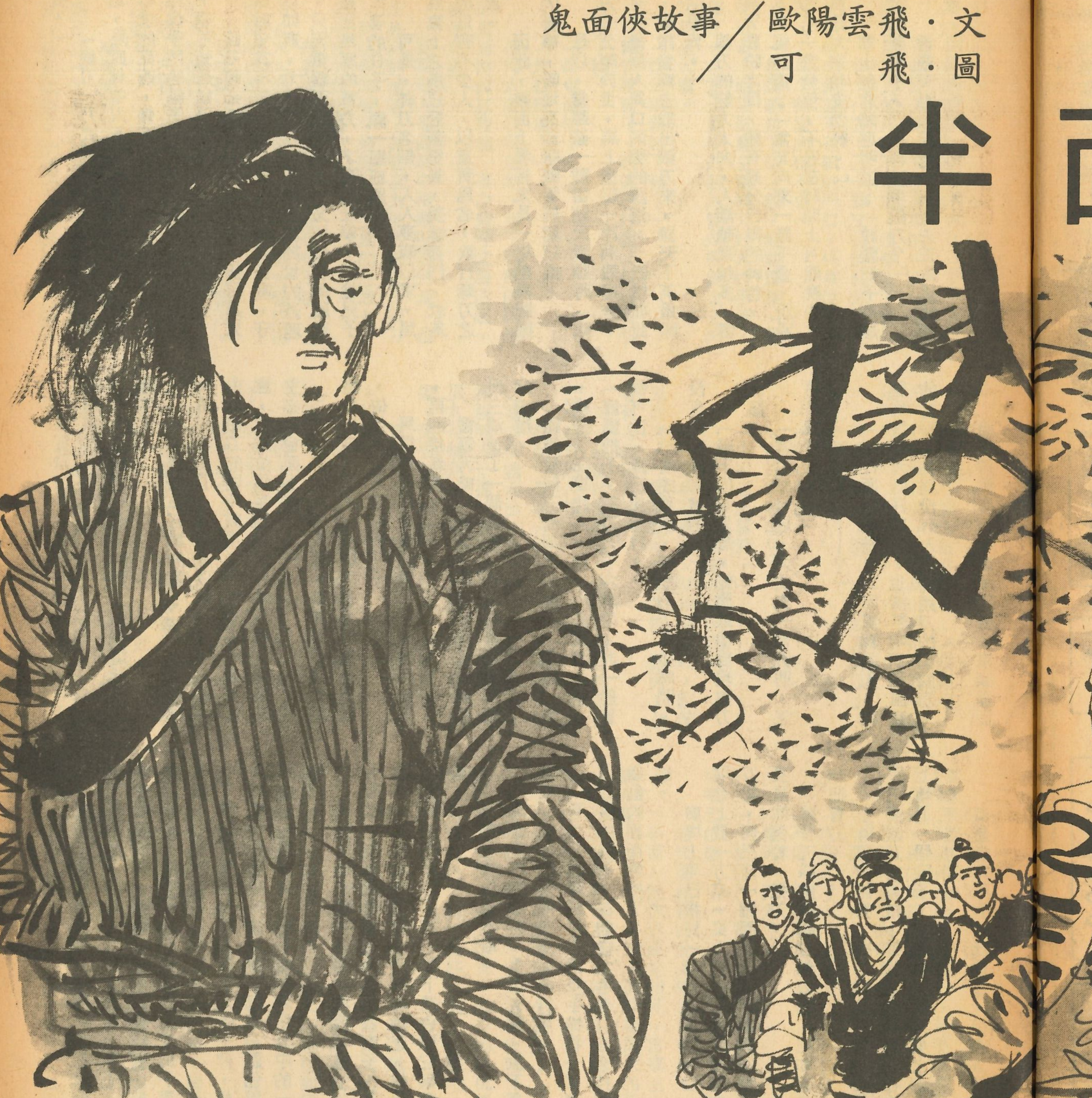
「卓不羣？姑娘是說巧兒她爹——快刀聖手卓不羣？開什麽玩笑，卓老英雄已作古多年。」

「你是說他們父女不在一起？」

「一個活生生的活人，怎麽可能跟死人生活在一起。」

「哼！」

一聲冷哼，結束了紫衣姑娘的談話，



香風一掠，隨即沒入人羣中，却給馬雲飛留下無限迷惘，他實在想不透，這位紫衣姑娘爲什麽會尋找一個死去的人。

冷面閻君雷霸天正朝這邊行來，見他魂不守舍的樣子，笑呵呵的道：「馬豆腐，怎麽着，是不是老毛病又犯了，迷上那位姑娘？」

馬雲飛自我解嘲的乾笑兩聲，道：「雷寨主說那兒的話，在下剛剛才認識她，還談不上迷。」

冷面閻君雷霸天雙肩一聳，道：「其實，你連認識都談不上。」

馬雲飛「哦」了一聲，道：「可不是嗎，馬某連人家的芳名尚未請教，可否請雷寨主代爲引見，以便一親芳澤？」

雷霸天神秘兮兮的笑道：「豆腐，這位姑娘的來頭不小，只怕你弄清楚她的身份後，就再也不敢打她的歪主意了。」

聽他這麽一說，更加引起了馬雲飛莫大的興趣，正想追問清楚那紫衣姑娘的來龍去脈，人羣中忽然大踏步的走出一位方面大耳，身穿黑緞長袍的老者來，正是華山派的掌門人華山劍客駱啓明，聲若洪鐘似的道：「雷寨主，別和豆腐瞎扯淡，該辦正事了。」

雷霸天愣然一楞，道：「不知駱掌門所指的正事是那一樁？」

華山劍客駱啓明直接了當的道：「江湖上盛傳，總瓢把子要在令公子大婚之日，將『銀刀』公諸於世，供天下英雄共賞，是否確有其事？」

雷霸天哈哈一笑，答覆的也很痛快：「雷某是有這個打算，藉『銀刀』以娛嘉

賓。」

「銀刀」乃武林一寶，與「金劍」齊名，是武林中人不惜拋頭顱洒熱血，捨命以求的東西，幾百年來，一直都是江湖上殺伐爭鬥的禍源，後來一度曾爲大內收藏，也不知是如何落到冷面閻君手裏的。

此刀碎金斷玉，削鐵如泥，任何兵双皆難望其項背，換了旁人，藏之密室，守口如瓶，尤恐不及，斷無公諸於世的道理，只因雷霸天好大喜功，又仗恃着黑風寨無比雄厚的實力，才有此壯擧，想趁兒子大喜的日子，顯一顯威風。

可是，神刀名劍，人人夢寐以求，黑風寨上之所以冠蓋雲集，賀客盈門，就是因爲有不少人，以道賀爲名，欲行奪刀之實。

因此，表面上看起來是一場熱熱鬧鬧的喜事，暗地裏却隱藏着無窮殺機。

是以，當羣豪一聽雷霸天說願將「銀刀」公諸於世，馬上激起一片熱烈迴響，有好幾個人異口同聲的說道：「既然如此，就請雷寨主取出銀刀來，讓天下英雄開開眼界。」

銀刀的魅力太大，人潮越聚越多，雷霸天顧盼之間，頗有幾分自得的神色，一本正經的道：「雷某向來一諾千金，說過的話一定兌現，不過在時間上可能晚些，尚請大家稍安勿躁。」

華山劍客駱啓明道：「總瓢把子可是欲在新娘子入門後再展現銀刀？」

雷霸天點頭說道：「老夫正是這個意思，銀刀與新婦，相互輝映，定可傳頌千古。」

馬雲飛道：「雷寨主此言差矣，在下期期以爲不可。」

冷面閻君一怔，問道：「豆腐此話怎講？」

馬雲飛振振有詞的道：「今天是令郎大婚的好日子，一切應以新娘爲主，假如由於銀刀的同時展現，而吸引去大家的注意，對這位嬌客固爲大大地不敬，你雷寨主必也會面上無光。」

這話說來入情入理，雷霸天不禁有點猶豫起來，道：「豆腐之言不無幾分道理，依你之見又當如何？」

馬雲飛不假思索的道：「先請出銀刀，再迎接新娘。」

雷霸天略一遲疑，扭頭給總管鐵算盤何三清使了一個眼色，叫他照着馬雲飛的話去辦。

鐵算盤何三清却不以爲然，鼠目一翻，橫掃了在場諸人一眼，小心翼翼的道：「總瓢把子，銀刀乃千古神器，非一般寶物可比，請三思而行。」

「稍前或稍後，相差不了多少時間，沒有什麽好考慮的。」

「屬下的意思是，乾脆取消展現銀刀之議。」

「這怎麽可以，大丈夫一言九鼎，怎可出爾反爾。」

「屬下是怕——？」

「怕什麽，凡是來到黑風寨的人，都是我雷霸天的好朋友，也清楚咱們黑風寨的斤兩，相信沒有人敢動銀刀的歪腦筋，除非是活膩了。」

說來鏗鏘有力，擲地有聲，羣豪面面相覷，色爲之變。

豆腐大俠馬雲飛道：「這話在正常情況下是不錯，沒有人敢在太歲頭上動土，老虎嘴裏拔牙，不過，有些人很特別，把寶刀秘笈一類的東西，看得比腦袋瓜子還重要，可能就要另當別論。」

雷霸天聞言大怒，蒲團大手一伸，便將馬雲飛的腦袋抓住，提了起來，厲色喝問道：「馬豆腐，難不成你就是其中的一個？」

馬雲飛連忙雙手不停的搖着，道：「不不不，我馬雲飛喜歡的只是逛窰子，泡賭場，對殺人的利器，則興趣缺乏，如果你雷寨主將銀刀送我，在下還會嫌它累贅呢。」

「哼，諒你也不敢。」

雷霸天殺鷄儆猴，全場皆驚，放下馬雲飛，立命總管何三清如命行事。

不久，鐵算盤何三清雙手捧着一個覆以紅綾的盤子，在前後左右各有八名持刀執劍的護衛簇擁下，重又回到雷霸天的面前。

廣場上早已搭好一座丈二高的平台，平台上置一方桌，桌上擺一個象牙精雕的刀架，何三清一躍而上，揭開紅綾，盤子裏果然擺着一把刀。

單看五綵斑斕的古銅刀鞘，就知道是一把寶刀。

全場鴉雀無聲，齊皆屛息而觀，可惜何三清故意吊胃口，僅僅擧刀過頂，在台上轉了一個圈子，便連鞘放置刀架之上，並未將銀刀亮出。

羣豪當然不會就此滿足，但在大家尚未要求亮刀前，冷面閻君雷霸天却搶先說道：「三清，把刀亮出來讓在場朋友們瞧瞧。」

「是，總瓢把子。」

雷霸天令出如山，何三清那敢不聽，但聞一聲龍吟傳處，空際閃出一道璀燦奪目的銀虹，何三清功架老到，拔刀的姿式優美，劃下一個曼妙至極的圓弧，在日光的輝映下，立時幻出金光萬道，彩霞千條，隱約中刀鋒無聲自響，嗡嗡作聲，並有一股陰寒之氣四散激射。

「好刀！」

「好刀！」

羣豪齊聲讚好，一霎時空氣突告凝結，大夥兒俱如泥塑木雕，看傻了眼。

冷面閻君雷霸天躊躇滿志，站在一旁冷眼旁觀，欣賞大家陶醉忘我的模樣。

全場的人都被銀刀的光芒吸引，人羣開始騷動，齊向放置銀刀的地方擠壓，前面有不少人已紛紛倒地。

然而，三十二名彪形大漢，却力大如牛，好似鐵壁銅牆，硬將人潮阻擋在丈許之外，任何人皆無法越雷池一步。

寨門之外嗚起了號角，表示新郎新娘將到，可是，在場之人充耳無聞，聽而不覺，幾乎沒有一個人曾回頭張望。

「劈劈啪啪」爆竹震天價響，花轎已到了寨門口。

除了少數人前往迎接外，絕大多數人仍陶醉在銀刀的光芒裏，躍躍欲試。

迎娶的陣勢好大，前面有二十四人拖着落地火把開道，四隊吹鼓手，百名勇士居中，拱衛着兩頂八抬大花轎，後面是一排望不盡的馬車，一輛接一輛，長達數里之遙，全是新娘子的嫁奩。

花轎已入寨，來至廣場的中央，也就是放置銀刀的地方不遠處，便停了下來。

一條八尺寬，三十餘丈長的紅氈，立從停轎處鋪設至花廳的門口，係專供新人行走之用，氣派的確不小。

一般請新娘下轎之禮，輕則瓜菓，重則銀錠，而黑風寨主雷霸天好大的手筆，捧在一名童子盤中的赫然竟是兩錠金光閃閃的金元寶。

「請新郎新娘下轎！」

餘音繚繞中，轎簾已打開，新郎新娘緩步下轎。

「是鬼面俠！」

「是紅玫瑰！」

任何人都沒有想到，步下花轎的居然是鬼面俠與紅玫瑰，場中驚呼之聲四起，秩序大亂。

這兩個人是武林中兩顆明亮的星；也是死神的使者，其號召力果然壓住了銀刀，到這個時候，所有天下英雄的注意力才全部吸引到這邊來。

却弄得滿頭霧水，怎麽也猜不透，這兩位大名鼎鼎的職業殺手，怎麽會變成黑風寨的新郎新娘？

最吃驚的自然首推冷面閻君雷霸天，他不相信自己看到的會是事實，但一看，再看，三看，却又千眞萬確是鬼面俠與紅玫瑰。

冷面閻君雷霸天仍抱着萬一之想，以爲是這一對新人別出心裁，戴上了面紗面具，趨前說道：「孩子，這個玩笑可開不得，這到底是怎麽回事？」

鬼面俠冷厲的聲音說道：「雷寨主，沒人跟你開玩笑，你看到的都是事實，絲毫不差！」

雷霸天瞪大了眼，神色近乎發狂：「你眞的是鬼面俠？」

「如假包換。」

「她是紅玫瑰？」

「也叫鐵胆羅刹。」

「取下你的面具來讓老夫瞧瞧。」

「『無事不露相，露相必見紅，赫赫鬼面俠，一指定乾坤』，本俠一露面，必會有人血染黃沙。」

「惡徒休出狂言，老夫就不信你是個三頭六臂的人物。」

說話中雙掌一挫，立有一股剛猛無匹的掌力洶湧而出，鬼面俠立即反手還擊，兩股暗力一撞，震聲貫耳，沙土飛揚，兩頂大花轎開了天窗，圍觀的人齊皆仰身後退，交手雙方却仍屹立原地，紋風未動。

雷霸天虎吼一聲，道：「朋友好功夫，我兒子呢？」

鬼面俠的答覆，只有簡短的兩個字：「死了！」

雷霸天更氣更怒，劈面又是一掌，道：「你們把雷家的媳婦又怎樣了？」

鐵胆羅刹紅玫瑰的聲音嬌冷如冰：「可能正在閻王那裏跟你兒子辦理結婚手續。」同時纖手一揚，已將雷霸天的攻勢化解於無形。

雷霸天暴跳如雷的道：「鬼面俠，紅玫瑰，我黑風寨與你們遠日無怨，近日無仇——」

紅玫瑰打斷他的話，道：「雷寨主，我們之間的確沒有怨仇可言，是有人買下了你兒子跟媳婦的命。」

「是誰有這麽大的狗胆？」

「半面人！」

「半面人？」

「不錯，是半面人！」

「誰是半面人？」

「一個只有一隻眼睛，一個鼻孔，半張嘲巴的醜八怪。」

「老天要你說出此人的姓名來歷。」

「半面人說你們是老相好，雷寨主心裏有數。」

冷面閻君雷霸天心裏邊直犯嘀咕：「難不成會是他？」

心念間，鬼面俠已自搶先說道：「是呀，寃有頭，債有主，本俠與紅玫瑰只不過是拿人錢財，爲人消災，所有的仇仇恨恨，你自己找你的老相好半面人去算吧。再見！」

話畢，就要轉身離去，早被黑風寨的高手以肉屛風困住，雷霸天聲色俱厲的道：「慢着，老夫還有幾句話要問你，我黑風寨迎娶的場面可謂空前浩大，兩位如何在衆目睽睽之下出手行兇？」

鬼面俠道：「天公作美，花轎避雨小廟，正是下手的絕佳時機。」

「兩位的胆子不小，案發之後，居然還敢來到我黑風寨總壇。」

「明人不作暗事，本俠是想將事情的始末作個明白交代。」

「那半面人現在何處？」

「銀貨兩訖，半面人的行踪不在本俠交代之列。」

「哼，恐怕你非說不可，否則，你們兩個會死的更快更慘！」

紅玫瑰聞言氣冲斗牛的道：「鬼面俠，別跟他嚕七八嗦，咱們該上路了。」

了字出口，人已彈起，鬼面俠亦不稍慢，二人凌空飛渡，勢如天馬行空。

「給我上，不論死活！」

「殺了他們，黑風寨上不能任人來去自如！」

「殺呀！殺！」

「追呀！追！」

雷霸天、何三清在發號施令，衆高手一片喊殺，刀光劍影，拳飛掌舞，在廣場的上空，佈下一道密密麻麻的天網。

可是，鬼面俠、紅玫瑰實在太厲害了，勢如怒矢，疾逾狂風，天網無效，地網失靈，所有的人皆阻擋不住，一眨眼的工夫便衝出了黑風寨的大門。

就連雷霸天這樣一等一的霸主，親率數十名高手，咬着尾巴追了十來里地，最後還是被人從容離去，消失在無盡山巒峯嶺中。

無巧不巧的，正好來到小廟附近，在亂石叢中，尋得兩具屍體，男的眉心之間中了一招「乾坤指」，臉上覆着一張鬼面具；女的咽喉上有一枚「玫瑰釘」，早已氣絕屍冷。

禁不住一陣悽楚襲上心頭，雷霸天喊了一聲：「兒啊！」便告泣不成聲。

禍不單行，當他返回黑風寨時，衆多的賓客俱已散去，鐵算盤何三清正與那三十二名護衛銀刀的大漢，急得滿頭大汗，

在廣場上團團轉。

因爲，銀刀已經不翼而飛。

子死媳亡，又失瑰寶銀刀，直如晴天霹靂，雷霸天的肺都氣炸了，連珠炮似的厲色喝問道：「是怎麽丢的？偷的還是搶的？是誰幹的？你們說呀，說話呀！」

總管何三清誠恐誠惶的道：「屬下該死，被鬼面俠、紅玫瑰一攪，全心全意的在對付這兩個扎手貨，根本一無所知。」

雷霸天手起掌落，像暴風一樣，一人賞了一個耳光子，對三十二名大漢說道：「你們守刀有責，老夫早有命令在先，你們也敢說一無所見？」

其中一人鼓足勇氣，戰戰兢兢的道：「回總瓢把子的話，我們的確什麽也沒看見。」

「混帳，你們在幹甚麽？」

「屬下等一直在監視着銀刀。」

「是什麽時候發現不見的？」

「就在鬼面俠、紅玫瑰離去時的那一刹那。」

「你們的注意力都轉移了方向？」

「屬下等是怕他們乘機攫取銀刀，故而防患未然。」

「結果却給了別人一個下手的大好機會！」

「屬下等罪該萬死，願領總瓢把子的嚴厲處罰。」

「好，你們先給我自斷一耳，以示薄懲，他日追回銀刀，也就罷了，不然你們一個也別想活。」

「是，總瓢把子。」

冷面閻君令出如山，三十二個人刀劍齊揮，一霎時便割下三十二隻耳朵來。

儘管血流如注，儘管痛如刀絞，這幾位綠林豪客竟連眉頭都不曾皺一下。

雷霸天怒眉雙挑，惡狠狠的道：「何總管，立刻傳令下去，少寨主夫婦的遺體暫厝後寨，召集本寨所有的高手，全部出動，並以飛鴿通知三壇、九舵、七十二堂口的人馬，從此刻起，本寨與鬼面俠、紅玫瑰、以及攫去銀刀的人勢不兩立，只要我黑風寨還有一條命在，就不與他們善罷甘休。」

× × ×

三天後。

黃昏時分。

在娘子關外，青石鎭西邊的一道山坡上，黑風寨的總管鐵算盤何三清，正獨自一人，踏着落日的餘暉，放步疾行。

片刻之後，他來到一座山神廟的門口，先打量一下附近的山形地勢，再察看一下廟門上的匾額對聯，喃喃自語一聲：「嗯，應該就是這裏了。」

廟門之內，有一個森寒異常的聲音接口說道：「是這裏，你可以進來了，老夫候駕已久。」

何三清聞言精神一振，下意識的伸手朝懷裏摸了一下，當即跨步而入。

廟內格局不大，只有三間正堂，四間配殿，何三清却沒見到半個人，不由的心裏有點發毛，揚聲說道：「半面人，半面人，你在那裏？」

「者夫在此！」

說話時仍在牆外，話聲一落，人已越牆而入，是一個身穿皂袍，足履雲靴，頭上戴着一頂草笠，帽沿拉得很低，將整張臉都遮住的人。

鐵算盤何三清搖搖頭，道：「閣下眞的是半面人？」

來人沒再言語，拿下草笠，何三清情不自禁的倒抽了一口冷氣，只見面前之人年約五旬，只有一隻眼睛，一個鼻孔，半張嘴，另半邊臉似是被人用刀削去，五顏六色，凹凸不平，令人望而生畏，正是自己所要會見的人，道：「果然是閣下，你剛才不是在廟內的嗎，怎麽又跑到廟外去了？」

半面人陰惻惻的冷笑道：「老夫是怕你帶了帮手，存心訛詐。」

「朋友多疑了，這種事知道的人越少越好，何某怎敢隨便張揚。」

「不怕一萬，就怕萬一，雷霸天一聲吼，半個江湖都會打哆嗦，這個老小子粗中有細，誰敢保證他不會派人暗中釘你的梢。」

「放心，何某人做的天衣無縫，萬無一失。」

「這樣說來，何兄是已經得手了？」

「全賴閣下運籌有方，要不是鬼面俠、紅玫瑰及時現身攪和，亂了雷霸天的方寸耳目，何某不見得會如此順利。」

半面人戴上草笠，朝門口瞄了一眼，取出一叠銀票來，在手上彈了一下，道：「何三清，這是三萬两銀子，老夫答應給你的酬勞，請拿出銀刀來，咱們一手交錢，一手交貨。」

鐵算盤何三清倒也是個爽快人，從寬大的衫襟之內取出銀刀，完成交易，道：「半面人，銀刀價值連城，三萬两百不及一，如非何某連番賭場失利，就算你再加十倍，也不會冒此奇險。」

半面人冷笑一聲，道：「何總管，銀刀固然奇貨可居，但放眼黑白二道，胆敢收買黑風寨贓物的人却只有我半面人一個，省着點，够你過個三年五載的了。告辭了。」

話落人起，才一眨眼，半面人已翻上牆頭，動作之快，身法之美，見所未見，聞所未聞。

鐵算盤何三清急聲說道：「朋友請慢走一步，請聽何某忠告，最好即刻遠走高飛，免得遭了雷寨主的毒手。」

「哼哼，姓雷的這個老匹夫，別人怕他懼他，我半面人可沒有將他看在眼裏，不過，你大可大放寬心，即使老夫跟姓雷的幹上了，也不會告訴他你何三清就是賣刀的人。」

「朋友究竟是誰，可否賜告？」

「半面人！」

「何某是請教閣下的眞名實姓。」

「買賣已完了，不會再有第二次，何必通名道姓。」

雙脚一縱，人去如烟，何三清追上牆頭一看，半面人早已消失在暮色蒼茫中。

何三清乃是黑風寨的總管，識人無數，凡是在江湖上闖出字號的成名人物，他自信無人不識，然而，從半面人的身手功力來看，明明是第一流的角色，搜腦煎腸，却始終想不起來他會是何許人。

想着想着，何三清信步所之，不知不覺間已來到青石鎭。

身上有了銀子，難免賭癮大發，何三清不遑多想，一逕走進一家賭坊。

這家賭坊規模不小，麻將、牌九、骰子、寶等應有盡有，他又是這裏的常客，豪客，往往也是大輸家，一踏進門，便受到主人及賭友們的熱烈歡迎。

有的獻茶，有的讓座，更多的人邀他入局共賭，何三清對麻將、骰子等皆索然無味，單單喜歡小牌九，而且喜歡作莊，偏巧，這時候的小牌九已有人在作莊，莊家不是別人，是豆腐大俠馬雲飛。

馬雲飛今夜的賭運還蠻不錯的，面前白花花的堆滿了一堆大小不一的碎銀子及銀票，粗略估計，沒有一萬也有八千両。

在主持人的陪伴下，何三清行至牌九桌前，道：「豆腐，恭喜你了，今夜的手氣不賴。」

馬雲飛正在發牌，摸起一把天槓，又是通吃，將銀子摸撈到面前後，才直着嗓門嚷嚷道：「他奶奶的，運氣來了城牆也擋不住，怎麽樣，何總管也熱中此道？」

「談不上熱中，只是偶而玩玩。」

「那就來摸兩把吧，歡迎之至。」

「何某一向是作莊，馬朋友，可願割愛？」

「何總管說那裏話來，我這個莊可是花銀子買來的。」

「多少？」

「三百両。」

「何某願付你四百両。」

「不幹。」

「五百両如何？」

「不幹。」

「六百？」

「何總管，馬某手風正順，財源滾滾，你就是出六千両也不幹，我馬雲飛今天一定要狠狠的撈一票，掃掃霉氣！」

買莊不成，何三清只好退而求其次，花了一些小錢，將其餘三家支開，大模大樣的落坐在天門上，道：「既然馬朋友不肯讓莊，咱們一對一賭如何？」

「唏哩嘩啦」，馬雲飛以最快最熟練的動作，洗好了牌，叠放成排，豪爽的說：「好啊，妓院無情，賭場無義，每一個人的銀子都是白色的，何總管儘管下注就是，在下照吃不誤。」

「豆腐，你面前一共是多少錢？」

「大概一萬左右。」

「好，本總管就下一萬。」

他可不是說着玩，馬上從懷裏掏出一萬兩銀票來，押在牌桌上。

這樣的賭法，這麽大的手筆，還不多見，目睹的賭友莫不瞪目結舌。

馬雲飛一楞，道：「何總管好大的手面，可是成心想撵在下走人？」

何三清冷然一笑，道：「如果你馬豆腐覺得數目太大，何不就此收手，去逛窰子。」

「哼，一萬就一萬，誰怕誰呀。」

「那就請發牌！」

馬雲飛不再答腔，打完骰子，發完牌，伸手一翻，啪！的一聲，是二十點，不是癟十，在場的賭友，皆齊聲高呼道：「地槓！」

鐵算盤何三清並未將牌翻過來，僅在手裏摸一摸，便一聲不吭的，混雜在牌堆中。

他認輸了，面不改色。

馬雲飛面前的籌碼已增至兩萬，樂不可支。

何三清從懷裏又掏出二萬両銀票來，往桌上一擱，道：「馬豆腐，洗牌！」

豆腐大俠一面洗牌，一面說道：「赫，何總管發財了。」

何三清冷言冷語道：「豆腐，你假如怕了，現在收手就等於淨賺了一萬両。」

「玩有玩品，賭有賭德，我馬雲飛可不是吃了甜頭就走的小人，只要你何總管有興緻，一定奉陪。」

「那就別磨牙，辦事！」

馬雲飛果然沒再作聲，洗牌發牌，翻牌亮牌，一樣的乾淨俐落，一樣的是一副好牌。

鐵算盤何三清又輸了。

馬雲飛的銀子已累積至四萬両。

當眞是運氣來時城牆也擋不住，豆腐大俠似乎從未像此刻這樣得心應手過。

何三清是老賭徒，依舊面不改色，但他已囊空如洗，沒了賭本，馬雲飛見他久無動靜，道：「何總管，咱們這個賭局要不要再續續下去？」

「豆腐，咱們換一個賭法如何？」

「怎麽換？」

「換賭實物。」

「什麽樣子的實物？」

「譬如何某的鐵算盤。」

「可惜在下沒有算盤相賠。」

「可以折價。」

「一個鐵算盤又能值幾何，又不是金的。」

「這是老夫的成名兵器，也是發射暗器的利器。」

「君子不奪人所愛，何總管還是自己留着用吧。」

「不貴，老夫只打算折價三千両。」

「三千両有什麽用，今天一夜你也翻不了本，除非有更値錢的寶貝。」

何三清「嘩啦嘩啦」的撥弄一陣面前的鐵算盤，遲疑再三後說道：「馬豆腐，老夫身上，的確有一件寶貝，只怕你不敢要。」

「是什麽寶貝？」

「銀刀！」

銀刀乃是武林瑰寶，馬雲飛又得知黑風寨失刀的消息，聞言大吃一驚，道：「啊，原來是你監守自盜。」

何三清面露不悅之色，沉聲道：「豆腐，小心多言招災，你到底敢不敢要？」

馬雲飛一向天不怕地不怕，豪氣干雲的道：「怕什麽，有人敢偷，我馬雲飛就敢要，先拿出來看看再說。」

何三清已經賣了一把刀給半面人，沒想到他居然還有第二把，第一把銀刀售得白銀三萬，才摸了兩把四張牌，便告化爲烏有，也不知這第二把刀是眞？是假？又是如何弄到手的？

經過一陣痛苦的猶豫，爲了翻本，何三清終於從懷中取出第二把刀來，交給豆腐大俠馬雲飛。

馬雲飛接刀在手，把玩着，古銅色的刀鞘，五色斑斕，長僅尺八，甚是精巧別緻。

「是眞品?」

「一試便知。」

「說的也是。」

刷!賭場內亮光一道閃光,室內陡地大放異采,燈光爲之失色,就好似數十顆明珠排在一起,目睹之人齊聲交讚,歎爲觀止。

馬雲飛揮刀而下,在面前的銀堆裏輕輕一劃,銀刀所過之處,無堅不摧,所有的銀錠全部一分爲二。

何三清面有得色,說道:「怎麽?不假吧?」

「嗯,大概不假。」

「給個價吧。」

「何總管自己開。」

「十萬如何?」

「銀刀值這麽多,但贓刀不值。」

「那你出多少?」

「二萬。」

「豆腐,你小子這是在坑人。」

「何總管,這是賭場,又是贓刀,估二萬巳經是天高地厚,手氣順摸兩把就可以翻一番。」

「這樣吧,估四萬,賭你的枱面,咱們一把見高低,你贏了,銀刀就歸你所有,但有兩個小小的附加條件。」

「你還有條件?」

「第一:得刀之後須嚴守秘密,不得對外人言。」

「這在下理得,懷璧招災,馬某不會拿自己的性命當兒戲。」

「第二:何某作莊。」

「不行,還是在下作莊。」

漫天要價,就地還錢,馬雲飛只有千把兩的賭本,枱面上的銀子多數都是贏來的,得失之心甚輕,寸土不讓,何三清的情形則大異其趣,半面人給的三萬兩巳輸光,不能喪失翻本的機會,幾經折衝,馬雲飛堅持到底,何三清只得乖乖就範。

於是,這一場空前未有的豪賭,馬上揭開序幕,隨着馬雲飛有節奏的洗牌聲,發牌聲,空氣登時凝結,圍觀之人個個屏息以待,緊張的快要窒息。

兩個當事人倒反而鎭靜異常,面無表情。

啪!何三清一反常態,一抓到牌,馬上翻在桌面上。

「哇,虎頭配小三,只有四點,危險!」一名賭徒從旁評頭論足。

「莊家贏了一夜,手風正順,準輸!」另一名賭友也大發宏論。

啪!在數十道眼神的企盼下,馬雲飛的牌也亮出來了。

動作一樣乾淨,手法一樣俐落,運氣却不一樣好。

老九配二板,只有三點,輸了。

一點之差,馬雲飛輸掉了四萬兩銀子,也輸掉了贏得銀刀的機會。

然而,他依然故我,面不改色,站起身來,拍拍屁股,走了。

鐵算盤何三清一抬腿,落坐在莊家的位子上,道:「馬豆腐,等一等,咱們可以再繼續賭下去。」

馬雲飛翻轉口袋,僅僅才摸出一張票子來,道:「算了,馬某的全部家當還剩下五百兩,我要留着去逛窰子。」

「沒有賭本不要緊,咱們還可以賭別的。」

「賭什麽?」

「江湖上盛傳,你馬豆腐就是鬼面俠的化身,者夫首先想揭開這一個謎底。」

「事實勝於雄辯,在下與鬼面俠同時出現黑風寨,就足以說明一切。」

「未見得,鬼面俠出現的時候,你似乎巳不在現場。」

「那是因爲你心繫銀刀,没留意。」

「無風不起浪,事出必有因,何某不信你馬豆腐跟鬼面俠之間毫無瓜葛。」

「關係是有一點,不大。」

「什麽關係?」

「鬼面俠的業務代理人。」

「好極了,叫鬼面俠替我殺兩個人,老夫願折價一萬給你做賭本。」

「對不起,殺人的買賣必須鬼面俠親自出面談,在下不便接受。」

突聞有一個嬌冷異常的聲音說道:「我接了!」

霹靂嬌娃白梅一身緊身夜行衣,曲綫玲瓏,應聲跨步而入。

鐵算盤何三清聽得一呆,上上下下打量了一下白梅,問道:「妳果然就是紅玫瑰?」

霹靂嬌娃白梅冷哼一聲,道:「何總管想到那裏去了,姑娘我跟紅玫瑰八竿子也打不着。」

「白姑娘剛才不是說要接下這一票買賣?」

白梅道:「本姑娘的意思,是要接下這個賭局!」

「行,買賣不成賭也好,不知姑娘怎麽賭?」

「當然是玩大的。」

「多大?」

「八萬兩,一把定輸贏。」

此話一出,全場皆驚,一把牌輸贏八萬兩,這在青石鎭可是史無前例的事,大家齊以訝異的目光望着她,以爲白梅在開玩笑。

詎料,白梅並不是唬牌的,當眞取出八萬兩銀票來,在鐵算盤何三清的面前晃一晃。

豆腐大俠馬雲飛本巳離開賭桌,見到這般情景,立又折轉回來,語帶譏諷的道:「白梅,恭喜你了,財星高照,是青樓的夜渡所得,還是霧歌逮住了寃大頭?八萬兩銀子,我馬雲飛辛苦一輩子,也賺不來。」

呼!白梅好烈的性子,反手就是一巴掌,破口大駡道:「死豆腐,你別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姑奶奶的銀子可是清清白白,乾乾淨淨的,再胡說八道,小心我打爛你的嘴。」

馬雲飛舉臂一架,避開去,本很再和她瞎扯皮,鐵算盤何三清及時說道:「豆腐,別攪局,能够與梅姑娘同桌共賭,乃人生一樂。」

白梅眉頭一皺,道:「只怕你輸了銀子就樂不起來了。」將八萬兩銀票,往桌子上一擱,纔又說道:「別光說不練,發牌。」

何三清巳將銀刀收起,指着枱面,道:「何某傾其所有,就這四萬兩,賭枱面

如何?」

「不行,四萬太少,八萬才過癮。」

「可是,老夫没有那麽多銀子。」

「可以銀刀抵價。」

「銀刀價值連城,不止此數。」

「何三清,你巳經訛詐了半面人三萬兩,別貪心不足。」

何三清聞言臉色大變,道:「白梅,這事妳是怎麽知道的?」

「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爲。」

「可是半面人告訴妳的?」

「他遲早都會知道,你如果怕死,趁早把銀刀處理掉,找個狗洞藏躲起來,或者——」

「或者怎麽樣?」

白梅道:「或者花點銀子,買下雷霸天、千面人的命,這是一勞永逸的根本解決之道。」

「老夫正有這個意思,所以才找豆腐談生意。」

「豆腐就是豆腐,他成不了氣候,鬼面具,玫瑰釘就高掛在百姓祠外旗桿上,何不自己去辦。」

一語提醒夢中人,突然之間,何三清完全清楚了自己危險的處境,好像變了一個人似的,收拾起銀子,連一句道謝的話都來不及說,便匆匆離去。

霹靂嬌娃道:「喂,何總管,咱們還没有賭呢。」

何三清的聲音在門外說道:「不了,事成之後一定陪姑娘豪賭一場。」

話未落,人巳杳,霹靂嬌娃與馬雲飛也相繼分道而去。

假借死遁 四出爲禍

離開賭坊,尚未起更,馬雲飛身上還有五百兩銀子,當然睡不着,沿着大街,直奔妓院「滿庭芳」。

滿庭芳妓院在街尾,百姓祠乃必經之地,白梅言之不差,鬼面具高掛在右面旗桿上,玫瑰釘則釘在左邊的一支頂端。

凡是有鬼面具,玫瑰釘出現的地方,就表示鬼面俠與紅玫瑰在此坐鎭,開張營業。但是,這兩顆明亮的星,出没無常,神鬼莫測,誰也不知道他們身在何處?落脚何方?

來到滿庭芳,正是燈火通明,生意最好的時刻,一聽到蒼頭喊叫:「姑娘們,接客哪!」的聲音,馬雲飛就全身舒暢,精神百倍,無形中脚步也加快了一些。

妓院的規矩很多,馬雲飛又是大行家,甫入一間堂屋,蒼頭手裏托着一個紅盤子,便領着六位姑娘,一字兒排開在他的面前。

六位窰姐兒,環肥燕瘦,各擅勝場,抛眉弄眼的功夫,則一樣的騷,也一樣的俏。紅盤子裏放着的是六位粉頭的名牌,蒼頭雙手捧着,往馬雲飛面前一送,恭恭敬敬的道:「請公子隨便選,隨便挑。」

馬雲飛先在一位粉頭的臉上親一下,道:「就這麽多?」

蒼頭答道:「還有幾位,正在裏面陪客。」

馬雲飛一把抓起六枚名牌,道:「馬某全要了。」

蒼頭以爲自己聽錯了話,追問了一句:「馬公子一下點六位姑娘相陪?」

馬雲飛做出一個極其優美的姿勢,雙手輕揚,像舞者一樣,拉住六位粉頭的玉手,圍在他的四週,笑口大開的道:「本公子還嫌少呢。」

一個嫖客泡六個妞兒,還不多見,樂了窰姐兒,却楞了蒼頭,道:「公子是要打茶圍?還是拉鋪!」

「打茶圍。」

「公子喜歡吃點什麽?」

「馬某最喜歡吃胭脂,來兩盤瓜子烟捲就成了。」

「是!是!」

蒼頭去而復返,送來一盤瓜子,一盤捲烟,外加一壺茶。

粉頭們早如蜜糖似的黏在馬雲飛身上,有的凑上來親嘴,有的伸手拉扯,你爭我奪,才一會兒工夫,便陷入脂粉堆中,動彈不得。

馬雲飛就喜歡這個調調兒,眉開眼笑,樂不可支,在溫柔鄉中享受了好一陣子,才支開妞兒們,另換新玩藝兒。

其實也並不稀奇,都是風月場中的老套,不過在人多,尤其是銀子的誘惑下,倒顯得十分熟絡逗趣。

以舌尖餵一片瓜子,賞十兩銀子,這是馬雲飛的老套,另外點一支捲烟,賞二十兩銀子,豆腐大俠還是第一次玩。

烟捲先由粉頭橫着含在唇上,嘴對嘴送交在馬雲飛的唇上,粉頭含一頭,另一頭取火點烟,烟點燃後,粉頭橫着含走,再直着,腮貼着腮,送進馬雲飛的嘴裏,便大功告成。

寫來索然無味,做起來却春光旖旎,風情萬千,點一支烟就要親兩次嘴,貼兩次腮,老到的妞兒,會配合眉眼與動作,的確令人蝕骨銷魂!

馬雲飛是行家,行家善於啓發導引,雖是村柳野花,在他的悉心調教下,照樣妙趣橫生。

餵一片瓜子,點一支捲烟,就可以賺一二十兩,天下還有什麽比這個更好賺,粉頭們燕語鶯聲,你爭我奪,馬雲飛如醉如痴,又陷入另一回合的胭脂陣中。

豆腐打的是前哨戰,鐵算盤何三清玩的却是肉搏戰,他比馬雲飛早到,以一敵四,肉床鋪,車輪戰,這時巳鳴金收兵,準備離開滿庭芳。

經過小堂屋,偶然發現馬豆腐在玩吃瓜子的遊戲,心裏甚覺無趣,暗罵了一聲:「二百五!」當即放步離去。

抬頭望望天色,三星正在頭頂,差不多巳是子夜時分,何三清足底抹油,撲向正西。

青石鎭係傍山而建,東邊一片平坦,西邊則小山連綿,形成無數長坡,此刻,他就正是奔馳在一道長坡的稜綫上。

猛可間,從長坡的另一頭,冒上一個人來,何三清一見是半面人,心頭大駭,當下二話不說,掉轉頭來就跑。

不幸,他快,半面人更快,才奔出丈許遠,便被半面人搶在前頭,嘿嘿冷笑道:「何三清,我警告你,就憑你那點道行,跟老夫提夜壺都嫌累贅,最好別打逃走的念頭,乖乖的站在這兒別動。」

何三清雖不確知半面人究竟是何方神聖，但從前後三次接觸的經驗中，他深知對方的功力修爲比自己高出一大截，聞言卓立原地，未敢再輕擧妄動，強作鎭定的道：「一次生，兩次熟，咱們已是老朋友，何某沒有逃走的必要。」

半面人就站在他面前七尺之處，一隻獨眼，猶如一隻電炬，一瞬不瞬的罩定他，道：「姓何的，我知道你已約好了鬼面俠，準備買老夫的命，是也不是？」

何三清馬上斷然否認道：「不，絕無此事，何某約見鬼面俠，是想買雷霸天的命。」

「何三清，你的心也未免太毒了，偷了他的銀刀不算，還想要他的命。」

「這件事雷霸天遲早會查出來，先下手的爲強。」

「你也曉得老夫遲早會弄清楚眞假，所以就一併下手。」

「半面人，請聽何某解釋，這純粹是一時的錯誤。」

「一時的錯誤？怎麽說？」

「實不相瞞，何某早有覬覦之心，故而早就做好了一把假刀，待機掉包，可惜苦無機會。」

「正巧，老夫找你買刀，又買下了雷寨主兒子兒媳的命，給你製造了一個絕佳的好機會。」

「可是，由於假刀製作的太傳神，足以亂眞，這才發生了錯誤。」

「空口無憑，姓何的，你把眞刀拿出來。」

「是！」

何三清不敢再打馬虎眼，拿出了眞刀，半面人取出假貨，從外型上看，的確都是古銅色，五采斑斕，不論刀柄大小，鞘身長短，完全一般無二，唯妙唯肖。

千面人沉聲說道：「拔刀！」

何三清頷首應諾，如言拔出銀刀，夜空之中立刻升起一道銀虹。

千面人亮出來的贋品却黯然無光，形同廢鐵，一字一句的道：「何三清，你姑妄言之，老夫姑妄聽之，不管你說的是眞話，或是虛語，只要痛痛快快的將銀刀交出來，既往一概不究。」

何三清滿面堆笑的道：「那當然，那當然！」

說話中，單手持刀，畢直的向半面人走過去。

驀然，出其不意，攻其無備，銀刀劃出一道美麗的弧綫，以快得不能再快的速度，照準半面人的頭顱，劈頭蓋面的砍下去。

這事簡直匪夷所思，半面人擧刀一架，僞品一斷爲二，就這麽一瞬的緩衝，已飄出三尺有餘，右手攫腕，左肘上挺，「卡巴」一聲，何三清的肘節折斷，銀刀已換了主人。

動作快到毫巓。

手法美妙絕倫！

半面人目注南方，雙肩微聳，奪過刀鞘，又從他懷中取囘那三萬兩的銀票，嘿嘿笑道：「何三清，是你對老夫無義，別怪老夫對你無情，本來是誠心想花三萬兩銀子找你買，想不到你他媽的竟敢玩假的，就罪論罪，本當血染黃沙，但你太卑鄙，怕髒了我老人家的手，留着你這條狗命讓別人收拾吧！」

身形三起三落，便沒人了附近林木深處。

果不其然，半面人去後不久，何三清剛剛接好關節，止住痛楚，南方鬼影幢幢，便出現人影，而且還不止一個，是一大羣。

展目望去，何三清發現是自己的頂頭上司，黑風寨的寨主，綠林道上的總瓢把子，冷面閻君雷霸天時，差點沒把他嚇昏，心知將有大禍臨頭。

眞不愧爲是心機深沉的老狐狸，心念電轉，打定了惡人先告狀的主意，不待雷霸天到來，他便主動的迎上去，道：「總瓢把子，屬下正在找你呢，有好消息！」

冷面閻君雷霸天的臉色陰沉沉的，一面指揮手下的人繼續向前推進，一面冷聲說道：「什麽好消息？」

何三清有聲有色的道：「三清已查清楚盜走銀刀的人是誰。」

「那一個？」

「半面人！」

冷面閻君好大的火氣，左右開弓，啪！啪！打了何三清兩個耳光子，掉了三顆牙，吐出一嘴血，雷霸天怒冲冲的道：「你爲什麽不說是你監守自盜，賣給千面人的。」

「沒有，沒有這囘事，屬下一向忠心耿耿——」

「閉上你的狗嘴，有人目睹你跟馬豆腐賭銀刀。」

「這是無中生有，不是事實。」

「本寨主剛才看見一道銀光，莫非也是假的？」

「不假，是屬下發現了半面人，跟他格鬥。」

「哼，你是王媒婆說親，就憑一張嘴，憑你也够格跟半面人鬥。」

「就是因爲鬥不過，所以才回報總瓢把子——」

「住口，老夫不再聽你的胡言亂語，來人哪。」

「屬下等在！」

人羣中，立刻應聲閃出兩名大漢來。

雷霸天殺氣騰騰的道：「給我先斬斷他的兩條腿，再斷雙臂，挖雙目，然後刨個坑，活埋！」

兩名大漢躬身應是，已亮出刀，何三清嚇傻了，連忙跪在地上求饒，正好方便行事，一人拉住一條腿，「咔喇」、「咔喇」兩聲，已自膝上斬下兩條腿。

何三清立時痛暈過去。

兩名大漢正要再砍他的胳臂，山坡上叢樹之中乍然又亮起一道銀虹，雷霸天心急銀刀下落，那還顧得下何三清的死活，手一揮，當即率衆而去。

何三清悠悠醒轉時，雷霸天等人已去遠，連他自己都不清楚這條命是如何檢囘來的。

忙自封穴脈，閉住血道，步履聲起，豆腐大俠馬雲飛飄然而至。

何三清是個老江湖，城府極深，懂得如何保護自己，利用別人，雙腿已斷，還能裝出一副談笑自若的樣子來，道：「咦，豆腐，不在滿庭芳吃瓜子，跑來此地作

甚？」

豆腐大俠約略打量了一下，道：「銀子花光了，也膩了，只好揮手告別，在下是咬着雷霸天的尾巴上來的。」

何三清心頭一震，伸手握住鐵算盤，道：「這樣說，是你馬豆腐告的密？」

「嗨，你在瞎說什麽，我馬雲飛從來不過問別人狗皮倒灶的事。」

「不是你告的密就好，你這個朋友何某是交定了。」

「好了，別套近乎，在下又不是剛出道的大青子，有屁就快放，用不到玩手腕，耍心眼。」

「是是，是有一事相求。」

「說吧，若馬某力所能及，我會攷慮的。」

「請馬大俠，代我將鬼面俠請到此地來。」

「鬼面俠那小子行踪如謎，到那兒去找？」

「好找，他就在山坡那邊的一個山神廟裏。」

「知道地方何不自己去？」

「何某雙腿已斬，行動不便。」

「可以爬呀。」

「時間上恐怕來不及。」

「看情形這個忙好像非帮不可。」

「請馬大俠成全。」

「換了旁人，這是小事一樁，馬雲飛絕不會說半個不字，但你何三清是個黑心人，却不能白跑腿。」

許是何三清命不該絕，半面人取走了三萬兩票子，在賭坊從馬雲飛手裏贏過來的那一萬兩，他裝在另外一個荷包裏，却安然無恙，聞言暗中捏一下荷包，摸出一錠十來兩重的銀子來，說道：「自然不能讓馬兄弟白跑，一點點小意思，買杯水酒喝。」

馬雲飛睹狀大爲不快：「何三清，你當我是誰，窰姐兒？告訴你，窰子裏的妞兒餵你家馬大爺一片瓜子也得十兩銀子，你他媽的省着買紙燒吧，哼！」

冷哼聲中，掉頭就走。

何三清可急了，求情的話一大堆：「馬大俠，請高抬貴手，老夫的家當全被半面人刦走了，所剩無幾，你說個數，盡力而爲就是。」

「鬼面俠他們殺人的行情是，一條命五千兩，對不對？」

「這是跑腿，不是殺人，不能相提並論。」

「馬某也不打算相提並論，一千兩如何？」

「擧腿之勞，頂多百分之一。」

「五十兩？門兒也沒有，再差勁也得加十倍。」

「好吧，虎落平陽，五百就五百，何某認了。」

事情急如燃眉，何三清付了一張五百兩的票子，馬雲飛也不稍遲疑，隨即揚長而去。

鐵算盤何三清眞是倒了八輩子的霉，求了半天的情，花了五百兩銀子，請馬雲飛去尋鬼面俠，詎料，豆腐大俠甫自視綫中消失，鬼面俠却神差鬼遣似的從山坡下行來。

不禁看得呆了一呆，道：「閣下不是鬼面俠嗎？」

鬼面俠聞聲止步，冷眼掃了何三清一眼，道：「朋友是那一位？」

「老夫何三清，今夜約你的人。」

鬼面俠道：「不是在山神廟嗎，地點不對呀。」

「因何某發生點意外，就改在此地好了。」

「可以，這樣本俠也省下一段路，先介紹一下你自己吧。」

「何三清，人稱鐵算盤。」

「幹什麽的？」

「黑風寨的總管。」

「找本俠，是想殺人？」

「殺兩個。」

「那兩個？」

「一個是黑風寨主冷面閻君雷霸天！一個是半面人。」

「雷霸天乃是綠林巨擘，半面人更是一代梟雄，都不是省油的燈，你必須付出相當的代價。」

「閣下殺人，不是一律都是收五千兩嗎？」

「那是一般行情，這兩個人可不是普通人物。」

「請貴俠開價。」

「一條命最低收費一萬兩。」

「老夫的銀兩被半面人搜括一空，可否折扣通融？」

「殺人買賣，不二價。」

「兩條命一萬如何？」

「你去另請高明吧，再見！」

「請慢走，何某可以另外奉送一件寶物。」

「什麽寶物？」

「銀刀。」

「銀刀現在已經不是你的東西，你無權作主。」

「鬼面俠，這些事你都知道？」

鬼面俠道：「若不知道，如何在刀口上討生活。」

扶正一下鬼面具，朝附近雜亂的石筍山石掃一眼，鬼面俠又沉聲說道：「何三清，一萬兩銀子只能買一條命，雷霸天，千面人之間任你選一個。」

何三清道：「何某想掛個帳，尚祈貴俠成全。」

「殺人的勾當，不掛帳。」

「起碼應該有點小小的優待，因爲老夫傾其所有，恐怕尚不足一萬兩。」

「有多少？」

「大概九千四五。」

「好了，馬馬虎虎，不足之數你記着，今生不還下輩子還是要還，你選誰，雷霸天？半面人？」

「雷霸天。」

「可以，你自己最好藏好，別在本俠找到他之前被他逮到。」

何三清沒再言語，交出荷包，帶着斷腿，用手爬離開現場。

鬼面俠依舊傲然卓立在原地未動，手指着右前方一塊丈許方圓的巨石，大聲喝道：「是那一位好朋友，可以出來了。」

巨石之後，人影一閃，豆腐大俠馬雲飛邁步而出，鬼面俠驚「咦」一聲，道：

「原來是你，鼎鼎大名的豆腐大俠馬雲飛，我的多年好友，本俠的業務代理人。」

馬雲飛白跑了一趟山神廟，返轉時正巧見二人在談生意，故而隱身未現，一聽鬼面俠將自己過往吹牛皮的玩笑都抖了出來，禁不住臉上一陣火熱，尷尬的笑笑，道：「鬼面俠大哥取笑了，螢火之光，豈敢跟明月爭輝，在你的面前，小弟只能算是一條小毛蟲，嘻嘻，嘻嘻！」

鬼面俠却正經八百的道：「那裏，我們今夜雖然是第一次正式見面，但早有數次同桌賭錢，同在一家窰子裏泡妞兒的記錄，豆腐大俠的俠名可是叮噹響，響叮噹，響亮得很！」

這話若是出自別人之口，馬雲飛定會嗤之以鼻，但說話的人是鬼面俠，份量自又不同，暈陶陶的頗有幾分洋洋自得。

然而，一轉念間，又換上了一副苦瓜臉，話還沒有開口，先自自我解嘲的傻笑一下，道：「嘻嘻，鬼面俠大哥，說起來怪不好意思，我們壓根兒就不認識，小弟却自作聰明，以你鬼面俠的好朋友，業務代理人自居，希望你大人有大量，不要見怪。」

鬼面俠哈哈一笑，道：「那兒的話，一次生，二次熟，我們現在已經是好朋友，而且鄭重宣佈，從此刻起，你已是本俠正式的業務代理人。」

馬雲飛簡直不敢相信這會是事實，喜得跳了起來，口不擇言的道：「哇呀！好棒啊！你這話可當眞？」

鬼面俠以斬釘截鐵的語氣說道：「當然是眞的，本俠從無戲言，而且還要付你佣金、紅利。」

馬雲飛的雙眼瞪得老大，傻乎乎的道：「還有佣金，紅利？」

鬼面俠滔滔不絕的說道：「不錯，沒有佣金、紅利，算什麽代理人，從今以後，你眞可以抖一抖，風光風光了。不必再看客棧店東的臉色，不必再吃妓院鴇母的閉門羹，也不必再爲別人跑腿，賺蠅頭小利了。」

這些都是千眞萬確的事實，鬼面俠說來如數家珍，馬雲飛暗自歎服不已，道：「鬼面俠兄眞是神通廣大，小弟的事似皆瞭如指掌。」

鬼面俠道：「我還知道，你是武林中百年難得一見的一塊好材料，人機伶，點子多，名利得失之心淡泊，三教九流的人都混得來，尤其武功的底子也不差，將來一定是前途無量。」

馬雲飛摸摸自己的後腦勺，道：「鬼面俠大哥別捧我，其實我這個人生平無大志，只要日子過得痛快就好，管它什麽前途後路。」

鬼面俠笑道：「可是，人無遠慮，必有近憂，賭坊豪賭，妓院狂歡，銀子花光的日子可不好過啊。」

話至此，將何三清給他的荷包打開來，取出一半給馬雲飛，又道：「拿去，這是做大哥的給你的見面禮，也是這一票買賣你應得的佣金紅利。」

話落人起，直朝山坡上奔去。

「大哥，別開玩笑，這太多了。」

「不多，不多，咱們二一添作五，一人一半。」

「有道是：無功不受祿，這——」

「這沒有甚麽，以後借重大力的地方還多得很。」

「要小弟做甚麽？請大哥示下。」

「留心雷霸天的行踪，特別注意半面人這個神秘人物。」

「大哥不是早已和半面人打過交道，莫非——」

「這個老小子嘴很緊！至今仍是一片空白。」

餘音尚未消失，鬼面俠的人業已遠去不見。

馬雲飛亦未久留，吹着口哨，踏着輕快的步伐，也隨後放步離開。

× × ×

半面人的確是個鬼精靈，他知道雷霸天在後面緊追不捨，故意在亂山中兜了幾個圈子，確知已將黑風寨的人甩掉時，便掉轉頭來，朝青石鎭的方向行去。

夜，已經很深，天上星月如輝，路上根本沒有人，半面人奔行極快，一會兒工夫，青石鎭已遙遙在望。

猛地，路旁閃出來兩個帶着傢伙的武林人物。

一著青衣，一著藍衫，前者持刀，後者握劍，看那動作架勢，分明是要攔路阻道，但不知怎地，一見是半面人，前進的勢子便乍然變成後退，拔腿就逃。

半面人却不肯放手，袂影三閃，人去如風，已從二人頭頂掠過，堵住去路，冷厲的聲音喝問：「兩位，既然遇上了，幹嘛要逃！」

青衣持刀之人冷聲道：「沒有的事，是尊駕多心。」

半面人特意將笠帽托高點，露出半張恐怖的臉，道：「兩位不認得老夫？」

這張臉實在太難看，時值深夜，更加猙獰可怖，任何人見了都會不寒而慄，二人齊聲驚叫，退後三步，藍衣握劍之人惶聲說道：「不認識。」

半面人道：「那麽，有一個韃子，叫殷耀民，人稱『沙漠之虎』，也叫他『硬要命』的老魔頭，兩位可有個耳聞？」

藍衣人臉色陰晴不定的道：「尊駕別誤會，我們跟沙漠之虎硬要命一點關係也扯不上。」

這話答得甚是離譜，半面人只是問他是否聽說過這個人，他却自我撇清，說是毫無干係，反而把事情描黑了。

分明是此地無銀三百兩。

半面人好毒辣的手段，銀虹乍閃，血光如雨，藍衣人還沒有弄懂發生了甚麽事，一隻右掌，連同長劍，已被半面人削落在地。

銀刀斜擧，瞄準藍衣人的頸項，半面人一臉殺氣的道：「老夫再問你一遍，聽說過硬要命這個老魔頭沒有？」

「有！有！」

「一點關係也扯不上？」

「不，小的們已跟隨殷老幾十年。」

「你們來青石鎭做甚麽？」

「奉命踩綫。」

「踩誰的綫？」

「就是你半面人。」

「那一頭沙漠虎現在何處？」

「大概不久也會來到青石鎭。」

「遠的不談，這一次的追踪行動，已進行了多久？」

「約三個月。」

「知道多少？」

「不多，只知你雇用殺手，給了雷霸天當頭一棒。」

「你說的都是實話？」

「小的不敢說謊。」

「哼，諒你也沒有這個胆子。」

半面人收回銀刀，藍衣人以爲鬼門關已過，二人互換一道眼神，轉身就走，待他們奔出去十數丈後，半面人陡地一聲獅子吼，人也疾射而出，藍衣人嚇一跳，騰空飛遁，半面人快逾瀉電，人已咬住他的脚跟。

刷！刷！刷！銀虹連閃，刀風尖嘯，在血雨慘嗥的交織下，半面人連揮二十刀，可憐的藍衣人，像瓜菓青菜一樣，被削成無數碎片。

好快的刀法！

好狠的手段！

青衣人嚇呆了，兩條腿抖得像煮熟的粉條，他已經忘了逃命，連逃命的意志都完全喪失，哆哆嗦嗦的站在那裏，彷若一隻待宰的羔羊。

事情大出意料，半面人擦乾淨刀，已插入鞘中。

可是，並未離去，大踏步的衝着青衣人走過去。

青衣人的精神早已崩潰，沒有逃命，也沒有求命，直至半面人停在他的眼前，擋住他的視綫，才突然驚醒過來，發足疾馳。

却被半面人截了下來，道：「老夫要是想殺你，有八條命也活不了，別怕，我老人家需要一個活口。」

青衣人眼神不定，神色數易，一句話也沒有說。

半面人手指着北方，冷聲道：「距此十里之遙，山脚下，一道長坡的上方，是一個寬廣百丈，高出地表甚多的大平台，你可知曉？」

「曉得，青石鎭的人管那個地方叫『百丈坪』。」

「嗯，叫百丈坪，是拚命的好地方，也是葬身的好所在。」

「小的不明白尊駕的意思。」

「去告訴硬要命，明日此時，老夫在百丈坪等他，不見不散。」

「明日此時，百丈坪，我知道了，一定傳到。」

「能傳到就好，你可以走了。」

青衣人如獲大赦，三步併作兩步走，抱頭鼠竄而去。

半面人對沙漠之虎殷耀民似是痛恨到了極點，連帶的對他的手下也恨之入骨，藍衣人已魂遊太虛，仍不肯歇手，將他的遺骸，一片一片的往石頭上摔，放在脚底下踩，似乎非如此便無法宣洩他心裏的憤怒。

馬雲飛正在返回青石鎭的路上，不期而遇，脫口便說：「人已經死了，閣下何必再動手動脚，這未免太殘忍了吧？」

半面人是何等人物，馬雲飛簡直是跟自己過不去，半面人馬上瞪大了眼，怒氣冲天的道：「你是老魔頭他們一夥的？」

馬雲飛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老魔頭？那個老魔頭？」

「沙漠之虎殷耀民。」

「啊，你是說那個老韃子，這個老傢伙無惡不作，論手段，可能比你半面人更殘忍，我馬雲飛寧可抱緊妞兒，也不會與他爲伍。」

馬雲飛三個字，引起了半面人莫大的興趣，臉上的怒氣，一下子便去了一大半，道：「你叫馬雲飛？」

「是呀，打從出娘胎就沒改過。」

「還有一個『豆腐大俠』的外號？」

「豆腐是實，大俠不敢。」

「聽說你和巧兒的感情挺不錯？」

「巧兒？閣下也認識她？」

「不認識。」

「不對吧，不認識怎麽可能知道她的芳名，她的事。」

「老夫是她爹『快刀聖手』卓不羣的朋友，所以略知一二。」

「卓老英雄已過世多年。」

「是卓兄生前告訴我的。」

「在下還沒有請敎前輩如何稱呼？」

半面人並未正面答覆他的話，但神色之間已敵意全消，道：「巧丫頭命運坎坷，早年喪父，不久前，據說母親也死在七里溝？」

「嗯，巧兒的身世的確很是不幸。」

「她目前的情形還好吧？」

「還不錯，在老家泰安縣做生意。」

「老夫有個不情之請，不知馬少俠意下如何？」

「前輩別客氣，有話吩咐就是。」

「既然彼此感情不錯，希望你能去泰安陪伴巧丫頭。」

「這叫我怎麽說呢，在下生性懶散，喜歡到處遊蕩——」

「這不是理由，一個人成了家就會安定下來，是不是嫌她的母親不守婦道，或者是巧丫頭生得醜，性情粗俗，配不上你？」

「前輩想到那裏去了，巧兒美得像一朶花，柔得像一池水，她父母的事根本與她無關，配不上的應該是我馬雲飛。」

「那是什麼原因使少俠離她而去？」

初識乍見，談不上三句話，便扯到男女感情上面去，馬雲飛覺得怪怪的，心裏直打鼓，尤其問話的人是半面人，一個心狠手辣的魔頭，更加疑雲重重，認定他與巧兒之間定有不尋常的關係，道：「前輩，感情之事十分微妙，一時間也說不清楚，談談你自己吧。」

「談我？老夫有什麼好談的？」

「前輩究竟是誰？」

「一個久經風浪的人。」

「上下怎麼稱呼？」

「你就叫我半面人吧。」

「這叫在下如何向巧兒解說。」

「馬雲飛，你我會面之事，千萬不能告訴巧丫頭。」

「這是爲什麼？」

「不爲什麼，照着我老人家的話去做就是了。」

問題紛至沓來，疑雲滿腹，馬雲飛來不及追根究底，半面人道一聲：「後會有期！」已彈身離去。

「站住!」

半面人僅奔出二十丈不到，喝聲如雷，冷面閻君雷霸天，應聲而出，站在他面前。

接着，人如風，劍如林，一陣疾速的穿梭遊走，黑風寨的高手已排好陣勢，將馬雲飛與半面人團團圍起來。

草笠戴得很低，雷霸天根本看不見半面人的面貌，但銀刀就佩在脅下，一眼就被冷面閻君認出來，氣忿忿的道：「你就是串通何三清，買去銀刀的半面人?」

半面人懼意全無，聲音又冷又傲：「你沒有說錯。」

「如此，雇請殺手，謀害我兒的事你也不否認?」

「本來就是事實。」

「你是什麼人?」

「半面人。」

「老夫是問你的眞名實姓。」

「去到閻王那裏，自有交代。」

「與雷某究竟何怨何仇?」

「仇高如山，恨深似海。」

「老小子，把話說清楚!」

「雷霸天，你自己心裏有數。」

「難不成你是卓不羣?」

「死去的人會還魂復活?」

「他媽的，管你是誰，反正不把你砸成肉醬肉泥，老子絕不會善罷甘休!」

說幹就幹，雙鐧早已在握，勁風呼嘯中，兩路進襲，上取頸項雙目，下取足踝兩膝，功力深，力道足，速度又快，一霎時便連攻十二招，名家出手，果然不同凡響，馬雲飛情不自禁的暗暗讚了一聲：「好!」

這一對鐵鐧，均重逾三十斤，是雷霸天的成名兵刃，此人力大如牛，使來漫天鐧影，虎虎生風，半面人絲毫也不敢輕敵大意，銀虹梭竄，美若流星，兩個人，一搭上手，便捨命相搏，淹沒在鐧影刀光之中。

黑風寨主盟綠林，養成了他們驕蠻專橫，目空一切的習慣，隨行的高手，一部份爲雷霸天掠陣，待機而動，一部份却不問青紅皂白，跟豆腐大俠馬雲飛幹上了。

馬雲飛豈是好惹的，雙臂左右開弓，兩腿連環掃踢，封住了黑風寨高手的攻勢，拉直嗓門大罵道：「我招誰惹誰了，不問情由就動狠的，你們是地痞?流氓?還是强盗?土匪?眞是莫名其妙!」

一個紫臉膛的老頭跨步而出，聲如破鑼，語多冷傲：「半面人的朋友，就是本寨的敵人。」

「喂，老兄，在下與半面人初識乍見，朋友二字未免言之過早。」

「與老賊同行，就是一夥的，不必强辯。」

「你這是欲加之罪，强詞奪理!」

「小子，少逞口舌之利，咱們拳脚上見眞章。」

黑風寨的天下就是靠拳頭打出來的，紫臉老頭那有跟他磨牙的閑情逸緻，發話同時，早已又率衆攻上來。

馬雲飛急忙搖着雙手，大聲說道：「且慢且慢，我馬雲飛生平不打濫仗，想聽一聽雷寨主怎麼說。」

雷霸天正與半面人打得難分難解，聞言雙鐧全力一揮，將半面人逼退少許，粗聲大氣的道：「馬豆腐，你自己說，到底是不是半面人的朋友?」

馬雲飛答得很乾脆：「不是。」

「好，不是朋友，就是敵人，這樣說起來，你是我雷某人的朋友咯?」

「也不是!」

「混蛋，老子最恨騎牆派，是敵是友你最好給我分清楚。」

「抱歉，在下純粹是第三者。」

「馬豆腐，在老子的眼中沒有第三者，說，你可願帮着雷某人?」

「在下恐怕歉難從命。」

「那你是準備爲老賊跨刀?」

「我寧願作壁上觀。」

「當眞非友非敵，你只有一條路走……滾!」

「對不起，在下還不想錯過這一場好戲。」

雷霸天粗中有細，見半面人藉銀刀神威，十分棘手，原想設詞支走馬雲飛，好集中全力對付半面人，沒料到豆腐大俠偏不上路，不禁激起了冷面閻君的萬丈殺機，道：「張壇主，斃了他!」

黑風寨主一聲令下，紫臉老頭張壇主如響斯應，領着十幾名高手，已如潮水一般湧向馬雲飛。

姓張的壇主自視太高，未將馬雲飛看在眼內，以餓虎撲羊之勢猛撲，馬雲飛喊道：「我的媽呀，這個老傢伙好兇!」急切間，手忙脚亂，毫無章法的打出數拳。

千萬別以爲是心慌亂了陣脚，而是施出了老丐仙的「醉拳」，聲東擊西，倏南乍北，虛虛實實，眞眞假假，明明眼看一招便可得手，陡然間却失去了馬豆腐的踪影，分明馬雲飛的拳頭是來自前方，挨打的部位偏偏在後面，步履歪歪斜斜，身形搖搖幌幌，攪得黑風寨的高手暈頭轉向，陣脚大亂，多一半的人自相厮殺起來，交手不及三十合，便倒下去五六個。

噹!金鐵交鳴，火花四濺，雷霸天雙鐧齊出，打算砸爛半面人的腦袋瓜，被半面人舉刀一架，好厲害的銀刀，兩根粗如兒臂的鐵鐧，立被削去三寸長的一段!雷霸天倒抽一口冷氣，退出三身之地。

千面人得理不饒人，厲色叱喝道：「老匹夫，新賬舊欠，咱們今天要全部算清楚。」

銀刀一挺，本是要乘勝追殺雷霸天，半路上却方向突變，身形滴溜溜的一轉，繞體洒下一片刀影，原來黑風寨的高手早已圍攻上來，銀刀過處，摧腐拉朽，逞强的結果，造成三死四傷。

盛怒之下，雷霸天臉部的綫條全部變了樣兒，近似瘋狂的吼道：「殺!殺!殺!」揮舞着雙鐧，號令屬下高手，欲以車輪戰法，殺死半面人，斃掉馬雲飛。

然而，惡鬥甫一發動，便停歇下來，因爲，就在這個時候，場邊來了一位不速之客，動作輕靈飄逸，神態悠遊從容，臉上的面具，青面獠牙，不是鬼面俠還會有誰。

鬼面俠的名頭太大，俠踪所到之處，如死神降臨，驟然間場中的人，全部僵住了，數十道眼神一齊投注在他一個人的身上。

橫掃了全場一眼，還是鬼面俠先打破沉默，對馬雲飛道：「老弟一向與人無爭，怎麼也捲進漩渦裏?」

馬雲飛作了一個無奈的表情，道：「說的也是，我也沒有招誰惹誰，雷總瓢把子却硬是要拉馬某墊棺材底，你說氣不氣人。」

半面人道：「鬼面俠，青石鎭龍騰虎躍，戰雲密佈，閣下可是來拉生意。」

鬼面俠道：「本俠的規矩，舊案未了，不接新案，此來是爲了執行任務。」

「殺人?」

「殺手的任務不會是看熱鬧。」

「敢莫是有人買下了我老人家的項上人頭?」

「到現在爲止，還沒有人出錢購買。」鬼面俠道。

「老子買了!」

說話的人是雷霸天，聲若焦雷，羣山廻鳴，確有山大王的威武架式。

豆腐大俠馬雲飛搶先說道：「雷塞主何其健忘，鬼面俠兄任務未了，不會再接新生意。」

雷霸天抖動一下雙鐧，發出一陣嗡嗡之聲，怒冲冲的道：「說了半天，你鬼面俠好像是衝着本寨主來的。」

鬼面俠道：「不是好像，是事實。」

「花錢的人是那個王八蛋!」

「就是你的麾下總管何三清。」

「噢，是他，手底遊魂，竟敢扯老子的後腿。」

「雷寨主，何三清花錢消災，你準備受死吧。」

「放屁，我雷霸天稱霸三山，橫行五岳，還沒有人能把老子怎麼樣。」

雙鐧一左一右，攔腰橫掃，若是被他擊中，準會腰斬分屍，鬼面俠乍然拔空而起，雙鐧揷脚掠過，當下屈指如鉤，欲待施展絕技「乾坤指」，一眼瞥見，濟南府的總捕頭鐵捕王剛，領着一大羣捕快，飛奔而來，念轉心頭，主意頓改，式行「鯉躍龍門」，再變「乳燕穿波」，落地復起，早已逃之夭夭。

雷霸天正感莫名所以，鐵捕王剛已及時趕到，劈面就大聲吆喝道：「通統給我拿下。」

豆腐大俠馬雲飛愕然一楞，道：「王總，這是保定府，你不覺得撈過了界?」

鐵捕王剛橫眉豎目的道：「老夫已奉調保定，這正是本捕頭的轄區。」

「轉區也要遵守王法，不得隨便亂抓人。」

「雷霸天、半面人，以及你飛雲飛，都是官府列管有案，下令緝捕的惡徒。」

「王捕頭請勿信口雌黃，我馬雲飛可是清清白白的善良百姓。」

「住口!你與鬼面俠的關係曖昧，他殺人的罪狀你也有份。」

「充其量馬某只不過是鬼面俠的業務代理人，請不要含血噴人。」

「着啊，你終於不打自招，殺手的業務是殺人，你這代理人自然牽連在內。」

一語甫畢，場中早已大亂，江湖上的朋友多數不願招惹官府衙門，半面人第一個落荒而去，雷霸天也率衆突圍，黑風寨的人個個身手不凡，人數又多，東捉西捕，忙乎了好一陣，竟連一個也沒逮着，卒被雷霸天等人突出重圍，僅僅截下幾個受傷的跛脚鴨。

豆腐大俠馬雲飛機伶得很，王剛一不留神便被他趁亂溜走。

× × ×

折騰了一夜，馬雲飛回到他在青石鎭的客棧上房時，已是三更以後。

房門虛掩着，無燈，裏面一片漆黑，馬雲飛實在有點累，連燈也懶得點，剝光衣服，鑽進被窩就睡。

奇怪，被子裏有人。

身體軟如脂，滑如玉，還有兩個大饅頭，分明是個女人!

吐氣如蘭，却抖得很厲害，經驗告訴他，十之八九還是一個清倌。

馬雲飛不管三七二十一，一把就將她抱住了。

這女子柔若無骨，全身滾盪，抖得更厲害了。

「妳是誰?」

「一個自願獻身的弱女子。」

馬雲飛馬上聽出了她是誰，像觸電一樣，跳出被窩，穿好衣服，道：「巧兒，妳爲什麼要這樣做?」

巧兒嬌喘的聲音道：「馬大哥對我恩重如山，小妹無以爲報——」

「報答的方法很多，也用不到作賤妳自己呀。」

「馬大哥一向喜歡上青樓，找粉頭，小妹是投其所好。」

「妳胡說些什麼，我馬雲飛只是喜歡打茶圍，逗樂子，可從來不玩眞的。」

「巧兒情願薦枕，俾報大哥宏恩於萬一。」

「妳越說越不像話了，女人的貞操就是生命，除非——」

「除非怎樣?」

「除非洞房花燭之夜。」

「大哥對我天高地厚，爲妻?爲妾?爲婢?爲奴?都可以，但無論如何，我卓巧兒這一輩子是跟定你了。」

馬雲飛也說不上來是喜是怒，有點欣慰，似乎羞慚更多，假如不是自己成天愛往脂粉堆裏鑽，巧兒又何至於出此下策。

「千錯萬錯都是我一個人的錯，巧兒，什麼也不必再說，趕快把衣服穿好，我還有話要問妳。」

等巧兒把衣服穿好，又摸黑讓她喝了一杯冷茶，馬雲飛這才燃亮了燈。

二人的臉色都紅噴噴的，不敢正視，經過一陣可怕的羞澀與沉默後，馬雲飛首先開腔：「巧兒，在泰安縣，生意做的好好的，妳跑來青石鎭做什麼?」

巧兒的答覆直接了當，簡單明瞭：「找你!」

「妳怎麼知道我在青石鎭?」

「實際上，打從你離開七星莊的第三天，小妹便追下來，只惜動身稍晚，數次僅一步之差，失之交臂，直至青石鎭才追上你。」

「巧兒，妳這是何苦，我不值得妳這樣。」

「是我自己心甘情願的，我自信不會看錯人，就算你將來把我甩掉，也不會怪你。」

「妳將來一定會後悔的，說不定會餓死。」

「店上的帳我已經結過了。」

「唉，眞不知道該罵妳好，還是愛妳好——泰安五福樓的生意怎麼辦？」

「委託龍家姐弟代爲經營中。」

經過這一陣談話，二人的心緒都已完全平靜下來，步出臥室，來到中間的堂屋裏。

馬雲飛想起了黑風寨遇見的紫衣姑娘，也想起了半面人，將紫衣姑娘的事告訴了巧兒，半面人的事却隻字未提，因爲他記得半面人曾經說過，不許他將二人會面之事說出去。

「巧兒，這個紫衣姑娘，見過嗎？」

「沒有，我從未見過這樣的一個人，向馬大哥打聽起先父的事來，更加令人納悶。」

「從那紫衣少女的語氣上判斷，似乎和卓老英雄還有一點過節。」

「先父去世已數年，她又那麼年輕，怎麼可能結仇？」

馬雲飛道：「巧兒，察言觀色，她好像在暗示——」

言猶未盡，通！的一聲，房門被人用脚踢開，說曹操曹操就到，紫衣少女動作快，劍法更快，二人還沒有完全弄淸楚狀況，長劍已經架在巧兒的脖子上。

紫衣少女的口氣像在審問犯人：「妳叫巧兒？卓巧兒？」

巧兒傻楞楞的道：「我是叫巧兒，姓卓，姑娘何人？」

「快刀聖手卓不羣是妳爹？」

「嗯。」

「這個老匹夫現在何處？」

「長眠泰安祖墳。」

「卓巧兒，妳這是睜眼說瞎話。」

「先父是我們母女二人親手埋的。」

「姓卓的根本沒有死！」

「人死不能復生，姑娘這話是從何說起。」

「從卓老兒的棺材說起，埋在土裏的是一具空棺。」

「妳——妳去掘了先父的墳墓？」

「不這樣如何曉得你們是在玩『死遁』的戲法。」

「姑娘，請留口德，沒有人會咒自己的親人死，以空棺誑人。」

馬雲飛緩緩站起身來，與巧兒並肩立在一起，道：「姑娘，刀劍無眼，不小心是會傷人的，可否將劍移開一點，或者抵在馬雲飛的咽喉上。」

說話中，指指自己的喉嚨，緩慢地移手接近劍尖。

紫衣少女冷厲霸道的說道：「馬豆腐，這兒沒有你的事，滾到一邊去——你找死！」

眼見馬雲飛的手越靠越近，挺劍分心就刺，此乃一大敗筆，豆腐的目的就是引她出手，劍一離開巧兒粉頸，馬雲飛已以閃電手法攫住劍尖。

單憑這一手絕技，武林中就沒有幾個人能做到。

紫衣少女不由心頭一震，道：「馬豆腐，你果然是個深藏不露的高人。」

馬雲飛不爲已甚，鬆開手，帶着巧兒退後三步，道：「承讓，是姑娘宅心仁厚，在下是否可以請教，尋找卓老英雄是爲了何事？」

「討債，一筆血債！」

「卓老以前曾傷及令親？」

「老魔殺死了我們趙氏全家。」

「姑娘姓趙？請問芳名？」

「我叫趙婷婷，是趙御史全家唯一還活着的人。」

「婷婷姑娘師承那一位前輩？」

「家師天山神尼。」

「哦，是神尼前輩，名滿天下，冠絕武林——」

「馬雲飛，少拍馬屁，本姑娘在跟卓家的人算帳，沒有你說話的餘地。」

「趙姑娘，姑不論此事眞假如何，卓老已死，也該一了百了。」

「問題是，姓卓的並沒有死。」

「這更好辦，妳應該找卓前輩去。」

「本姑娘此來的目的，就是追查卓不羣的下落。」

「巧兒並不知情。」

「住嘴，我要卓巧兒自己說。」

卓巧兒誠誠懇懇的道：「這位趙姐姐，馬大哥說的全是事實，在小妹的心目中，我爹早已過世，從來就沒有想到他老人家還活在世上，因爲，這根本是不可能的事。」

言來坦率直爽，毫無粉飾做作的味道，趙婷婷尋思少頃，道：「姑且相信妳一次，不過，醜話我要說在前頭，要是找不到卓不羣，或者他眞的已經死了，父債女還，這筆血債，我還是會來找卓巧兒來算的。」

卡！的一聲，還劍入鞘，掉頭就走。

却將馬雲飛，卓巧兒二人推進五里雲霧中。

一個死去的人如何還魂復活？

若說絕無此事，棺材怎麼會是空的？

馬雲飛道：「巧兒，妳仔細回想一下，當時的情形是什麼樣子？」

「在我的記憶中，我們父女總是聚少離多，但最後一次的別離，時間却特別長，當父親突然返回家門，出現在我們母女面前時，已是傷痕纍纍，面目全非，剩下一口游氣。」

「卓老有沒有交代什麼？」

「一句話都來不及說便撒手走了。」

「於是，便按照常規，辦了後事？」

「是的，祖墳就在縣城外。」

「可曾發生任何異樣的事？」

「絕對沒有。」

「令堂的遺體，可是與令尊合葬在一起？」

「是在一起。」

「那麼，在這個時候，可有什麼發現沒有？」

「大哥不說，小妹差點忘了，我發現墓道曾被人挖過，想來，一定是趙婷婷幹的。」

「如果是舊痕，事情就透着蹊蹺。」

「當時沒有留意，弄不清是新痕或舊跡。」

「卓老的棺木有無異狀？」

「依舊停在原來的地方。」

二人仔細推敲研究一番，始終理不出

一點頭緒，亦無脈絡可尋。

當然，半面人是個頭緒，是個脈絡，但此人心狠手辣，殘酷無比，馬雲飛不敢說出來，也不敢想下去。

通知小二，再開了一間上房，安頓好巧兒後，豆腐大俠才返回自己的房裏。

鮮事年年有，今夜特別多，屋裏又有貴客，是半面人。

先作了一個噤聲的手勢，半面人小聲說道：「巧兒睡了？」

馬雲飛點點頭，道：「剛睡下。」

「豆腐，有幾句話，老夫想跟你談一談。」

「好啊，在下也有不少疑問，想當面請教。」

「此非談話之所，會吵醒巧兒，咱們到外面去。」

根本不徵求馬雲飛的意見，招招手，離開客棧，來到鎭東城隍廟前的一棵大槐樹下。

馬雲龍懷着滿腹狐疑，路上便早已下定決心，一停下來便搶先開口：「半面人，請恕我馬雲飛斗胆直言，在我們還沒有正式談話之前，必須鄭重聲明，除非前輩道出眞名實姓，不然的話，在下馬上掉頭就走。」

半面人猶豫了一下，道：「難得馬少俠快人快語，老夫也不想再瞞你，我就是巧兒的爹，一個該死、而又不曾死的老殘廢。」

這個答案，馬雲飛事先已料到五六分，但經卓不羣親口證實，仍不免有相當程度的震驚，他在爲卓不羣的作爲，感到痛惜。

「在下愚魯，不明白前輩是如何死而復生的？」

「事實上老夫並沒有死，是死遁，自閉呼吸，待安葬之後再掘土而出。」

「那爲什麼不跟巧兒母女，打一聲招呼？」

「讓他們知道就不靈了。」

「前輩無疑在逃避什麼？」

「不單單是逃避別人的追殺，老夫也在利用這個機會追殺別人。」

「像雷霸天就是報復的對象之一？」

「這個老小子食言而肥，非碎屍萬段，難消老夫心頭之恨。」

馬雲飛道：「食言而肥？前輩可否說清楚點？」

「豆腐，老夫的綽號，快刀聖手是怎麼來的？你可知曉？」

「略知一二，快刀是因爲前輩刀快，聖手則由於是名震江湖的神偷。」

「不錯，看不透娃兒年紀輕輕，見聞還蠻多的。老夫跟雷霸天的這一段樑子，就是因偷而起。」

「雲飛在洗耳恭聽。」

「銀刀本是大內之物，雷霸天覬覦已久，自己却沒有信心，只好央求老夫聯手去幹，事先曾講好，事成之後送我十萬兩銀子。」

「結果他食言了！」

「豈止是食言，還到處追殺於我，企圖滅口，必欲置老夫於死地而後已。」

「所以，前輩就買通了何三淸，利用鬼面俠、紅玫瑰所造成的亂局，輕而易舉的將銀刀弄到手。」

「這只是開始，不是結束，雷霸天一天不死，卓某絕不休止。」

「卓前輩，得饒人處且饒人，光棍只打九九，不打加一，奪回銀刀，也就算了，應該多爲巧兒的將來着想。」

「老夫叫你來此，就是爲了巧兒這孩子。」

「前輩的意思是——？」

「卓某未死之事，絕對不可以讓巧兒知道，我寧願她心目中的父親早已死去，而不是老夫這般卑鄙齷齪的醜惡模樣。」

「其實，現在改弦更張還來得及。」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大錯已成，根本回不了頭。」

馬雲飛聽到這裏，心情無比沉重，巧兒那麼溫馴，那麼善良，却有一個兇殘毒辣的父親，一個偷人養漢的娘，一直在心底深處爲巧兒抱不平。

「有一個叫趙婷婷的姑娘，正在到處打聽你的下落，前輩知不知道？」

「知道，這位趙姑娘打從藝成離開天山，就無時無刻不在想取卓某的性命。」

「如此說來，前輩眞的是殺了趙氏全家？」

「唉，此事說來話長，嚴格來講，老夫是中了別人的圈套；被迫上了賊船，並非與趙御史有任何仇隙，也絕不是爲了財物。」

馬雲飛道：「事實畢竟如何，請前輩細說從頭。」

快刀聖手卓不羣取下斗笠，坐下來，不疾不徐的道：「數年前，老夫途經北京，偶染微恙，住在一家客棧裏，閑來無事，便與幾個毛頭小子作賭博的遊戲，做夢也沒有想到，竟栽在後生小輩手中，輸得精光，連吃藥住店的錢也沒了。」

「一文錢難倒英雄漢，臭水溝裏可以淹死猛蛟龍，這種窩囊事我常常遇上，有一次差點被人家剝光衣服。」

「老夫的遭遇，比被人剝掉衣服還要糟。」

「又發生什麼事了？」

「那幾個毛頭小子，贏了錢不算，又來找我打賭。」

「打什麼賭？」

「賭老夫去偷別人的一套衣服，如果賭贏了，非但輸的銀子全數奉還，還要請一桌酒，外加五百兩的采頭。」

「前輩乃有名的聖手，銀刀都可以弄到手，偷衣服是大才小用。」

「事情的本身的確易如反掌，但要偷的對象却不是普通人物。」

「要偷誰的衣服？」

「京畿大興縣令的官服頂戴。」

「前輩答應了？」

「禁不起對方的軟硬兼施，一再激將鼓噪，終於在條件節節升高的情況下，勉強答應下來。」

「辦到了吧？」

「大興縣令乃一介書生，衙役捕快又多華而不實，此事不過是舉手之勞。」

「那幾個混混，事後可曾履行他們的諾言？」

「履行了，一樣不少，還在北京城最有名的鴨子樓大擺宴席，好好的請了老夫

一頓。」

「事情堪稱圓滿，前輩怎麽說是上了賊船？」

快刀聖手卓不羣的神情突然變得激動傷感起來，抽動着半張冷肅青紫的臉，慢吞吞的道：「此事計中有計，圈套裏有圈套，只是一連串災難的開始。」

豆腐大俠馬雲飛眉頭一皺，道：「莫非又發生了什麽稀奇古怪的事？」

「嗯，事情正如小友所料，宴會結束，卓某返回客棧時，屋子裏早有一位不速之客在候着。」

「誰？」

「沙漠之虎硬要命！」

「這個老小子，無惡不作，他來找你幹嘛？」

「以竊案爲要脅，逼老夫做一件更大的案子。」

「果然是案中有案，計中有計，看來他們壓根兒就是一夥的。」

「沒錯，他們事先有周密的計劃，由殷耀民這個老匹夫一手安排，老夫不小心誤中了圈套。」

「沙漠之虎究竟又要前輩幹什麽缺德的事？」

「殺人，叫老夫穿着大興縣令的官服頂戴，化裝成他的模樣，去殺害御史趙志高趙大人全家。」

「怪事，殺人就殺人，幹嘛要你冒充別人？」

「可能是一石二鳥，既要殺趙氏全家，又要害大興縣令。」

「硬要命是拔尖的人物，殺一個御史綽有餘力，何必再勞動卓前輩？」

「這就是老魔頭厲害的地方，想是欲完全置身事外。」

「這條計夠毒夠狠，前輩若是不答應，硬要命就會出面告發，眞是上了賊船，身不由己。不過，依晚輩看，竊盜官服，也不是什麽大不了的罪，大可挺身承担，犯不着被人牽着鼻子走。」

半面人道：「小友的想法太天眞了，事情並非如此單純，沙漠之虎計出連環，又派人在大興縣幹下更大的殺人案，一古腦全栽在卓某的頭上，並不是可以輕鬆過關的。」

「於是，卓前輩當眞殺害了趙御史全家？」

快刀聖手卓不羣伸出雙手，他似乎看到自己滿手血腥，聽到悽厲的慘叫，沉重的歎息一聲，感慨萬千的道：「老夫一錯再錯，兩手血腥，一身是罪，實在愧對巧兒這孩子。」

馬雲飛的心頭同樣如負加斤重壓，有點喘不過氣來，他在爲巧兒感傷難過，半晌才幽幽歎口氣道：「這以後的發展又是怎樣？」

「這些事好像一場惡夢，事情一了，立即束裝就道，打算回老家泰安，從此金盆洗手，退出江湖。萬萬沒料到，一離開北京，硬要命那個老混蛋便展開殺人滅口的行動，後來，雷霸天也開始四處截殺，多次驚險惡鬥，幾番死裏逃生後，才想出死遁的妙法，變被動爲主動，伺機反擊，結果還是被趙家遺孤給揭穿了。」

突覺頭頂風聲一緊，寒氣襲人，半面人、馬雲飛忙不迭的退出三尺之外，抬頭一看，不知什麽時候，紫衣姑娘趙婷婷竟藏身樹上，挺劍墜擊而下。

趙婷婷乃天山神尼的高足，身法敏捷，劍招精純，饒他卓不羣身手了得，依然吃驚不小，再貼地倒飛出丈許遠，始險險避過。

一擊不中，趙婷婷更惱更怒，道：「老匹夫，你不打自招，終於承認你就是壞事做絕，殺人不眨眼的卓不羣，還我全家人的命來！」

說着，又要揮劍出手，快刀聖手卓不羣伸手一攔，說道：「丫頭且慢動手，老夫承認殺了你們趙家的人，但絕非全部，而且是出於無奈，受人脅迫，並非元兇主犯。」

趙婷婷不予採信，怒不可當的道：「卓不羣，你剛才的那一番話，本姑娘全聽到了，言過飾非，與事實頗有出入，你自己說，那天是不是你領頭闖進我們趙家，指揮全局？」

卓不羣顯得十分鎭靜，語氣亦甚平和，不疾不徐的道：「姑娘是聰明人，裝模作樣，眞正發號施令者是另外一個蒙着臉的人。」

趙婷婷冷哼一聲，問道：「那個蒙面人是誰？」

「眞正的元兇主犯——沙漠之虎殷耀民。」

「此事姑娘我當時曾親眼目睹，事後查證，硬要命確也是兇手之一，但老魔你兇殘成性，連殺我趙家數人後，又手舞鋼刀，欲砍殺本姑娘，我一輩子也忘不了，你又如何自圓其說？」

「姑娘既然提起此事，當該記得，老夫那時候不過是虛張聲勢嚇唬你，憑卓某的身手，妳那時又全然不懂武功，倘若存心殺人，易如反掌折枝，何至於久久舉刀不下。」

「這是事實，不過却更證明你居心叵測，爲人狡詐，想叫我看清楚你的官服頂戴，好嫁禍大興縣令，單就這一點而言，你是成功了，據說那個倒霉的縣太爺至今還押在天牢裏，但後來還是查出了你的眞實身份。」

「姑娘說的倒也是幾句實話，但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那個蒙面人，主謀者，也就是沙漠之虎殷耀民，曾當着姑娘的面，喊出大興縣令的官職名諱，要栽賍嫁禍的是姓殷的，絕非老夫，明乎此，當可思過半矣。」

趙婷婷根本聽不進去，長劍一振，抖出無數劍花，殺機滿面的道：「老匹夫，我不管你是元兇還是從犯，是主謀或是脅迫，反正你殺害我們趙家的人，是千眞萬確的事實，殺人償命，欠債還錢，我要你血債血還！」

還字出口，劍已出手，一眨眼便攻出七八劍，招招不離卓不羣致命要害之處，辛辣迅捷，變化多端，名家高足，果然不同凡響。

快刀聖手卓不羣却一味的閃躲，並未拔刀還手，道：「丫頭，寃有頭，債有主，這個帳妳應該找姓殷的老魔去算，別弄錯對象。」

「硬要命那老魔，姑奶奶要找他，你

也饒不了。」

「抱歉，老夫刻下尚有急事待辦，失陪了！」

趙婷婷冷哼一聲：「哼，這可由不得你，把命留下來！」

灰影疾閃，卓不羣已振袂離去，香風撲鼻，趙婷婷咬着尾巴猛追。自始至終，馬雲飛沒有說一句話，亦未採取任何行動，因爲半面人就是卓不羣這件事，尤其是他的所作所爲，給豆腐大俠相當大的震撼，他不知道自己該說什麽，或者做什麽。

趙婷婷與卓不羣相繼去遠後，馬雲飛也悵然若失的離開大槐樹，返回客棧。



半面人向馬雲飛叙述生平事之際，紫衣姑娘持劍飛撲而下。

血腥處處　江湖浩刦

下午。

太陽還很高。

天氣不冷也不熱。

青石鎭西，另一道山坡上，迎着火紅的陽光，正有一個火紅的人，向上面慢慢行來。來人穿得甚是艷麗華貴，火紅的勁裝，襯托出極美的曲綫，一條雪白的圍巾，更有紅花綠葉的效果，薄紗遮住了口鼻，一雙大而圓，黑白分明的眼睛却是她高貴與智慧的表徵，胸前的一朶玫瑰花更加標明了她的身份。

紅玫瑰已至半山坡上，忽聞有人在大聲呼喊，叫她停下來，循聲望去，只見另一邊的一座小山上，有四個人正朝這邊飛奔而來。來人的速度好快，霎時已翻下小山，踏上山坡。

這時才看清楚，當先一人身材高大，膚色黝黑，油光發亮，年齡在六十開外，身上披着一件虎皮，頭上還戴着一頂虎皮帽，假如距離稍遠，不細看，像極了一頭活生生的大老虎。

審度間，虎皮老頭已如一陣風似的來至切近，一不打招呼，二不曾拱手，開口就說：「女娃兒可是武林中的那個女殺手鐵胆羅刹？」

這語氣，這神態，顯然頗不友善，紅玫瑰立即還以顏色：「請恕我紅玫瑰眼拙，閣下可是江湖上，那隻吃人的惡虎硬要命？」

沙漠之虎殷耀民虎目一瞪，道：「女娃兒好利的一張口，須知和氣生財，生意人應該有生意人的模樣。」

「怎麽？你叫住本姑娘，可是要談生意？」

「難道除殺人買賣之外，就不能談別的？」

「抱歉，本姑娘沒工夫跟你磨牙，告辭！」

此刻，殷耀民的三名手下亦已趕到，見紅玫瑰要走，出手相攔，還毛手毛脚的想吃豆腐，被鐵胆羅刹一人賞了一個耳光子，紛紛退開。

硬要命却不是等閑人物，沒見他怎樣作勢，便將鐵胆羅刹的去路堵住，道：「女娃兒手底下的確有點眞才實學，這就難怪妳會生意興隆，道上的朋友把妳當作一顆明亮的星，聽說姑娘是黃山婆婆的門下高足！」

「知道了姑娘我的出身，就別張牙舞爪，除了生意之外，紅玫瑰沒有磨牙的習慣。」

「老夫是想向妳打聽一個人。」

「本姑娘不作包打聽。」

「可知半面人的行踪？」

「不知道。」

「有沒有人向妳買下他的命？」

「到現在爲止還沒有，閣下要買？」

「恰恰相反，老夫是警告妳不得接下這一票買賣。」

「這是我紅玫瑰自己的事，你無權過問，除非尊駕捷足先登買下來。」

「鐵胆羅刹，告訴妳，殷某要親自手刄千面人，誰要是橫插一手，老夫就跟誰沒完沒了。」

「哼，你說的比唱的還動聽，本姑娘不作任何承諾！」

言罷，轉身就走，硬要命未加攔阻。

山坡的盡頭，是一大片墳場，墳場的

正當中有一塊高聳的交龍碑，特別醒目，鐵胆羅刹一逕來至石碑下面。

揚目四望，空無一人，却見不遠處的一個墓穴內冒出縷縷青烟，還間夾着一股濃濃的腥臭焦腐的味道。

心中好奇，湊過去一看，更加訝異駭然。

只見，墓穴的四週有不少野兎山鷄的屍體。墓穴內燃着一把火，而點火的材料竟然全是棺木與骸骨等死人的東西。火上面用碑石架着一口鍋，鍋內盛着的似是野兎山鷄的血，熱騰騰的已煮沸翻滾。

紅玫瑰清清楚楚的看到，鍋口上擱着一塊棺材板，鐵算盤何三清就坐在稍後的地方，兩條腿平放在棺材板上，在斷去的地方用死人的壽衣緊緊裹着，上面另外還擺着三顆人頭骷髏。

她從來沒有見過這種稀奇古怪的事，心裏納罕，隨口問道：「何總管，你在做什麽？」

「接骨療傷。」

鐵胆羅刹道：「接骨療傷？是那一家的古怪秘法？」

「是道家仙人的不傳秘法。」

「如何治療？」

「引三陰之火，沸百獸之血，一個對時之後便可癒合如初。」

「何謂三陰？」

「棺木、骸骨、壽衣。」

「這血，恐怕不足百獸吧？」

「加上蚊蠅昆蟲，應已相差無幾。」

「眞的有效？」

「仙人秘法，萬無一失。」

紅玫瑰却大不以爲然，她曉得達摩有易筋洗髓妙法，扁鵲專擅開腦大法，從來沒有聽說過引三陰之火，沸百獸之血，可以接骨療傷，時間一久，不將兩條腿蒸熟就算萬幸了。

再朝四下裏望望，鐵胆羅刹道：「何總管可曾看到別的人在這附近出沒？」

鐵算盤何三清撥動一下三陰之火，又添了一塊棺木，看一看天色，道：「姑娘眞乃信人，約妳來此的正是我何三清。」

「何總管想殺人？」

「不殺人何必找殺手。」

「殺什麽人？」

「半面人。」

「這個老小子不好惹，不二價，一萬兩。」

「何某願再加一成，但盼能先殺人，後付欵。」

「不行，殺人買賣，要付現的。」

「老夫現在不方便。」

「那就等你方便的時候再說吧。」

「紅玫瑰，見面三分情——」

「殺手沒有情！」

何三清道：「姑娘既然已經來了，又何必——」

「不必多言，本姑娘沒問你誆騙的罪，就已經寬宏大量。」

「何某並非有意誆騙，實因事出意外，着了別人的道兒。」

鐵胆羅刹道：「這是你自己的事，與本姑娘無涉。」

生意不成，白跑了一趟墳場，紅玫瑰說多火就有多火，惡狠狠的瞪了何三清一眼，轉身欲去，半面人卓不羣突如幽靈一般從附近一個墳堆後面竄出來，道：「請留芳步，老夫又有一票買賣給姑娘做。」

何三清聞言臉色大變，一手抓着棺材板，一手緊握鐵算盤，急不擇言的道：「半面人，你可要憑良心，沒有我何三清，你根本得不到銀刀，現在，銀子被你搶走了，腿也被雷霸天砍斷了，你若是再拿我的銀子來買我的命，何某就是做鬼也不會放過你。」

呸！半面人狠狠的往地上吐了一口痰，破口罵道：「何三清，你已經剩下半條命，根本一文不値，別說花錢請殺手，老夫自己都不願意弄髒手！」

何三清聞言心下稍稍一寬，代之而起的則是無限悲哀。

鐵胆羅刹道：「不殺何三清，閣下要殺那個？」

快刀聖手卓不羣交給紅玫瑰一萬兩銀票，道：「沙漠之虎殷耀民，認識吧？」

「不久之前剛碰過面。」

「你認識就好，不必老夫再多費口舌了。」

「閣下要殺硬要命？」

「是他手下的兩個嘍囉。」

「爲什麽不殺姓殷的本人？」

「老夫想留給我自己。」

「急不急？」

「今日深夜，請在百丈坪暗中待命，如果那頭惡虎的手下不以多爲勝，姑娘可按兵不動，否則可立時格殺。」

「據本姑娘所知，他的徒衆，不止二人。」

「沒有關係，殺一個算一個的銀子，到時候老夫會給妳算清楚的。」

總算攬到一筆生意，紅玫瑰不虛此行，拱拱手，當即下山去了。

快刀聖手卓不羣亦未久留，撂下一句：「何總管好自爲之！」撲向羣峯深處。

墳場上僅僅還餘下何三清獨自一人，陪伴他的只有三陰之火，百獸之血。

不過，沒有多久，又來了嘉賓，是華山劍客駱啓明。

何三清睹狀精神爲之一振，鼓起如簧之舌，編了一套動聽的故事，認爲已取得華山劍客的信任後，才鄭重其事的說道：「駱掌門，銀刀已不在黑風寨，只有我何三清知道它的確切下落，駱兄可願與何某合作？」

寶刀神刃，那個不想，誰個不要，華山劍客駱啓明，迫不及待的道：「如何合作？」

「當然是推誠相見，同心合力，以奪得銀刀爲最終目的。」

「銀刀現在何人之手？」

「在半面人手裏！」

「半面人又在何處？」

「目前行方不明，但今夜一定會出現在某處。」

「某處？何兄不能說清楚點？」

「到時候小弟會領着你去，眼前何某有一些瑣事想麻煩駱掌門，不知道可肯俯允？」

華山劍客駱啓明，在心裏暗罵老狐狸，但銀刀的誘惑力太大，表面上却滿口答應下來，道：「何兄這樣說就未免見外了，有什麽事直管吩咐就是，但凡駱某能力所及，定會全力以赴。」

何三清和顏悅色的道：「其實也沒有什麽大不了的事，可能是事先估計錯誤，小弟担心棺木、骸骨、腐朽壽衣，以及百獸之血不足，想請駱兄帮忙補充。」

墓地墳場，多的是棺木骨骸等，駱啓明立以行動代替了答覆，不多時便陸續弄來一大堆，全部堆積在何三清擧手可及之處。

倒是百獸之血，費了不少手脚，天黑之前，才捕得一頭野狼，數隻鷄兎飛禽。

華山劍客一面將宰殺的禽血注入鍋內，一面笑說：「不知何兄還有無需要小弟效勞之處？」

鐵算盤何三清道：「謝謝駱掌門大力賜助，現下一切齊備，請在一旁歇着，只待小弟斷腿癒合，咱們馬上開始行動。」

駱啓明何嘗不知道，何三清是叫他在此護關，但爲了銀刀，只好委屈求全，道：「何兄的腿大概要多久始可癒合？」

「如無意外，子夜之前，應可大功告成。」

「半面人出現在某處的時間，又在幾時？」

「在子夜以後，絕不會誤了咱們的大事的。」

「半面人詭詐百出，又有銀刀在手，可謂如虎添翼，何兄可有應敵良策！」

「硬要命與半面人有一個生死之約，屆時咱們大可隔岸觀火，坐收漁利。」

「嗯，此計甚妙，不論是兩敗俱傷，或同歸於盡，咱們都篤定是勝利者，只是銀刀只有一把，如何分配？」

「這不難，可將銀刀折價，彼此秋色平分，一個人得刀，一個人得銀子。」

「這法子不錯，彼此儘可商酌取捨，但如能事先在他們約鬥之處妥爲部署，是否成功的機會更大？」

華山劍客不放棄任何搜隱索秘的機會，何三清一概堅不吐實，信口胡謅道：「這個所在十分奇特，地形又極複雜，非小弟親自領路絕對找不到。」

「哼，烏鴉落在豬身上，一個比一個黑，兩位既然同床異夢，又何必携手合作，趁早拆夥算了。」

聲音粗獷，羣山迴應，聽得二人心頭泛寒。尤其言語坦率，直中要害，不由皆臉上發熱，相顧失色。

沙漠之虎殷耀民倒提着他的成名兵器狼牙虎頭棒，狼行虎步的到達墳場，停在二人等距的一度墳包上。

三名徒衆護衛在側，神情勇猛兇悍。

何三清、硬要命都是黑道上的成名人物，華山劍客却是白道上的一派掌門之尊，聞聽之下自覺面上無光，反唇相譏道：「殷兄是烏鴉落在豬身上，自己不知道自己黑，想白也白不了。」

硬要命揮動一下虎頭狼牙棒，激起一陣強風，以命令的口吻道：「半面人與咱家有不共戴天之仇，誰要是不自量力，胆敢橫揷一脚，休怪老夫的狼牙棒下不留活人。」

鐵算盤何三清冷笑一聲，道：「殷兄言重了，半面人的生死與我們無關，駱掌門與區區關心的是那把銀刀。」

沙漠之虎臉一沉，語氣更加狂妄托大：「半面人的命咱家要，銀刀也要，知趣的最好留在此地，別上百丈坪。」

硬要命無意間露了口風，駱啓明喜不自勝，子夜之後，百丈坪，這已經足够了，用不到再在此護衛，侍候何三清，暗中決定，一有機會，便打算走人，是以退立一旁，不再與硬要命作口舌之爭。

鐵算盤何三清却大爲不快，沉聲說道：「殷兄別反客爲主，須知銀刀本是我們黑風寨的東西，任何人皆不得染指。」

「笑話，銀刀原爲大內珍藏，現在是無主之物。」

「我們總瓢把子絕不坐視！」

「哼，雷霸天又算什麽東西。」

何三清道：「硬要命，你敢瞧不起我家雷寨主？」

「瞧不起他姓雷的，又能把老子怎麽樣。」

「三壇、九舵、七十二堂口將與你勢不兩立！」

「閉上你的臭嘴，老子現在就先斃了你！」

沙漠之虎好暴躁的脾氣，何三清原是想藉雷霸天的威名自重自保，結果弄巧成拙，反而惹火了硬要命，狼牙棒化作一道強風，照準何三清的腦袋砸下去。

動作實在太快太猛，何三清雖然握了鐵算盤，却來不及發射鐵算珠，暗道了一聲：「完了！」

噹！金聲震耳，從天外飛來兩支鐵鐧，火花激射中，硬生生的將硬要命的虎頭狼牙棒架空了。

何三清以爲雷霸天是來救他的，靈機一動，鬼主意又湧現腦際：「總瓢把子來的正是時候，小的有重要消息禀報。」

冷面閻君雷霸天瞪了他一眼，未置一詞。

黑風寨的高手數十人，早已在雷霸天兩側呈扇型散開，與沙漠之虎等四人成犄角之勢，雙方劍拔弩張，惡戰一觸即發。

沙漠之虎雙目如電，虎視着雷霸天，一字一句的道：「貴屬目中無人，口出狂言，老夫出手敎訓於他，總瓢把子不在黑風寨發號施令，來此作甚！」

他這話說來不亢不卑，十分技巧，因爲雷霸天態度不明，必須先弄清楚對方的意向，再定進退之計。

雷霸天的臉色陰沉沉的，一臉怒氣，道：「老夫正是來清理門戶的，殷兄請勿越俎代庖！」

話雖難聽，彼此緊張的情勢，却已化解了大半，硬要命呵呵一笑，退出一身之地。

雷霸天高擧雙鐧，吐字如刀：「何三清，你吃裏扒外——」

言猶未盡，異事陡生，何三清先發制人，抽冷子打出三十二枚鐵算珠，人也跟着拔空而起。

他的兩條斷腿仍然留在原地，三陰之火根本是無稽之談，不過，此人生死交關，身手却極爲敏捷快速，上升三丈，凌空飛渡，藉着暗器的掩護，已越過黑風寨高手的頭頂。

何三清的鐵算盤相當霸道，彼此又近在咫尺，有的人閃避不及，慘叫聲中，連

傷數人。

「殺！」

雷霸天怒極而吼，人如風，鋼如電，後發而先到，何三清人未落地，已被冷面閻君一鋼穿心而過，像糖葫蘆似的，被雷霸天在空中猛一甩，通！撞在那一塊大石碑上，當場腦漿四溢而亡。

× × ×

華山劍客駱啓明早已趁亂離開，飽餐一頓，好好的睡一覺，子夜不到，便趕至百丈坪。

百丈坪方圓約百丈，到處都是光滑平整的岩石，中間並無作物樹木，只有四週圍稀稀落落的有幾株老松。

當空月明如洗，坪上空空的，華山劍客駱啓明是第一個到達百丈坪的人。

駱啓明乃一代掌門，不會傻到替別人打頭陣，作靶子，雖因時間倉促，來不及調兵遣將，只得單刀赴會，却早已打定了漁翁得利，伺機下手的主意。

職是之故，在百丈坪上兜了一個圈子，確定此刻只有他獨自一人時，便選了一株地點最爲有利的老松藏身起來。

約莫過了半個時辰，山下有動靜了，先是聽到一陣嘯聲，接着，看見一頂草笠，不一時，半面人便大模大樣的登上百丈坪。

駱啓明的心機算是白費了，半面人卓不羣繞場一週，突然停了下來，指着老松大喝道：「什麽人？下來！」

行藏已露，華山劍客想躲也躲不住了，只得一躍而下，半面人一眼就認了出來，道：「啊，原來是華山駱掌門。」

快刀聖手的草笠戴得很低，駱啓明只能看到他半張臉裏的半張臉，聞言微微一怔，道：「朋友是那一位？」

「半面人。」

「駱某是請教朋友的眞實身份。」

「駱啓明，老夫來百丈坪可不是爲了敍舊拉交情。」

「那朋友來此何事？」

「這正是老夫欲就教於駱掌門的。」

「好說，駱某想證實一件事。」

「什麽事？」

「銀刀可在朋友手中？」

「在，駱掌門可是有意爭奪？」

「有怎樣？沒有又怎樣？」

「有，就請賜招，沒有，就必須離開百丈坪。」

「假如駱某不肯離開呢？」

「那就休怪老夫要驅逐！」

「半面人，休出狂言，本掌門不走，就不信你能把駱某怎麽樣。」

「老匹夫，你這是自尋死路，可怪不得我半面人心狠手辣！」

唇槍舌劍，各不相讓，越說越僵，也越說越火，動口不足，繼之動武，銀虹閃處，卓不羣已將銀刀掣在手中，一出手就是三招閃電似的快攻。

華山劍客絲毫也不敢怠慢，立以長劍迎戰，倏忽間便已是數十個回合，駱啓明忽有所悟，揮劍封住了門戶，道：「怪不得朋友出手如此快速，原來是快刀聖手卓不羣。」

仗着銀刀鋒利，卓不羣振刀硬往上撞，道：「既知卓某刀快，駱兄此刻退下百丈坪還來得及。」

弄清楚了半面人的身份，駱啓明信心大增，因他畢竟是一派掌門之尊的身份，論功力，講修爲，確較卓不羣略勝一籌。

然而，他忽略了一件事，卓不羣死遁之後，曾痛下苦功，功力大進。

尤其，銀刀在手，無堅不摧，更加威力倍增。

由於駱啓明自信可以獲勝，奪刀的野心益熾，揮劍攔腰一掃，道：「既然來了，本掌門絕不空手而返。」

「駱啓明，這是卓某人的最後忠告，立刻退出百丈坪。」

「卓不羣，本掌門願網開一面，留下銀刀，饒你一條活命。」

「卓某辦不到！」

「駱某也辦不到！」

「看刀！」

「看劍！」

話已說絕，只有訴諸一拚，華山派劍法精純，掃斬劈刺，俱有獨到之處，變化萬端，迭有奇招，三尺青鋒，猶如靈蛇舞空，龍翔在天，攻守進退之間，層次分明，完美無缺。

可是，再好的劍法，也抵不住銀刀的鋒芒，駱啓明的自信反而敲响了他自己的喪鐘，卓不羣賣了一個破綻，駱啓明認爲有機可乘，挺劍長驅直入，奈何劍到人杳，却從斜刺裏砍來一刀，「咔嚓」一聲，削斷長劍還是小事，這一刀勁道太快太猛，快刀聖手欲罷不能，順勢在胸腹之間劃了一道尺許寬的血口子。

心肝腸肺全部暴露出來，鮮紅的血水還在冒着熱氣，華山劍客並未立刻倒地，仍在蹬！蹬！蹬！的向後退。

「哼，天作孽，猶可恕，自作孽，不可活，老子警告過你，你偏不聽，死了活該！」

發話之初，尚不見人影，話說一半時，沙漠之虎已到了華山劍客的身後，而駱啓明也恰巧在此時不支倒地，一命歸陰。

硬要命衝着半面人拱拱手，對屬下吼道：「拖下去，免得碍手碍脚！」

三名屬下齊聲應是，一人抱頭，二人抓脚，一、二、三！立將華山劍客駱啓明的遺體扔下百丈坪去。

半面人卓不羣望望天色，冷聲說道：「多年不見，老兄弟做事還是這樣乾凈俐落。」

沙漠之虎殷耀民嘿嘿陰笑一聲，道：「彼此彼此，卓兄的手段也是一樣的辛辣狠毒。」

卓不羣道：「難得殷兄準時赴約，咱們的那筆陳年老帳是該結清的時候了。」

硬要命道：「恭喜你還魂復活，但就殷某記憶所及，當年並沒有毀掉你的臉，怎麽會變成這般醜陋模樣？」

「此事與你無關，另有恩賜之人。」

「是誰？」

「無關就不必過問，該談談咱們自己的事。」

「我們的事還有甚麽好談的，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卓某想知道，是老樣子打羣架？以多爲勝？或是單打獨鬥？」

「可以單打獨鬥，也可以打羣架，這

要看老子的高興。」

「老匹夫，你還是這樣狡詐無恥，好，你們都上吧，免得浪費手脚！」

銀刀平舉，作了一個起手式，遙對着四人輕輕劃出一刀，乍然，刀尖上激射出一股藍汪汪的光焰，直奔硬要命的頸項咽喉。

沙漠之虎不退反進，四尺來長的虎頭狼牙棒，舞起一團狂飈，下掃足踝，上取頭顱，立與快刀聖手卓不羣，單打獨鬥起來。

三名徒衆，分站三個不同的方位，爲硬要命掠陣，並未出手進招。

不知幾時，豆腐大俠馬雲飛也來到現場，正棲身在近旁的另一株老松上。

與其說他是來看熱鬧，不如說是替巧兒來觀戰更恰當，不管卓不羣爲善爲惡，畢竟是巧兒生身的親爹，在不便驚動巧兒的情形下，他有責替她寄予相當的關注。

只是觀戰，萬一半面人吃了敗仗，處境危急，連馬雲飛自己也不知道該如何自處。

一搭上手，就是一場生死之搏，看得人眼花繚亂，驚心動魄，馬雲飛正自全神貫注於這一場高水準的拚鬥，突聞頭頂之上有一個嬌冷的聲音小聲說道：「豆腐，你來幹甚麽？」

直嚇得豆腐大俠機伶伶的打了一個冷顫，抬頭望去，果見丈許之上，松針茂密處，有一個紅色人影，正是鐵胆羅刹紅玫瑰。

看情形，是紅玫瑰先來，但馬雲飛棲身此處已久，事先竟然毫無所覺，亦頗使他汗顏，暗中自責一聲：「慚愧。」

紅玫瑰又道：「豆腐，不必自責，塲中好戲連台，任何人，都不會想到人上有人。」

「紅玫瑰，妳是甚麽時候到的？」

「你我只是前後脚之差，剛剛看到卓不羣跟駱啓明的那一塲開鑼戲。」

「姑娘此來可是想做生意？」

鐵胆羅刹道：「豆腐，你還沒有答覆本姑娘的話呢。」

「在下適逢其會。只是看看熱鬧。」

「恐怕未見得吧，半面人很可能是你未來的老丈人。」

「紅玫瑰，這個玩笑可開不得，更不可向巧兒提及半面人的事。」

「放心，本姑娘只管做買賣殺人，不管別人的閑事。」

「妳還沒有說來此何事？」

「執行任務。」

「要殺誰？半面人？」

「不是。」

「那是硬要命？」

「也不是！」

「奇怪，不殺主角，難不成有人會買龍套的命？」

「豆腐，別急，到時候你自然會明白的。」

談話就此打住，二人皆沒再言語，因爲百丈坪上的惡戰已進入白熱化，沙漠之虎手中四尺來長的虎頭狼牙棒，被卓不羣先後削中三刀，剩下來的尚不足三尺，三十六支狼牙，亦所餘不多，勝負之局已略見端倪。

「卓不羣，明年此日，就是你的忌辰了！」

殷耀民覷中一個機會，揮棒砸向半面人的左肩，卓不羣警覺時已經躲不過，當下一面緊咬鋼牙，準備承受，一面掄着銀刀，反向硬要命握棒的右手砍下去。

二人用的都是險中求勝的拚命打法，都以爲對方會知難而退，結果都沒有退，硬碰硬的撞上了。

通—硬要命首先擊中卓不羣的左肩，當場被狼牙刺戮出三個血窟窿，一條膀臂幾乎要被卸下來，痛得他混身顫抖，搖搖欲墜。

沙漠之虎付出的代價更大，一隻右臂被齊腕削斷，人也歪歪斜斜的退出去好幾步。

「上呀！」

「殺呀！」

三名徒衆，同聲吼叫，同時撲出，從三個不同的方向，同時攻向快刀聖手卓不羣。

半面人的左肩傷不在輕，同時對付三個人簡直是不可能的事，眼看情勢危殆，命在旦夕。

馬雲飛急人之急，瀉落塲中。

紅玫瑰更快，人在半空中，兩枚「玫瑰釘」便已閃電出手，兩聲哀鳴，兩條命，正中咽喉要害，雙雙倒地了帳。

僅僅還剩下一個青衣大漢，早已嚇破了胆，呆呆地僵在原地，既不敢進，也不敢退。

半面人卓不羣封住左肩血脈，使其不再疼痛，對紅玫瑰道：「姑娘果然是金字招牌，信用卓著，老夫那一萬兩銀子沒白花。」

紅玫瑰手指着那青衣大漢，道：「閣下過獎了，這是殺手應盡的本份，這裏還有一位朋友，可要本姑娘代爲料理？」

「好，幹掉他！」

「先拿銀子，後殺人！」

半面人來不及答話取很子，沙漠之虎殷耀民搶先說道：「紅玫瑰，老夫願出高價買卓不羣的命。」

鐵胆羅刹道：「出多少？」

「一萬兩。」

「太少，不幹！」

「老夫的兩名屬下才——」

「半面人的命比他們值錢！」

「那妳要多少？」

「此時情形特殊，非三萬莫辦。」

「這太離譜了。」

「你可以拒絕。」

「好，老子答應妳。」

「拿銀子來。」

「拿命來！」

最後一句話係出自半面人卓不羣之口，硬要命的左手正探入懷取銀票，半面人手起刀落，已及時將他的人頭砍下來。

然後，探手入懷，一陣摸索，狗屁，沙漠之虎殷耀民只有百十來兩碎銀子，那來的大把銀票，揚腿踢了他一脚，半面人恨聲罵道：「老混蛋，死到臨頭你還玩陰使詐，眞是惡性不改！」

青衣大漢嚇得魂不附體，三十六計，走爲上策，半面人一個不留神，他便夾着尾巴溜下百丈坪去了。

沙漠之虎玩陰使詐，紅玫瑰大為惱火，眼見百丈坪上已無生意可做，瞄了馬雲飛一眼，道：「豆腐，沒得熱鬧可看了，該走了吧？」

豆腐大俠略一沉吟，道：「姑娘請便，在下還有幾句話想跟卓老談一談。」

振臂彈身，紅玫瑰如飛而去，馬雲飛轉對半面人道：「卓前輩，目前大仇已報，今後不知作何打算？」

半面人卓不羣凝視着血淋淋的銀刀，聲沉語重的道：「還沒有完，只能說報了一半仇，消了一半恨，何況還有債主沒上門，還不是為未來作打算的最佳時機。」

馬雲飛字斟句酌的道：「忍一分春風化雨，讓一步海闊天空，何不及時回頭，放下——」

他本想說「放下屠刀」，臨時覺得欠妥，又嚥了回去。

快刀聖手卓不羣已經聽出了他的語意，慨然一歎道：「放下屠刀，談何容易，你饒得了別人，別人也不見得肯饒你，果眞有一天能仇斷恨了，老夫倒想遁跡海上，覓一無人孤島，老死不與人往來，終此殘生。」

語音一頓，繼又說道：「馬少俠，老夫忽然想到一事，可否麻煩小友跑一趟青石鎮？」

「幹嘛？」

「想請小友叫巧兒來一趟百丈坪。」

「前輩不是一直在避着她嗎？」

「不知怎地，臨時渴望見她一面。」

「這樣豈不要揭穿你自己的身份？」

「老夫還是不會告訴她實情，只是見她一面而已。」

「你們的關係，在下該如何說？」

「就說是她爹的生前老友即可。」

「來去費時，何不同往青石鎮客棧相晤？」

「卓某怕已走不了。」

「走不了？這——？」

話還未說完，已覺出氣氛不對，身旁袂聲一掠，紫衣少女趙婷婷已飄然而至，一照面就怒氣沖天的道：「不錯，姓卓的老魔頭走不了啦。」

豆腐大俠馬雲飛愕然一楞，道：「趙姑娘可是來尋仇的？」

紫衣少女趙婷婷殺機滿面，聲音冷得像冰：「你這是明知故問。」

馬雲飛心裏叫苦，設詞緩頰道：「趙姑娘，江湖上的規矩，攻前不攻後，打醒不打睡，殺人不殺傷，卓前輩左肩受創，要打架也得等卓老肩傷瘉痊之後。」

趙婷婷玉面一寒，道：「馬豆腐，你要攪清楚，這是尋仇，不是打架，沒有規則可言！」

「起碼得給他一點時間，跑一趟青石鎮，讓他們父女見一面。」

「先父屍骨已寒，姑奶奶到那裏去見面？」

「死者已矣，活的人——」

「活的人早該死了！」

「趙姑娘，這件事卓老固然有錯，但事出無奈，受人脅迫，元兇乃是硬要命，且已伏屍受誅，盼姑娘能適可而止。」

「馬豆腐，這兒沒有你的事，到一邊涼快去。」

「趙姑娘，在下純出一片善意。」

「閉上你的咀，誰不知道你跟巧兒正打得火熱。」

「銀刀十分霸道，可碎金斷玉，馬某也是為姑娘好，別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心！」

「你的好心，早被狗吃了，滾！滾！滾！」

這丫頭好兇，盛怒之下，什麽話也聽不進去，長劍早已亮出，三聲滾，三招快攻，硬將馬雲飛逼退三四步，也懶得跟半面人浪費唇舌，掉轉劍尖便幹上了。

果然不是弱者，攻守有序，進退自如，劍氣吞吐，挾風帶雷，一霎時便佈下一道三丈方圓的劍幕，將半面人卓不羣死死罩住。

劍幕之中，銀虹閃爍，快刀聖手已展開反擊，同時急聲說道：「請少俠即刻動身去青石鎮吧。」

馬雲飛道：「刀劍無眼，請前輩千萬留神，別再鑄成大錯。」

「老夫理得，銀刀之下不收趙丫頭的鬼魂。」

「卓前輩自己也要當心。」

「短時間她還奈何不了我老人家。」

「最好擺脫糾纏，逕赴青石鎮。」

「老夫會設法脫身，咱們在半路上見吧。」

「好，請趙姑娘高抬貴手，咱們稍後再見。」

趙婷婷含恨報復，猛攻猛殺，事情急如燃眉，馬雲飛深恐一步遲延，誤了大事，是以一路狂奔疾飛，一口氣闖進了青石鎮，闖進了客棧，闖進了巧兒所住的那間客房。

怪哉，房內有燈，却沒看見巧兒的影子。

回到自己房裏一看，依然空無一人。三更半夜的，她會跑到那兒去，又不便大聲呼喚，瞥見一個小跨院裏有燈光外洩，當即舉步而入。

跨院內共是一明兩暗三間屋子，明間的堂屋點着燈，霹靂嬌娃白梅就坐在靠門邊的一張椅子上。

馬雲飛以異乎尋常的語氣說道：「白姑娘怎麽還沒有睡？」

白梅嬌滴滴的一笑，語多譏諷：「喲，今天是怎麽了，這樣客氣，是不是吃錯藥了。」

馬雲飛吁了一口氣，道：「別開玩笑，我是來找人的，巧兒在不在這兒？」

「有什麽事呀，深更半夜的，可不能亂來，人家可是花不溜丢的大閨女。」

「哎呀，妳在胡說些什麽，我找她有急事。」

其實，巧兒就在她屋裏，是白梅示意她別出聲，故意拿馬豆腐窮開心，巧兒一聽馬雲飛說有急事，那還能忍心再躲着不出面，急忙挺身而出，柔情似水的道：「馬大哥，人家半夜起來，見你不在屋裏，以為發生了意外，急得不得了，後來見梅姐從外面回來，才知道你在百丈坪上看熱鬧，所以我們姐妹倆就在她房裏泖上了，到底有什麽急事？請馬大哥快說！」

百丈坪上殺機重重，留着活命的人不過半面人，紅玫瑰、趙婷婷，以及那個硬

要命的手下青衣人而已，白梅怎會曉得自己在那裏看熱鬧，莫非霹靂嬌娃當眞就是鐵胆羅剎的化身？

馬雲飛沒有時間追問，也不想追問，因為白梅絕對不會親口說出來，道：「巧兒，有一個人，是妳爹的老朋友，想見妳一面。」

巧兒聽得一楞，道：「是誰呀，在那兒？」

馬雲飛道：「三言兩語也說不清楚，在路上再慢慢的談，他在百丈坪上，也可能正在來青石鎮的途中。」

白梅道：「嗯，巧妹妹是該去見一面，我陪妳去。」

馬雲飛甚覺詫異，揚目瞟了白梅一眼，三人不再多言，立即啓程上路。

× × ×

天山神尼是一位世外高人，功參造化，學究天人，所造就出來的徒弟的確高人一等，如非她江湖閱歷尚淺，實戰經驗不足，卓不羣傷肩之下，可能早已出醜。

就在馬雲飛去後不久，卓不羣急於要見女兒一面，又不想傷害趙婷婷的性命，採用的是游鬥方法，一面封架拆招，一面朝百丈坪下跑。

趙婷婷的想法做法却大相逕庭，存心血債血還，狠拚狠攻，每一招一式都是殺着，每一時一刻都在想取半面人的性命，故而打來甚是慘烈驚險，卓不羣且戰且退，始終無法擺脫紫衣少女，交手近百合，也僅僅才到達百丈坪下的官道上。

「趙姑娘，請容我見巧兒一面，咱們回頭再戰。」

「不行，不見你的人頭落地，趙婷婷絕不善罷甘休！」

猛地，「春雷乍鳴」、「風雲色變」、「江河倒瀉」，三招快攻連成一氣，往半面人上、中、下三盤致命要害處招呼，耀眼的劍光一波接着一波，剛猛的劍氣一招緊似一招，只聽噗！噗！兩聲，半面人的衣襟少了一片，草笠也削去半個。

「看打！」

半面人脫下草笠，揚起一蓬砂土，這就是閱歷經驗的結晶，趙婷婷起先以為是什麽歹毒暗器，縱身閃向一旁，及見是漫天砂土，又擋住了視綫，當她揮袖掃落時，半面人已在十丈開外。

一絲喜悅方自卓不羣心底升起，耳畔又傳來一聲暴喝。

「站住！」

不是趙婷婷，是冷面閻君雷霸天。

接着，那個紫面老頭張壇主等數十人，也從四下裏蜂湧而上，一眨眼的工夫便將快刀聖手圍了個水洩不通。

仇人見面，分外眼紅，卓不羣劇烈的抖動一下手中銀刀，咬牙切齒的道：「雷霸天，你來的正是時候，老夫正愁找你不到。」

雷霸天哇呀呀的吼了一聲，道：「半面人，你殺了本寨寨主的兒子兒媳，又串通何三清，盜走銀刀，不遠走高飛，還敢找你家雷爺爺？」

仇恨之火在燃燒，卓不羣早已忘記女兒很快就會和他見面，半張臉脹得通紅，獨眼内幾乎要噴出火來，恨聲說道：「老狗，你看清楚老夫是誰？」

「你——你是卓不羣？」

「雷霸天，你應該記得，老夫的另外半張臉，當年就是被你用銀刀削掉的。」

雷霸天道：「那是你跟本寨主爭奪銀刀的結果。」

「銀刀卓某本來就有一半。」

「眞是做夢，閑話一句，你不該太認眞。」

「雷霸天，你不但食言而肥，還想殺人滅口，你兒子的那一條命，等於是斷送在你自己手中，怪不得誰！」

「卓不羣，殺人償命，本寨主今天非把你碎屍萬段，剉骨揚灰不可。」

刷！刷！半面人卓不羣全力揮出兩刀，厲色喝道：「當年你仗着人多，又有銀刀在手，復趁老夫與那硬要命久戰負創之下，被你檢了便宜，現在老夫也有銀刀在握，卓某今夜要拿你的腦袋當夜壺！」

雷霸天不甘示弱，雙鐧直逼半面人心胸死穴，拉開嗓門吼叫道：「今天你也好不了多少，硬要命廢了你的一條膀臂，趙婷婷耗去你不少精力，照樣要你血染黃沙，命歸九幽。」

趙婷婷截住雷霸天的話，道：「原來雷寨主在暗中窺伺已久，專門檢便宜！」

冷面閻君雷霸天冷笑一聲，道：「女娃兒懂什麽，兵不厭詐，一邊歇着吧，卓不羣這一條狗命，交本寨主來料理吧。」

趙婷婷怒眉雙挑，吐字如刀：「對不起，姑娘我的血仇未報，還輪不到你。」

「老夫殺了他也一樣！」

「本姑娘要手刃親仇！」

「本寨主不答應，卓不羣的這條命，老子要定了。」

「姑奶奶也不退讓，任何人也阻擋不了我趙婷婷！」

南轅北轍，互不相讓，聽得半面人好不惱火，像發狂似的，揮舞着銀刀，猛砍猛斬，聲音更是刺耳難聽，有如夜鷹嘶鳴：「你們兩個老夫都要了！」

尾音拖的特別長，在長長的尾音中，卓不羣的銀刀已是十二個來回，刀刀不離雷霸天、趙婷婷的左右。

雷霸天是個老狐狸，表面上是爭着要殺卓不羣，骨子裏却是深恐銀刀被趙婷婷奪去，眼見趙婷婷仍不肯退走，不禁激起了他的萬丈殺機，道：「張壇主，把這個女娃兒拖下去，幹掉！」

「是，總瓢把子！」

紫面老頭張壇主立刻在卓不羣與趙婷婷之間佈下一道人牆，硬將紫衣少女隔離開去。

趙婷婷氣得柳眉倒豎，杏眼圓睜的道：「你們想給卓不羣墊棺材底就死吧！」

不管三七二十一，立即展開一場瘋狂的殺戮，見人殺人，遇招拆招，似怒獅，如狂龍，十幾名黑風寨的高手，居然困她不住，不一時便被她連傷數人。

打從雷霸天出現的那一刻起，卓不羣的怒火就一直在上升，銀刀也一直不曾停過，復仇的火使他無法冷靜，其鋒銳不可當，完全是拚命的打法，儘管雷霸天領袖綠林，是一等一的好手，面對這樣一個瘋子，也不免胆戰心驚，交手迄今，守多於攻，退多於進。

雷霸天不甘屈居劣勢，大聲嚷嚷道：

「兔崽子，你們他媽的發什麼楞，上呀，今天不講武林道義，沒有江湖規矩，不論付出多少代價，一定要奪回銀刀，殺掉半面人！」

冷面閻君一向令出如山，他這兒話甫出口，衆高手早已將包圍圈縮緊，從四面八方攻上來。

「殺！殺！殺！」

這眞是一夫拚命，萬夫莫敵，見一個殺一個，見一對殺一雙，卓不羣不是在打混戰，也不是在追殺黑風寨的高手，而是在開路，在砍殺爲雷霸天當替死鬼，擋住他去路的人。

刀劍不知道斷了多少？

鮮血不知道流了多少？

人也不知道死傷多少？

半面人卓不羣殺出一條血路，又跟冷面閻君雷霸天幹上了。

銀刀的光芒已經變成血紅的顏色，沒有準備動作，沒有虛招佯攻，不是砍頭，就是斬臂，雷霸天的一雙鐵鐧不知被削中了多少次，這時剩下來的還不到兩尺。

黑風寨主始終處於挨打的地位，不是不想還擊，是半面人心狠刀快，找不到還手的機會。

「找死！」

後面有人攻來，卓不羣頭也沒回，反手一刀便將一個黑臉膛的漢子送上西天。

「老小子，納命來！」

雷霸天終於找到了機會，一鐧貫頂而下。

嗆！卓不羣好快的反應，好快的刀，血光上衝，立奏奇功，雷霸天的左手被斬掉半個手掌，鐵鐧掠頂飛過，正巧打中一個上前援手的弟兄，當場腦袋開花，踏上黃泉路。

但是，卓不羣的損失也不輕，雷霸天的右鐧乘虛而入，在半面人小腹上刺下一個血窟窿，整支鐵鐧從前腹穿透至後心。

嗨！的一聲，半面人的骨頭好硬，身子側轉，硬是將鐵鐧絞住，雷霸天想拔也拔不出來，高舉銀刀，照準黑風寨主的頭顱砍下來。

「老子跟你拚了！」

在這種情形之下，雷霸天也早已失去理智，身子一歪，抬起左手，握住半個拳頭，通！像鐵錘一樣，打進半面人的心窩裏去了。

刷！銀刀亦及時砍下，雷霸天側身避過頭顱，左肩被削掉一半。

好殘酷的搏鬥，血淋淋的爭戰，雷霸天鐵鐧也不要了，奪過銀刀，抽回左手，連再添一刀的力氣都沒有了，向後踉蹌了幾步，終於不支栽坐下去。

幸好雷霸天的左掌已斷，要是順手再在半面人胸腔裏抓上幾把，說不定會把卓不羣的心都掏出來，儘管如此，亦已是奄奄一息，倒臥血泊中。

「殺了他！殺了他！」

雷霸天坐在地上下命令。

却沒有一個人敢動手，因爲鬼面俠從天而降，就站在快刀聖手卓不羣的一旁。

鬼面俠與紅玫瑰，是兇神，更是死神，大家皆驚若木鷄，跟趙婷婷動手的已死傷過半，活着的人也一齊停了下來。

向前跨了三步，鬼面俠伸手摸住面具，預備隨時取下來，陰森森的聲音說道：「雷霸天，本俠早先已經告訴你，買你命的是何三清，價錢不算頂好，一萬兩還不足，有什麼遺言後事，你可以交代一下貴寨的朋友們。」

雷霸天仍圖作最後的掙扎，聲急如暴雨：「快上呀，攔住他，斃了他，誰要是殺了鬼面俠，老夫的金交椅與誰共享。」

「哼，你已經沒有金交椅，只有斷頭台，你被捕了！」

這話並非出自鬼面俠之口，而是保定府的總捕頭鐵捕王剛說的，此人身手矯健，說話一半時已將雷霸天扣在手中，取得銀刀。

「這些人都是十惡不赦之徒，通統給我拿下。」

王捕頭這話等於白說，早在他現身之初，鬼面俠、趙婷婷等人便一哄而散，附近田野不是高粱，便是玉米，捕快們追趕一陣工夫，也僅僅逮回幾個受傷的人來。

而半面人適在此時昏死過去了。

爲民除害　殺奸鋤惡

雷霸天是條大魚，是官府通緝有案的江洋大盜，王剛得意非凡，押着人犯，連夜望北而去。

鐵捕王剛等人去後不久，馬雲飛、白梅與巧兒始姍姍來遲。

官道上除了死人，豆腐大俠吃了一驚，心中暗忖道：「莫不是天絕巧妹，竟連給他們父女見最後一面的機會都不肯！」

找到卓不羣，輕輕地推一推，道：「前輩醒醒，醒醒，巧兒來了。」

不知是卓不羣尚未氣絕，還是父女連心，有所感應，馬豆腐連叫了三次，突告悠悠甦醒過來。睜開一隻失神的眸子，望着巧兒，有氣無力的道：「孩子，妳過來一下。」

卓不羣只有半張臉，胸腹之間又被雷霸天開了兩個洞，全身血肉模糊，慘不忍睹，巧兒怯生生的向前走了幾步，便停下來。

還是霹靂嬌娃胆大，拉着她蹲下來，馬雲飛及時將他們父女的手連接在一起。

不知是什麼原因，使卓不羣臨時改變了主意，緊握着女兒的手，道：「孩子，妳知道我老人家是誰嗎？」

巧兒道：「聽馬大哥說，是我爹生前的一位好朋友。」

卓不羣道：「巧兒，事實上我正是妳死去的爹。」

巧兒驚得尖叫起來，道：「什麼？是我死去的爹，這……這怎麼可能，怎麼可能嘛。」

卓不羣道：「孩子，用不到吃驚，這是鐵的事實，詳細的情形問你馬大哥就明白了。」

馬雲飛忙以最快的速度，最簡短的話語，將事情的經過說了個大概。直聽得巧兒珠淚縱橫，哭叫了一聲：「爹！」以下的話便哽住了，再也說不出來。

促進卓不羣改變心意的原因，大概就是爲了這一聲爹，滿意而又慈祥的笑笑，從身上取出兩萬兩銀票，交給巧兒，氣息

微弱的道：「孩子，爹對不起妳，使妳受苦受辱，這一點銀子算是給妳的嫁粧，希望馬少俠能夠好好的待妳。」

馬雲飛忙趨前說道：「前輩，是誰傷了你的？可是那趙婷婷？這一大堆屍首好像都是黑風寨的人，怎麼沒見雷霸天？」

卓不羣傷重要害，全憑欲見女兒一面的意志力在支撐着，此刻已瀕油盡燈乾之境，大家必須將耳朶貼在他嘴唇附近才能聽清楚：「不是趙姑娘，是王捕頭，老賊已被捕，絕無生理，爲父的所有仇仇恨恨也該到終結，切記，切記！」

言來斷斷續續，費時甚久，說完最後一個字，也嚥下最後一口氣。

「爹！」巧兒伏屍慟哭，痛不欲生。

別看霹靂嬌娃平常潑辣刁蠻，却是個道地的性情中人，陪着卓巧兒直淌眼淚。

還是馬雲飛勸說了好一陣，天亮之後，巧兒才止住悲傷，道：「馬大哥，梅姐，我想先將爹安葬在此，以後再選一個日子，移葬泰安祖墳，不知可使得？」

白梅道：「當然使得——」

話才說了一半，青石鎭的方向，有四個莊稼漢，抬着一口棺材，正朝這邊行來，馬雲飛忙道：「四位老鄉辛苦了，這口棺材可是要賣的？」

其中一人說道：「是一位叫鬼面俠的人買下的，叫我們交給一個叫什麼豆腐的人。」

另一人補充道：「是叫馬豆腐。」

豆腐大俠道：「我就是馬豆腐，放下來吧，請到百丈坪下，找一處風水好的地方，做一個墓，需要多少銀子，我照付就是。」

早先發話的那人道：「不要了，那位鬼面俠全付過了，還有壽衣墓碑呢。」

放下棺木，裏面果然還有壽衣、墓碑、香燭、錫箔、瓜菓祭品等，鬼面俠設想週到，頓使馬雲飛、巧兒感激不已。

穿好壽衣，入棺安殮，大夥兒將棺木移入墓穴，做好墳丘，豎起墓碑時，已是午正前後。

巧兒含悲帶淚的擺好瓜菓祭品，燃香膜拜，正在焚燒金紙錫箔，忽見保定府的總捕頭鐵捕王剛，帶領着十二名捕快，浩浩蕩蕩的朝這邊行來，馬飛雲不由一怔，道：「王捕頭可是來給黑風寨的人埋骨收屍，這可是功德無量的善行。」

王剛鐵青着臉，冷聲說道：「這些事有地保來辦，用不到老夫勞神，本捕頭是專程爲你馬雲飛而來。」

「爲我？有何見敎？」

「想請你去一趟保定府。」

「聽王總口氣，似乎想逮捕在下？」

「正是這個意思。」

「什麼罪狀？」

「因爲你是鬼面俠的業務代理人。」

「在下只是代理他的業務，但並未殺人。」

「我們知府大人認爲，殺手的業務就是殺人，應與鬼面俠同罪。」

「可是，馬某剛剛開張，並未開始營業。」

「開張就够了，營不營業都一樣。」

「這是欲加之罪，在下不能同意。」

「有什麼話你可以當面向知府大人講，除非——」

「除非怎樣？」

「除非鬼面俠親自出面頂替，不然你的麻煩永遠洗不清。」

「馬某根本沒有麻煩，用不到洗。」

「青石鎭連日來鬧出十幾條人命，這就是罪證。」

「這是雷霸天與硬要命他們興風作浪的結果。」

「據調查顯示，鬼面俠、紅玫瑰也有份。」

「那是鬼面俠自己的個人行爲。」

「你這個代理人要負連帶責任。」

「王捕頭，你到底想怎麼樣？」

「王某說過，請你去一趟保定府。」

「假如在下不去呢？」

「這可由不得你，知府大人有令，倘若胆敢拒捕，本捕頭有權就地格殺。」

鐵捕王剛可不是空言唬人，話落手一揮，十二名捕快一齊亮出了傢伙！立刻將馬雲飛團團圍住，一個個張牙舞爪，飛揚跋扈的樣子，看那情勢，只要豆腐大俠馬雲飛不肯就範，有一絲一毫反抗的意圖，馬上就會一湧而上，動起手來。

秀才遇上兵，有禮講不清，馬雲飛處境大險，情勢大爲緊張起來，巧兒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代爲分辯道：「王大人，一定是你誤聽人言，事實上我馬大哥是一個大好人，從來不與人爭名爭利，更不會與人鬥狠鬥辣，青石鎭的人命跟他一點關係也沒有。」

鐵捕王剛面無表情的道：「江湖上多的是僞善行惡，掛羊頭賣狗肉的惡棍。」

巧兒的眼淚都掉下來：「我馬大哥絕不是這樣的人，最喜歡扶弱濟困，也最是古道熱腸，這那像是惡棍，請王大人高抬貴手，放他一馬。」

王剛的話冷得像冰，硬得像鐵：「辦不到！」

白梅和馬雲飛之間的恩恩怨怨，始終糾纏不清，正好給她逮住一個報復的機會，猛敲邊鼓：「濁者自濁，清者自清，馬豆腐，你要是沒有幹那殺人的勾當，相信知府大人會還你清白的，如若賴着不去，王大人自然會更加疑竇叢生。」

馬雲飛氣得直跳脚，怒道：「白梅，妳——」

霹靂嬌娃白梅截斷他的話，道：「再說，成天在妓院賭場鬼混，難免日久生厭，換個環境，嚐嚐鐵窗風味，對你馬豆腐來說也可以增加一項人生的體驗。」

馬雲飛怒氣冲天的道：「白梅，妳少幸災樂禍，誰不知道妳與紅玫瑰關係密切，說不定就是鐵胆羅刹本人的化身。」

他存心搧風點火，王剛馬上有了反應，轉對白梅道：「妳自己說，跟女殺手紅玫瑰是什麼關係？」

白梅瞪眼粗聲道：「毫無關係。」

「不是紅玫瑰的業務代理人？」

「姑娘，我根本就不認識紅玫瑰這個人。」

「來青石鎭作甚？」

「玩。」

「這兩天都在作何消遣？」

「身體不舒服，一直窩在客棧裏歇着，不信，王捕頭可以向店東夥計求證。」

「哼，諒你也不敢虛言誑騙，日後要是被本捕頭查出妳說了謊，或是有什麼把柄落在我的手裏，一定立即逮捕，絕不寬貸。」

一扭頭，又對豆腐大俠道：「馬雲飛，你是自動跟着走？還是要人抬着走？」

王剛在六扇門中，是數一數二的好手，又有十二名捕快助威，馬雲飛自忖脫身不易，心念三轉後，聳聳雙肩，極其爽俐洒脫的道：「好吧，山珍海味早就吃膩了，換一口牢飯，可也不賴，起碼管吃管住，再也不必担心付不起銀子時，別人會剝衣服。」

當眞在衆捕快的簇擁下，寫意的朝卓巧兒招招手，離開百丈坪，奔向保定府。

× × ×

馬雲飛就是馬雲飛，提得起，放得下，身爲囚犯，依然談笑自如，當他們一行十四人到達保定府時已是黃昏時份，保定知府余如德早巳退堂，鉄捕王剛只好將他暫時收押，打入牢房。

這一座監獄，一共只有六間牢房，却有四間是空的，馬雲飛斜對面的那一位仁兄，正在蒙頭大睡，看不清年貌模樣。

看看自己的房子，有床有椅有桌，打掃的乾乾淨淨，設非眼前有一排鐵栅阻隔，與一般的旅店也差不了多少，馬雲飛心下稍稍一安，脫口就說：「看起來還挺不錯的。」

鉄捕王剛皮笑肉不笑的道：「當然不錯，是我們余大人法外施仁，特別將你安置在本府最好的牢房裏，希望你能有以同報。」

「同報什麼？」

「協助本府，活捉鬼面俠。」

馬雲飛在心裏冷笑一聲，沒正面答理他，朝四下裏望望，拍打一下床鋪，順勢一屁股坐下去，答非所問的道：「嗯，想不到監牢會這麼的清靜，謝了，如果時間不太長的話，在下倒情願小住數日，養養神。」

王剛轉身而出，「噹啷」一聲，關上鐵門，還下了鎖，威風十足的道：「馬雲飛，這恐怕不是三天兩日的事，假如你交代不清，或者鬼面俠不肯出面投案的話，你可能會一直被關下去。」

豆腐大俠倒很豁達，嬉皮笑臉的道：「既來之，則安之，多關幾天也沒有什麼大不了，但請別忘了在下的晚餐，最好外加一壺酒。」

王剛冷笑連聲，沒說話，掉頭就走。另一名捕快却老大不高興的道：「馬豆腐，你倒想得美，牢飯只是鹽水泡飯，想喝酒？哼，連馬尿也沒有。」

馬雲飛可不吃這一套，衝着二人遠去的背影猛吼：「去告訴你們知府大人，他無故抓人，陷人入罪，除非招待週到，小心我到皇帝老子那兒去告他的狀。」

身在牢獄，洒脫依舊，王剛等二人甫出牢門，便躺下去睡了。

這小子還眞絕，在眼前這樣的情況下，居然能睡得着，不久便傳出鼾聲，當眞進入夢鄉。

也不知過了多久，朦朧中聽到有人將牢門打開了，隨後便聞到一股濃濃的酒香肉味。

馬雲飛起先以爲是在作夢，但睜開眼來一看，牢房巳掌上了燈，眞的擺滿了一桌子的佳餚美酒，而送飯的人不是別個，正是與王剛一起離去的那名捕快。

馬雲飛正餓着，不問青紅皂白，猛扒了幾口菜，灌了大半壺酒後，才有了說話的精神，道：「是余大人開了竅？或是王捕頭想拍我馬雲飛的馬屁？像這樣的伙食多住幾日亦無妨。」

捕快微笑道：「余如德是有名的貪官酷吏，王剛也不是個好東西，肯賞你一碗鹽水飯就不錯了。」

「那這美酒佳餚是從那兒來的？」

「是在下孝敬你馬爺的。」

「你？」

「是本俠！」

馬雲飛恍然大悟的道：「哦，原來是鬼面俠大哥，好高明的易容術，如非你自己點破，任誰也識不破。」

鬼面俠穩穩坐在椅子上，正容說道：「豆腐，你忘了，本俠另外還有一個綽號叫千面人，易容術不精，如何能做一個成功的殺手。」

「那名捕快呢？」

「那小子三兩天之內，不可能再來上班。」

「外面還有警衛呢，小心。」

「無妨，巳被本俠支開了。」

「鬼面俠兄是何時到達保定的？」

「比你也早不了多少。」

「有事？」

「是有幾件重要的事，需要本俠親自來辦。」

「小弟願聞其詳。」

「第一：何三清買下了雷霸天的命，本俠尚未完成任務，不能砸了自己的金招牌。」

「雷霸天聽說巳經被捕了。」

「沒錯，也關在保定府的大牢裏。」

「可曾找着？」

「本俠正在找，半路上遇見那名送鹽水飯的捕快，知老弟亦作了階下囚，所以轉來此地。」

「謝謝鬼面俠兄的盛情，卓老的後事，全仗兄台大力，巧兒尤其感念無巳。」

「那裏，些微小事，不足掛齒，本俠以後仰仗老弟的地方還多得很。」

馬雲飛仍在繼續吃喝着，道：「第二又是什麼？」

「第二：本俠爲金劍、銀刀而來。」

馬雲飛道：「對了，金劍當初就被王剛得去的。」

鬼面俠道：「現在，銀刀同樣也落在他的手中。」

「好極了，奇俠配寶刃，可謂相得益彰。」

「本俠只是想查清楚它的下落，並無佔有之心。」

「第三？」

鬼面俠道：「有人買下了保定知府余如德的命。」

「什麼？知府大人余如德的命也有人敢買？」

「余如德貪贓枉法，天怒人怨，此乃意料中事。」

「是那一位買下來的？」

「一羣受盡壓搾欺侮的善良百姓。」

「余知府官大財大勢大，價錢一定很高？」

「本俠僅收了一個銅板，所以無法分你佣金紅利。」

「什麼話，兄台在替天行道，只是保定府必然戒備森嚴，可能不易得手。」

「生意旣巳接下，只許成功，不許失敗！」

「第四？」

「沒有第四。」

「鬼面俠兄不打算放小弟出去？」

「本俠希望你勉爲其難，暫時再做幾天階下囚。」

「這是爲何？」

「近水樓台，也許，老弟能够帮得上忙。」

「小弟身在獄中，如何帮忙？」

「本俠自有安排，事情很快就會有變化。」

「假如餐餐有佳釀美味，馬某倒不反對。」

「本俠當盡力而爲。」

「你自己又作何打算？」

「自然是繼續扮演這名捕快。」

「這法子不賴，余如德做夢也想不到會窩裏反。」

鬼面俠欲語未語，斜對面的牢房裏，那位睡大覺的仁兄這時破口叫罵道：「他媽的，你們簡直狗眼看人低，將馬豆腐當成老子，却把我雷霸天當成孫子。」

馬雲飛聞言大驚失色，端着半杯酒停在空中，小聲道：「這眞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原來與這老小子比鄰而居。」

鬼面俠噤聲道：「找到姓雷的就好辦，也免得浪費太多精力。」

「聽你的口氣，似乎現在還不準備下手？」

「本俠此刻身份不同，有所不便。」

「你不怕夜長夢多！」

「籠中之鳥，他插翅難飛。」

雷霸天見久無動靜，罵得更兇更難聽：「喂喂，保定府的牢崽子，你是聾子？啞子？活死人？沒有屁股？怎麼連半個響屁也不會放？」

鬼面俠只好衝過去，用脚踢着鐵門，大聲斥責：「雷霸天，你嚷嚷什麼，凡是關進保定府大牢的都是孫子。」

「孫子也好，老子也吧，爲啥子馬豆腐吃的是大魚大肉，我雷霸天却是鹹水泡飯？」

「那是因爲姓馬的立下大功。」

「什麼狗屁大功？」

「他招出了鬼面俠、紅玫瑰的秘密資料。」

「哼，貪生怕死，賣友求榮。」

「雷寨主若肯將三壇、九舵、七二堂口的秘密全部公開，我們知府大人同樣會給你特別待遇。」

「呸！」

一口濃痰，就是雷霸天的答覆，好準，直奔鬼面俠的面門，幸好躲得快，掠頂而過。

鬼面俠也懶得跟他嚕囌，待馬雲飛酒足飯飽後，收拾好東西，當即告辭而出。

馬雲飛也是同樣的心意，不跟雷霸天磨牙，倒頭呼呼大睡。

一宿無話，次日日上三竿時，馬豆腐仍自高臥未起，還是被兩名捕快，硬要他從熱被窩裏拉了起來，其中一人神氣八拉的喳呼道：「馬小子，別睡了，我們知府大人早巳升堂，要傳你問話。」

馬雲飛伸了一個懶腰，打了一個呵欠，順勢雙手一抖，便將兩名捕快甩掉，大模大樣的道：「叫他等一等，等馬某睡飽以後再問吧。」

又鑽進熱被窩，睡起回籠覺。

捕快一向作威作福慣了，幾時見過這樣的人犯，不由的火冒三丈，一齊揮拳撲打，那知，沒打着犯人不打緊，反而擂在木板床上，痛得呲牙咧嘴，鬼叫不已。

這一手，眞的惹火了兩名捕快，分從頭脚兩邊攻來，一人一手，揪住了被角，在揭被子的同時，另一隻手猛往馬雲飛身上招呼。

原以爲十拿九穩，定可狠狠的教訓他一頓，結果煮熟的鴨竟然飛了，被子是掀開了，下面却沒有人，正覺駭異間，馬雲飛從床下翻出來，落在被子上。

豆腐大俠是存心要他們好看，一落之勢，重逾千斤，兩手雙脚，一邊勾住一顆頭，馬雲飛曲身如弓，當他的屁股挨到床板時，捕快的兩顆頭也自然撞在一起了。

通！好大的力道，二人的額頭隆起一個饅頭大的疱，同時一觸即分，撞上身後的牆。

至此，二人心裏雪亮，憑自己的本事，再來個三個兩個，也不見得能制住這塊豆腐，而大人升堂已久，傳不到犯人，準會吃排頭。

硬的不成，只好來軟的，齊聲說道：「馬爺，吃人的嘴短，拿人的手短，小的們在衙門裏跑腿當差，爲的只是養家活口，你大人不記小人過，請高抬貴手，別再難爲小的們，到大堂上應個卯吧。」

馬雲飛聞言洋洋得意的道：「嗯，這還像幾句人話，帮馬某穿好衣服，就陪你們去一趟吧。」

這二人還眞聽話，帮着馬雲飛打水疊被，穿衣納履，諸事完畢後，豆腐大俠也沒再爲難他們，跟着兩名捕快，來到大堂之上。

余如德相貌堂堂，一表人才，僅三十出頭的年紀便當上了四品知府，坐在上面神氣活現的好不威風。

大堂側旁坐着一位刀筆師爺，鐵捕王剛就畢直的站在師爺的對面，二人的下首，各有十二名站堂的衙役，鬼面俠就是其中之一。

「威武——」

「威武——」

在一片堂威的喊聲中，馬雲飛跨步而入。

余如德星目一睜，打量了一下豆腐大俠馬雲飛，威嚴而又冷肅的說道：「你叫什麼名字？」

「馬雲飛。」

「那裏人氏？」

「代州。」

「幹什麼的？」

「沒有幹什麼。」

「胡說，你不是鬼面俠的業務代理人嗎？」

「代理只是客串，並非正業。」

「鬼面俠又是幹什麽的？」

「職業殺手。」

「他叫什麽名字？」

「不知道。」

「其年貌如何？」

「沒見過。」

「混帳，你是他的業務代理人，彼此交往密切，怎會不知道鬼面俠的姓名年貌的？」

「『無事不露相，露相必見紅，赫赫鬼面俠，一指定乾坤』，我要是能見到他的廬山眞面目，早就蹺辮子了。」

言來比手劃脚，唱做俱佳，余如德睹狀大爲震怒，猛地一拍驚堂木，大聲喝斥道：「大胆，這是保定府的大堂，不是野台戲的戲台，問啥答啥就是，不得裝模作樣。」

馬雲飛傲然卓立，乾脆閉口不言。

余知府目賽銅鈴，一瞬不瞬的凝視着他，道：「馬雲飛，你可知罪？」

「草民無罪！」

「與殺手同流，你還敢說無罪？」

「同流而不合汚，何罪之有？」

「見了本府不跪就有罪。」

馬雲飛道：「男兒膝下有黃金，無罪自然不跪！」

「大胆刁民，千面人胡作非爲，殺人無數，你與他乃一丘之貉，還不快跪下答話！」

余知府猛拍驚堂木，衆衙役如響斯應，立有兩人衝出來，扭住他的胳膊，壓住肩膀，欲強迫馬雲飛下跪。

可是，馬雲飛吃了稱鉈鐵了心，偏不下跪，雙臂齊張，兩腿微勾，只聽得大堂之上傳出兩聲「吱唷」，兩名衙役全倒下去了。

咆吼公堂，這還得了，余如德怒髮衝冠的道：「先給本府杖責一百。」

「是，大人！」

王剛應聲而出，命人將馬雲飛拿下杖責。

詎料，上去四名衙役，還是奈何不了他，反被豆腐大俠打倒在地，頗使知府大人面上無光。

不得已，王剛只好親自出馬，登時，保定府的大堂變成鬥場，刀光劍影，拳飛掌舞……

鬼面俠怕馬雲飛吃虧，忽生一計，道：「大人，他說他沒有罪，如果從他身上搜出什麽證據來，他就沒有話說了。」

余知府覺得此計甚善，喝令王剛等人退下，沉聲說道：「馬雲飛，你說你沒有罪，可願本府派人搜身？」

「搜身？搜什麽？」

「搜你的罪證。」

「馬某沒有犯罪，當然沒有罪證。」

「那你就更不應該拒絕。」

「假使找不到任何罪證？」

「本府保證當堂開釋。」

馬雲飛瞄了鬼面俠一眼，張開雙手，朗聲說道：「眞金不怕火煉，好，你們搜吧。」

鬼面俠的動作好快，不待任何人示意召喚，兀自衝上前去，探手伸入馬雲飛的口袋裏。

這事簡直匪夷所思，就好像在變魔術一像，馬雲飛的口袋裏，本來空無一物，鬼面俠却從裏面搜出一面金光閃閃的金牌來。

金牌的製作極爲精巧，一面是一個「令」字，另一面爲「代天巡狩」四字，分明是皇上御賜之物。

然而，豆腐大俠馬雲飛心裏雪亮，這東西絕對不是他的，他也不是欽差大人或密使。

惟一的解釋是，必然是鬼面俠在從中搗鬼。

而鬼面俠本人，十九應該才是眞正的欽差大人。

金牌出現之處如皇上親臨，保定知府余如德、韓師爺早已離座而起，忙不迭的與鐵捕王剛等人一齊仆跪在地，高呼：「吾皇萬歲萬萬歲！」

馬雲飛朝鬼面俠投去驚疑的一瞥，意思是說：「開什麽玩笑，我可不願意冒充欽差大人，也不會幹！」

鬼面俠淺淺一笑，眉目傳語：「勉爲其難，客串一次也蠻過癮的。」

衆人三呼萬歲後已相繼起身，鬼面俠將金牌交「還」馬雲飛，余知府重整衣冠後復以大禮參見，誠恐誠惶的道：「不知是欽差大人駕到，下官有眼不識泰山，諸多冒犯，望乞恕罪。」

馬雲飛淡淡一笑：「那裏，有道是：不知者不罪，要不是貴屬眼明手快，本座還不打算現在就現身。」

官場中人，最是勢利不過，余如德馬上嚴詞斥責鬼面俠，却被馬雲飛阻住了，道：「其實，也不能怪他，我看這位捕快挺精明幹練的，就暫時留在本座身邊聽差吧。」

他這樣做，自有其深意在，青樓賭場，豆腐大俠是識途老馬大行家，但欽差大人新官上任，却是道地的門外漢，必須將鬼面俠留在身邊，以應不時之急。

余如德自然立即滿口答應了下來，將馬雲飛請至內院花廳，待以上禮，奉爲貴賓。

鏤花紫檀描金椅，大紅地毯，滿壁的字畫，盡出名家手筆，一櫥架的古玩，莫不價值連城，連茶盤茶盅亦皆純銀打造，余如德的氣派的確不小。

馬雲飛啜了一口香茗，道：「余大人，看這一屋子的陳設，定然價值不菲，是祖上留下來的？還是別人孝敬的？」

這話稍嫌刻薄，余如德微一怔愕，強作歡顏的道：「都是家傳之物，實在也值不了幾文，馬大人如果不嫌棄，隨便挑，隨便選。」

馬雲飛道：「那裏，君子不奪人所愛，本座只不過隨便說說，幸勿當眞。」

鐵捕王剛好不容易找到一個說話的機會，道：「馬大人實在高明，居然跟紅玫瑰、鬼面俠建立起良好關係，一旦時機成熟，定可手到擒來。」

馬雲飛瞄了鬼面俠一眼，道：「本座的身份業已暴露，鬼面俠又精得像隻猴子，我們之間的關係恐將到此爲止。」

王剛急忙自責道：「全怪屬下鹵莽，

若非強將大人刼持來此，那紅玫瑰、鬼面俠定難逃出大人的手掌心。」

馬雲飛道：「這兩個人充其量不過是江湖上的一股逆流而已，不足爲患，王捕頭不必爲此耿耿於懷，本座此來的主要目的亦志不在此。」

余知府的神色一緊，道：「那馬大人此來的目的是——？」

馬雲飛神秘兮兮的，沉聲道：「另有公幹。」

他糊里糊塗的被抓進保定府監牢，又糊里糊塗的當上了欽差大人，根本不曉得欽差是來幹啥的，只好含混其詞的說另有公幹。

言者無心，聽者有意，余如德心裏面却七上八下的，頗爲忐忑不安。

這時候，花廳隔壁早已備好盛宴，余如德肅客入內，奉爲貴客，鐵捕王剛與鬼面俠、韓師爺，只有侍立一旁，提壺斟酒的份兒。

想豆腐大俠馬雲飛，不過是一個遊戲武林的江湖混混，如今搖身一變，竟然幹上了欽差大人，爲免底事穿帮，只得端足了架子，拿足了蹺，余知府跟王捕頭絲毫也不敢怠慢，着着實實好好的奉承他。

酒足飯飽後，由余如德親自送至一間專門招待貴賓的客室，畢恭畢敬的道：「請馬大人暫且在此歇歇，待處理一些亟辦公務後，下官自當再來請益。」

言吧，當即躬身退出。

馬雲飛目注他去遠後，終於忍不住笑出來，而且笑得前仰後合，眼淚直流，道：「眞好玩，想不到我馬雲飛時來運轉，也神氣起來了，連知府大人都被我攪得暈頭轉向，七葷八素的，好玩，好玩，實在好玩。」

說着，取出金牌，還給鬼面俠。

鬼面俠笑道：「既然好玩，就繼續玩下去吧。」

「不，好玩歸好玩，冒牌貨還是不幹爲妙，免得腦袋搬家。」

「不會的，本俠不說，誰也不知道你是假冒的。」

「可是，眞的假不了，假的眞不了，終究會有水落石出的一天。」

「老弟，其實你大可不必如此認眞，本俠也道道地地是個冒牌貨。」

「你也不是眞的欽差大人？」

「本俠從來不打誑語。」

「那金牌從何而來？」

「家傳之物。」

「我不懂。」

「以後你就會懂的。」

馬雲飛越聽越糊塗，本想窮根究底，問個一清二楚，鬼面俠却閃爍其詞，不肯正面作答。

這當兒，鐵捕王剛捧着一個大紅封套走進來，雙手呈給馬雲飛，道：「這是我們府台大人的一點心意，望乞笑納，以壯行色。」

馬雲飛，呆了一呆，說道：「這——這？」

武林中人最重然諾，拿人錢財，爲人消災，乃千古不易之理，馬雲飛知道殺手拿了人家的銀子要殺人，自己如果拿了余如德的錢却不知何以囘報。一時間進退失據，不知如何是好。

鬼面俠及時說道：「這是官場中的例規，請大人勿却。」

鐵捕王剛也猛拍馬屁：「是呀，京官出巡，慣例地方上皆妝點潤色，只要馬大人不嫌少，伺機在皇上面前多美言幾句，我們大人就感恩不盡了。」

禁不起王剛、鬼面俠的一再說項，這位牌的假欽差大人在不收受賄賂就要得罪的人的情況下，只好勉強收下來。

忽然想起一件事來，馬雲飛道：「王捕頭，如果本座沒有記錯，前不久在七星莊，紅玫瑰曾交給你一把金劍？」

鐵捕王剛馬上躬身說道：「是有這囘事。」

「劍呢？」

「當時調職在即，携來保定，已呈繳我們知府大人。」

「銀刀聽說也是落在你的手中？」

「是的，俱已繳交在案。」

「不知余大人是如何處理的？」

鐵捕王剛道：「今日一早，已派專人解送京都。」

「銀刀、金劍，珍貴異常，護送的人手够嗎？」

「知府大人已有令，稍後卑職將率衆追下去護送。」

「這樣，本座就放心了，王捕頭請便吧。」

送走王剛，打開封套，馬雲飛不禁看得目瞪口呆，脫口驚呼道：「乖乖，這狗官，好大的手筆，一出手，就是白銀十萬兩。」

鬼面俠笑道：「不多，這都是保定府的民脂民膏，百不及一，不要白不要。」

「對，不要白不要，咱們分了。」

「你留着自己用吧，省着點，够你樂乎好一陣子的。」

「算了，被你坑在保定府，那有欽差大人去逛窰子，上賭場的。」馬雲飛扮了一個鬼臉，滿面憤憤之色。

「別急，本俠保證，你在保定府待不久。」

「何敢如此肯定？」

「有欽差在保定府，余如德如芒刺在背，看他剛才的臉色，顯然懷疑你可能對他不利，必然會採取必要的行動。」

豆腐大俠作了一個殺頭的手勢，道：「會不會動刀子？」

「很難說，也許會，也許不會。」

「既然居心不良，何必要送紅包，拍馬屁？」

「這是官場的手段，想先穩住你。」

「銀刀、金劍又如何處理？」

「本來就是大內的東西，送走也就算了。」

又密商了一陣，彼此合計一下應變的良策，鬼面俠辭出安排解決雷霸天的時機路徑，豆腐大俠馬雲飛則關起房門來，佯裝午睡。

×　　×　　×

鬼面俠料事如神，由於馬「欽差」未將此行的目的交代清楚，致使余知府疑神疑鬼，以爲是自己的把柄落在他手裏，是衝着他來的，此刻，召來韓師爺與王捕頭，正在書房裏共商大計。

余如德憂心忡忡的道：「過去皇上派欽差出巡，事先必行文各地，以爲因應，此次這位馬大人却好似從天而降，透着古怪。」

韓師爺翻了一下三角環眼，隨聲附和道：「事情的確邪門的緊，這位馬欽差定是負有特殊秘密任務，而且目標顯然是指向大人，否則，不可能甘心被王捕頭抓來保定府，直至搜出金牌才抖出自己的身份來。」

余如德雙眉緊鎖，臉上的表情陰晴不定，道：「依師爺之見，姓馬的此行目的何在？」

韓師爺道：「一定負有特殊的秘密任務，已掌握了大人的很多不利證據，正在擴大搜集中，一旦時機成熟，就會採取行動。」

余知府轉對鐵捕王剛道：「本府想聽聽王捕頭的高見？」

鐵捕王剛躬身答道：「原則上屬下完全同意韓師爺的見解，另外還有一個奇怪的想法。」

「什麽想法？」

「屬下懷疑馬雲飛是否眞欽差。」

「王捕頭因何作此研判？」

「馬雲飛只是一個江湖混混，皇上不應該昏庸到派這樣一個人作欽差。」

「說下去。」

「主要的原因是他太年輕。」

「這不是關鍵，甘羅十二拜相，古有前例。」

「此人遊手好閑，成天存胭脂堆裏鬼混，不像是一個負有特殊使命的人。」

「花街柳巷是非多，消息也多，並不足以否定他身份的眞實性。」

韓師爺道：「姑不論他的欽差是眞是假，當務之急是，請大人從速決定如何對付這塊有骨頭的豆腐？」

余如德的眼珠子轉來轉去，道：「師爺可有萬全之計？」

「大人若想再觀察一下，靜待事情的發展，可以醇酒美色迷惑他，以大把的銀子籠絡他，然後再見機行事。」

「這多累人，不妥。」

「另一個法子，最是乾淨直接，幹掉他！」

「對，幹掉他，一了百了！」

鐵捕王剛錯愕了一下，道：「假使馬豆腐眞是欽差大人，事情一定會鬧大，請大人三思。」

余如德道：「就算是他眞的負有聖命，也是個獨脚欽差，旣無朝廷文書，亦無隨從護衛，可謂死無對證，神鬼不覺。」

「大人此言甚是，但不知道該如何下手？」

韓師爺的三角眼翻了兩下，道：「何妨投其所好，晚宴時在酒中下毒。」

余知府道：「這樣不好，萬一走露風聲，我們會脫不了身。」

鐵捕王剛道：「那就趁夜晚熟睡之時，派人賞他一刀好了。」

余如德沉聲道：「爲了避嫌，本府認爲姓馬的不能死在府衙之內。」

鐵捕王剛道：「這好辦，將他押到城外去解決也一樣。」

「最安全的做法是，我們的人應該完全置身事外。」

王剛道：「大人高明，咱們可以僱用地痞流氓。」

余如德道：「不必，眼前就有一個現成的。」

「大人是指雷霸天？」

「黑風寨主定可勝任愉快。」

「雷霸天乃是黑道上的總瓢把子，功力深厚，手段狠毒，對付一個馬雲飛應是游刃有餘。」

「那就去跟他談一談吧，王捕頭可以全權作主。」

「是，大人！」

王剛老早就是余如德的親信心腹，在濟南府得到金劍，馬上請調保定，前來投効邀功，聞言毫不遲疑，隨即告辭而出，進入牢房。

支開牢卒，甫至雷霸天監房前，冷面閻君已自搶先說道：「姓王的，可是要放你家雷爺爺出去？」

王剛道：「是有這個意思，但要看你的態度如何。」

雷霸天以爲王剛是在索賄，粗聲大氣的道：「說吧，你要多少？」

「雷寨主想左了，老夫是要你去殺一個人。」

「殺誰？」

「豆腐大俠馬雲飛。」

「聽牢崽子說，馬豆腐是欽差？」

「欽差也是一條命，無關緊要。」

雷霸天道：「這可不一樣，欽差的命奇貨可居。」

「雷寨主好像還有條件？」

「廢話！」

「你說說看。」

「首先，你應該將雷某人放出來。」

「當然，牢門不開，雷寨主如何執行任務。」

即說即做，王剛立將牢門打開，放出雷霸天，以示誠意。

雷霸天舒展一下筋骨，察看一下左肩上的傷勢，道：「王捕頭，你預備付多少銀子？」

「放你一條生路，難道還不够？」

「一條普通人的命，綽綽有餘，欽差大人則不足。」

「你要多少？」

「十萬兩。」

「雷霸天，你這是獅子大張嘴，鬼面俠、紅玫瑰殺人也不過才區區五千兩。」

「馬豆腐是欽差大人，而且雷某敢斷定，你們余大人一定有什麽違法亂紀的把柄，甚至於是抄家滅門的罪證落在他手裏，沒有相當的代價老子不幹。」

「你不幹本捕頭可以另找他人。」

「馬豆腐深藏不露，沒有幾個人能勝任愉快。」

「可以找鬼面俠、紅玫瑰。」

「他們交非泛泛，此路不通。」

雷霸天所言不差，鐵捕王剛根本沒打算去找他人，心念電轉，經過一番深思熟慮後，道：「十萬兩代價本捕頭原則上可以接受，馬雲飛身上有一張我家大人致贈，數目相等的銀票，雷寨主殺死姓馬的，便可據爲己有。」

冷面閻君沉吟一下，道：「遲拿早拿

倒無所謂，但如馬豆腐的身上空無一物，休怪雷果唯你是問。」

鐵捕頭王剛信誓旦旦，一再申言保證，雷霸天又道：「另外，本寨主還有一個小小的要求。」

「你還有要求？」

「請將雷某的銀刀歸還。」

「這我們大人恐怕不會答應。」

「銀刀本來就是老子的東西，他不答應，小心雷果將他當年的醜事全部抖將出來。」

王剛追隨余知府已久，對這位頂頭上司的事似是知之甚詳，眞的被雷霸天給唬住了，假意道：「好吧，事成之後，本捕頭將銀刀還你就是。」

彼此狼狽爲奸，生意就此敲定，冷面閻君雷霸天道：「事後就事後，諒你們也不敢賴帳，不然當心三壇、九舵、七十二堂口的人馬將保定府夷爲平地！」

語言一頓，繼又說道：「王捕頭準備何時下手？」

「天黑之後即可，但應將姓馬的誘至城外再動手，最好毁屍滅跡，了無遺痕，至於細微末節，則悉聽尊便。」

「嗯，雷某自有妙計，但請找一件稱手的兵器，幾件合身的衣服來。」

「雷寨主的肩傷可有妨碍？」

「左肩差不多已經廢了，單憑一隻右手照樣可以解決掉馬豆腐。」

鐵捕王剛立以最快的速度，給他找來一支鐵鐧，幾件衣服，還特別招待了一頓豐盛的晚餐。天黑之後，雷霸天換穿上一件寬大的長袍，將鐵鐧藏在裏面，再加上一塊蒙面巾，在王剛的指引下，來到馬雲飛的房門外。

「篤！篤！篤！」雷霸天輕輕叩着房門。

「誰呀？」馬雲飛剛吃過晚飯，在房裏應着。

冷面閻君雷霸天道：「生意人。」

知府衙門裏那來的生意人，馬雲飛大爲詫異，打開房門一看，見是一個蒙着臉，從未謀面的陌生人，不由的心裏直打鼓，一面暗中防備，一面說道：「生意人應該到大街上去，跑來知府衙門做什麽？」

「是專程來找你馬爺的。」

「找我？幹嘛？」

「有一票大買賣想請鬼面俠做。」

「那你直接去找鬼面俠吧。」

「保定府沒見鬼面具，只好跟他的業務代理人接頭。」

「你想殺誰？」

「當今的皇上，還有保定府的余知府、韓師爺、王捕頭，以及保定府的一干衙役捕快。」

居然有人敢殺當今皇上，引起了馬雲飛莫大的興趣，道：「閣下何人？胆子比天還大。」

雷霸天以假嗓子說道：「馬爺，余如德正處心積慮的要陷害你，此非談話之所，咱們到城外去再作深談如何？」

一眨眼的工夫，馬雲飛在腦海裏轉了好幾個念頭，他知道余如德可能對他不利，却無法肯定面前的這位陌生人是友是敵，暗道：「哼，誰怕誰呀，反正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跟你跑一趟城外，我就不信你會吃人。」

於是，跟着雷霸天，離開知府衙門，來到城外的一處荒郊野地。

一路上搭訕觀察，豆腐大俠已有成竹在胸，雷霸天的脚一停下來，馬雲飛便朗聲說道：「總瓢把子，不必捉迷藏，你那塊遮羞布可以拿下來了。」

雷霸天倒也爽快，取下了蒙面巾，也亮出了鐵鐧。

豆腐大俠馬雲飛道：「總瓢把子眞的想殺皇上？」

雷霸天臉色一沉，道：「老子想殺你馬豆腐。」

腐字出口，劈頭就是一鐧，馬雲飛挪步閃躲，道：「雷寨主，我馬雲飛和你可是河水不犯井水，沒有半仇半恨，你這是什麽意思？」

「沒有什麽意思，是有人買下了你的命。」

「誰？」

「余如德。」

「老小子，你什麽時候，也幹起了殺手？」

「只是臨時客串。」

「代價如何？」

「差强人意。」

「請勿受人利用，傷了彼此和氣。」

「老夫一言九鼎，勢在必行。」

「哼，你如果是個有信用的人，當年就不會坑卓不羣！」

「小子，好刁的一張嘴，老子活劈了你！」

馬雲飛那裏知道，雷霸天鬼迷心竅，以爲幹掉馬豆腐，就可以得到銀刀，猛地一個大踏步，腿掃下盤，鐵鐧疾逾閃電，猛往豆腐大俠的頸項間竄，一出手就是二路並進，快至毫巔，也狠辣至極致。

他乃黑道盟主，功力雄渾深厚，饒他馬豆腐早有防備，亦不禁爲之胆戰心驚，急切間雙掌交揮，全力以赴，最後施出了老丐仙的「醉拳」，也只能維持一個勉强支撐的局面。

龍騰虎躍，兎起鶻落，霎時已對拆二三十合，雷霸天着着緊逼，招招强攻，馬雲飛看似搖搖幌幌，飄飄忽忽，實則「醉拳」已施順了手，自己的潛力也完全發揮出來，已將險惡的局面穩住。

眼看一鐧過去，馬雲飛的腦袋就要開花，豈料，鐧到時，人已杳；眼看一拳打去，明明是風馬牛不相及，那知，雷霸天的身上往往會莫名其妙的挨上一記。

氣得雷霸天像一頭發怒的大猩猩，嗚哇鬼叫不停，道：「豆腐，你果然深藏不露！」

馬雲飛冷冷道：「知道厲害，就不該隨便接買賣！」

「旣然接了，就必須有始有終！」

「雷霸天，你多一半會失望的！」

「接招！」

又是一鐧貫頂而下，這一次並非原地出手，而是行進間發招，不管馬雲飛退到那裏，他就追到那裏，反覆出招，連環攻擊，一霎時連攻十七八鐧，兩條人影滿場飛。

覷中一個機會，捉住一個空檔，冷不防，嗨！的一聲，一鐧砸下去。

糟了，馬雲飛不是跛腳鴨，那一個踉蹌是招式的一部份，鐵鐧砸下，已沒了人影。

雷霸天使足了十成十的功力，在地上砸出一個徑尺大坑。

一時砂飛石走，黃土飛揚，任何人見了都會歎爲觀止。

突覺身後風聲大緊，雷霸天連半個念頭都沒有轉過來，通！後背之上已挨了一拳，順勢向前衝出去一丈五六，若是被打實，脊樑骨不斷才怪。

饒是如此，也够他受的，一頭撞上大樹，弄得鼻青臉腫，狼狽不堪！

「還我爹爹命來！」

卓巧兒適巧也追到了保定，從斜刺裏攻來一劍。

「找死！」

雷霸天可沒把她放在心上，身形疾轉，鐧影如山，兜頭蓋面往下砸，存心要將卓巧兒砸成肉泥血漿。

「巧兒快退！」

話是馬雲飛說的，雷霸天的招式才遞出去一半，已疾逾迅雷般趕到，在他左肩上打了一拳，骨碎肉裂。

「巧兒不可逞強！」

右邊也有人示警，是鬼面俠，人未到，指風已到，先將雷霸天的右腕貫穿，迫他鐵鐧脫手落地，再施痛擊，右肩上戮下三個品字形的血孔。

巧兒心念父仇，有進無退，早將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與此同時，已挺劍刺入冷面閻君腹中。

鐵面閻君雷霸天同時承受三個人的重擊，鐵打的羅漢也吃不消，雷霸天卒告不支栽下去。

鬼面俠凝視着冷面閻君，不疾不徐的道：「雷霸天，你的命够硬够長，能够在本俠指下活三次的人絕無僅有，你可以死而無憾了！」

屈指如鈎，方待取下面具行事，卓巧兒忽然說道：「鬼面俠大哥，雷霸天的這條命可否讓給小妹，以報父仇？」

鬼面俠取出了一張鬼面具來，交給巧兒，說道：「爲父報仇，理所當然，但請別忘給他戴上一張面具，免得壞了本俠的規矩。那邊還有一位貴客，正在等着本俠去處理呢。」

他不說，誰也沒留意，這時才發現，四五丈外，眞有一位貴客，是保定知府余如德，正如泥塑木雕般地僵在那裏。

豆腐大俠馬雲飛道：「這個狗官怎麽了？」

「是被本俠點了穴道。」

「他在暗中窺伺？」

「不錯，天黑後，本俠原是想進牢房先解決掉雷霸天，偏巧，鐵捕王剛正和他共商謀害老弟你的毒計。於是，臨時變卦，再往狗官處欲殺余如德，惜一步之差，余知府、王捕頭已跟在你與雷霸天的後面，出城來了。」

「那王剛呢？」

「沒人買他的命，已聞風而逃。」

「這狗官又如何處置？」

鬼面俠不會答腔，身形疾掠，落在余如德面前，拍開他被制的穴道，沉聲說道：「余如德，保定府的百姓，以一個銅板的代價，買下了你的命，有何未完了的事情，你可以說出來，在可能範圍之內，本俠負責轉達。」

余如德身爲知府大人，一生作威作福，處處都在計算別人，幾時遭遇過如此險惡的場面，聞言仍不忘他知府大人的威風，氣沖斗牛的道：「鬼面俠，本府乃朝廷命官，不得無禮，還不快束手就縛！」

鬼面俠道：「余大人別把話題扯遠了，本俠在問你有無遺言？」

「沒有。」

「那你就死吧，但在臨死之前，按照本俠的規矩，你有權見到我鬼面俠的廬山眞面目。」

果然，面對着余如德，伸手取下了鬼面具。

余如德的臉色馬上大變，從他面部的表情研判，似是遇見了鬼，遇見了熟人，遇見了他極端畏懼震駭的熟人，雙膝一軟，身不由己的跪下去，惶急萬狀的道：「你——」

可能眞是嚇破了胆，魂兒也飛了，只說了一個你字便說不下去了。

屈指如鈎，鬼面俠一切照規矩行事，在余如德的雙眉中間，戮了一個血窟窿，當場倒地了帳。將鬼面具往他臉上一戴，當他取出另一張面具，戴在自己臉上時，那一邊，巧兒也已結束了雷霸天的性命，覆上面具。

（完）

攝影記者奇遇記／李斯·文　可飛·圖

催眠術

催眠竊賊　弄巧反拙

開珠寶公司的傑克，遇到了一個大騙子，但是他居然沒有損失。這全是搗蛋小汪的功勞。搗蛋鬼一輩子搗蛋。可是這一次，却帮了傑克的大忙，傑克感激之餘，大擺筵席，宴請朋友。

上面這一段，是「書接前文」的「話說」，接下來，是正文。

施達喝得有七八分醉了，他覺得身子輕飄飄地坐在駕駛位上面，身子好像不斷在向上飛起來，車子是有頂的。他當然不會飛出車子去，但是他却很怕自己會撞在車頂上，人在喝醉了的時候，想法總是可笑的，施達也是那樣，他一面担心自己會撞在車頂上，一面却接連闖了三個交通崗位的紅燈。

他在心中告訴自己，紅燈是可以通過的訊號。所以他看到紅燈，就加大油門，車子向前直衝而去。幸而那時已經是深夜了，施達居然未成爲紅燈烈士。

可是，他的車子突然震動了一下，接着便不動了。他用力踏着油門，聽到「呼呼」的聲响，他睜大眼向前望着，眼前一片模糊，他用手在玻璃上抹着，希望看到車前的情形。他不明白何以他的車子忽然不動了。他的心在想，我並沒有喝醉酒，但是，當他看清楚眼前的情形之後，他長嘆了一聲，心想：我眞喝醉了！

他看到，在他的車子前，是一輛大卡車，那輛大卡車橫在他的車前，阻住了他車子的去路，他的車子，一定還曾在那大卡車上撞了一下，因爲卡車的車廂離他的臉看來不到一呎。

施達不認爲自己看到的是事實，他只肯承認自己是喝醉了。在酒醉的情形下，是可能看到任何東西的，而當他一想到自己喝醉了時，他的頭更沉重。他伏在駕駛盤上，一動也不動了。

施達並沒有睡着，他還保持着良好的聽覺，但是他却在駕駛盤上，一動不動。被酒精過度刺激的人，其實並不是眞正醉了，只不過他的思想，變得十分固執。像這時的施達，他就那樣伏在駕駛盤上，固執地認爲外面的一切，全是幻像，包括他聽到的聲音在內。所以他根本不會抬起頭來看看。

他的確聽到不少聲音，他首先聽到的是一陣脚步聲。接着，便是有人打開他車門的聲音，然後，一個人道：「他怎麽了，死了？」

再接下來的事情，不怎麽妙。施達覺得頭髮一緊，像是被人抓住了他的頭髮，硬將他的臉扳了起來。施達仍然閉着眼，心中在罵着：他媽的，幻覺就像眞的一樣，頭髮還痛得很哩！

他又聽到另一個人的聲音：「沒有事，是個醉鬼，正合我們用！」

首先講話的那個人催道：「快！快！快！」

施達覺得頭上一鬆，他重又伏在駕駛盤上，他的心中感到十分滿意，甚至發出

了「唔」地一聲來，因爲「幻覺」已成過去了。

施達又感到有人在推他，他這時經不起一推的，他向駕駛位旁倒了下去，他的心中在想，我躺着更舒服，所以他也不在乎他的車子「自動後退」又「自動」向前疾駛而去。

施達在迷迷糊糊中睡着了，他也不知道在迷糊中想到了什麽有趣的事，是以他笑了起來。

那時，在他的車子中，已多了兩個人，一個人在施達的身邊，駕着車子，另一個人，在施達的後面，那兩個人大概有三十四五年紀，神色十分緊張，不斷地在注視着施達。而車子則在冷僻的街道上行駛着。

不一會，車停下來。那兩個人的神色更緊張了，他們合力將施達從車中拉了出來。架着施達向前走着。酒精的力量發作，施達實在已什麽都不知道了，他並不是向前走着，而是被那兩個人架住了他的脅下，拖着向前去的。

施達的頭低垂着，自他的口中，不時發出一陣怪異的聲音來。只怕宇宙之間，沒有任何生物，可以明白他發出的聲音，究竟是什麽意義。

那兩個人將施達一直拖到了一扇鐵門前，才停了下來。其中一個人，將施達的身子轉了過來，令他靠近在鐵門上。那人就站在施達的身邊，而另一個人，則蹲了下來，用鐵籤子在鐵門的匙孔中試探着，施達和那人將這個偷開鐵門的人完全遮住了。

不一會，街角處傳來了腳步聲，兩個警員，走了過來，那個開門的人，連忙站了起來，另一個人也大聲道：「快到家了，你走啊！」

他一面大聲說着，一面大方推着施達。施達又發出一陣含糊聲音來。

那兩個警員來到了近前，問道：「要我們帮忙麽？」

那兩個人忙道：「不用了，這位朋友喝醉了，他就住在附近，快到了！」

兩個警員又看了一看，一起走了開去，警員一走，那人繼續在去開鐵門。

不到兩分鐘，鐵門上發出「拍」地一聲。那人直起身了，移開了鐵門，兩個人一起拖着施達，迅速地進了鐵門，又將門拉上。

鐵門內很黑，兩個人一進去，一個就道：「快開燈，好辦事。」

另一個在牆上摸索着，「拍」地一聲，扳下了燈掣，一陣明亮，令施達挺了挺身子，他好像清醒了一些，睜開眼來。

儘管他的雙眼睜得老大，可是他却一樣看不清楚眼前有些什麽。他只看到一陣陣的光亮，好像有很多箱子。那些箱子又在搖晃着。

然後，他的胸前被人用力推了一下，他也不由自主倒坐在椅子上。當他坐到椅子上之後，他才看到一張臉漸漸地在向他湊近來。那張臉是湊得離他如此之近，以致他根本看不清那是怎樣的一張臉，他只覺得很模糊，對方的眼在注視着他。

施達有點厭惡那樣的注視，他想伸手將那幻影也似的臉拂開去，可是他雙手，却無法動彈，像是他的手已不在他的身上一樣，他發出了一下含糊不清的呻吟聲，道：「我的手呢？」

在他眼前的那張臉，那個口忽然動了動，施達聽到了一個極不悅耳的聲音，道：「你的手在我這裏，你整個人也都聽命於我。」

施達感到頭眩，他張大了口，喘着氣，那聲音不斷地在重複着那兩句話，施達越來越覺得昏沉，那是一種極其不舒服的感覺，施達竭力掙扎着，想擺脫這種聲音。可是那兩句話，還在持續着。終於，施達點了點頭，他願意接受那人的命令了，只求別再聽到那樣的聲音。

當他點了點頭之後，那人的臉，離得他更近了，他不住地點着頭，從那時候開始，他就完全陷入一種毫不知覺的狀態之中，在他的臉上，現出一種像傻瓜一樣的笑容。也就在這時，那兩個人都向後退了開去。

那兩個人，有一個是將臉湊在施達的面前，在向施達施用催眠術的。通常，飲了過量酒的人，更容易接受催眠，但是施達却很頑強，是以當那人終於成功了之後，他額上已冒出汗來。

而另一個，則一直在施達的身後，他抓住了施達的手腕，按住了施達的雙手。這時，他也後退了開去。兩人互望了一眼，那施展催眠術的人沉聲說道：「站起來，向前走兩步。」

施達站了起來，他的動作十分緩慢，但是却很穩定。當他站了起來之後，他向前走出了兩步。那兩個人又互望了一眼，高興地笑了起來。

× × ×

施達醒來的時候，他只覺得一陣冰涼。那陣冰涼，使他感到很舒服。是以他不想移動他的身子，他聽到一陣海水衝擊的聲音。當他慢慢睜開眼來時，他發現自己又在水泥地上，海水離他很近。他是在碼頭上，如果他轉一個身，他可能跌進海裏去。

施達吃了一驚，腦子也清醒了不少。他雙手按在地上，身子先滚了一滚，然後才站了起來。

他站定了身子，海邊的風相當大，吹得他縮了縮身子。他的頭一陣劇痛，他一面伸手按着後腦，一面看着手錶，手錶告訴他，現在是四點半。

施達的腦中，一片混沌。他在一時之間，甚至難以明白四時半是什麽意思，他只是機械地移動着脚步，向前走着。當他來到了一根電燈柱下，站定，再看了看手錶時，他才想起來，現在正是凌晨四時半了。

施達搖着頭，他拚命想着，發生了什麽事，怎麽會在海邊的，漸漸地，他就記起了，他喝了很多酒，大家起着哄，每一個人都喝了很多酒，然後他走了出來，駕車回家去，可是，爲什麽他沒有回到家中，而會在海邊，躺在水泥上呢？

施達無論如何想不起來了，他無法知道自己在那幾小時之內做了一些什麽，他也不知道自己的車子在什麽地方。他站了好一會，又向前走去。

直到他看到一輛街車迎面駛來，他才伸手截住那輛街車。他走進了車子，那司機回過頭來看他，他覺得那司機的臉，離得他太近了，他揮着手，說出了他家的地址。他像是騰雲駕霧般回到家中的。他吞了半片安眠藥，喝了一大杯水，便倒在床上，不到十分鐘，他已經睡得像死人一樣了。

施達在熟睡中漸漸醒來時，他心頭突然又震了一震，因爲他感到自己像是睡在菜市場中的一樣，周圍鬧哄哄地。然而，怎麽會呢？他不是睡在自己家中麽？但是，自己的家中，又怎麽會那麽熱鬧。

那裏不知道有多少人在說話，不知道還有多少人在翻箱倒篋所發出來的聲音，令得施達感到劇烈的頭痛，他雙手先捧住了頭，然後才睜開眼來。

他的確是在他自己的住所，然而，這是怎麽一回事？

光綫十分強烈，施達從來不是喜歡那麽強烈光綫的人，可是他的住所，這時，所有的窗簾，全被拉開，窗子也大開着，是以施達睜開眼來之際，強烈的光綫，使他幾乎什麽也看不到。

然而，那只不過是極短的時間的事，接着，他看到了許多人，有穿着制服的，有便裝的，全是警員，在他房子裏，至少有二十個警員之多。

施達坐在一張沙發上，他勉力撐起身子，他的頭還十分重，每一個警員都轉過頭來看他，發出令施達心亂的講話聲。

施達的頭脹得厲害，根本沒有法子分辨警員是在講些什麽。然後，突然之間，所有的人都靜了下來，王小鳳和一個高級警官，從施達的臥室中，走了出來。

施達看到了王小鳳，緊張的神經，便有了一陣鬆弛，他軟弱無力地道：「小鳳，怎麽一回事？」

王小鳳的神情很嚴肅，和那高級警員，直來到施達的身前，說道：「你先坐下來！」

施達瞪大了眼睛，他的心中充滿了疑惑，但是，他還是坐了下來。

王小鳳向幾個警員揮了揮手，那幾個警員放下了百葉簾，光綫不再那麽強烈，施達的頭腦，似乎也清醒了一些，他又問了一聲：「究竟是怎麽一回事？」

王小鳳先向身邊那個高級警官指了一指。「施達，這位是楊警官！」

楊警官的身材很高，很神氣，年紀也很輕，施達向楊警官望了一眼，心中忽然有一種酸溜溜的感覺，是以他的語氣，聽來也不怎麽友善，他道：「那麽多的警方人員在我家中，是爲了什麽？」

楊警官道：「施先生，昨天晚上你喝醉了？」

施達略呆了一呆，他已可以模模糊糊地記起來，是的，昨天晚上，可是喝醉了，但又和警方有什麽相干？他的話中仍然帶着諷刺的意味，道：「原來警方那麽關心喝醉的市民。」

楊警官却只是不在乎地笑了一笑，說道：「施先生，你一定記不起昨天喝醉了之後，做過了一些什麽事情了，你不妨想一想？」

施達緊皺眉頭，他又感到了一陣頭痛，真的，昨天晚上，我喝醉了之後，做過一些什麽事情？我駛車回家，不對，好像曾有一些非常的事情發生過，但是，那究竟是什麽事情呢？

施達感到頭痛越來越烈，他站了起來，推開了身前的楊警官，他不喜歡楊警官，他只是含糊地說了一聲對不起，就衝進浴室中。

在浴室中，他用冷水淋着頭，淋了又淋，他已經變得十分清醒了，頭痛也好了許多，然後，他才一面拿着乾毛巾擦頭，一面打開了浴室的門。

大隊警員，已經離去了，但是楊警官和王小鳳還在，施達倚在浴室的門邊，道：「對不起，我想不起昨天晚上，我在喝醉酒之後做了些什麽，你們可以告訴我麽？我闖了什麽禍？」

王小鳳輕輕地嘆了一聲，楊警官道：「很難說你闖了什麽禍，但是昨天晚上，有一家倉庫，被一個人偷進去，偷走了四箱貴重的攝影器材，價値十分巨大——」

楊警官講到這裏，施達已經有點神經質地笑了起來，道：「那不見得是我幹的吧！」

楊警官望了他一眼，繼續道：「倉庫附近的警員，找到了一輛可疑的車子停在倉庫附近，而且，還有兩個人扶着一個喝醉酒的人停留過，警員記下那輛車子的車牌，今早竊案揭發，查到了車牌的號碼，施先生，那是你的車子，你能解釋昨天晚上，爲什麽會在那倉庫的附近出現？和你在一起那兩個人是誰？」

施達張大了口，他不但又感到了頭痛，而且，還有一種近乎窒息的感覺。

他想不起了，實在想不起了，所以，儘管王小鳳和楊警官兩人，都望着他，在等待他的回答，但是他還是一個字也說不出來。

王小鳳柔聲道：「施達，你可是一點也記不起來了？」

施達苦笑着，攤了攤手，道：「或許，或許是我昨晚喝醉了，駛車回家之後，沒有鎖上車門，所以才給不法之徒偷走了我的車去做壞事的。」

王小鳳緩緩地搖着頭，說道：「不，不是那樣的，施達，在那倉庫中，似乎到處都有你的指紋，你的確曾經到過倉庫之中。」

施達震動了一下，他的臉色，變得十分難看，連他手中的乾毛巾，也不期而然，跌到了地上，他的聲音有點發顫，他道：「小鳳，你相信我是一個竊賊？」

「不，」王小鳳的話氣很堅定。「但是，我要你好好想一想，昨天晚上，你遇了什麽事？」

施達向前走出了幾步，頹然坐在一張沙發上，他雙手捧着頭，昨天晚上發生了什麽？昨天晚上，一定曾發生過一些非常的事，但是他却無論如何記不起來了。

施達抬起頭來，苦笑了一下，道：「我像是記得有一點事發生，但是，我記不起來了！我在駕車離開之後……後來我醒過來，是在碼頭的水泥地上，我回到了家中，我實在記不起，我何以會在碼頭，睡在地上的，我……好像在離開酒樓的時候，和人撞過車……」

施達苦笑了一下，又道：「但是，我

也不能肯定，那種模糊的印象好像……好像……」

施達不知道該如何形容才好，楊警官已然說道：「就好像努力要去記憶好久之前的一個夢一樣，根本抓不着邊際，對不對？」

「對！對！」施達表示同意。

楊警官轉過頭去，向王小鳳望了一眼，才說道：「和以前的四宗事件，完全一樣？」

王小鳳點頭，道：「是的，完全是一樣。」

施達焦切地道：「完全一樣？是什麽意思？」

「在你之前，已經有四個人，和你有同樣的遭遇，他們也是酒醉後駕車，時間是在深夜，然後，到了第二天，他們的車子，停在失竊案的現場之外，而竊案的現場，也全是他們的指紋，而他們自己，一點也記不起發生過什麽事。」

施達苦笑道：「我要對竊案負責？」

楊警官道：「這件事，警方感到十分棘手，從警方的觀點來看，你和那四個人，自然都蒙受極大的嫌疑，但是我們第一宗遇到這種案件，失竊的是一批金飾，被嫌疑的人，却是一位著名的律師，那位律師，是無論如何不可能對竊案發生關係的，接下來第二宗，是一個運動家，第三宗是一個洋行的高級職員，第四宗是一位報紙編輯，第五個就是你了！」

施達苦笑着，不知如何回答才好。

楊警官走過來，拍了拍施達的肩頭，道：「警方不會對你們起訴，但是要請你們合作，在整個案子未破之前，別離開本市。」

施達道：「那麽，案子是誰做的？」

「是你們做的。」楊警官沉着地回答道。

「我不會去偷東西！」施達大聲的叫了起來。

「是你偷的，但是你不必負責，你在被催眠的狀態下，去進行偷竊，你明白了麽？有人掌握着高深的催眠術，又利用醉酒的人特別易被催眠的特點，將你們催眠，利用你們去盜竊。」

施達瞪大了眼，一時之間，不知該怎麽回答才好。

王小鳳道：「你算是鴻運當頭的了，施達，那個倉庫的守衛昨晚因病請假，一時又沒有找到替工，要不然，你可能當場死在守衛的鳥槍之下。」

施達感到自己的背脊在冒汗，他仍然一句話也講不出來，楊警官道：「這幾宗案子，令警方感到十分爲難，雖然我們料定你們是由於受了催眠而聽令他人行事的，但是在主犯未曾落網之前，却也沒有明確的證據，警方暫時不提控訴，是在等待主犯的落網。」

施達這才點頭道：「是的，我明白了，我不會離開本市，我會盡量和警方合作的。」

「那很好，而且，我們也希望你別對任何人提起這件事情，我們不能讓主犯知道警方已知道他們是怎樣利用別人來盜竊的。」

施達點着頭，楊警官和王小鳳一起告辭離去，施達在望着他們離去的時候，眞想開口叫王小鳳留下來陪陪自己，他的心中十分亂，實在需要人陪伴。

但是施達却沒有開口，誰叫他的要好女朋友是一位高級警官？她負有重大的責任，她不是普通的女孩子。

施達在王小鳳和楊警官離去之後，又呆了半晌，才接到了警署的電話，要他去領回車子，施達離開家，街上的陽光，灼熱得使人有被蒸烤的感覺。在警署領回了車子之後，他多少肯定了一件事，那就是，他昨晚的確撞過車，因爲他的車子車頭部份，有一個很大的凹痕，那是以前沒有的，但是撞車的情形如何，施達還是一點也想不起來。

施達駕着車來到了昨晚他們幾個人歡宴的酒樓前，然後，再循着回家的路途，慢慢駛着。

他不理會跟在他後面的車子，在不斷地响號，催他將車子開得快些，因爲他需要慢慢地駕駛，來回憶起昨天晚上所發生的一切事，當施達知道，他在昨晚醉後，曾被人催眠來盜竊，他心中極其惱怒，他幾乎立即決定，要憑自己的力量，將那些利用催眠術，使他犯罪的人找出來，繩之以法。

他一面慢慢地駕着車，一面竭力在回憶着昨天晚上的事，以致好幾個駕車人在追過了他的車子之後，轉過頭來，對他破口大罵，但是施達却也不加理會。

他只是在想，昨天晚上，路上很靜，自己的確喝了不少酒，有點暈陀陀，但是還不致於不認識路，正是循着這一條路向前駛去的，可是後來，發生了甚麽事，究竟發生了甚麽事情？

施達感到自己的記憶有一點恢復了，是發生了一件很特別的事情，可是，那是甚麽事呢，要命的只是想到了一個開始，究竟是什麽事，却想不起來了，那究竟是甚麽事？施達想得實在太入神了，他的車子，在不知不覺中停了下來，那時，路上的車子正多，施達的車子突然停了下來，「砰」地一聲响，後面的一輛車子，已撞上了他的車尾，施達整個人都震了一震。也就在這時，施達興奮得大叫了起來，他想起來了，昨天晚上，首先發生的意外，是撞上了一輛卡車！

施達這時候，已經清楚地可以記起當時的情形來了，他撞上了那輛卡車的尾部時，他還曾抬起頭來，向前看一看，那是一輛很大的大卡車，施達甚至記起了那輛卡車的車牌號碼。

施達打開了車門，後面那輛車的駕駛人，已經聲勢洶洶地走了出來，那位駕駛人就算不是粗人，在那樣的情形下，也不免發火了，於是施達聽到的，便是一連串的粗言穢語。施達一點也不生氣，因爲若不是那輛車子撞了他一下，他可能一直想不起昨天晚上，曾發生過一些甚麽事情來，等那人罵了一個够，作才笑嘻嘻地道：「謝謝你，現在我有要事，先走一步。」

那人陡地一呆，施達已經擠出圍觀的人羣，向前奔了出去，等到那人定過神來，想抓住施達時，施達早已奔到了對面馬路，穿過了一條橫巷不見了，那人搔着頭，喃喃地道：「他媽的，神經病！」

施達奔出了幾條街，才停了下來，他心中十分高興，因爲他已有了一條主要綫索：那輛大卡車。深夜，大卡車很少在街頭上活動的，而他在撞到了那輛大卡車之後，便發生了一連串的怪事，由此可知，那輛大卡車是匪徒事先安排的。

匪徒安排了一輛大卡車，等深夜的駕車人士撞上去，然後他們就可以下來理論，如果深夜的駕車人士是喝醉了酒的，那麽，他們就施展催眠術，叫人家去盜竊，而他們則坐享其成，這眞可以說是二十世紀，最先進的犯罪方法了，而現在，他已能記得起那輛大卡車的車牌號碼，那豈不是已有了追尋匪徒的最佳綫索？

施達想到這裏，手一揮，手指相叩，發出「得」地一聲响，恰好有一輛街車在他面前經過，停了下來，施達上了車，直趨警局。在警局，施達輕而易舉，查到了那輛卡車主人，卡車屬於一家小型貨倉所有，那家貨倉的地址，更令得施達興奮。

那家貨倉的所在處，離施達在醒過來之際，睡在水泥地上的那個碼頭，不過一百碼之遙。

施達精神抖擻地出了警局，直赴貨倉，那貨倉是在一列貨倉的中間，別家貨倉，人進人出，十分忙碌，但是這家貨倉的門口，却十分冷落，大門緊鎖着，一個人也沒有，施達來到了貨倉的門口，大門口上有一柄很大的鎖，施達自信可以弄開這柄鎖，但是別家貨倉門口的人，都可以看到他的任何行動。他自然不能在衆目睽睽之下，去弄開人家的鎖。

是以，他立時踱了開去，踱到了那家貨倉側近的一條橫巷中。那橫巷十分窄，兩邊都是高牆，巷中很靜，並沒有人，施達正在考慮攀上高層牆的可能性之際，給他看到了一度通門，門口也有一柄鎖。

施達高興得直跳了起來，巷子中一個人也沒有，他可以弄開那柄鎖走進去。

他兩頭看了看，不見人影，他利用一根鐵絲，很快地弄開了那柄鎖，那道通門，平時一定很少人利用的。

因爲當施達推開門的時候，門上的鉸鍊，發出了一陣刺耳的「咭咭」的聲來。

施達將門推開了一半，便閃身進去，他眼前一片黑暗，他先將門關上，然後，背靠着門，站了一會，等他的視綫可以適應黑暗。兩分鐘之後，他已約略可以看清眼前的情形了，他是在一個貨倉之中，那個貨倉，和所有的貨倉比較起來，可以說毫無特別之處，堆滿了貨物，有的是木箱，有的是竹簍，只有在兩疊大木箱之間，還有一條狹窄的通道，可以容人走過去。

施達漫漫地向前走去，他的心情很緊張，他想，他這時可能是在匪巢之中，而這時他是單人匹馬，可能要力破匪黨，當他想到這一點的時候他心中有極度的飄飄然之感，他甚至幻想出在這貨倉中，會出現一個渴望棄暗投明的女匪徒來帮助他。

可是，直到他穿過了那狹窄的通道，他幻想中的女匪徒，並沒有出現，在他面前出現的，是一幅空地，和另一扇門。

施達又弄開了那扇門，眼前陡地一變，那門外是一個小院子，院子的一邊是緊鎖着的正門，在院子中停着一輛大卡車。

那就是施達昨天晚上，曾經撞上去的那輛大卡車，施達來到了卡車的尾部，可以找到撞擊的痕跡，那輛卡車白天停着，晚上出動，毫無疑問，是要來作犯罪行爲的了，可是，那些犯罪份子在甚麽地方？

施達又回到貨倉中，他找到了一間辦公室，他可以肯定貨倉中除了他之外，沒有第二個人，是以他放心地亮着了貨倉辦公室的電燈。那間辦公室很凌亂，施達仔細地找了找，除了空啤酒瓶，汽水瓶之外，就是存貨單，提貨單，和許多與貨倉業務有關的文件之外，甚麽也找不出來，施達心中很失望，他在辦公桌的電話前站了片刻，在那片刻間，他想打電話通知王小鳳，說他已有了重要的發現。

如果這時候，他打電話給王小鳳，那倒好了，因爲王小鳳也正在找他。

施達的那輛車子，自然不能任他擱在馬路中心算數，已經被警方人員拖到了警局，這輛車子再度到了警局，自然要尋找車主人。

車主人就是施達，王小鳳已找了七八處地方，施達却不在，在施達想打電話給她的時候，王小鳳正嘆着氣，心中又是焦急，又是生氣。

但是施達終於沒有打電話給王小鳳，因爲他決定要憑自己的力量來擒獲歹徒。

他退出了辦公室，在一隻大木箱上面，躺了下來，那隻大木箱很高，他躺在上面，下面有人經過，絕看不到他，而他却可以居高臨下看到下面的情形。

他躺下來之後不久，外面嘈雜的聲音，隱隱傳來，但是在這個貨倉中，却靜得可以，施達實在感到很疲倦了，他矇矓地睡着了。

他不知睡了多久，突然被一陣講話聲吵醒，施達一醒來之後，一彎身坐了起來，但是他立即記起是在甚麽地方，所以他忙又躺了下來，然後，慢慢地轉了一個身，探頭出去看視。

他看到，辦公室的燈亮着，門也開着，可以看到兩個人，正隔着桌子而坐，其中一個，正對着罐頭在喝啤酒，另一個則吸着烟，抖着腿。

那在喝啤酒的一個，在喝完了啤酒之後，順手抛開了罐頭，發出「砰」地一聲，抹了抹嘴，道：「他媽的，肥陳怎麽還沒有來？」

另一個道：「放心，有錢賺，他會不來？」

施達心跳得幾乎從口中跌了出來，他終於等到兩個人了，那兩個人，一定就是匪黨！

他們在說甚麽「肥陳」，那肥陳，多半是和他們有聯絡的人。

施達緩緩地吸了一口氣，只見那喝啤酒的人，拿起電話來，施達趁機看了看手錶，時間是晚上八時，那人大聲地打着電話，施達聽了，不禁大皺其眉，因爲那人在電話中講的事，和犯罪完全無關，那人是在約一個舞女，和她一起去郊遊。

那人電話打了足有十分鐘，其間還有不少聽了令人毛管直豎的肉麻對白，施達的心中，暗暗地咒罵着，等那人放下電話之後不久，傳來了拍門聲，另一人立時起身：「肥陳來了！」

他一面說，一面奔了出去，不一會，

就帶着一個大胖子進來！十分面善。

施達的心情，更加緊張，那大胖子到了辦公室，抹了抹汗，將一個手提包，放在辦公桌上。

那兩個人則同時向那手提包望了一眼，又異口同聲問肥陳道：「價錢可不可收高一點？」

肥陳笑得像驚鷲叫一樣，道：「不能了，這年頭，除了我之外，誰還肯收你們的東西，東西雖然是你們弄來的，但是我要轉手，也不容易。」

那兩個人不耐煩地揮着手，道：「不肯加就算了，拿錢來！」

肥陳奸笑着，抹着汗道：「貨呢？」

那兩個人道：「跟我們來，這次是一批高級照相器材，其實很容易脫手，你轉一轉手，就可以賺多一倍，而我們則要冒險去偷。」

肥陳笑得更奸，他一面跟在兩人的後面，向外走去，一面道：「兩位也別客氣了，你們不用自己下手，無非是半夜三更，找一個醉鬼替你們去偷東西，你們只不過施展一下催眠術而已。」

這時，三人已走出了辦公室，一齊在向外走去，由於他們已出了辦公室，是以光綫自他們的身後射了過來。他們三人臉上的神情如何，施達並看不清楚，但是肥陳的那句話才一出口，那兩個人的身形，便陡地一震，他們一起停了下來，其中一個開了口，聲音還十分緊張，道：「你怎麼知道我們下手方法的？」

肥陳道：「我有什麼不知道的？你們別忘了我是什麼人，我是全市的收贓大王，什麼人用什透手法偷東西，我要是不知道，那還得了麼？」

那兩個人互望了一眼，乾笑了兩聲，他們繼續向前走着，並不說什麼，肥陳依然挾着那隻手提包，施達已幾乎可以肯定，他那隻手提包中，全是鈔票了。

他們三人漸漸走近施達，施達緊張得屏住了氣息，因爲這時，他不但已找到了那兩個人，而且連收贓的也找到了，如果不是他考慮到自己一個人，絕對敵不過對方三個人的話，他早已現身了。

這時，他只好仍然伏着不動，他希望能夠在三人不覺察的時候離去，然後召警，但是在現在的情形下，那却是沒有可能的事。

他眼看着三人，來到了兩隻木箱之前，那兩個人揭開了木箱的蓋來，肥陳彎腰察看，箱中的物品，施達知道，那就是他被催眠之後，被那個人命令着，自倉庫中偷出來的東西。

看到這裏，施達不禁怒火中燃，他幾乎要忍不住跳了下去了，但就在這時，施達看到那兩人互望了一眼，又向肥陳脅下的那手提包指了一指，各自點了點頭。

施達知道事情要有變化了，果然那兩個人中的一個，身形一矮順手拿起一塊木塊來，向着肥陳的後腦重重的敲了下去。

只聽得「撲」地一聲響，肥陳發出了一聲像貓被踏到了尾巴似的叫聲，身子一軟，便仆倒在木箱上，那兩人中的一人，連忙自他的脅下，將手提包拉了出來，另一個道：「看看，有多少錢？」

那一個連忙打開了那手提包，在那一刹間，自他的口中，冒出了一連串難以形容的粗言穢語來，他倒轉了手提包，自手提包中倒出來的全是廢紙。

另一個伸手，抓住了肥陳的衣服，想將肥陳提了起來，可是肥陳太重，他一個人又提不動，另一個人便去帮他，施達在上面，看到了這等情形，他立時用力一推，將他身邊的一隻木頭箱子，推着向下，直跌了下去，那木頭箱子重重地砸在那兩個人身上，一個人立時昏了過去，另一個地上打了一個滚，一躍而起。

施達也在這時候，向下跳了下來，却不料他還未曾落地，槍聲就響了！

施達絕想不到對方有槍，而且會立即發射，在刹那間，他實在是嚇呆了，扎手扎脚，跌在一隻木箱之上，立時又打了一個滚，滚到了另一排木箱之後，他的心劇烈地跳着，又感到異樣的口渴。

他伏在大木箱之後不敢動，只聽得那人在他的不遠之處冷冷地道：「什麼人，不管你是什麼人，你是自討苦吃來了！」

施達舐了舐焦燥的口唇，他必須離去，如果不離去，那麼他絕不會有倖理，是以他一聲不出，只是縮着身子，擠過了兩叠箱子門的隙縫，慢慢向後退去，當他向後退出的時候，他看到那人握着槍已從木箱後漸漸走了過來，施達一個心慌，踏到了一塊木片發出了「拍」的一下聲響來。

那一下大意的結果，是兩下槍響，有一顆子彈，就在他臉旁不遠處飛過，射進了他身邊的木箱中，他甚至可以感到子彈在他臉邊飛過時的那陣灼熱，他連忙雙手用力一推，將一叠箱子推得稀哩嘩啦！一起跌了下來，轉過身，向前疾奔而出，倉庫中十分黑暗，而且到處全是堆積着的東西，施達感到自己，像是跌進了陷阱中的一頭老鼠一樣，他好像永遠無法奔到倉庫的門口了，而持槍的追踪者，彷彿已沒有了動靜。

施達不由自主地喘着氣，當他已奔到倉庫的邊門時，他心中的高興，實是難以形容的，因爲他只要拉開那道門，他就可以逃出去了。

但是，也就在他到達門前只有三四步時，他突然看到了門邊人影一閃，施達知道不妙，想要後退時，却已是來不及了。

那人握着槍，一步跨到施達的面前，雖然很黑暗，但是却也可以看到那人的臉上，泛着可怕的獰笑來，那人盯着施達，道：「原來是你，我還記得你，你就是那晚上的那個醉鬼！」

施達苦笑着道：「你們……我的意思是說，你們……」在那樣的情形下，他實在不知說什麼才好了。

那人手中的槍漸漸向前伸來，他的聲音聽來又冷又刺耳，道：「朋友，你是自討苦吃，警方不會定你的罪，你大可不理會你做過什麼，可是你偏偏要尋根究底，你是活得不耐煩了！」

那人手中的槍越伸就離施達的面門越近，施達在那刹間，只覺得全身都在冒冷汗，當漆黑的槍管，伸近他兩眼之間的時候，他又有了被催眠的感覺，但是也就在那時候，他人急智生，忙大聲道：「你們利用催眠術去偷東西，雖然也是犯罪，但是和謀殺警官相比，却大不相同了。」

施達那句話一出口，那人便陡地一震！施達立時身子向後一仰，一脚踢了出去，可是並不像電影中那樣，他一脚就能踢掉對方的手槍，而反是對方的手槍，直敲了下來，敲在他的脚踝上。

那一敲，令得施達大叫了一聲，跌倒在地，那人又狠狠踢了他一脚，喝道：「起來！」

施達站了起來，被那人押着，向前一跛一跛地走去，當他來到了原來的地方時，另一個人也醒來，那人怒吼道：「什麼人，爲什麼不打死他？」

押着施達來的那人道：「他是一個警官，打死了警官，事情就大了。」

那人罵道：「他媽的，那怎麼辦？」

在施達身後的那人冷笑了幾下，施達也不知道他做了些什麼手勢，只看到在他前面那人忽然笑了起來，道：「不錯！」

他一面說，一面已揚起了雙手來，在那人揚起雙手來的同時，施達又感到，在後頸上有冰冷的槍管，抵了上來，施達的心又劇烈地跳着，那人的兩隻手，在施達的面前，緩緩搖動着，在他的口中，也發出一種喃喃的聲音，施達立即明白他是在作什麼的，他是要催眠自己，然後使自己忘掉這裏曾發生過的一切，那人施展催眠術，施展得十分認眞，可是施達却一點也不會被催眠的感覺。

然而，施達究竟也不是不知，他立即想到，如果這時他若是被催眠，那麼，他的生命就沒有危險了，是以，當那人的雙手搖動得更有規律之際，他閉着雙眼，身子也慢慢地搖擺起來了。

在那時候，他聽得身後那人說道：「行了。」

在他前面那人道：「向前走！」

施達向前走出了一步，那人又道：「一直走，走出倉庫大門。」

施達的心中，暗暗好笑，那個人對他自己的催眠術，實在太有信心了，他轉過身，一步一步，向倉庫的門走去，走到了門前，那兩人還替他拉開了門，施達一直向外走去，那個施催眠術的人，還在他的耳邊道：「向前走，走到了海邊，向海邊走，踏進海中去！」

施達的雙眼發着定，一直向那小巷口子走去，他聽到身後，那兩人發出滿足的笑聲。

× × ×

施達在王小鳳的辦公室中，警方的一個高級警員，拍着他的肩頭，道：「施先生，你眞好運氣，那個肥陳，是全市的賊贓頭子，警方有花紅捉他，明天你就可以拿到那筆巨欵了。」

王小鳳笑道：「那兩個人犯了一個錯誤，他們雖然精於催眠術，但是却忘了一件事，那便是一個人在極度驚恐之中，是不會被人催眠的，他們怎可能一面拿槍指你，一面對你實行催眠？」

施達「哈哈」笑着，道：「所以，當我出了小巷，找到了警員，同來拘捕他們時，他們臉上的神情，才那麼難看了！」

王小鳳望了施達半晌，忽然又道：「根據那兩人的供詞，你曾假冒警官。」

施達放肆地笑着，王小鳳也不禁的笑了起來。

（完）

封神榜故事之十五　　關趙于・編繪

武王主天下（二）

封神榜是中國流傳的一部古典小說，這一集描述武王在姜子牙的輔佐下，幾經周折，率領各路諸侯揮師朝歌城下，打敗了紂王，妲己和衆妖精見事不妙，脫身逃跑，被楊戩擒住伏法。紂王見大勢已去。在摘星樓引火自焚，湯朝宣告滅亡，武王統一了天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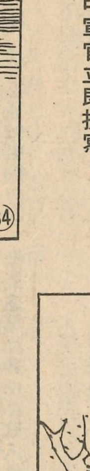


31 姜文煥進帳，對姜元帥道：「今日已勝殷將，如在城下爭戰，拖延時間，不如四面一齊攻城，可望一舉成功。」姜元帥道：「攻城雖好，難免有殺傷之苦，實是對百姓有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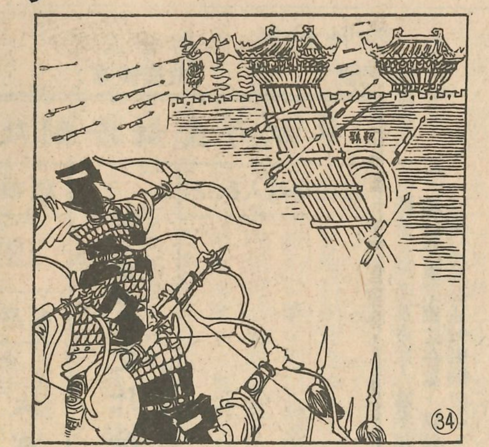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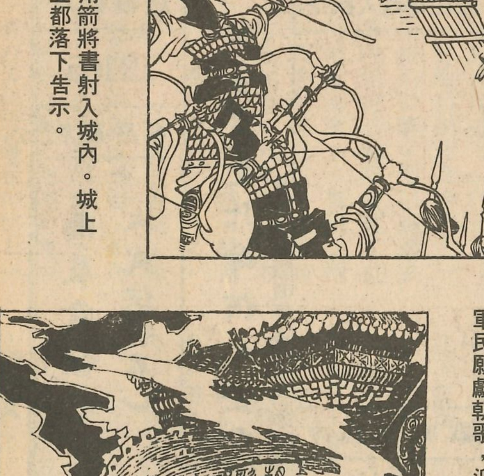
32 姜元帥召衆諸侯，共獻良策。衆諸侯道：「百姓受紂王苦處，有口難言，想方設法告城中百姓，衆民合力起來，朝歌來日可破。」姜元帥點頭：「此是萬全之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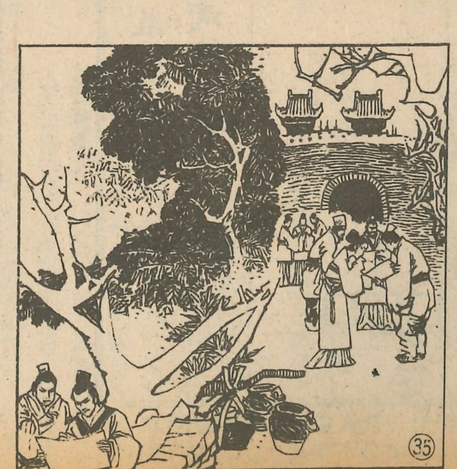


33 當夜，姜子牙在後帳，苦心冥想，援筆書寫告衆民書。中軍官立即抄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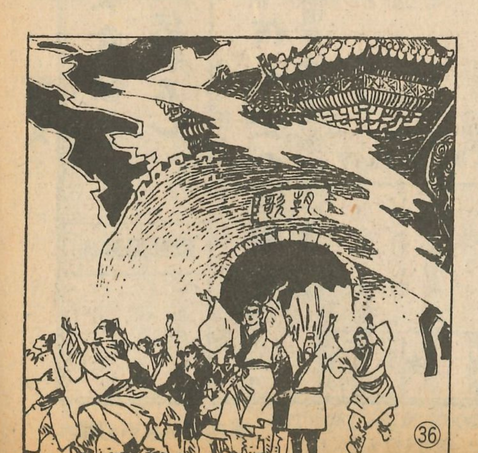




34 黎明，士卒用箭將書射入城內。城上、房屋上、道路上都落下告示。



35 百姓早起外出，在井邊打水，途中拾到告示，看得明白。百姓相互傳遞，耳語合力獻城之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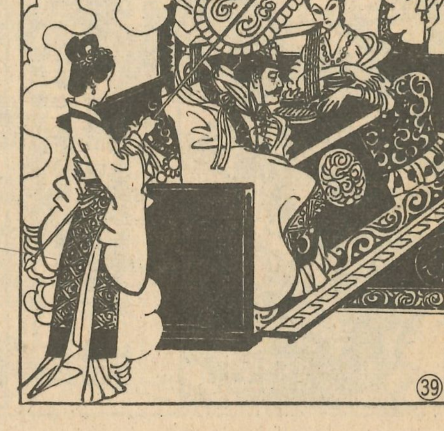
36 這日，朝歌城內軍民哄起，將四面城門打開，一齊擁出，喊聲動地。大呼：「軍民願獻朝歌，迎接武王。」



37 姜元帥聞聲大喜，立即率人馬進朝歌。沿途慰問百姓，士卒紀律嚴明，百姓見此，無不歡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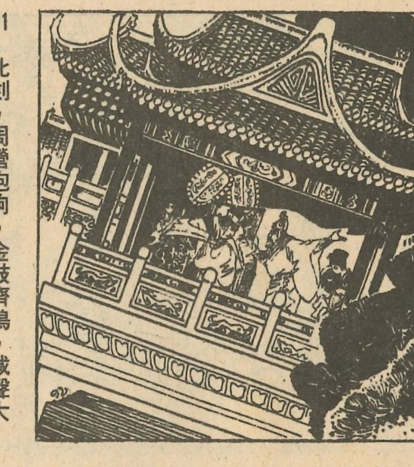


38 在午門外，姜元帥發布命令，人馬依次屯兵扎營。



39 紂王在宮內，正與妲己進早宴。忽聽戰馬蹄聲响，士兵步履整齊。紂王十分驚恐，自語道：「此聲似踏入我心！」

40 少時，侍官急忙入宮，奏道：「朝歌軍民已獻了城池。」緊接着，魯仁杰慌忙入內，奏道：「諸侯大軍已屯兵午門。」紂王聞聽，神色驟變。



41 此刻，周營炮响，金鼓齊鳴，喊聲大振，有如天翻地覆。午門官啓奏：「諸侯請陛下答話。」紂王不知如何是好。魯仁杰在旁道：「只有決一死戰，不能束手待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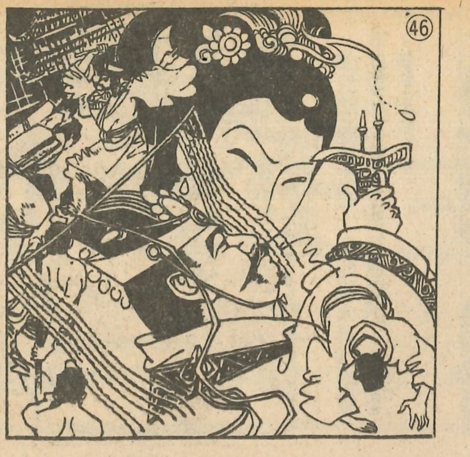
42 紂王傳旨，整點御林人馬。然後身着戰服，由魯仁杰保駕，出了午門。



43 衆將領和諸侯雁翅排開，大紅傘下，姜元帥乘四不相出來。紂王開言道：「朕親臨陣前，你等不遵國法，罪在不赦！」

44 姜元帥聲音洪亮，大聲道：「諸侯、將領一齊聽我述說紂王大罪。」衆諸侯齊上前靜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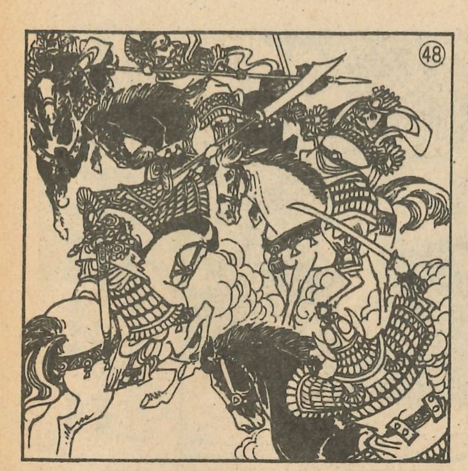
45「紂王聽讒言，廢皇后，遠君子，親小人，終日荒淫無度，不理國事，炮烙殺戮忠良，寵妲己，施陰謀，誑詐諸侯，以上爲五罪。」



46「紂王浪費財物，廣施土木，國庫虧損，刑法過度，殘害人命，欺君臣妻，廉恥全無，殘害民生，玩賞自樂，暗納妖婦，酗酒肆樂，以上共十大罪惡。」



47 紂王聽罷，事實雖以反駁，頓時目瞪口呆。八百諸侯越聽越憤慨，齊聲吶喊：「願誅此無道昏君！」



48 東伯侯姜文煥催馬上前，大呼：「昏君不得回馬，我來啦！」南伯侯鄂順强出馬到陣前，大喊一聲：「昏君無道，情理難容！」北伯侯崇應鸞也催馬上陣。紂王持刀抵擋，奮戰三路諸侯。




49 武王催馬上前，對姜子牙道：「三侯與天子對陣，已無君臣體面。」子牙道：「大王適才聽到老臣言紂王十大罪惡，天下人爲此都可爭討。現正是滅無道之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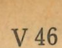


50 姜元帥說罷，命擂鼓進軍。天下諸侯聽得鼓响，左右三十五騎紛紛殺出，把紂王圍在垓心。

51 魯仁杰對副將雷鵾、雷鵬道：「我等捨死決以雌雄。」三將縱馬殺進重圍。



52 哪吒、楊戩、雷震子大喝一聲也殺進重圍。楊戩刀劈了雷鵾。雷震子一槍刺死雷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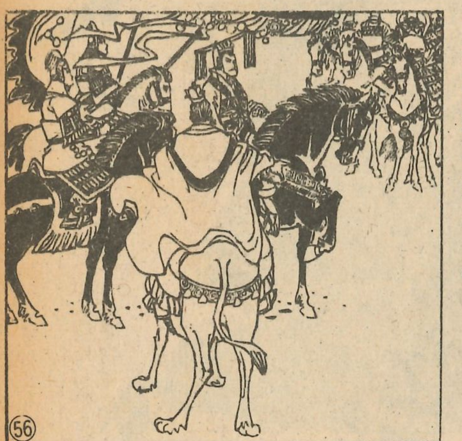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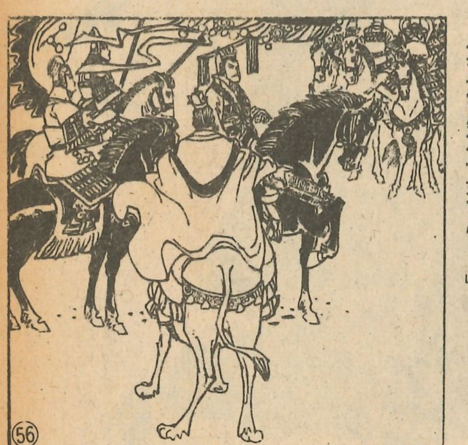


53 哪吒祭起乾坤圈，將魯仁杰打下馬來，喪了性命。

54 東伯侯姜文煥見衆將立功，忙取鞭在手，照紂王打去。紂王躲閃不及，正中後背，幾乎落馬。



55 衆諸侯看紂王逃走，吶喊一聲，一齊追至午門。此刻午門緊緊關閉，衆諸侯無奈，只好返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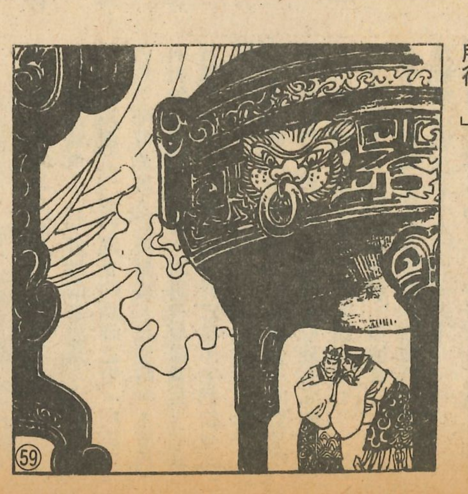



56 姜元帥鳴金收兵。衆諸侯來見姜元帥、武王道：「今日這場惡戰，我心甚是不忍。」姜文煥道：「紂王殘虐，衆民生怒，大王何必爲昏君可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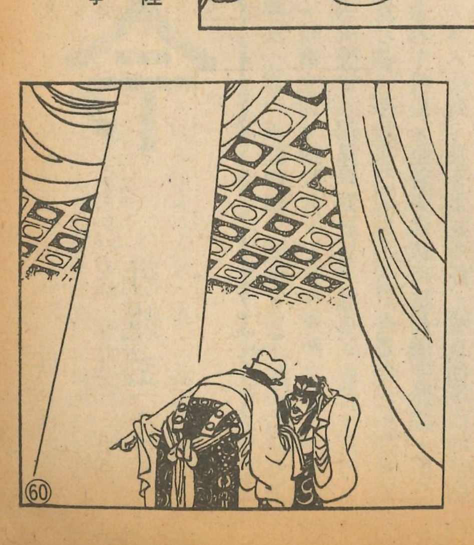
57 紂王至九間大殿，沉吟片刻，嘆道：「悔不聽忠言，果眞受今日之辱。」



58 中大夫飛廉、惡來上殿奏道：「今陛下被姜文煥誤傷，保養數日，再來會戰。」紂王道：「朕已着傷，有何顏面再去爭衡！」隨那卸下甲冑，步入內宮。



59 飛廉在廊下與惡來細語：「眼見亡在旦夕，我輩何以行動？」抬頭見殿內珠寶玉器，嘆息道：「可惜百萬家資竟被他人所得！」



60 惡來笑道：「大人明白一世，糊塗一時，你我見機而作，乘此棄紂歸周，可不失我榮華富貴。」飛廉拍手道：「此言使我如夢中喚醒。」（待續）

新派俠情倫理故事

金釵令

卧龍生・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中年文士爲于飛虹解縛，周杰、姜全瞧得暗暗震驚，見他暗運眞力，絲索立刻寸斷脫落，而且在應對之間，巧言令色，語意轉變，令人無從捉摸，于飛虹這次提出不想回翠園紅樓，想不到他略一沉吟，就馬上答應，願意作護從，隨于飛虹遨遊江湖，至於自己的姓名，只叫老四，不提姓氏，眞使于飛虹莫名其妙，只好按照他的意思作護從，由若華建議到杭州西湖遨遊，而于飛虹亦稱他爲四先生，他也無所不從，并不反對，投于飛虹所好，看來他幕後的首腦，有着無比權威，能駕馭這能文能武善辯之士，肯作于飛虹的隨從護駕之人……

欵待如行宮鼎食　提出條件是苛求

這些篷帳在于飛虹登上篷車時，也立刻拆除，顯然這些搭建的篷帳，只是招待于飛虹吃一餐飯。

四先生目送于飛虹登上了篷車之後，淡淡一笑，道：「在下不打擾姑娘了，前面自有接待的人員……」

于飛虹接道：「四先生，我……」

四先生一抱拳，道：「來日方長……」轉身而去。

所有隨來的人，同時撤走，只餘下了于飛虹隨行的人手。

瑤華輕輕吁一口氣，道：「一所臨時搭建的地方，能燒出如此的美味，只怕要準備很久才行？」

周杰搖搖頭，道：「瑤華姑娘，這餐飯，不只是表現出他們的豪闊，最重要的是顯出了他們人所難及的能力，江湖之上，有什麼人，能有如此大的能力呢？」

于飛虹道：「周鏢頭的意思是……」

周杰道：「咱們進食的魚鮮之中，有黃河鯉魚，南海黃魚，東海對蝦，這些時鮮，原爲各地特色，地方不對，就算你腰纏萬貫，也無法買到，但在這荒野的一餐之中，咱們却全吃到了。」

姜全道：「對！有很多的東西，咱們生平第一次食用，周兄是龍鳳鏢局中最有名的吃客，品評之能，連總鏢頭也很佩服。」

若華道：「世上無難事，但怕有心人，他們早有了準備，把這些魚蝦早已購置齊備，故意拿來炫耀一下……」

周杰搖搖頭，道：「若華姑娘，不容易，這些魚蝦鮮度很新，離水不會超過一個時辰，我想不通，他們如何能在極短的時間內，把這些來自南海、黃河的東西，運到此地，這份能

力，就算是南宮世家、王爺公侯，也是無法辦到。」

瑤華聽到呆了一呆，道：「但他們却辦到了……」

周杰道：「在下實想不到，當今之世，誰有這份能耐，勿怪四川唐門的唐老太太，也要甘受利用，代爲效命了！」

于飛虹道：「如若把河海魚鮮，繫於巨鳥之上，運來此地呢？」

「對呀……」周杰叫道：「這是唯一的可能了，而且還要喝當地之水，不使魚蝦死去，運來此地，才能保持如此鮮美之味。」

瑤華突然叫道：「我們飯後食用生菓，也是從未吃過的東西。」

周杰道：「是！有幾種其味鮮美，在下也是第一次食用！」

「爲什麼……」于飛虹說：「他們要這樣來招待我……」

「姑娘……」瑤華低聲說：「來，他們似無惡意，耐心點看下去，也許，金百輪來的時候，會問出一些內情！」

于飛虹道：「也只好如此了。」

「姑娘……」周杰低聲道「看樣子，他們要排除在下和姜鏢頭隨行一事，實是輕而易舉……」

于飛虹接說道：「不行，我一定要留下你們……」

周杰道：「爲防萬一，在下還是先把心中想到的話說出來，以供姑娘參考。」

于飛虹低聲道：「劉星、茶花，你們四下去查看一下。」

兩人應了一聲，像兩隻弩箭一般，分向左右射出。

看兩人行動的身法，飛斧姜全暗暗忖道：我和周杰留下來，也只有跑跑雜事，提出經驗的份了。

周杰早已明白，于飛虹身邊的人，那一個都比他高明很多，淡淡一笑，道：「這是一場比鬥智謀，耐力的競爭，姑娘要細心觀察，謹慎應付，必要時，要用些方法！」

「方法，什麼方法……」于飛虹說：「周兄，可否說得明白一些？」

「這個……」周杰沉吟了一陣，道：「稍假詞色，姑娘的容色絕倫，天下無雙，至於如何拿捏分寸，那就要姑娘費一番思量了。」

「我……」于飛虹臉上微現紅暈，接道：「多承指教。」

「其實，瑤華、若華兩位姑娘，也不妨用點心機！」周杰說：「英雄難過美人關，位也是人間絕色。」

若華道：「不行，我們和小姐站在一起，都成了醜丫頭啦……」

瑤華却笑了一笑，說道：「周兄，我明白了……」

「那就好，四先生是個很高明的人物，如若在下沒有瞧錯，他是文武兼修的高手……」周杰說：「他對于姑娘的神情舉止，前後之間，有着很大的不同……」

于飛虹想了一陣，登上篷車。

劉星、茶花已搜查了週圍數十丈方圓歸來，于飛虹一揮手，車輪轆轆，向前行去。

× ×

初更時分，篷車行到了一座村落之前，突然出現十二盞氣死風燈，一排橫立，攔住了去路。

四先生迎了上來，道：「姑娘，要不要休息一下？」

于飛虹心中一直在思索周杰告訴她的話，雖然不是完美之策，但却是目前唯一的辦法，一個受盡尊敬的人，看不到任何其他的面目，



那些尊敬，也就是距離。

她必須想辦法縮短這種距離。

只有掀開人與人之間那一層虛僞，掩遮的面紗，才能發現一個人眞正的面目。

「這是什麼地方……」于飛虹掀開車簾，露出一張美麗的臉。

臉上帶着醉人的微笑，目光凝注在四先生的臉上。

好聰明的丫頭，立刻就施展出來了。

四先生突然低下頭，眼觀鼻，鼻觀心肅容說道：「這只是一座農村，但爲了不讓姑娘勞累，我們已準備了姑娘的行宮……」

「行宮……」于飛虹道：「我只是一個跑江湖的人……」

「行宮的意思，是表示姑娘在我們心目中的高貴，一個人的身份，自己很難去決定是什麼？……」四先生說：「必須別的人作出了評斷。」

「好！我們歇下來……」

「是！替姑娘帶路……」四先生吩咐完一句話，立刻轉身而去。

奇怪，四先生似是有心要避開于飛虹。

雖只是一座農村，但于飛虹的宿住之所，仍是佈置的極盡清雅，一色的淡黃綾壁，檀木的大床上，舖着白色全新床褥。



「這地方有些奇怪……」瑤華低聲說：「好像只有姑娘一個人住，我們都住在數丈之外，那裏房舍連綿，爲什麼要姑娘一個人住在這裏……」

「不用爲我担心……」于飛虹目光轉動，四顧了一眼，說道：「也許這個地方比較清凈點。」

「我留在這裏，爲姑娘守夜……」

「不用了，你們該好好休息一下，要劉星和茶花也好好休息，四先生一定會有着很安全的佈署……」

「可是……」

「聽我的話，妳們出去吧……」于飛虹十分堅持的說：「除了我招呼你們，不要輕易闖過來。」

瑤華、若華對望了一眼，悄然退出，順勢帶上了房門。

熄去火燭，于飛虹和衣躺在床上。

她毫無睡意，瞪大眼睛出神。

她在測驗自己的判斷，是否正確。

三更時份，微風颯然，一個輕微的脚步聲，停落在後窗之外。

于飛虹耳目靈敏，又是全神貫注，聽得十分清楚。



但她忍下來，未作反應。

窗外人輕輕彈動窗檻，低聲道：「姑娘睡熟了麼？」

于飛虹挺身坐起，道：「是四先生……」

「是！在下有要事奉告，不知是否會驚擾姑娘……」

「那倒不會，等我點起燈火……」

「最好不要……」四先生說：「如是姑娘覺着有所不便，在下就站在窗外和姑娘交談幾句……」

「那怎麼行……」于飛虹打開窗子，低聲道：「四先生請進吧！」

人影一閃而過，未帶起一點聲音。

于飛虹心中忖道：看來，剛才飛落窗外，是故意發出聲息了，這個人胆大心細，每件事，都似是經過算計。

四先生目光轉動，打量了房中各處一眼，笑道：「對在下深夜來訪，姑娘是不是有些懷疑？」

「不是懷疑，是有些奇怪，不過，我相信，四先生一定有要事指點？」

四先生淡淡一笑，道：「孤男寡女，深夜中雅室晤面，姑娘不怕壞了名節麼？」

于飛虹心中有點冒火，忖道：你既然知道會沾污我的名節，爲什麼要深夜來此。

不容于飛虹回答，四先生又微笑接道：「在下已精心安排，在半個時辰之內，不會有人發覺，但不知姑娘的人……」

于飛虹道：「他們未得到我的招呼，不會來此驚擾……」

四先生微微一怔，道：「怎麼？姑娘已料定了在下會來麼？」

「不是……」于飛虹平靜的道：「我相信四先生的佈署，要他們安心休息？」

「姑娘果然是善體人意……」

這話十分輕佻，于飛虹沉吟不語。

四先生道：「姑娘要見金百輪，在下已傳出飛諭，我想三五天，就該有消息傳來了！」

「多謝四先生。」

「姑娘想知道什麼？現在可以問了……」

四先生道：「我們的時間不多……」

「待我如貴賓，總非無因而起吧？……」

「難道令尊一點也沒有告訴妳……」

「沒有……」于飛虹說：「所以，我希望四先生能告訴我。」

「茲事體大……」四先生說：「我想遲則三月，快則一個月，以姑娘的聰慧，應該就可以明白了！」

「我希望儘快知道……」于飛虹說：「四先生不會讓我失望吧？」

「目前，這還算一個秘密，如是在下洩漏了，姑娘，可知道這個後果吧？」

于飛虹道：「不知道，是不是很嚴重？」

「可能會丟了性命，算不算嚴重呢？」

于飛虹道：「這個……」

她本來，早已想好很多應對的辦法，但此刻，却又無法施展。

她究竟還是個很純潔的女孩子，有些事，

想想可以，但臨場表演，却有所不能。

「當然，這件事對姑娘的關係很大……」四先生說：「能夠早一點知道，可以先作仔細的攷慮，再作策劃應變，那就從容多了！」

「可是四先生不肯說啊……」

「唉！事關這是區區的生死關頭，自然是有些顧慮了！」

于飛虹暗暗吸一口氣，道：「四先生，要如何才肯說呢？」

四先生目中神光一閃，道：「如能使在下覺着死的值得，自然就可以說了！」

于飛虹心中忖道：不知他心中想些什麼？我是否能夠作計？

「姑娘，請保重，只要再忍耐一兩月，就可以眞象大白，實也用不着作痛苦的抉擇，使在下也拿生死作注……」四先生抱抱拳，道：「在下告退。」

「等一下……」于飛虹暗咬銀牙，說：「怎麼樣，才能使你不計生死呢？」

她想到了杜秋寒，已經葬身在那天崩地裂的深谷中，此心所屬，已成了明日黃花，還有什麼值得珍惜的呢？

這是個很可怕的想法，這一念之間，可以淪入魔道。



四先生皺了眉頭，說道：「妳眞的急欲知道？」

「是……」于飛虹說：「我希望立刻知道，你有什麼條件開出來吧？」

講沉着、老練，欲擒故縱的手法，于飛虹實難和四先生頡頏。

四先生道：「姑娘覺着在下這條命，能值多少錢吧？」

原來，他只是想要銀子，于飛虹暗暗忖道：這就容易解決了。

「我有很多錢，四先生請隨便開價吧！」

四先生道：「錢，在下這一生，大概已化用不盡了……」

于飛虹呆了一呆，道：「那你要什麼？」

「姑娘有什麼？」

「我？除了錢外，就沒有什麼了！」

四先生笑笑道：「應該是有的，瑤華、若華……」

「你要他們……」于飛虹道：「這我不能作主，要和他們商量一下。」

四先生微笑道：「瑤華、若華，雖然是很美的姑娘，但他們算不得人間絕色，也難和在下之命相比！」

于飛虹噢了一聲，道：「那你是……」



「要妳……」四先生道：「當今之世，犬概只有姑娘之美，可以讓在下拿命一搏了！」

「我……」于飛虹雖然早已料到了他的用心，但一旦對面鑼，當面鼓敲了起來，仍不免心頭鹿撞，惶惶不安的說：「你要作什麼？」

四先生歎息一聲，道：「姑娘難道還不明白麼？我想不是區區一個，任何人，只要見了姑娘，也難免會興起拿命一搏之心。」

「不會呀……」于飛虹道：「周杰、姜全，他們都沒有這樣的想法！」

「他們不會……」四先生道：「姑娘如當空皓月，他們只不過螢火之光，自不敢有些妄想，在下就有些不同了。」

「你……你有什麼不同？」

四先生道：「區區這身武功，放眼天下，能和我一戰的人，屈指可數，何況，區區自信胸懷的謀略，也足以助姑娘一臂之力。」

「你要帮助我？」

「對！我告訴了姑娘這件秘密之後，咱們就要開始精心籌劃，大約有一個月的時間，然後，咱們即將和江湖上，一股最强大的勢力對抗。」

于飛虹道：「你要我作什麼？」

「妻子……」四先生說。

「這……太突然了，四先生，能不能讓我仔細的想一想，再答覆你！」

「好！不過，我要一個時間，于姑娘，我們的時間不多了！」

「十天……好不好？……」于飛虹說：「十天之內，我會給你個肯定的回答。」

四先生搖搖頭，道：「恐怕沒有那麼長的時間給妳攷慮了。我也要時間準備呢！」

于飛虹突然間陷入了一個完全無助的空間，她心中累積的疑問，形成了一種很大的壓力。竟然無法和四先生的要求抗拒。

「那你要給我多少時間？」

「三天……」四先生說：「妳必需在三天之內，作個決定，當然，在下不會壓迫姑娘，妳可以忘了我們今天的談話，在下也會儘快離開此地。」

「離開這裏，你要到那兒去？」

四先生道：「離開妳，越遠越好。」

于飛虹道：「好吧！就是三天，三天後，我給你答覆。」

「姑娘……」四先生說：「妳可以拒絕，那與姑娘無損，對我也沒有壞處，我可以走得很遠，這一生，都不會冉見姑娘，但如妳答應了，要立刻兌現……」

「立刻兌現，那是甚麼意思……」

「就是立刻成親，姑娘，只有讓我得到妳，我才有帮助妳的勇氣。」

預期于飛虹定會生氣的，但于飛虹竟然平靜的點點頭，說：「你！我答應你了，就嫁給你！」

四先生微微一笑，道：「姑娘，這是終身大事，妳要仔細的想想啊！」

于飛虹道：「我會想的，三天後，你來聽我的回音吧！」

（未完・廿八）

江湖恩仇錄／展鵬・文
可飛・圖

寒鴉神梟（上）

叛師反門　滅魔神音毀天禽

天際微有幾點星光，將個天形成了鉛一般，有說不出的壓抑之感。有幾陣風，將幾顆樹吹得簌簌作响，聽來也是有寂寞、凄凉之感。

山洞中，綠火幽幽。雖然，這山洞挺高挺大，但是，讓綠火這麽一照映，鬼氣森森，更是有說不出的陰沉，可怖……不料，在這樣個鬼地方，都有着一個綠袍文士，坐在一塊凸出的山石上。雙眼似睜非睜，似閉非閉的，端坐在一堆綠火前。

此人爲綠火所照，顯示了一絲詭秘神色。尤其是雙眼一睜一合之際，吐出絲絲精光。因此借這一點精光，將此君之面容看清。

長眉入鬢，鼻直口方，雙耳貼肉，很挺拔英俊的。可是，在這樣的綠火幽幽之烘托下，却透露出難言的可怖感。又因爲綫條的清晰，反形成了一股令人震慄的神態。

遠處傳來幾聲吹竹聲。奇怪的是；比風還快，本來聽來在極遠處，可是聲到而人到的，有一條白影，已撲到了那堆綠火前——

「師主萬壽……」一個看來與那個綠袍文士相差無幾的文士拜伏在地！半晌，半晌……才聽得一聲冰冷的笑聲，而拜伏在地的文士已聞聲變了姿勢；由跪變成坐，坐在那堆綠火前，與綠袍的師主成了面對面。祇是後來者是雙目垂簾，不如師主那樣雙目似睜似合——漸漸，後來者簡直成了個死人那樣，直挺挺的坐在那裏。

然後是一個一個又一個，一直來了九個。因爲時間有先後，也眞磨蹭去了一段時光。洞中一共有了十個人，有男有女；有俗家，也有空門中人。誰也說不出個名堂來，他們是何等樣人，在這一堆綠火前，坐着幹什麽。

「齊了？」那個綠袍文士陰惻惻的說了一聲——

「缺四個！」

「爲什麽？」

「師主慈悲，屬下不知！」

又是一陣靜寂。突然，兩道令人震驚的光華閃過，師主是睜開了雙眼。掃了一週。「死了？」

「師主慈悲。」

「應該找到了屍身，或者、是一些信物……」

靜寂無聲！看來，誰也無法回答這個問題。

「應七！你看如何？」

「弟子奉召即來，不知其中有變。」

「梁九！你又如何？」

「師主慈悲……」

「對付叛門出教者，我能慈悲！」

這二句話宛如石破天驚。本來已够陰沉森然的山洞，突然的變得越發地寒冰澈骨般的，令人毛骨悚然。

「師主得罪……」在左方有人抖戰的吐出四字。而瑲瑯瑯一聲龍吟，白虹耀目，光澈山洞。一道龍形光華，向師主左側打到！

「各位速退……」退字出口，幾條人影飛騰中，一聲震天價的巨响，石火光華佈滿全洞。半晌，塵埃落定，洞中祇見一堆血跡，綠袍斷裂……可是，不見屍身！

衆人匯集，發現如此情況，不禁個個面面相覷。不可能啊！這是巨大威力的「滅魔神音」。那會有如斯之結果！師主不是弱者，他們知道師主巨大神通，即使偷襲得手，但是，决不能一下致其死命。他們還有第二、第三的殺着未用。他是不會被消滅，也不會讓其脫梢。如果被消滅，一定有更多的證物。脫梢？九個人，可說是全神貫注，白光一閃，根本沒見有綠影奪路而出！他，九個人全有陣寒意透上心頭。其中有一聲：「搜！」好，九道黑影立即盤旋在洞中，找他們要找的東西。

可惜，除了一截綠袍，再也找不出其他的東西。難道眞的擊中了師主，這一炸之威，將師主炸了個屍骨無剩？大有可能？不，九個人是誰也不敢相信這個答案。可是，幾乎將個山洞翻了個身，依然找不到一絲一毫可作證據的物件。師主是武林的怪傑。師主是神出鬼沒的相好。他們個個提心吊胆了！勾引外道，並且借得了威震羣邪的滅魔神音，有心將他一舉消滅的，難道眞的如願以償了？

「你信否？」

「不信又該如何？」

「爲何死守在此，走，回宮去解散宮中的三輩弟子，將寒鴉神梟宮毀了，也就算了。」

「如果師主再出現，又該如何？」

「羽翼均去，單手赤拳能敵得過我們？何況我們還有正教諸仙師的支持……」

「對，滅魔神音，九陽戮魂刀……」

九人商量來，研究去，誰也說不出個更好辦法來。祇能「依戀」萬分的走了。不過，其中正是有個狠人，在洞外再放了一丸滅魔神音，將整個山洞炸了個頹然塌敗，封殺了出路。九個人才走了個乾淨。

很快的，江湖上已傳遍了這件事——

寒鴉神梟宮毀了！而且，毀在自己人手中，這一代的主者，江湖上的第一大魔頭，天禽尊者死了個屍骨無剩。有多少人在額手稱慶啊。有多少個本來已消聲匿跡的門戶，又再在江湖上稱雄稱霸了。而號稱武林第一大帮的神龍天象帮，更是聲勢顯赫。因爲；他們帮中增加了九名護法，隱隱然，有些傳言；寒鴉神梟宮是毀在這九位護法的手中。因此，龍象帮也更引人注目。北方，也就是他們的天下了。

寒鴉神梟宮被毀了將近二十年了，看來，毀是毀定了。因此、江湖上有不少人是越加的出面亮相了。本來，爲天禽尊者及其手下管束的江湖門，他們是堂而皇之的，向龍象帮俯首進貢。漸漸地，已習以爲常，好像有天地以來，他們一直是讓龍象帮管轄似的。

龍象帮好生興旺，江湖上依然是風波頻生，祇不過時起時伏。當然，這又是理所當然的，要江湖不起風波那才是怪事。不論如何起伏，龍象帮依然統轄着北方的地盤。恆山的龍象峯有着它們的總舵。別說總舵主已不常露面，連九護法，十二堂主也極少出來。在北方江湖上出了什麽事，至多是一家香主出面主持着排難解紛的瑣事。別看一個香主，他眞能比一家掌門更有力。他的說話也應一句：「一言千金重。」這就是目前的龍象帮實力之一般。

可是，龍象帮也眞能持盈保泰，他們永不會惹事生非，即使插手干涉些江湖事務，他們也能做到四平八穩，義理兼顧。否則，又怎能成爲一方之霸主。

目下，對龍象帮來說；天下太平，水靜河飛。江湖上稍有頭面的人物，决不敢對龍象帮有所不敬。漸漸的，龍象帮的門下，有走遍天下之趨勢。

雙馬飛來　龍象帮中見面訊

在口外的茫茫平原中，今日有兩騎馬特別的引人注目；因爲，這一男一女的面色很不平靜。並且，他們每人的鞍際掛着一個革囊，包封緊密。明眼人一看便看出來，這革囊是裝人頭用的。現在；革囊圓鼓鼓的，分明已裝了物件。何況，男女的背上全背得兵刄。他倆是道中人，可也是殺人兇手。

最近這一帶沒聽說有什麽兇殺事件發生啊！那麽，他倆殺的不是道中人？嗨嗨，莫非是殺的是平常人物？或者，什麽鄉下財主等等。那，他倆是江洋大盜吧……

再看一看清兩人的面容，嗯！生得蠻斯文，年紀在廿歲左右，女的生得挺美，奇怪！最近這條路上，可沒有這樣的人物出現過。

「奇怪啊！」馬上的男子深沉地嘆了口氣，鄭重的吐出了這三個字。

「有什麽好奇怪的？」

「我們走的一段路，全是他們的勢力範圍。就算我們摘了四個瓢把子，不算太大，總是個人啊！他們號稱神通廣大，老的一個更自鳴爲念動即知，他們那會讓我們泰然的走了那麽長一段路？」

「明知不好惹，還不調兵遣將？」

「可別把自己太過看得他奶奶的重啊！」

此言一出，男女變色！需知，在這漠漠平野，一望無際。而男女明知，週圍百尺，一無人影，有，也得在百尺外。是誰有這好的功力，在百尺外出言吐語，能字字清晰的，傳入了兩人的耳中。這一對男女自己知自己事，不，這簡直可以說是；行家耳目之中，那能分不出個高低來？何況這一句話。分明含有藐視他倆之意？

「是誰？敢如此輕視自己？」

馬蹄聲中，兩匹馬是各分西東的平馳而出……他們一西一東，需要來個東西合圍，找出這個發言人來。

一個大圓圈疾馳而分、再合。兩人面上全有着失望之神色，時間還早，除了兩人。根本沒第三者趕如此忽忙之路！難道是鬼？

笑話！光天白日，那能鬧鬼來的？那麽！男女兩個的面色更難看了。兩個人心中是明白，有眞正的硬手躡上了自己了。

駐馬半晌，突然，發出一陣清脆笑聲！兩騎馬又走了。走得如此沉着，如此的鎮定。根本當那句話沒聽見。對！這才是江湖上的一流人物。所謂見怪不怪，其怪

自敗。又道是：「整古作怪，難道能一輩不見人？」與其我們自陷其疑，倒不如面對其疑，讓個疑團自解。

這一對男女，可不是簡單的江湖人物。有他們的長處。不，應該說，決非好相與……

大路上，有個分歧處。嗨嗨，分歧處有幾棵紅柳樹，排列得參差不齊。並且，長得毫不精神。當然，決非有人調理。還有，看來是經過人爲的破壞。因此，變得如此的懨然無生氣。生得疏落。可是，從遠處看，有棵樹下，有個土包包吧？不，看看清，是個人！

兩人可全聚了神：「果然，眞有點兒耐不住了，冒了頭啦。一個人，可不能輕放。如果眞是發言人，還眞是個勁敵！」

馬蹄聲止，言聲傳來。兩人心中老大不是個味。心中明白，正是那個對手。因爲；此人語聲是刺耳，尖厲，不是那樣的陰呑呑，死沉沉的……不理他，既然出聲阻住，就該看個明白，見個眞章！

「娃兒你……，別走啦！難道你有眼無珠？」

「閣下是誰？與我兄妹非親非故，憑什麼阻住我倆的去路？」

「憑什麼？哈哈——」他笑得眞個難聽……

現在，可你笑你的了。這一對兄妹是一字不吐，一言不發。四只眼，冷冷的盯住了此君——

嗯！此君生得不算猥瑣。不，挺有幾分硬勁兒。不過，眼神有幾分邪、狠滋味。本來，他是橫臥在道，現在，一打挺，站立平地。穿一身土市直綴，前短後長，腰中繫一條杏色絲絛。可手中拿一柄摺扇，有些不倫不類。因爲，文士才許拿柄扇子充風雅。一個穿前短後長的土老兒，祇多是個莊稼土財主，是不配如此裝扮的。當然，拿柄蒲扇啊，團扇啊的，可以不理了……

可是這一對男女的眼神，就注視着這柄摺扇！

這個不倫不類的阻路者也發覺了…他可又乾笑了幾聲：「殺了人啦！」

「廢話！」現在，男的說話，吐字十分經濟了！不過，言簡意賅！尊駕你要自己意會了。

「殺了幾個！」

「四個！」

「爲什麼？」

這一問，可不聽得他倆的同答，祇聽得兩聲冷笑。「不錯，殺了就殺了，爲什麼？有什麼爲什麼的？」

「別以爲我們不知道，你倆是一路走來，一路找我們的岔子。一個說不上，就動手，就殺人。近年來，也眞有些混小子惹事生非，全仗帮主的英明，帮衆的扶持，走不多遠，還不是手到擒來……」

「廢話！」

此君還想滔滔不絕的說呢，可讓兩個字阻了個眼白顚倒。可你再一想，這兩字廢話，卻大有深理在。事實俱在，此時此地說些個風光、威望，有什麼用？該出手，該現眞功夫見眞章的時候。何況，你已知道了，他倆人已殺了四個？

「留下姓名來：」此君是憤然的吐出了五個字！也眞有些坊間說部中的來將通名的味兒！

「向閻王爺問！」女的出口了，語氣示驕橫、傲慢！

「好！」

好字出口，語音尚在空間盪漾，而此君已摺扇直點起七點星光，成一橫弧形，向男女兩人點到。

別看他說話拖泥帶水，又腐又迂，可出手是又疾又狠。看來，他揮出七點星光，而星光閃爍中——不，星光竟然有這一股持久之勁，看得出，此君功力深厚這一般！

不料你快，你勁，人家可也不遑多讓。倏然間，兩道青虹，分左右直刺中間！

八八　逍遙　巧遇前古神兵

本來，七點星光閃爍不定。應該看得出，他是尚有餘勁未吐。兩道青虹的直刺入圍，好，一聲怪味中，星光突然抖起一陣斜行光環，這那裏是星光，根本是形成實質的光柱！又聞嗆嗆發響，青虹也是倒轉、逆行的變成兩道貼身光虹，與光柱纏在一起。

攔路怪客看來貌相猥崽，言語乏味。可不想他出手之狠，分明是江湖一流行家。兄妹倆之異門神兵斷日缺，竟然爲之一柄平凡、常見的摺扇封煞，這可是駭人聽聞的事。現今兩人不敢托大，各各一招「補天式」，一陰一陽、一正一反。一個是「提領攀肩」的一道青虹，由下而上。一個是「共工折天柱」，由上而下，一呼一應的成爲一輪走陽皓日。這是兩人的煉魔七式中的第一式。看來是一封一合，一合而成的動歸靜的玄門七煞。可是，女的已悄沒聲的，由馬上翻身而下，腳踏實地，這一輪青陽算是眞正的一由天，一自地的輔合而成了！

攔路客不想自己會陷身入玄門至高無上的煉魔七式中。自己的「仙人逍遙扇」，莫名其妙的爲兩股無形悉力所圍。天上地下，青虹抖爍，卽使自己用救命神招八八神仙謫降式，抖起一股股繁星，但是，對不起，繁星宛如遇見尅星，爲青虹呑沒無踪——

須知：這一股股繁星其實是他本身功力所萃……而對方的青虹何當不是彼等之功力所附？

分明是此長彼消，分明是本身之功力被尅受制！

攔路客決不是渾噩無知，也絕非一勇之夫。莽撞之輩。他知道自己的仙人逍遙扇，碰上了對頭尅星。還有，一個打兩個，自己是勢弱被制。這決非丟臉之事，現在亟須之事：脫身——

何況；對頭之虛實已得！對，走！

仙人扇突的一張，本來是一柄，現在，變成了半個圓形，身形一倒，嗆嗆啷啷，一陣密如爆豆、貫珠之聲中，突然，青陽環繞中，莫名其妙的激射出一團火光！爲青陽所擊中，激發出朶朶火星……

青陽爲火星所逼，不得不撤圍同顧。火星點點分飛中，立聞一聲啞嘯，又是一片血光抖起，嘯聲甫畢，這一對男女是看清了一團土黃灰影，疾射而出；出了他倆組織的青陽圈，一晃無踪。快，眞可說快如閃電！

男女倆對望一眼。女的是詫傲的招同了馬匹，騰身上了坐騎，一言不發，抖韁欲走——

「唉——」

這一聲嘆息，眞可是名符其實的長嘆。嘆得人矇頭轉向，嘆得那天地無色，日月無光——兩人莫名其妙的，讓這聲長嘆，嘆得烏眉黑睡的，僵住了……

這一次不壞，爲什麼？因爲，馬上給你見顏色。不，見個眞章……就在這幾顆稀疏柳樹間，轉出一頭驢子。可是，越看越不像驢子！如果不是牠的呼嚕聲，你直當牠是隻大狗來的——

有人騎的吧？那不錯，可是驢背上的仁兄，生得又高又大，簡直是老虎騎了個大綿羊。眞代他那隻倒霉的驢子叫寃，撞到了這麽個主子。不過，眞……他娘的怪事，那隻狗大的驢子，馱了個又高又大的主子，走得挺快，滿歡的一晃眼，到了兩人的面前——

「眞他奶奶的……」

嗨，是他，這一男一女對這五個字是記憶猶新。刻骨銘心。風沙中，在自己耳邊響過。可又是週圍五里方圓死找不到的，那個主兒——

看一看清，此人生得于思滿面。可有一半蒼白了！年紀不小了。一雙濃眉蓋住對小眼睛。即使眼睛一睜一合間，有些精芒外射。但是，十分的不配。簡直看來有些別扭的。鼻子挺大，大得有些離了格。下邊一張大口，那倒像樣；大鼻子大口，口中却又配了副差參不齊的焦黃牙齒。一張口，試問像個什麼樣啊——總而言之，統而言之，此公生就一副不得人緣的相。還騎上這麽匹狗大驢子，遍又出口如斯的粗魯——

兩人可祇有看的份。

「有什麼奶奶的好看！自以爲挺奶奶的有本領！眞他奶奶的沒記性，就他奶奶的是對狗熊，也該記得吧。奶奶的，叫你倆別他奶奶的看得自已太重——嘔，一下子，放了他奶奶的一個要命鬼——你奶奶的……

看來此公把個奶奶挺重視。常掛在口中不肯放——但是，這一對兄妹可受不住啦！說話那有如此粗鄙可厭的。

「住口——」

「你奶奶的，憑什麼叫俺住口——」

「有女眷在此，說話得尊重一些——」男的是挺委屈求全啦，將個女眷放在前面——

「你奶奶的，女的不是人生父母養的嗎？」

可不錯，男女全是人生的——

「你奶奶的啞啦！」

一下可問住了。

「前輩，請息怒，就因爲全有人生父母養，所以不敢聽您將個奶奶當招牌！」好！女的就是那麽牙尖嘴利，這一下，可將個大鬍子說住了——嘔，笑了，那個大鬍子笑了。笑得還挺歡暢的——不料，突然！「不對，生死大事，可不能你奶奶的一笑了事！」

什麼生死大事，誰的生死大事？

「你倆眞他……」聽得出，大鬍子將個奶奶硬生生的嚥住了——「——不怕死嗎？」

兄妹倆不禁對覷一眼。我倆是不怕死！怕死的也不會這麽幹啦！

「殺了人？」

「嗯……」

「四個——」

「廢話——」男的有些火了。

「祇別他奶奶的自以爲了不起，斷日缺眞他奶奶的天下無敵？」

「不信，大可試試——」

「別他奶奶的好心當惡意。」大鬍子這句話可分了三段才說完。因爲，一道青虹已打斷了他三次，也是說大鬍已接了三招！

斷日缺又名青陽缺，是狠殘無比的兵刄。江湖上已三十年不見踪跡。老一輩的人是淸楚明白，斷日缺可決不是赤手空拳可以對付的。因爲，斷日缺本身需煉成太陽玄陽七煞神悉才可駕馭的奇門兵刄。其名爲缺，非但兵刄本身有缺口。而這個缺口可又眞是制敵死命之「要害」。所謂要害，就是在我爲「要」，在敵爲「害」。反過來講，在我爲「害」，眞是爲敵之「要」。也就是說，這青陽缺不出手則已，一出手是拚生死的了。更由此說明了，對敵是招招必死之式；不是敵死，就是我亡。剛才，就算是對付逍遙扇如此陰狠厲害的兵刄，依然是令他重傷而遁。否則——要麽，反尅自己——但是…現在，却讓人空手接了三招——

還有更奇怪……令人心驚之事。大鬍子雙脚似點地，非點地的，坐在驢子背子啊！那男的可就紅了眼！一聲厲嘯——看來，他是要拚全力來尅敵取勝了。

「不可——元哥哥！」是女的在叫！

「青妹還不出手？」

「我們與他有什麽生死大仇？」

一下子問死了那個元哥哥！

看官：並不是問死與否的事，從這個處理問題上可以看出，女的遠比男的冷靜、深沉。還有，男的看來斯文淡定，不及女的飛揚囂張，其實，內心深處，依然是女的比男的心靜、沉着。

「唉，老狗，老狗，差些把你的狗頭給剁了下來。呃，哇，頭沒剁下，可剃了個頭啦！」

不錯，驢子的頭上的鬃毛是短了少不。因此，主人拍牠的頭時，牠是「嗯嗡」、「嗯嗡」的哼了幾聲。好似對自己主子之保護不週，提出了抗議般！

……現在，那個元哥哥又恢復了平靜的面色。不過有心人是可以看出他的眉心間有着一縷淡淡的愁色！

「別他奶奶的担無謂心事！我要你倆的命，可不會費那多的力……又警告、又現身、唉！可——你他奶奶的，從此，娃兒啊，前途是荊棘遍地，即使不是寸步難移，可也是險阻重重啦——唉——眞——眞——」

「他奶奶的——」那女的接上了口！

空氣是一瞬時凝結住了。因爲，誰也想不到這四個字，出諸於女子之口。而且，如此之熟練，還毫不顯得出生澀別扭——別說她哥哥呆住了，連那個熟極流轉，

出口自如的大鬍子也給來個措手不及了。

「哈哈——」笑了。「眞他奶奶的有意思！」

「前輩，看來我倆，不，我們該向後轉了吧？」

「女娃子，眞有你的！」

然後，再不聞人言聲。祇有蹄聲打破着平原之寂寥。

此地是一所殘破的廟宇，不，簡直是不堪描容的破窟戶。因爲，連個神像也看不見，所以，你是無法清楚此地原來是什麽廟，供的什麽神、或佛。如果不是天井中還有隻生了根的石香爐，有些殘香餘灰，你大可當此地是飽經兵燹的莊戶人家！

現在，在一扇殘垣邊，有兩匹馬、一匹狗大驢子！分明，三人已在此休息。

裏面，想必是從前的大殿——或者配殿什麽的。已升起一堆火，還有兩面一副木架，中間橫着條黝黑的金屬條。嗨，還掛了幾隻鈎子，上面有些鷄、兔的尸體。哈，他們倒蠻會享受生活，烤野味吶——

「前輩，請嘗嘗咱們家鄉的酒——」

大鬍子由女的手中，取過了一隻形製頗特別的，扁形酒器，打開了塞，空氣中立即佈滿了一股清冽、甘凛的酒香……大鬍子貪饞的嗅着嗅着，半晌才吐出兩個字：「好酒！」一仰頸子，說他是「長鯨吸川」，太過份。說他是渴驥飲泉，庶幾近矣！

嘴不離壺，久久不休！

「前輩，前輩……」女的在叫——看來她有些肉痛了。

可惜，你叫你的，大鬍子是祇顧飲他的——

「我怕你醉——」

這是女的不得不說出了！這意思是，她的酒，酒性極烈——其勁極長——依然是可惜，爲什麽，大鬍子是笑，他一手摔了酒壺，叫了一聲：「好酒——」仰天倒下了。

「嘿！醉了——」

「是，醉了——」由此開始，男的說話又維持着經濟的原則了。

「是我的不好，沒說個明白，此酒性烈、性長——」

「肚餓！」

「啊！對了，看來他也與我倆一般，半天未吃東西，可是這空腹飲酒，是更易醉啊——」女的有些歉然之意——

男的祇看了妹妹一眼，不再言語了。

而空氣中又充滿着焦香味。嗯，是那些食物烤熟了——

「前輩，前輩……」女的叫着。希望這個前輩能醒來，吃些東西。可惜，回答她的是震耳欲聾的鼾聲。

她祇能罷休了，與兄長吃了半隻鷄，半隻兔……還有些餘剩，她很小心的收拾了。看得出，她是留下給大鬍子前輩吃的！然後，兄妹倆有着對大鬍子的猜度。

「這位前輩，一定是大有來歷！」

「怎見得？」

「哥啊，他擋了你的『巨靈輪』、『白虹貫日』，還有半式『開天斧』——唉，可記得師祖的告誡，開天斧是滅魔重式——而你——」

男的一直在沉思。現在，雙眉皺得更緊了。他何嘗不清楚，自己的開天斧是讓那個大鬍子從中阻煞的。當時，他已經開始心寒了。師門重式，又是有去無來的啊！那會這樣的？自己分明有着中途氣竭難繼之象。也就是說，這一式「開天斧」實在是無法一氣呵成。須知武學中，最怕的就是這樣，招式被中截。尤其是自己的青陽缺，更加不可能的啊！嚴格地說；自己的青陽缺是被破了！被一個莫名其妙，不知來歷的大鬍子破了！

他是誰！如果是對頭，那麽，那後果如何？不堪設想啊！即使不是對頭，這麽一個人，始終是自己的尅星。難道，以後在這樣個尅星陰影下偷生？

「不，」男的苦痛的看了仰天躺在地上的大鬍子一眼，半晌，半晌——

青陽古訣　巧遇子午戮魂梭

「元哥哥，你做什麽？」

「我想死！」

「啊！你說什麽？」

「唉！青妹，我，廿年苦功是白費了！」說着，哈，這大個漢子，像個女子般哭了，而且一哭不可收拾，越哭越傷心！

「哥，你不怕難爲情嗎？」妹子有些氣憤了！

「死也死了，還怕什麽難爲情！」

「眞想死？」

「死了乾淨！」

「眞無志氣……哥，忘了三代之仇了麽？」

「唉！」眞有些凄然之感。

「要死，報了仇，行嗎！」

「爲什麽不殺了他！」

「啊，什麽時候有人偷聽？兩人不禁面色大變，兩人自己明白，這耳音也練了五年，爲的是破敵人之暗器，或是識破敵人追踪，潛聽。現在，嘿，自己這二十年的苦功，眞的是白費了！連妹妹也有同感。可循聲回頭一看，噢，一個滿面笑容的老人，站在兩人身後，老人身着一件白色長袍，可又滚上了綠色的衣邊。不過，這老人却莫名其妙的透着一股說不出的邪氣來。

爲了他能悄沒聲的掩在他倆的身後，兩人難免有着一股戒備之心。

「你爲什麽要死？」

「與你何干？」

「唉，爲了打不過他？這還不便當，殺了他啊，看，現在，他醉成這個鬼樣，舉手之勞啊！還不出手？」老人在喋喋不休，可是換來的是兩聲冷笑，不屑的看了老人一眼，這眼神是旣冷又卑視的，令老人十二萬分的下不了台。

「我錯了？我可是爲你倆好，眞，這老鬼挺可厭啊，噢，這樣吧，由老夫代你下手又如何？」

「你如敢下手，看我不殺了你？」

「唉！殺我？哼，能嗎？殺我？來啊，試試看！」老人的面色突的變了！變得萬分的嚴肅！並且，本來，還維持着的一派邪氣也不見了。看到的，祇是一股陰沉可怕神態，即使此公本領不小，並且來歷不知，自己兄妹乃名門之後，此老如此卑鄙險惡，本就是正邪殊途，殺了他，也不見得有什麽罪過，好好，殺就殺，難道殺個惡人還得擇日子的？刺刺聲中，這一次是兄妹兩人齊上，青陽缺是蓋天鋪地的而來——

現在，可以看到了青陽缺的陰陽合圍的厲害，也更可以看到，青陽缺實在是部不世出的玄妙上清古訣，初時，男的所以失敗，陰陽之不合璧，實在是第一大要點，而今，兩道青虹一合璧，威力之增發，決不能以倍數相計。尤其是兄妹兩人之默契，更是當今之武林一絕，青虹之天地、陰陽相合相分，相配相圍，可以看到了青陽缺眞正威力所在。

這個不知來歷之老人，在青虹飛揚中！不得不面現驚惶之色，不過，依然可以看到老人實在有他不可輕視之武功，前文已說過，青陽缺是拚命的兵刄，不出則已，一出，不是敵死，便是我亡，原因爲兵刄本身所賦之性格，出手無輕招，狠辣的，根本是每一招、每一式是尅敵致勝，或者自己受尅送命的出手，不想，兄妹幾個照面下來，老人除了面露驚異之容色之外，一無損害，當然，也沒有令他倆受到反尅。

這是從來未有之奇？也可以說是，從來未有之異。因爲；這不是一般普通之武技，這是你死我亡的兵刄！越打，別說老人驚訝，就是這一對兄妹，也是心神俱寒啊！

「唉，從來沒有見過這樣一對生番，算我老頭子自討沒趣，讓我走，成不成，行不行？啊，大少爺，大小姐，我可不是與你倆來拚性搏命的？啊……唉，噢，哦，哇呀呀……」這後來的幾個單音，分明老人在發急了！可又是一奇，即使老人在發急，在狂叫，狂呼，但是，這一對兄妹的青陽缺是一發不可收拾的，將兩人的全身功力全已施展出來了！這可說是兩人將部玄門煉魔秘訣，發揮了個淋漓盡緻，兩人自己心中明白，如果不是今天這樣個塲面，憑師門傳授，兄妹喂招，決無可能有今日如此之成功，可以這樣說，這一部秘訣，是兄妹兩人學識了這部青陽缺以來，最滿意，最成功之一次演出。

可惜，依然無法拾奪了這個老人。

兩人不禁全興起了一個念頭，自以爲天下無敵的玄門秘訣，實在是徒有虛名，不堪一試的吹牛功夫而已。兩人越打越不是味兒，本來，是元哥哥哭，現在，連沉着多智的青妹，也想哭了。

心情大變，這出手，這發招是難免越來越失勁乏神。而老人是大叫啊呀呀，救命聲中，不見了，老人是「算」給兄妹打走了，並且，走得極快，宛如來時無聲般，一去無影無踪。

至於兄妹倆怔住了，一柄天缺，一柄地缺現在是抓在手中，誰又知道啊，兄妹倆抓在手中有千萬斤重。

「眞想放下手！」

「何不就此放手！」

啊，誰？是那個大鬍子？他到底是醉了沒有，不，是眞醉抑或假醉？

「眞醉，不騙人，那酒眞好，我又是個貪盃人，能不拚命多喝幾口，還有，酒性眞烈，後勁也眞長，不過，也沒騙人，現在醒了，又懶得起身，唉，奇怪，爲什麽不如那老人說的，殺了我！」

「廢話！」

「不是廢話，殺了我，你們倆少了個對手——至少，沒有人能尅制住你倆！」

「那老人也沒死！」

「殺一個是一個啊！」

「殺了也無法可抹殺了，這青陽缺的乏勁之事實！」

「好！」大鬍子喝了聲采：「與我滚下來！」

兩兄妹可讓這一聲斷喝嚇了一大跳，你老人家在發什麽神經？可是，不對，大鬍子的說話是有他的道理，因爲，又見一道白光抖起，直射向幾根僅剩的橫樑間，而這其間在白光乍現時，立有幾股暗綠光華出現，又是幾聲細微爆音响，祇見異光依然筆直的未見有被阻被擋之象。反而，傳來幾聲悶哼聲。三條黑影竄起，嘿，才起可又立即向地面落下。黑影着地，還是不甘心的，而四處想作力飛躍，對不起，三人却沒半個能躍起半步。」

「是子午戮魂梭。」

「倒識貨！」

「你，你——是——是——判——」

分明有人想叫出個名字什麽的，可惜，大鬍子是嘿嘿一笑，又一揚手，叮叮幾响，好，將你名字打啞了，可憐了，祇見三條人影在翻騰掙扎，可就是喉間有嗚嗚嘶叫外，也就說不出半個字來。

「好了，兩個娃子！去問問他們，鬼頭鬼腦的，意欲何爲？」

「何不自己審問？」

「讓你們知道前程！」大鬍子簡直在吼叫了。

什麽前程，自己還該有什麽前程？即使前程一片灰暗，甚或去死，又算得了什麽？兄妹是對視了一眼，走了，臨走時對大鬍子說道：「這些食物是留給你的，前輩。」

「不許走！」

「爲什麽？」

「你們配問爲什麽？」祇需知道該做什麽就够了！」

好了，即使是泥人，也該有個土性。這一對兄妹，是遭受了太多的挫折，並且，心情在萬分的低沉中。本來已經有壞的傾向，現在，大鬍子的以大壓小，以強凌弱（在他倆是有了這種想法。）壓抑下，竟然越想越想不開了，一迴臂，青陽缺就此往自己的太陽穴撞去。哈，兩人是想自殺了。不想再受這世間的折辱。

……先是嗤嗤兩聲極勁的破風聲，後是嗆嗆兩聲金屬擊地聲，兩根鷄骨頭陪了兩柄奇形兵刄一起落了地，分明是鷄骨頭撞跌了兩柄奇形兵刄，大鬍子在怒吼了！

「眞有志氣，看不通，想不透，一死了之。」

「前輩，我兄妹不想在世間現世也不行？」

「岳嚴元！岳嚴青——」大鬍子叫出兩個名字。

「啊……你——」

「能死嗎？」

「爲什麽不能？」

「爲什麽？」

「學技不精，習藝不週，就係死！」

「讓親者痛而仇者快！」

八個字可眞將這一對兄妹打了個跌，宛如半天响起個焦雷，越想，這個大鬍子有道理，早就說過，嚴青——那個女的是比男的沉着，反應也快，她越來越看出，非但大鬍子不是個一般武林高手，弄不巧，與自己師門有着極大的淵源——

「前輩，您——」

「首先審問這三個忘八旦，然後再說其他——」

現在，兩兄妹再不能有其他的選擇，乖乖的收起兵刄。然後，將這三個翻來滾去的黑衣人制住，可惜，這三個黑衣人是神色苦痛的在叫：「殺了我……殺了我……殺……」

「有這麼容易！講講你們是誰？」

「說來慚愧，我——們是……江湖三鷹？」

岳嚴元首先一凜，他是聽說過方今江湖上，最善於竊聽，踩探的七禽中，傑出的三鷹，昊天鷹，地靈鷹及夜神鷹，看來他們是來打探大鬍子的一切的。

「竊聽什麼？」

「這一對兄妹來歷！」

「啊，找我倆的火氣？打探我倆的來歷？誰？爲什麼？

「誰命令你們來的？」

「龍象學者——」

「爲什麼？」

「不知他倆來歷，及武藝之高低！」

「打探明白了？」

「明白了！」

「講！」

「他倆是兄妹，由崑崙地宮來，精習青陽缺，武功七等，閱歷末等……此來用意，報仇，對頭，九法象！」

「你們想死想活！」

「當然想活！」

「可知我是誰？」

「就是不明白。」

「哈哈哈——」大鬍子笑了：「走吧！」也不見他有何動作，而三根鷄骨擲出，在二個黑衣人的前後心，一個肩井穴上一撞，好了。這三個江湖提起頭疼的三只飛鷹算制住了痛。然後，可說是一轉眼間，三聲：「容當後謝，」謝字才入耳，三點黑影，快疾絕倫的，投向黑暗，一晃無影。

「您老相信三鷹的說話——」

「什麼話？」

「他們不清楚您……」

「爲什麼不信？唉，難怪三鷹說你倆的江湖閱歷是末等！試想，他們拿在我手中！若不乖乖的說實話，十死無生，他們敢說謊和自己條命開玩笑？」

噢，這倒是不錯！

「明白了沒有，他們來打探你們……評價如何？」

事實上，岳嚴青是早有悟意，青陽缺無法對付大鬍子，又打不過個三不知的老頭子，還有，三鷹之伏伺，他倆是一無所知，人家的底，他倆一片糊塗，自己，早已爲人掏摸了個清楚明白，不錯，來自崑崙地宮……想起地宮，立即想起陰森的黑石穴，還有，那個獨臂跛脚的綠衣婦……祇是教自己兄妹記住血！血！血，還有，拚命逼自己練功，練功！一再說明，青陽缺練成，出山有期。

自己的青陽缺是練成了啊，要出山，可是綠衣婦死命的拖住不放，一再說自己功力不夠，功力不夠，唉……不甘心，自以爲了不起，偷偷的下了山。

出了地宮，走入人間，哈，哈，這才明白了，到那裏去找自己的對頭——這就來到了華北的太行山附近，先殺了四個瓢把子，在他倆的心中，打草驚蛇，就會見到自己的對頭所謂九隻象！

不料，事情大出意外，殺了四個人後，從此不再見人，也却聽不出九隻象的下落，也等於說，四個人是白死，自己氣力是白費，九隻象是石沉大海，不，越找！越抓不到個邊，而且，自己反變成個引人注目的江湖流氓。

講閱歷，江湖末流，眞讓人估中了。

「爲什麼不殺了這三個打探你倆的人。」大鬍子一邊啃鷄，一邊冷冷的問。

「是前輩抓住的人，其實，不是前輩出手，我與大哥根本不知他們的踪跡。你不殺，我倆憑什麼湊這個現成。」

「倒蠻有志氣的，可又爲什麼不殺了我？」

「我與前輩無怨仇，憑什麼殺你？」

「憑我這一身功夫，你們就該殺了我啊！」

「啊！」兩兄妹是根本想不到，江湖人的氣量是這麼小，妒忌是他們的本性，而殺人，有大半是眼紅別人。

眞是不可思議的事，在黑暗山穴中，却孕育出光明磊落的人！

大鬍子又笑了。可是；笑着笑着，他莫名其妙的哭出了聲。不可思議的是，如此神出鬼沒，有驚天駭地武功的大男子，一哭會不可收拾的，哭了個天翻地覆。

這一對兄妹是江湖閱歷末流，對勸哭一道，更是無知，除了手足無措，表示兩人的關心外，其他，毫無可資助力……

「前輩，還有半隻野兎，挺肥的—您吃完了再哭，好不好？啊！前輩……」

實在無辦法，請吃制哭，聊以一試。可算是歪打正着，果然，大鬍子讓吃物住了口。又飲了些酒！睡了！兩兄妹是眞不敢相信，他老人家是眞睡，還是假睡……

「老大，是青陽缺！」

「嗯，我知道啦，是青陽缺。唉，搜也搜過了，想不到咱們會搜個空。廿來年了吧！哼，我是早知有此一天。七弟，我是說過，不可托大，不可托大……」

「老大，事已明日黃花，何必多費唇舌。放眼將來，對付這一對兄妹爲要！」

「我不怕這一對兄妹，我怕的是孤臣孽子這一片心血，我怕的是臥薪嘗胆的決心啊！」

「聽說功力未濟！」

「小的不濟，我怕的是後面有人！」

「當今世上，還有誰能對付我弟兄九個……」

「唉，想當年，師主之能耐，又有誰能對付？」

此言一出，這九個僧道俗家，個個面

面相覷，他們無言可答。

廿年前，山穴中的滅魔神音，紫光紛飛中，炸了個刦灰飛揚。而師主就這樣的消聲滅跡。這是他們九人親眼目睹，不，是九個人親手所作。廿餘年來，他們一想起，就難免有着內疚之心。眞所謂：「死者已矣，生者何堪！」

「爹，諸位叔伯……你們是在幹什麼啊！」

有敲門聲！九個老人聞聲不禁對視一眼，苦笑了笑道：「不可令小輩們躭驚着怕！」然後，步聲橐橐，去門開門，門外面首先一個年約十七八歲的少女，撲向爲首一人。

「爹，你說過，今天教我七步飛魂，八步攝魄的啊。那能一早躲在丹井密室中，攪什麼鬼花樣啊？」

爲首一個道家打扮的紅面老人，笑着對少女說：「瑜兒，偌大年紀，還像個孩子家，成何體統……」

好，一句話，將個少女算得罪了，一撇咀，她大小姐賭了氣啦。回身就走……而且走得極快，極快。今天，老人是心事在身，根本不在意。其實也無可在意。那想到，他的掌上明珠，就此一去不返，離家出走了。

直到當天晚上，還不見她大小姐現身吃飯，老頭子才算發了毛。去到女兒的閨樓中一看，祇有一張紙摺的小猴子站在桌子上。孩子雖說十八歲，可眞是小孩子心性啊。當老人一見紙猴子，不免笑了，可是打開紙猴子一看，老人面色大變，上面清清楚楚寫着：「爹！你不疼瑜兒啦，我自己出去走走！瑜！」

平時，老人可以不急，今天，他莫名其妙的急起來了。因爲；早上有人來報青陽缺出現。分明來找他們——爲人父母是特別敏感。更善於莫其名妙的推理。空想加思索，老人是想到女兒會撞見這一對青陽缺！兩個打一個……女兒平時不太用功，功力不濟……好，越想越壞，越壞越想，疑神生暗鬼，可憐，老人眼前突的現出了女兒混身鮮血的慘象來——糟了糕啦，老人幾乎已看見了女兒睡在棺材中了。這决非瞎說，這是一個老人之眞實心境。

老人慌了神，在自怨自艾中，也忘了招呼八個同伴一聲，立即走出了門，找他的瑜兒去了。

此地是華北一個重鎭，前爲天下勁兵所出之楡林堡。後爲古名戰場涿鹿。就因爲地處兩重之間，宣化是商旅輻輳之大城。當然，有酒店，也有行台，有好人，難免有壞人。還有；天下人之通性；欺負陌生人，如果；陌生人是個年輕貌美的少女，就更難免受災當殃。

明明她一個人，而且笑靨迎人，嗨，就因爲如此，她是更讓人視爲好欺的一個了。

「嘻嘻，大姑娘，吃火腿要精瘦才好吃！」

「對啊，肥的，眞担心你會變成個肥姑娘。」

「姑娘一眼，找婆家有些麻煩——」

「如果現在就嫁，也不妨事。」

「嫁給誰啊？啊……」

這姑娘倒好，她可一些不在乎，依然笑吟吟的，眼望街景：連個眉頭也不皺一皺：不過，她現在面上變了色。決不是忿然之色，而是悽然惻忍之意。爲什麼？因爲，她親眼看見一對可憐的母女，在對面街上叩頭，在哭號……

「唉，你們爲什麼不去看顧這一對母女啊！瞧，她倆有多可憐……」姑娘還在代那對母女求情呢——可惜那些見色起意的渾渾兒，能聽她這番稚氣的說話？

突然，姑娘在笑了。因爲，她又看見一對騎馬的少年男女，在垂詢這對母女。更看見那少年由懷中取出一錠紋銀，看來有五兩左右。在當時，這可是一筆極可視的數目，少年很殷勤的交在那少婦手中。少婦是千叩萬拜，可讓另一個少女阻住了——連打手式，大概是要她們趕快回去！辦她的正經事。姑娘算是鬆了一口氣！又開始享用她的酒菜。但是，那幾個可惡的渾渾，更起了鬨。以爲，姑娘是個好欺負的人。

「咱們配個對兒如何？」

「我才配，你配個屁！」

開始他們起內鬨！這可令姑娘犯了厭。她嬌聲叫來小二，要付賬走了，嗨，小二哥說，有人代付了。並且，還指出了代付賬的人，原來，一個面如冠玉，翩翩風度的少年公子，獨坐在那邊一張桌子。而身後站立着兩個家丁厮僕。看來，他還正有些身份的。

可是姑娘一些也不在意，更無感謝之情。一頷首，舉步想下樓：但是，那個看來如家僕的人，却是頗具身手，稍一移動，已阻住了姑娘。分明，他倆不想姑娘就此一走了事。姑娘可來了火，道：「爲什麼？」

「不爲什麼？希望姑娘您與家主見個面！」

自從那個少年現身，而讓那些渾渾的對了相，好，宛如撞見了瘟神惡鬼的，走的走了，溜的溜了。不過，姑娘不理會這些，她對兩個家僕可嚷開了：「憑什麼要求姑娘去見他！」

「家主人代姑娘你付了賬啊！」

「我希罕嗎？我並不求他代付啊！而且，我由心中瞧不起他啊！啊！對！瞧！我可喜歡他，因爲，他不是個錦上添花，他是個雪中送炭……」姑娘順手一指，噢，那一對兄妹剛上來，姑娘是心直口直，她本來對少年之贈銀貧婦有好感，來得巧，她就說了出來。可不想，她根本沒注意到那少年公子的面色眼神。那知道，她的一句話，就此鬧出場大事來。

「閣下與這位小姐是何關係！」那個家人已阻住了那對少年男女，沒頭沒腦的問了一句！

「與你何干？」男的回答是天公地道的。

「問你祇准回答！」多兇橫的家僕。

「簡直是不講道理！」

「與你這種蠢人，講什麼道理！」越說越不像話。不，連下來是動了手；那男的已面露不豫，可讓個女的阻住了：「元哥哥，我們去吧！」息事寧人，一走了之，那該不錯了吧！唉，他倆可眞見得惡人少啊！走也不成，非挨打不成呢！那家僕是五指一拳，形成一鷄爪，向少年男子當

面抓到。這可令姑娘看了光火啦：「住手！」聲到人到，而且，出手奇快的，巳叨住了家僕的「寸關尺」脈，這一出手，令在塲人，有心人個個一凜。因爲，瑜姑娘的出手是快得異乎尋常。誰也想不到，這個艷美如花的少女，在無跡可尋之下，施展出如此又狠又疾的一手。並且，認穴奇準，擊打在對手的最重要之環節上。還有，那出手的家僕，實在不是個普通江湖人，低下奴。他懷有驚人的武技，却又隱身爲奴。他做夢也想不到，一個看來如富家小姐的女子，竟然有如此厲害的出手！

更令人吃驚的是，他的要脈巳讓這位富家小姐抓住了。別看這小小的「寸關尺」，却正是他這一出手之中虛要穴。何况她的出手中，還隱隱有股內歛外爍之勁。將自己多年苦練之三七玄勁在刮削。本來，這三七玄勁極擅反鎖他人之功力，他奔走江湖多年，敗在這三七玄勁下之江湖能手，不知凡幾。即使不爲其三七玄勁所鎖，也決不至於會受制於人。更不至於有今日如此受尅受爍的。突然，他全身一鬆，原來，姑娘是「格格」嬌笑聲中，她鬆了手，他眼前祇看見姑娘的嬌笑面貌：「以後，別自恃己能，須知道江湖之上，山外有山天外天，强中更有强中手啊！」

但是，還有一個下人未出手。而且，冷眼旁觀，看出姑娘的出手是江湖失傳巳久之乾靈太元手。他可是呆了神，因爲，這門功夫是祇適宜陽剛之身所習。一個女的，那能有這副奇技在身。還有，他可是有了種陰毒之念頭。不過，這個念頭是一閃即隱——他勸阻了同伴。他更向少年公子耳語一番，在這一陣擾攘中，姑娘巳伴同一對少年男女下了樓。

「姊姊好本領！今天如果沒有姊姊出手，後果不堪設想。」

「啊呀呀，姊姊，你太客氣了啊，其實，我啊，實在一時好管閒事啊！本領嘛，唉，我還沒學得家父三成吶！」

眞心直，一發無隱。這一對少年男女，也因爲姑娘的爽直，對了脾胃。說出了自己的姓名。

「啊，原來是岳家兩位哥姊，哈，我爹一直說什麽江湖上人不老實，那個少年公子哥兒，我倒看來有些不順眼，至於兩個狗腿子，奉命差遣，無法可想而巳！」

「這位妹子尊姓大名！」

「啊，眞的，說了半天廢話，還沒報個娘家。多不好意思。小妹覆姓皇甫，單名個瑜！至於家父，呃，江湖規矩，子不言父名，兩位原諒則個！」

「皇甫？」岳嚴青不禁沉吟了半晌。

「青妹，什麽了？」

岳嚴青是一整面容，苦笑了笑道：「皇甫妹子，你我就此告別，不過，你我相見，雖祇一面，也算有緣，請謹聽小妹一言，令尊言江湖險惡，此言不假，即使眼前，也該步步小心爲是。」

「啊，青妹妹，什麽啦，我們既是有緣，何不做個伴兒，而說出……」

「你我如有所事，何苦你累我負的，眞是有緣，前途依然有見面一日，不必强求，不必扭合！瑜妹，小心那個少年公子，更留意另一個家僕……」

皇甫瑜還想多言挽留，而岳嚴青巳上了馬背，催哥哥嚴元一塊走了。

皇甫瑜本以爲可交一對少年朋友。突然，兩人道聲珍重，走了。走得如此匆忙，本來，他倆還答應與她一起吃飯的。哈，現在，連飯也不吃了。爲什麽？她可是百思不得其解。姑娘是個熱心人，也喜歡熱鬧的，她就因爲喜歡熱鬧。所以，她可以不理會那些渾渾的胡言亂語。現在，交了朋友而不能長相處，她有些喪然了。有些失神落魄了。走路，也缺神乏力了。

可是，突然，她心靈有些警凜之感。到底是家學淵源，功基極厚。何况還有剛才有岳嚴青的臨走叮嚀，她凜然了，眼梢一掠，果然看見人影一閃，好，姑娘是打下了個主意。看一看江湖道上的險惡，可知之一面。

「姑娘，姑娘—」後面有人在叫——姑娘心中明白，是另一個家僕，好吧，看他要什麽鬼花樣。

「家少主有請——」

哈哈，現在，姑娘面前巳擁簇着十來個人。姑娘心中有了氣。這是請？這是强邀。你姑娘是不能被挾持，不去，又看你們有什麽辦法？

「姑娘，算小可有眼無珠，更該死的是請人不以禮，姑娘，現在，請先飲三杯，算小可賠罪之舉。祈請姑娘，大人不記小人錯，飲此三杯賠罪酒……」

巫山毒酒逼取乾靈太元訣

果然，有個小斷，托了一個銀盤，高高舉起，單腿跪地，阻在姑娘面前。

難道是毒酒？即使是二三流的下濫人物，也不致如此無聊吧！姑娘在想。

果然，那少年取了盤中的銀壺，一傾一側，酒如銀泉般洒在盃中，別看這洒酒，也可見功力。但見酒如直綫，盃滿即止，然後；取盃在手，雙手一拱，一仰頸子，一盃酒巳飲了下去。這分明表示，他飲的不是毒酒……

姑娘微笑了笑，看他將酒洒在另一個盃子中，她是擧盃在手，一聞酒香……不對，這酒香直冲鼻腔……咦，那會如此凜冽！唉，不對！大大的不對……可惜，酒巳下了肚。

「皇甫姑娘，對不起啦！」

到現在，總算聽到了這位少年公子發言吐語。喔，難怪他不開口，因爲，他的說話，聲音，是旣侄又陰。本來，你是不會疑心到這樣個英挺倜儻的少年公子，是個壞人。現在，你是會毫不思疑，此君是個可厭的人物。而且，當此君出言之時，那批擁簇在後之人物，立即極有秩序的圍成一個圓形，將個皇甫姑娘圍住了。

「跟我走吧，皇甫姑娘。而今，你是無法可以脫出我所佈置的陷阱之中，我知道姑娘家學淵源，精擅大乾靈天玄神功。可是，別讓我們對你更不客氣！」

「你意欲何爲？」

「交出乾靈訣！」

「不在我身邊啊。」姑娘依然是個老實而又天眞的小姐。毫無機心，一無戒意。但是，對頭是不在乎這個，不在你身邊，並不能令他們就此罷手！

「你是活的乾靈訣啊！」

好，說到了關鍵。不，可以說是一清二白，要憑仗皇甫瑜來取得乾靈訣。皇甫瑜是十分明白。他們一定會將她當作人質。可惜，她巳開始感到這毒酒的威力，漸漸的，漸漸的，令她正氣不能凝聚。人、在緊急關頭，明知前途是一片絕望，但是，掙扎是一定要掙扎—也所以，皇甫瑜必需要打出這個包圍圈！即使破得了這個包圍圈，不可能破得了更大的追索網，可憐，目前不可不出手——

奇怪的是，皇甫瑜突然會想起了那個諄諄告囑的岳嚴青；小心，小心，自己可一些也不小心。唉，多好的朋友，爲什麽她不肯陪自己一齊走呢！心中閃過一絲光華，莫非，她與自己父親有些瓜葛？江湖？難道這就是江湖！她幾乎想狂叫！

這是一種腐心蝕骨酒，這是巫山門中唯一震驚江湖之秘製，巫山憑仗這種酒，也不知毀了多少成名江湖豪傑。也巧取豪奪了無數拳經秘訣。巫山門平常決不顯現他們的眞正面目，但是，當有獵物在前，他們也決不能放棄半個機會。而且，決不怕後果之大小。

他們在巫山之蚩尤宮中，沿途有一百卅六種天險。近年來，也不知有多少名門正派想找他們火氣，可惜，實在他們出沒江湖、神出鬼沒、有時候，正人君子的面目出現，不到萬分一，他們決不會露出眞面目來。

今天，實在有了乾靈太元訣，事關重大，如果能將此訣配合巫山本門之鬼幽聚魂籙一配合。陰陽交配，祇要三年之相煉相合，立可別立異幟，與當代各門派，爭一日之長短，也因爲如此，皇甫瑜是中了計了。

想走，想打一個脫梢，可憐的是，她的全身正氣是越來越被毒酒拆得片片散。眼前，她實在是越發的討厭這幾個人的面孔；猥瑣、陰險，有幾個更透露出淫邪的笑容。是多麽的賤、多麽的可卑，她眞想打出自己父命嚴誡的，不許輕放的暗器，可惜，她現在連打暗器的氣力也沒有了，難道，眞的讓這批惡人抓去……

「老八，你看如何？」

「擒賊擒王。」

半空中突的傳來了八個字，這可將在塲人個個震住了，誰敢大胆來干涉巫山門中的事？

「是那位前輩，過路的英雄，希望您們高抬貴手……以後，咱們還有一份交情在！」

「放你奶奶的春秋大驢屁。老頭子與你們有什麽交情可言……」聲到人到，祇見一個白袍老人宛如半空飛下一隻大鷂鷹，在衆目睽睽之下，將個皇甫瑜首先帶走了。

「老前輩，即使你救得這位小姐走，她體內的毒酒又該如何？」

「問你要解藥！」

這是一個猝然而來的回答。那個耀武揚威的少年公子，他做夢也想不到，背後突然傳來這樣一聲冰冷澈骨的威嚇。老實說，他是一門之健者，那會就此一無防備。並且，他的功勁說來就到，他那會如此隨便的受制於人。他那護身神罩剛剛運起，對不起，重台要穴突然有一綫寒勁透入。奇怪了！巫山門中所習的本身至寒至陰之功，最怕是乾靈火罩！至於寒冰透勁，根本是水乳交融，那會有所忌憚。但是，奇怪的是；這一股寒勁可厲害，透到那裏，本身之功勁就如被吞蝕一般，他到底是巫山門中健者，知道如果再挺下去，自己一身功力大有便毀之可能！雖然，他巳服輸，但是，他百思不得其解，此人之寒勁，究竟是何功勁？何况，他是連人面也沒朝過——

「我們早就知道，你們是面和心不和，爲了暗算，爲了權位，你們明爭暗鬥也不知有多少次。本來，我們是暗中看把戲，說實話，與我們無關，也就不費心機。可是；今天，你們太厲害啦，毀了一個女孩子，又想得一部乾靈太元訣，小的說不出，威脅老的。哼哼，錢不律！算盤打得太如意，不太好啊！依我看，解藥交出來——大家各分西東。巫山門與九象門法，那可是你們的事，與我老頭子無涉！你看如何？」

錢不律那個看來斯文倜儻的公子，現在，可一變爲青面猙厲，雙目青光如炬，看來，他是恨極怒極。啞聲嘶叫道：「解藥未在身上……」

「這可是你敬酒不吃吃罰酒了。」老人聲到掌起，一聲慘叫中，錢不律人如斷綫風箏般橫飛而出。兩個得力家奴各各大叫中，一個扶住錢不律，一個巳雙叨手，直叨那土衣老人的雙耳。

老人是哈哈一笑道：「滿天星，你也是個好樣的，老夫送你一截掌。」眞可謂是能者不難，這個所謂滿天星，旣然是有名有姓，想必也非泛泛之輩，可是爲老人一劃一個圓圈，嗨嗨！那滿天星的雙叨手，莫名其妙的爲老夫連消帶打，只聽得「蒲」一聲响，滿天星連聲叫也未叫出，人巳摔出三尺遠。再看此人面色，嗨嗨，竟然面如烏金，而氣息錯亂……

「你是；…寒鴉神梟宮中人……」

土衣老人是冷冷一笑道：「半年前說出我的來歷，那能饒你性命。而今，還不快滾……」

在塲人聽說寒鴉神梟宮中人，個個牙關打戰。即使那個陰險强項的錢不律，也是神色大變。才知碰上了個眞正煞星兇神。可惜，自己一生不甘人下，也一生從未服過低，吃過跌。現在，虧是吃定了，祇有回山向伯父訴說，然後，再作打算。

皇甫瑜也是面色大變、因爲自小她就依稀聽說過，江湖上有極邪門、極陰狠的門戶，號稱寒鴉神梟宮。也依稀聽說過宮中主者，是個極爲厲害的殺星；一身好功夫，門下更有十三弟子，横行天下。連中原少林、武當諸大門戶，也得另眼相看。可是，在廿餘年前，早巳烟消雲散，而且，這個門戶之消失，與自己父親、師叔們有着些勾連。如今，自己落在他們手中，這豈不是個大大的糟糕……

「你們是寒鴉神梟宮中人？」

白袍老人點了點頭。而那個土老人更是手中揚着一個古玉瓶兒道：「不必問神梟、寒鴉。先把你的小命救了再說。」邊說邊巳將古玉瓶打開，倒出一股猩紅如血的粉末，要皇甫瑜服下。

「且慢！」

「幹什麼?」

「你們對我，可有要求?」

「神梟宮中人，素不挾恩脅持，小姑娘大可放心！」

「你得言而有信！」

「有違此言，天誅地滅！」

別看土老人嘻皮笑臉，說到天誅地滅四個字時，却是一臉正氣——

其實，皇甫瑜此時已爲毒酒，在腹中攪了個亂七八糟。再不服解藥，她也無法可以站立。在迸一口最後正氣之下，她才算挺了過來。並且，嚥下了所謂解藥。

本來，她大以爲是毒藥，此時，她實在比死更難過。如果不是解藥，大可一死了之。祇可惜第一次出門，就死了個不明不白有些不値之外，其他，她根本也不在乎。因此，大口的嚥下，毫不在乎！

嗨，說解藥，可眞是解藥。皇甫瑜本來搖搖欲倒，體內之眞氣撕亂如綿，無法聯接。當這些看來似血，入口似椒的藥末一嚥下，好，立即有如一條絲扣串珠一般，將她本身的眞氣，一點一點的串連起來。才半盞茶光景，皇甫瑜再不週身如綿了！她翻身拜倒……不想前面突來一股無形勁力，逼令皇甫瑜無法跪倒，皇甫瑜一定想謝，可人家一定不受謝！

「娃兒，不必謝我，寒鴉神梟宮中人的規矩你爸爸十分清楚，隨緣而安，遇緣而殺。根本不當一回事。以後安知不是對頭冤家，安知不會拚生鬥死。哈哈——」

笑聲中，皇甫瑜眼前一花一亂，而阻力已消，不過，這兩個救自己的老人已不見了——

寒鴉神梟宮中人、寒鴉神梟宮中人，難道他們是眞的如此不近人情?

父親十分明白他們的規矩。哈，倒要問一個清楚明白。不過這江湖是難走，還有巫山門可惡，非得報了這個仇不可——

孩子家心想到那兒，就辦到那兒，立刻往家中趕去。嗨！在半路一個村店中，可看到自己父親。還有二個教中人低身哈腰的在稟說，她可大呼大叫的叫進了門。

寒鴉神梟　追魂索魄

老父是剛聽完了教中人的訴說，一見獨生女趕到，老懷頓開。自己出來，根本不理什麼是青陽訣，幽靈宮。一對小輩，就算有天大之本事，還能翻出自己的手掌心?躭心的倒是這個寶貝女兒啊！可是一見女兒之神色。老人心驚肉跳了，女兒分明身中劇毒——

「瑜兒快來，待爲父代你袪毒——」

女兒見了父親，又是撒嬌，又是賭氣的，不理老父的叫喚，鬥氣呢！不理不睬的！

知女莫若父，老人當然明白孩子的性情，常言道：「若要好，老變小。」他是快步走近女兒，又哄又騙的，要女兒乖乖的坐下來，然後，施展多年未用的天象神功，希望馬上將女兒的毒吸出。

老人忘了，此地是一無遮攔，並且毫無護法。自己爲了女兒，他那想到有老對頭伺機出手……

當他發現自己女兒分明已服解藥時，自思也太慌張，幾十年江湖闖過，今天爲兒女私情竟會亂了方寸。反正已將功炁撒出，讓女兒早點好，未嘗不可。不想就在將收未收——而任何功門，均是在這個時候，疏漏最大——背後「至室」要穴突的一涼，老人明白，自己已中人暗算。並且，暗算人是個內行。

老人耳際又聞得一陣吹竹聲……不禁一聲長嘆……

「是十一弟！」

「還稱兄道弟，你好不好意思。」

「是柯六弟！」

「若無師門獨傳半儡之術，看來，我是活不到今朝。」

「原來兩個俱在，看來師主——」

「你們打的好滅魔神音。」

「六弟、十一弟，我們也是逼不得已啊！」

「我們可不會相信。反正，滅魔神音、西方寶蓮，玄門九陽戮魂刀，是你們帶進寒鴉洞。」

二十幾年前的往事，又在老人皇甫靜眼前顯映。一道龍形光華，就此炸毀了整個寒鴉洞。師主方正嚴厲，責己嚴而待人寬……自己就因爲一時按捺不住，强佔了一個女的……那個女的……唉，誰想到她是玉鳳門下的健者。故意勾引自己犯規。然後，又哭又逼的，令自己借用了釋、道、俠門三件驚天動地的利器。

首先，擊死了——自己爲擊死了四個不從命的同門。然後，發生了滅魔神音炸塌寒鴉洞之事。

當時，再也搜查不到師主之遺骸、遺物。他們就是怕一部青陽訣、一雙青陽缺。廿幾年後，他們是日日在苦練師主眞傳乾靈太元訣。他們自以爲憑九人之力，別說一般江湖道，就算釋道主者、玄門尊長、俠帮健者，也難以對付他們九人聯手。

滅魔神音、西方寶蓮、以及九陽戮魂刀在他們廿餘年來的研究深習，也具對付之道。但是，他們九人自愧弑師有罪。不放也不想再多生事端。因此，一直隱居在壽山宮，那想到一對青陽缺，那想女兒的一怒離家，好，落了個一敗塗地——乾靈太元勁祇有自己人，清楚明白功勁運用在何處?在何穴下手。嘿嘿，想不到是寒鴉神梟宮中的唯一智者！看來難看，其實心細的鬼見愁莉古，更想不到的是：師主竟然傳授了他半儡之法，是寒鴉宮中九陽一陰中唯一玄陰法門。

但們祇有二人，不，至少還有一對少年男女。還有一個少年男女身後之人……如果自己不中暗算，憑自己率同八位同門，料不至於敗在他們幾個孤臣孽子之手。而今，爲了女兒——皇甫靜不禁長嘆一聲，廿餘年前爲了她母親，落一個背師叛門，而今，爲了女兒，哼哼，看來難久人世矣！

「柯六弟、十一弟，看來你們處心積慮。」

「廿餘年分秒不忘。」

苦心孤詣　一指破乾靈

「非置我等死地於不可！」

「師主如何歸天爾等如何入地獄。」

「可否饒我後人?」

「讓他們找我們報仇?」

「不！放他女兒……」

「放你娘的大驢屁，姓何的是出了名趕盡殺絕！」

「江湖道難怪血流不盡……」

「原來是岳家兩小來了。」

突然，一聲破鑼般的叫音傳來道：「青兒、元兒，本領未學成，頂嘴功力倒不壞！」

「二師姊，果然是你……」

聲到人到，一個鶉衣百結的老丐婆，手持拐杖出現在衆人眼前。柯六弟、十一弟不禁跪在丐婆面前，這大年紀的人，竟然也會嚎啕痛哭起來。即使那個皇甫靜一見那老丐婆，也是喉頭打噎……

「二師姊，你……」你不出個所以然來。

爲什麼，因爲在廿餘年前，誰不知道江湖三大美女之首，玉鳳飛來，無影兒原珊珊。而今，她竟然衣不蔽體，貌如乞丐，廿餘年來，她過的是什麼日子啊?

皇甫靜爲了追求珊珊不遂，這才墜入奸計。他突的笑了。「師主啊，弟子不肖，弟子無能，弟子竟然爲宵小所弄，爲聲色所迷……我該死……祇求……唉，廿餘年前，我心狠手辣。我對師主又留過半分情沒有……女兒，即使死，你也祇怪生錯在……」

「老大……」幾聲大叫中，夾雜了一聲爹。但是，皇甫靜已慢慢的面色大變，白、紅交替中，懂的人分明知道，他是絕脈而死了。

人，最可怕在最後時間有所醒悟，皇甫靜本來已爲柯天鷹將其功脈破毀，當然，憑皇甫靜之功力，只要有一靜室休養，那麽，不消半時三刻，就可以通脈功復。可惜，他突的醒悟色之爲害，好，一死了之，他該痛惜自己的女兒的啊，唉，他想到了玉鳳門中的玉娘子——瑜兒之母，自左爲陰性所害，他不理了——現在，就祇苦了皇甫瑜，她那會想到，自己一時貪玩，幾乎玩掉了自己一條命，現在，實實在在的將老子一條命玩掉了；孩子是個剛烈人，雖說她喜歡熱鬧，可決不喜歡喪事的熱鬧，她看了看老父的屍身，依然如此的安詳慈和，突然聽到，死在老父身邊，那會，永遠會得到老父慈祥的照顧……

家傳的武功學得三二成，而今功力無損，要自毀筋脈，却也不難，她不哭了，她慢慢的在運筋而用……可是，在場的，除了岳氏姊弟、誰也是本門的老前輩，他們那一個看不出個端倪來，皇甫瑜的功筋剛剛引起，將及心脈，對不起一股無比陰炁之勁，宛如破藩直入，就此阻住這股乾靈炁往心脈撞。姑娘是明白，她們不會讓她自己死，一想；哼哼，她們會要她死得更苦，更慘。姑娘不由的犯了性，也不理是誰，誰近她，她就劈面一掌。

反正，她明白，自己是誰也打不過，祇要他們一還手，自己就往他們的出手處去撞，不論是死、重傷、或輕傷……反正求個死就是了。

不想，對不起，她所求到的不是重擊，也不是近打，她祇是撞在一股無形却有勁的障物上。她想衝、她想撞，可憐，她宛然是撞在股無形障阻上。她再看一看清，面前是那個老丐婆。奇怪，到現在，她才算看清她的整個面容。蓬首垢面，面上依稀有着不小痲皮，但是，她那一對眼睛，眸光四射，分明是個有極高深的功力之人，皇甫瑜不禁呆了，她人呆，勁也自然的鬆了。還有，心中可莫名其妙的有着一種親近勁來……

「不打了，不想死了……好，坐下來吧！」

丐婆的聲音玄清婉轉，誰能想得到，這樣難看的人，能說出如此好聽的說話。

「我們全是寒鴉神梟宮中人。你父親也是，師主是個不師出的武學奇才。可惜他縱橫江湖，祇能打不平、殺惡人。他永不想到，有人會組織、計劃的，組成了一張網，讓他手下去鑽。你父親因我而失意，讓玉鳳門中的妖婦鑽進了空子。然後，所謂，釋門、道門、俠門中人借出了他們的最無良、最陰毒的利器……

「做什麽?」孩子始終是天眞、純情的……

「唉，殺害咱們的師主啊！」

「爲什麽殺害他……」

「有了咱們師主及其手下六鴉七梟，他們誰也不敢做一絲錯事惡行……」

「師主除暴安良……」

「小姑娘，如果不是師主遺訓，你早已死在巫山門下了……唉……」柯六弟那個土衣老人不禁嘆了口氣……

「如果你不救我，由巫山門與我父交手，你們……豈非可以從中取利?」

「寒鴉宮中人決不如此下流……」

「也因爲你們光明磊落，你們……不，我父……他叛師背門！他弑師……」

「你明白了！」

「我……明白了！」了字出聲，突的哇然大哭，這是眞的哭，任何一個子女，必然的，將自己的父母，當作至近至親之人，也是視作規範的人，但是，想不到，自己的父親，竟然是個弑師之人……

她相信女丐王靈娥的話，因爲，她懂事後，她的母親突然失了踪……失踪前一夜，她依稀聽到父母在吵架，父親曾這樣說道：「我爲你做了世上最不應做的事……你們怕我師主……我借用你們的滅魔神音……」

她母親却冷笑道：「沒有你，你師弟能成，沒有我們代你解決四個最不聽話的，你怕早已受剝皮削骨之刑了……」

「不許講……」

「好，大家不講，我喜歡這孩兒，你就放我走吧。打死我，讓女兒永遠早恨死你……」

本來，這一幕她早已忘了。現在，突然又記起來了，是的，從此之後，她不見了媽媽，父親也病了一大場。自己，却讓幾位叔嬸輪流抱了玩，又或者教些功夫，打暗器等等……可是，小心眼兒永遠不明白其中是件什麽事。想問；看老父的病容，她不忍心。今日，她明白了，自己父親原來是個可憐、又可惡的兇手。是他殺了自己的師父，而母親……實在是個引子、帮兇……

她想死，但是，在場人，她看得出除了一對少年男女無法可以阻止自己外，三個老人，尤其是那個形如丐婆的，說話清

晰有理，功力又深，自己等如孫猴子，而她是那個女的如來佛，自己決無法翻得出她的五指山。怎樣呢？坐在老父屍身旁邊哭？這是個好辦法？

突然，她起身了，想搬動自己老父的屍體。這樣，搬還家園，講給自己父親的師兄妹聽，然後，對付他們——不，他們苦心孤詣，報師門血仇，這是應該的，不過，殺人，殺人……為什麼呢？

可是，她突然又想到了巫山門，想像這樣陰險，可怖的門戶，能讓它們存在下去？對一個面不相識的女孩子，可以用奸計引人入彀，然後逼人交出門中至寶，這算是江湖門派？這簡直是邪門外道……

再想想，如果有寒鴉神梟宮主者，由他的號令指使。那麼，江湖上的確可以清寧不少。至少，不會讓它們如此明目張膽，陰險害人。

但是，父親啊，你為什麼？你究竟為什麼做出這種事來，竟然殺死了同門，師父——

「師父！我聞人、有『幹父之蠱』，不錯，我父做了江湖為人不齒之事，如果，如這位老前輩所說的，要趕盡殺絕，請現在下手，反正，活下去，我也沒什麼意思——」

不想，皇甫瑜話未說完，突然一股勁風襲來，就由老夫送你歸西……」

這股勁風又陰又邪，但是，更厲害的是：聲到、人已到。宛如風吹鬼影隨一般，還有他所發的那股勁風，簡直如海嘯浪潮般湧來。饒你是一等一好手，根本無法可以在變起倉猝之間，有所回手阻架。不料，你來得快，這一邊一股青虹已到。分是青陽缺出手。而阻架者不是別人，正是那個岳嚴元。

原來岳嚴元有一長處，就是不論在任何狀況之下，他始終不失戒備。而此人之聲音才起，他青陽天缺已悄悄摘下，一股勁風才到，青陽缺一招盤古開天，剛剛接個正着。此人本來只是來偷襲一下，得手即走。那想有人阻格，知道如果不是一擊即走，那麼，在場人，祇要一個老的出手，自己就難脫身。因此，明明以青陽缺之功力，他大可以長驅直入，不過，他不敢冒險，想學空空兒一擊不中即走之主意，因此，畧一交手，他是回身就走……

怪了，他走得極快，不想走得急，撞得兇。莫名其妙的，他是摔了個沒頭觔斗。他不是個老奸巨滑的人，他知道不妙，好個巫山門中健者，既然落地，他立即想借土遁，對不起，這位十一弟荊古他就是個土宮神者，你想在他面前變花樣，這簡直是孔夫子面前賣三字經，他這兒入也未下地面，雙腳已為人箍住。而且一拖一抽，可憐，人，已被抽拎在半空……

「十一弟，我們尚未到對付巫山門的時候，放他走吧！」

「好，二姊有命，好，耿出塵。放你一條狗命，回去告訴巫山三兇，他那天險，對我們毫無用處，我們幾時來。就幾時來，清理了門戶事，就會來找你們，快去吧……」

但見他一抖手，可憐，那個巫山門護法耿出塵，就此讓他直摔出三丈來遠。試問，他還敢不敢來討麻煩？

「二姊恭喜你將師主之火須彌神功習成。」

「你們也不壞啊，否則青陽缺如此前古神訣，也不致於到了你們手中，那應無用……」

「二姊，別誤會，別……」

「我明白，二姊豈是個量小的人。愛護小輩是應份的事。唉唉，你可知他倆是誰？」

「是岳老三的子女吧？」

「對啊！」

「岳老三死得慘啊……嚴元、嚴青，她是你殺父仇人之後，殺、放由你……」

「師父！殺她有甚用？再說，她從未害人，即使今天，她祇有讓人作弄欺侮的份，她是個天眞無邪之人……」

「不殺就不殺，何必多說無謂……好，你！」

皇甫瑜突然被叫，不禁嚇了一跳……

「借匹驢子馱尸，走，走，到你家中去……」

皇甫瑜明白他們的要求，她想反抗，但是，她又想到弒師之罪，她流淚了……

走吧，奇怪，為什麼祇有自己一個人走？她明白，他們要突然出現，他們要一網打盡。她不禁流淚了。她想到這些叔台們對自己的愛護，他們曾經罵過她，也打過她。現在明白了，她不用功，經過短短一天的經過，她明白自己實在不用功，天眞、無用——

她有幾次想不走了，但是，她不得不走，突然，她想走得快些，對，快些去通知他們……

行行重行行，哈，那只驢子，別看祇有狗大，可走得眞快。也不知走了多少時候，她走近了家。越近她越怕，她怕血肉橫飛，她怕殺聲震天。奇怪，靜，靜得出乎意外，她更怕……

可是，當她走入內廳時，祇見一張黃柬帖，是她的應七叔寫的：「二師姊，我們畏罪潛逃了，饒了我們吧！」

分明，他們得到風訊，逃了，是誰給的訊息，她怔住了——

千蛛銀蠶困五鳥

「並不是我通風報訊……並不是我通風報訊……」一個年約十七八歲的少女，宛如痴迷般，不斷的說着一句話。

旁邊是一匹狗樣大的驢子，可還馱了個道家的老人尸身，她是滿面凄然，惶惑之色，是的，天公也該知道，她並沒做過通風報訊之事。然而，此地，本來十分熱鬧興旺的一座護法莊，一瞬間，連個廟門，燒火的人也沒有了，少女本來有不少矛盾，牴牾的情緒。她希望能說出個通通透透……。

她不希望父親眞正是個叛門弒師之徒。他更不希望那個獨手跛脚，滿面麻皮的老丐婦說的是眞話：理，本來是該分兩面的，她也希望聽聽自己人這一方的理——

可是，她提着那張黃柬，自己一直稱呼他為應七神筆的叔父，他寫得少，可表現得多。

「二師姊，我們畏罪潛逃了，饒了我們吧！」

這已夠說明了，他們是有罪，有弒師叛門之罪。

一個女孩子，一瞬時，祇覺得天地雖大，却無容身之地，說起來奇怪，在自己殺害自己這一面，女性的勇氣比男的高，她，有何留戀？死吧！本來已有這個念頭，現在，該沒人來阻撓她了吧！

她望了望那匹狗大般的驢子，嗯，不該令這匹畜生這樣馱老父的尸身，沒個了期吧！自己也不忍親生父一直睡在驢背上，等別人來放平。因此，她跪下，恭恭敬敬的叩了三個頭，然後很小心的將老人尸身扶了下來，放平在地。老人面色依然慈祥和靄，她不禁哭出聲來，然後，她取出了老父再來關照，不到萬分一，不可輕用的獨門暗器——天星煞，祇要將機關一扣，就會有一聲震天動地的霹靂……。此地全部化為白烟。

她還沒有扣動機關，耳邊依稀聽得一聲：「是此物」三個字，而勁風飄然，自己頭腦無法有所思推之力，而祇覺手中一動，對不起，那件天星煞已經為人奪去了，再看看清，面前赫然是那個二師姊，荊六弟，十一弟加上一對與自己頗投緣的少年男女。

「這就是滅魔神音？」

「你忘了大師兄之外號了？」

然後，是一陣寂默。

「果然讓他們跑了！」十一弟說。

「跑了？哈哈哈……十一弟，試問，他們跑得到那裏？廿幾年，他們就是住在這個護法山莊內，這才活下去，再想在江湖上走動，再希望闖什麼聲譽名望，嘿嘿，他們能活到今天，青陽斷日訣，到今天依然是他們的催命符，瞧吧，他們沒半個走得脫神龍法象帮的毒手……」

「二師姊，咱們算是報了仇了？」

「六弟，你是我們中之智囊之一，你那會說出如此糊塗話來……咱們得找他們——咱們還有不少事得辦吶……」

說到這兒，那個老乞婆雖說是獨臂單腿，可是她依然強項的單腿跪地，單手向南：「師主，是不肖太信人，是弟子害了寒鴉宮。這一百三十二條人命，我得用一百卅二人的血來償還，師主，原諒不肖偷生迄今！」

這是在盟誓啊……

突然，在這此闃無人影的天井中，升起一堆綠火。二師姊說出廿餘年前自己早已看出宮中有所圖謀。可是她想不到自己的嫡親妹妹也在內。待到力疾回宮，路上却連遇賊黨七重埋伏，她是豁出了性命，闖過埋伏，她本來有原無影之雅號，就在滅魔神音爆起，師主一時大意中招，她是拚盡全身的功力，將師主帶起，伏藏在山頂凹槽之內，九個人誰也忘原二弟子，原無影原珊珊會捨命伏身山頂凹槽之內。可是；師主却無法支持了。當皇甫老大再一丸滅魔神音炸毀了洞口後。師主祇說出本宮收藏重物之地，而自己，即使輕功超脫，也不充滿面為爆石所毀——那倒好，再不致於有什麼臭男子見了自己糾纏不捨，更不知滅魔神音竟有陰火……難怪師主那好功力也難脫刼運，自己，枉具無影之名而毀去一手一足——」

六師弟荊浩，十一師弟柯權兩人不禁淚似斷綫珍珠般流個不停。

「還不與我滾下來！」

「對不起，咱們不是三鷹！」

「聲音是越來越遠，分明已脫出了這批孤臣孽子之範圍。對不起，一聲又一聲呻吟，慘叫聲傳來。

「對不起，你們已中了我所埋伏之千蛛銀蠶絲，不回來，叫你們號哭呻吟十三晝夜，然後寸寸肌肉化為濃血，洞見腑腸而死，相信不相信……」

千蛛銀蠶絲是寒鴉宮中十三件異寶之一，但是，却是宮主從不示人，更三番四次說明不肯相授的理由。因此，連荊、柯兩人也只耳聞，不想今晚却由二師姊暗中埋伏下如此厲害的毒物。

果然……一個又一個的跌跌撞撞而來，二個小矮子，三個比較壯健的漢子。看來，他們誰也與平常人一無分別，可是神情之痛苦可憐，簡直無法可以形容。

「是誰派你們來的？」

原珊珊根本不理五人的苦痛、掙扎。十分冷靜的一個字一個字的問着他們——

「請……解去……千蛛……銀蠶。」

五人是異口同聲的要求。希望那個麻面老婦能如所願，不想依然是這幾個字：

「是誰派你們來的？」

「韋老大……反正一死……」其中一個，看來挺有骨氣，想一死守口，對不起，他們現在連提一支綉花針也難吶，能死得那麼容易？」

「再問一遍，如再不答，我們即刻就走——」

「我說！我說！不是……你……得言……而……有信……」

「講！」原珊珊看來根本不屑與他們說下去。

「神……龍……尊者。」

「信物！」

好個仔細的原珊珊，她可不是個顧首不顧尾的人，她是事事須理出一個清楚明白的。」

五個人個個由懷中萬分艱難的抽出一條黃色絲縧。可憐，他們却無力取出這面牌。原珊珊冷笑一聲，雖說是單臂獨腿，可是無影兒之當年雄風猶在，祇見她身影一動，好，五面金色，上面鏤刻金龍之方形牌子，已在她手中，老婦略看一眼，祇見她單手一握，在場人不禁個個目瞪口呆，原來原珊珊竟然將這五面金牌捏成了一滴滴金汁……

「這是化骨手……」荊浩不禁失聲而叫……

「可是為什麼毀了這牌號？」岳嚴元不明的問着。

「原珊珊是毫不回答，祇說一聲：「咱們走……」

「不，不，」五個人不由自主的跪了下來。

「老婆子素不喜人欺弄，也不會受人欺騙。」

「我們祇憑……五紙……文帖……」

「好！」這一次可眞不費事，在五人身上取出了五張桑皮紙，紙上拼起來，是一條雲中現身的黑龍，而每一紙上，有着五人姓名。

（下期續完）

民初俠義奇情故事／尉遲紅・文 可飛・圖

緊急追緝令



拜訪隊長

「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無賴在揚州」，唐朝詩人徐凝之把揚州捧上了天，也把它打下地獄。

韋青來到揚州當天下午，就來拜訪曾在上海「會防局」大顯身手的偵緝隊郝隊長。提起上海「會防局」，國人立刻就會想起上海的公共租界和「會審公廨」，那是不平等條約下的畸形產物，凡是國人在租界中犯了法，所謂「會審」云云，自是欺人之談。中國人連陪審的資格都不具備。這些喪權辱國，令人髮指的事，在此不便贅述，只因郝隊長在「會防局」任過職，順便一提罷了。

「會防局」專司緝捕工作，這和郝隊長目前的工作性質類似。正是量才適用。

「報告隊長，有位隊長的同鄉想見見隊長。」勤務兵在門外敬禮報告。

「有名片嗎？姓什麽？」

「報告隊長，他沒有名片，說是姓韋的。」

「好，先讓到會客室待茶。」

「是……」

民國十四五年間，根據地在東三省的奉系（張作霖）的黃金時代，勢力伸張至快，直達江南，所以張在北京作海陸大元帥時，極盡風光，召見外國使節，列鼎而食。因而這江蘇省的督軍，自非張的心腹莫屬，此人正是素有「小諸葛」之稱的楊宇霆。

郝振鵬進入會客室，下意識地打量這位自稱同鄉的訪客，約二十七八左右，英挺中透着點粗獷，身材高挑結實。

找尋族弟

「郝振鵬。」老郝先報出名字，和韋青握手。目光下却落在茶點的排列上。落座後郝振鵬笑笑說：「老大從何處來的？」兩指端茶，中指、無名指及小指伸出，在安清帮來說，這叫着「三滴水」，又叫「三番子」。代表「清」字的「三滴水」。在「家」的人才會注意這些。

韋青肅然說：「小可從五台山拜佛祖而來。」

「貴姓？」

「在家姓潘，在外賤姓韋。」

「老大既從五台山而來，一路經過了一些什麽地方？」

「九州十府一百零八個半碼頭。」

「老大在家排行第幾？」在「盤道」的答對中，這句話才最重要，所謂「排行」就是暗示輩份。

韋青淡然說道：「兄弟在家排行二十一……。」

郝振鵬微微一震，顯然未想到這年輕人的輩份如此之高。流常像他這年紀的人，二十四或二十五就算不低了。老郝已近不惑之年，輩份二十二，他本以爲很高呢。沒想到比這小子還矮了一輩，神色一肅，說：「不知尊師如何稱呼？」

別的也許可以冒充，這個却不大容易蒙混了。

「他老人家上蕭下健。」在「家」的人，自然知道蘭州蕭健這位老爺子的大名，如果還要續「盤」下去，還可以問對方船上的香爐有多重？桅杆多高？艙門多寬等等，凡百餘條之多，都和船舶有關連。

郝振鵬本以爲對方冒充同鄉必是來請託的。這種差事，每天都有來請託的，所以也算是肥差。如今不得不重行見禮，這才言歸正題，說：「長輩有何見敎？」

「我是向隊長打聽一個人的。」

「如果是揚州地面上的知名人物，兄弟可能知道。」

「此人名叫韋雲……」

「莫非……」郝振鵬目光一凝：「是長輩的……」

「他是舍弟，族弟。」

「噢！」郝振鵬到此似乎有點恍然而悟的神色，說：「這晚輩倒是聽說過，令弟去年在地面上出了點漏子，在本隊上也待過幾天，後來因證據不足而釋放了。」

「是什麽案子？」韋青肅然說：「可是兇殺案件？」

「是的，長輩，他涉嫌殺了一個地方上的流氓，證據不足嘛，當然要放人。」

「隊長可知他在什麽地方？沒有離開揚州吧？」

「四個月前在一艘『大三張』（畫舫）上看到過，再就沒見過，可能還在揚州吧！」

「以隊長在地面上之熟，似應知道他在哪一行裏混！」

「這箇……」郝振鵬看出韋青語鋒犀厲，說：「不太清楚，這是因爲晚輩俗務太多，整天窮忙，只隱隱聽到，他可能在賭場中混。」掏出懷錶，捏着粗大的洋金錶鍊看看時間，以便暗示他的確很忙。

「不打擾了！」韋青站起來：「謝謝隊長百忙中接待，待找到舍弟，一定要請請隊長。」

「長輩不必客氣，要是賢昆仲團聚了，知會晚輩一聲，也好放心……」到了門外，郝振鵬忽然低聲說：「長輩是何時到達揚州的？」

「就是今天上午。」

「可曾聽到一些耳語？」

「耳語？什麽耳語？」

「沒……沒有什麽！謠言，也許是謠言。」

韋青道：「隊長何不說出來印證一下？小弟在來此途中的揚州附近，倒是聽到一些傳聞。」

郝振鵬不便反問過去，低聲說：「風聞失踪千餘年的秦璽落在揚州，於是野心家，殺手和全國的名孜古家及古董商齊集揚州……」

韋青笑笑道：「兄弟也在附近聽人說過。」

「長輩以爲有此可能？」

「很難說，璽，古王者之印，秦璽當然就是秦始皇所用的大印。秦以前是以金銀作印。」韋青說：「始皇得和氏之璧，由李斯作書，文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先不談這八個字對人之誘惑有多大？就在古董商的心目中，稱之無價，也不算誇大吧！」

「長輩，的確不算誇大。」

「但秦亡，子嬰獻於漢高祖，後歸王莽，莽敗，王憲得璽但爲李松所殺，松獻璽于更始，更始降赤眉。光武三年，赤眉被漲異大破，璽歸光武，後傳至獻帝，董卓亂，璽被投諸井。孫堅討卓，見井中有異彩，復得璽，漢傳於魏文帝，魏傳晉武帝。」

那知郝振鵬接着說：「至前趙王劉聰，使劉曜入洛陽得璽，但又爲後趙石勒所併，迨後趙爲元魏冉閔所滅，璽歸閔，閔敗，存其大將軍蔣幹處，蔣幹被攻，求助李晉，璽卒歸建康，但是，秦璽到此，是否仍爲原先和氏之璧？言人人殊！」

韋青以爲「二分無賴在揚州」並不儘然，郝振鵬土生土長於揚州，在「會防局」弄過造孽錢，却非胸無點墨之輩，他說：「以後呢？」

郝振鵬一窒，說：「長輩可能更清楚些。」

韋青知道他不大清楚了，事實上有人說，當晉懷帝失國時，此璽已失踪，而經流傳歸東晉者乃是贋品。

因爲唐高祖、宋太祖乃至胡、元入主，都未提及此璽，明太祖以美玉製璽，而滿清又在璽上分鐫滿漢文字，似可證秦璽之失踪可信。但韋青却說：「果如傳言此璽於晉懷帝失國時已失踪，何以唐宋元明清之國印皆稱璽？」

「這……長輩高見。」

韋青低聲說道：「隊長可知章九如其人？」

「知……知道。他不是國內著名的孜古學家兼古董鑑定及收藏家嗎？」

「這就是了！以章九如來說，若是空穴來風，他會到揚州來湊熱鬧……？」

郝振鵬睇着眼望着韋青的背影，世故地笑着，連連點頭，世上的聰明人很多，但有智慧的却很少。

× × ×

萬里是韋青的表舅，他來揚州不能不作禮貌上的拜訪，萬里是揚州的大戶，而且德高望重，揚州人可以關起門來罵郝振鵬甚至督軍什麽的，却無人不說萬爺是位大善人。

那知韋青這一拜訪，竟無法脫身，表舅父女都說，到了揚州要是韋青住客棧，就太見外了。盛情難却，韋青勉爲其難就留下了。

尤其是表妹萬小柔這份熱情，眞叫他受不了。

到萬家的第五天，由於萬家老僕之子江立蓆捲巨資潛逃，萬里還邀韋青陪同江父一起去追，由韋青出手，斬斷了江立的右臂，萬爹宅心仁厚，阻止韋青進一步的行動。儘管老江濤當時堅請韋青和萬爺殺了這個不屑子。

當時，萬老爺子說放他一馬算了，主要是江濤在萬家二十多年，忠心耿耿，勞苦功高。

對於這件事，老僕曾跪在老爺子面前直流淚，他說就是粉身碎骨也報答不了老爺子的寬大之恩。

返回萬宅，萬小柔迎了上來，說：「表哥，這半天去了什麽地方？」人如其名，看來有點柔柔地，却也只是「小柔」而已。

「爲表舅辦了一件事。」

「是什麼事情啊？三個人都神秘兮兮地。」

「收了兩筆地租……」

「見鬼！我爹才不會親自收地租哩！八成是去追小江。」外表柔柔地，女人味十足，却刁鑽得很。

「既然知道，還問我幹什麼？」原來他們早已認識，且有了點情感，這次重逢，小柔貼得更緊些而已。韋青趁機溜了。

揚州雖然繁華了數百年，風格却一直不變，這兒樓房不多。但深宅大院却極多，三五進、六七進的到處可見，當然，名勝古蹟中的樓可不少，如：明月樓、迷樓、騎鶴樓及文選樓等等。

這些名樓也都有它的出處，據說明月樓爲子昂所建，且有他的題句：春風花閬三千客，明月揚州第一樓。

至於騎鶴樓，傳說有四人作客於此，各敍其願，一願作揚州刺史，一願腰纏萬貫作富翁，另一願跨鶴飛升。遨遊空冥，第四個人却總括其願，腰纏十萬貫，跨鶴上揚州。

文選樓傳說是梁昭明太子撰寫昭明文選之處。儘管揚州的樓房很小，「美人窩」却是樓房。

秋夜，有點料峭，一個衣着入時，英挺而粗獷的青年人，叨着烟捲兒，雙手插在寶藍色湖縐夾襖衣袋中，有點流氣地進入「美人窩」的朱漆大門內。

「少開……」龜奴大概是上海人，蝦着腰，瓜皮小帽緊扣在眉尖上，說：「儂可是長遠弗來哩！那能今朝有辰光到這裏廂白相？少開，有相好的姑娘？」

「有一位，只是慕名而來。」龜奴似知他是生客，諂笑着：「少開，沒有熟姑娘也沒有關係，阿拉給儂介紹一位——」

嫖客淡然說：「阿酥在不在？」

龜奴以爲是鴇子的朋友，一愣之下又堆着笑臉：「少開，儂那能？是老闆的朋友也不早說，在……在。」

青年人往小客廳椅上一坐，揮揮手說：「就是她吧！」

龜奴又是一愣，吶吶地：「少開，儂說什麼？」

「我是說就找阿酥好哩！年紀大點的比較體貼……。」

龜奴上下一打量，把瓜皮帽往腦勺子上一推，呲牙咧嘴地說：「拆那——儂以爲這是上海的『鹹水妹』『私門頭』和『羅宋湯』？儂走錯門了吧？」

上海是頂尖大都會，不論是好的或壞的，小地方一律向上海看齊，上海的風月場所可多哩，高級的有所謂「長三」「么二」，最早的是「書寓」，也就是女校書，這種賣藝不賣身的妓女，必須能說書、歌舞，且能操絃者，另有所謂「花烟間」，等於吸毒、嫖妓同時進行，在民國二十二年以前，禁烟尚未雷厲風行，小東門一帶觸目皆是。

另外，有所謂「嚮導社」「雉妓」「蕩白」，以及「鹹肉莊」等等。所謂「鹹水妹」，是由外文繙譯而來「HANDSOME MAID」。她們是專門接待洋水兵的。

青年人不耐地揮揮手：「快去叫阿酥呀！在這兒聒噪什麼？」

龜奴脖子上的青筋都繃了起來，擄着衣袖說：「拆那！撈過界了——」青年人把烟蒂吹出，「滋啦」一聲粘在龜奴的脖子上，他尖叫着跳了起來。

這工夫進來兩個人，爲首的一聲不吭一拳砸來，養兵千日，用兵一時。難得有機會活動一下筋骨，也不會讓鴇母以爲他們尸位素餐，聾子的耳朵——擺設。

青年人坐着未動，抄住此人的手腕一扭一別，這人正在張牙舞爪發狠，正好咬在他自己的手背上。接着嘶嗥着摔了出去，另一個一脚猛踹而來，青年人托着他的脚踝一送，摔到門外去了。

這工夫龜奴把頭目請了來，此人人高馬大，剃了個禿頭，綽號「大蘿蔔」，可能是南京人。「大蘿蔔」在門內一站，自青年人處向外望去，連門都不見了，可見塊頭之大，他叉着腰，說：「哥們初來揚州？」

「嗯！」

「難怪！難怪！這『美人窩』不大一樣……。」

「你是說這兒不是賣的？」

「當然賣！不過話又說回來了！可能有很多人玩不起。」

青年人笑了一陣，說：「老兄說的也沒有什麼不對，正因爲如此，所以才想找個過氣的老蟹玩玩！」

「辣塊！媽媽地！你這是找死……」

這塊頭之大，也眞唬人，普通人連研究也不敢研究。蒲扇似的巴掌挾着勁風搧了過來。絕的是，青年人仍未站起，但雙腿上却注上了暗勁，只見他一手往那巨腕上一抓，另一手已托上了粗逾兩圍的腰部借勁一送，偌大的身子落在一個精緻的小几上，後果可知。

稍後，總管「大金牙」把他請到另一會客室內，還上了茶點，皮笑肉不笑地說道：「這位爺，下人招待不週，請多多包涵。」

「還好！不過貴館眞是人才濟濟，剛才那位仁兄，居然把硬木小几砸得四分五裂！」

「大金牙」乾笑着說：「這伙計剛來，粗漢，爺們不值得和他計較，爺們要玩，不才倒可以爲您推介一位……」

「我不是說過，年紀大的比較體貼，所以才叫阿酥的嗎？」

「大金牙」的涵養還眞不賴，打了個哈哈：「爺們開開玩笑嘛！也不必認眞，可別和我們下人過不去。」

「怎麼？阿酥不作主意了？」

「爺們似乎不是來找樂子的。」

「那你說我是幹什麼的？」

「爺們，你既是玩家，也該知道，人和樹木差不多，樹老了會生出虬根，彎彎曲曲，人老了腰不像腰，臀不像臀。要是再發胖些，由於肚皮大屁股小，腿細而彎，加上兩個布袋似的奶子，簡直就是一隻蛤蟆精。不要說玩，就是看一眼也倒了胃口。」

「阿酥才四十一歲，看來不過三十左右，說她二十七八也有人信，細皮白肉，隆臀聳胸，還和以前差不多，客人只要被她接一次，骨頭沒有不酥的，因而得名，這也正是我堅持要找他的原因。」

「大金牙」的眼囊內抽搐了一陣，被大烟槍醺烤得發黃的手指，不停地交叉在一起扭動着，似已忍無可忍，說：「哥們，凡是幹這行的，在地面上都有點來往，嘿嘿，要是抓破了臉，你豎着進來，可要橫着出去！」

青年人磕着瓜子，擇「鮮」固執，似非阿酥不可。

「大金牙」沒有四兩肉的馬臉又拉長了兩寸，像自牙縫迸出來的：「小子，作人不可過份。就是地方上的士紳，甚至偵緝隊長見了我們老闆，還要叫聲『阿酥姐』哩。你算什麼東西？娘的！別咋唬！再不滾，大爺包你是抱着香爐打噴嚏——一臉灰！」

「大金牙」站起來雙手一握，不但指節，連雙臂骨節也同時發出一陣暴响。青年人暗暗點頭，「大金牙」比「大蘿蔔」等人可就不大一樣了。這工夫「大金牙」那隻黃黃且留有長指甲的右手，帶着銳風掃到。

青年人站了起來，閃避着嚷嚷道：「大茶壺欺負嫖客，『美人窩』是這樣待客的……」

顯然，「大金牙」頗精搏擊。尤其是鷹爪力這類工夫，但青年人不還手，也連攻七八手都落了空。

「住手！」一個看來三十左右或二十七八歲的盛裝美婦出現門外。在這一刹，她的目光和青年人的目光一接，似有某種默契的神色，却一閃即失。

「大金牙」很識相，打下去討不了好，孩子哭抱給他娘。立刻退到鴇母身後。

這美婦上身是墨綠斜襟軟緞夾襖，醬紫天鵝絨坎肩，配上珊瑚琵琶型的扣子。下面是青色杭綢碎花百褶裙，穿了一雙鵝黃緞面繡着「喜上梅（眉）頭」的繡花鞋。鼻子是鼻子，眼睛是眼睛，腰是腰，臀是臀，難怪這小子非找阿酥不可了。

青年人上前一手搭在阿酥的肩上，說：「阿酥，徐娘半老，妳果然是風韻不減當年哩。」他對「大金牙」聳聳肩又說：「你這該相信我的眼光如何了吧？」

「大金牙」的眼珠子都快彈出來了。但他知道，老闆的作風，一向是無事躲事，有事不怕事。看來老闆對這個小伙子並不十分惱火。是不是光棍？這檔口才知分曉。

「要死格！」阿酥撥開他伸過來的手：「儂那能，阿拉老蟹一只，別七弗搭八好不好？」

「別客氣！在我的心目中，『美人窩』的紅姑娘林妹妹也未必有妳好。」拉着阿酥就要上樓。

院中有人大喝一聲，且傳來拉動鎗拴的「嘩啦」聲，青年人回頭望去，院中站着五六個人。爲首的挲着一支「九聯珠」，一身軍裝，左臂上有「聯合糾察隊」字樣的臂章。

大概是保安隊、偵緝隊、警察局和團練總（鄉團總練）的聯合糾察隊。除了警局爲三人，其餘各爲一人。爲首的是保安隊的一個排長。

另外五人正好是每人一支「八音子」「七星子」「六輪子」「五蜂子」和一支「大金鈎」步槍。

在當時這是一種名步槍，國產的奉天兵工廠造及「漢陽造」都難以比擬，烤青的鎗身在燈光下閃閃生芒。

「幹甚麼的？」排長問着。

「到這兒來還會幹甚麼？」

「你叫甚麼名字？從哪裏來的？」

「韋青。從張家口來的。」

「張家口？」排長是江南人，長了這麼大沒離開鎮、揚一帶，以爲他信口胡說，或者沒聽清楚。

韋青哂然說：「『涼州七里十萬家，胡人半解彈琵琶』。就是那個漢、滿、回、維吾爾、烏茲別克以及哈薩克人雜處的張家口。」

排長有點尷尬，不免慍怒：「你是幹甚麼的？」

「皮貨商。」

「住在那一家客棧裏？」

韋青攤攤手，帶點流氣地向阿酥眨眨眼，說：「本來要住客棧，可是表舅說，到揚州來住客棧，那太不像話，就派人把我的行李搬到他府上去了。」

「像你這種砸窰子，擾亂治安的壞蛋，你的表舅也不會是甚麼好東西，他住在甚麼地方？叫甚麼名字？能不能保你？」

「保我？」韋青取出一根烟捲兒往唇上一叨，拔出一根洋火在「大金牙」的後頸頭髮碴上一划，「嗤」地一聲，燃着烟捲，長長地吐出口白烟，都噴在阿酥的臉上。

「要死格！拆那……」急忙用絲帕搧着烟。

「大金牙」的眼珠子都氣藍了。但「聯合糾察隊」在此，一定不會放過這個吃生米的傢伙。

排長厲聲說：「帶走！」

「慢着！」韋青笑笑說：「排長不是問我家表舅會不會保我嗎？」

「總爺又不想問了。」

「總爺不問，我却不能不說，免得排長事後左右爲難，家表舅萬里，在揚州地面上有那麼一點小名氣……」

排長和「大金牙」等人面色一變，阿酥說：「那能？儂是萬老爺子的親戚？這辰光才說，迭格事體交關……」

排長不能前倨後恭，仍然冷冷地說道：「帶走！」只是語氣溫和多了。到了門外，排長說：「韋先生，萬老爺子是地方上的聞人，也是大善人。兄弟嘛！穿了二尺半，吃糧拏餉，在場面上要是不公事公辦，以後就不好辦事了，你回去吧！萬老爺子面前代問個好。」

「一句話！排長再見……」韋青揚長而去。

「大金牙」縮回頭，匆匆上了樓，阿酥說：「怎麼樣？」

「老闆眞是女諸葛，排長把他放了！」

「大金牙」說：「可是誰敢說他不是冒牌貨？萬老爺子的親戚會來砸窰子？」

阿酥說：「我已經派人跟踪去了。」

「大金牙」心想，如果跟踪的人證明他眞是萬里的親戚，妳又能如何？他指名要嫖妳，看來妳似乎不大怎麼在乎，莫非想啃嫩草？

原來「大金牙」是鎮、揚一帶的名護院，要不是毒癮太深，也不會混到勾欄院

來，大可爲一些軍閥大佬作保鏢，進帳更爲可觀。雖然那年頭一些大佬和軍閥不好此道者太少，但保鏢的却都不願要有烟癮之流。因爲在緊要關頭一旦上了癮，呵欠鼻涕一齊來，那就誤事了。

「大金牙」在此作總管，頗能稱職，有幾次流氓鬧事，他都能一一擺平，嘴皮子能講兩句，手地下也不含乎。所以阿酥很器重他。而他却希望和阿酥湊合湊合。

因爲阿酥有錢，人也長得不賴。可是阿酥硬是裝糊塗，好像對他這番意思根本未曾覺察到似的。

這工夫小八子奔了回來上了樓，說：「媽媽的！他眞是萬家的親戚，我眼看他進入萬家的大門。」

「大金牙」說：「小八子，這就足以證明他和萬老爺子的關係？」

「辣塊？媽媽地！」小八子，二十五歲，長了一臉雀斑，留了個小平頭，說：「總管，他進入萬家大門，門房還向他點頭哈腰，口稱表少爺。還要怎麼樣才能證明他們的親屬關係？」

這時阿酥忽然在內間說：「小八子，備車。」

「是。」小八子說道：「老闆要去聽戲？」

「聽你的頭，這辰光阿拉會去聽戲？」阿酥說：「萬老爺子是有身份的人，應該不會護短，你們可都聽到了吧？他的外甥要嫖我，這口氣我怎麼嚥得下？」

「大金牙」吶吶說：「老闆要去找萬老爺子？」

「那能？韋青迭格瘪三，殺千刀的，老娘要不能讓他到這裏廂來陪罪，阿拉就跟他姓！」

阿酥氣沖沖地下了樓，「大金牙」本想勸止，却也知道勸也沒有用。心想，要是萬老爺子護犢，來個軟硬不吃，你能踩着他的小肚子拔下他的老二當橫笛吹嗎？

阿酥有自用包車，在揚州地面有這種包車（黃包車，又稱洋車）的不多，固然也有汽車代步的，那多爲大佬和軍閥，日常到遠處去，僅在揚州，這街道也不便行駛汽車，所以私家汽車太少。

只不過阿酥這輛包車却非一般黃包車可比，邊角包銀葉子，踏脚處邊上包赤銅，閃閃生光，極盡豪華。

「老爺，」萬家門房在大廳門外報告：「美人窩的老闆阿酥在門外求見。」

「阿酥？」萬里父女正在聊天，萬小柔說：「沒有聽錯嗎？勾欄院的鴇母也有資格來見我爹！」

萬里說道：「她有沒說有什麼事要見我？」

「她說萬府的人去砸窰子，似乎是告狀來了！」

萬里一愣，說：「是什麼人？」

「她沒說，似乎要當面報告老爺。」

萬里揮揮手說：「叫她進來吧！」

門房匆匆離去，萬小柔說：「爹，我看她是胡說八道，咱們萬家沒有人會來那一手的。」

萬里負手踱着，說：「如無此事，她也不敢攀誣，只怕是別人鬧事栽在咱們頭上，不過爹以爲在揚州地面上混的人還不敢這麼不開眼……。」

這工夫門房已帶着阿酥來到客廳門口，萬里不能表示輕慢，迎到門口：「請裏面坐！」

阿酥笑着走入，小八子跟在後面，阿酥說：「萬老爺子，儂別見怪，阿拉是無事不登三寶殿——」

萬里說：「孫老闆不妨直言，果有萬家的人前去惹事，不論是誰？一律都要嚴辦！」

「迭格事體，沒有這麼嚴重，只是阿拉要向老爺子打個招呼，希望以後不要再發生……」

「惹事的是誰？」

「老爺子，儂有一位表外甥！」

「什麼？韋青會去鬧事？」

「不！」萬小柔大聲說：「韋青表哥絕對不會的。」

萬里揮揮手阻止她說下去，說：「孫老闆，這是什麼時候發生的事？」

「就是大約一個小時以前吧，本來『聯合糾察隊』要帶回隊部去的，後來聽他說是老爺子的親戚，到了門外，又把他放了！」

「不可能，不可能。」萬小柔堅信韋青不會作這種事：「他根本就不會去那種下流的地方。」

「的確！」阿酥笑笑說：「老爺子的親戚，的確不該去那種下流的地方，不過話又說回來，如說那兒下流，也只是命運的擺弄，那些可憐蟲本身却也未必下流，要不是她們的父母把她們賣入勾欄，世上沒有幾個女人不願在家裏當千金小姐而去賣笑的，您說是不是？老爺子。」原來她說起國語來也頗標準。

萬里自然聽出話中有刺，但也是實情，有粉誰也會往臉上擦。他說：「這事很簡單，把韋青叫來問問不就解了嗎！」

「還是老爺子乾脆！」阿酥說：「要證明這件事，是眞簡單不過了。」

韋青被叫來時，似乎有點錯愕，但立刻泰然，萬小柔說：「表哥，你說，你會去砸窰子嗎？」

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韋青的臉上，韋青說：「我去過『美人窩』，但不承認那是砸窰子。」

「本館有兩個伙計被打傷。」小八子說：「辣塊，媽媽的，那不算砸窰子？」

「小八子，這兒那有你說話的份兒。」阿酥笑笑說：「韋先生旣已承認，我也不想追究了，雖然韋先生口口聲聲說是非要召我打茶圍不可。而誤會就出在這兒，我這把子年紀，韋先生的歲數，當然是開玩笑，只不過我在揚州雖是茅厠坑吹喇叭——臭名在外。地方上的朋友也都會給點面子。只要大家能過得去，就睜一眼閉一眼算了。」

萬里的臉色很難看，因爲韋青沒有否認要嫖阿酥這件事，這事就全是眞的，憑萬里的身份，被一個鴇母找上門來興師問罪，極不是滋味。道歉吧！不甘，不說幾句場面話，也有失公正的身份，他喟然說：「韋青，眞想不到，你也會這麼糊塗，眞是想不到……。」

韋青一扭身就出廳而去，萬小柔再刁鑽潑辣，爲他也說不上話。這工夫阿酥告辭，說：「老爺千萬別放在心上，只是我遇上了這檔子事兒，也不能不向老爺子報告一下……」

萬里居然送她到大門外，阿酥風情萬種地說：「老爺子能去坐坐，那可是蓬蓽生輝哩……」萬里沒說什麼，但神色上並不太冷漠。

× × ×

萬里返回客廳時，韋青已在，還有他的行李，萬里自然知道他要幹什麼？他嘆口氣，說：「年輕人荒唐，誰也不免，可是我沒想到你會這麼衝動。」

韋青說：「我只不過是和阿酥開開玩笑，沒想到他們當了眞。」

「我一向很欣賞你的反應和身手，想把你留在身邊，所以這次你來，我就不打算放你走。像我這身份的人，不能沒有一二心腹。」

韋青說：「表舅，我住客棧，可以常常來的。」

「總是不大方便。」萬里又喟然說：「其實心腹又如何？江立就是個例子，他在萬家出生，我拏他們父子也不當下人看待，可是他拐走了七萬大洋票子，臨去那夜還沾汚了丫頭杏香。」

「可是那次追上他，他身上似乎沒有七萬大洋票子。」

「他早就在收租帳上作了手脚，那會放在身上？」萬里說：「你這次到揚州來，可曾聽到有關秦璽的傳說？」

「有過耳聞。」

「你對這件事有什麼看法？」

「固然有人說秦璽，不可能傳到現在，我却以爲不無可能，要不，章九如這等人家到揚州幹什麼？」

萬里踱着，微微點頭，說：「韋青，這事你也留意點。」

「怎麼？表舅也愛好古董？」

「雖說『玩物喪志』，但這等古物，哪個不愛？」

「我會留意的……」他自柳條包中取出一件貂皮筒子（沒有衣面及衣裏的純貂皮），說：「表舅，這是我帶來的皮貨樣品之一，一點小意思，表舅一定要收下，我這就住入客棧了。」

萬小柔在窗外偷聽，她對他感到失望，那是因爲她對他的期望太高，她可以原諒他的任何過錯，這一種錯誤她找不出理由原諒他，可是他要遷入客棧，這對花梢的人來說就更不可靠了。

萬里說：「東西我收下了，你必須答應我要常來，有很多事我要仰仗你。」

「我會的，表舅。」

「來人哪！」萬里叫來下人，吩咐把他的行李送到「橋月客棧」去，要最好的房間，這客棧的名稱大概是根據「二十四橋明月夜」的詩句而來的吧！

僕人走後，二人又談了一會，韋青告辭，因爲已經近午夜了，他提起隨身的皮包，這工夫萬小柔走進來，說：「表哥，我去送你。」接過他手中的皮包。

「謝了！表妹，太晚了！尤其妳也不便到客棧去。」

「怕什麼？我又不是去過一次半次，我爹是東家，你說我能不能去？」

「這……當然。不過太晚了……」但她已走出客廳。韋青自然不願住表舅的客棧，却也不便堅拒。

橋月客棧有位女掌櫃的，三十郎當歲，明艷大方，見了小柔就走出櫃枱張羅着：「喲……萬大小姐，是什麼風居然把芳駕吹到這兒來了？」

「我表哥要住在這兒。汪阿姨，妳多關照，房間要最好的。」

磕磕長烟咀上的香烟灰，汪翠翹笑靨如花，說：「大小姐，這還用妳叮囑嗎？來，我送這位大表哥上樓……」她要去接小柔手中的皮包，但小柔沒有交給她，說：「汪阿姨，把鑰匙給我們，告訴我幾號房就成了！我親自送他上去。」

「好好，這樣也好認認房間。」汪翠翹取了鑰匙交給她。由于幾個伙計都正好不在，二人上了樓，韋青推開房門，正要去點燈，嗅覺告訴他，房中有人。

「什麼人……」黑暗的角落人影一閃，後窗已被推開，但晶亮的寒芒呼嘯而來，韋青一偏頭，「奪」地一聲，一柄小型七首已釘在門框上。還在「錚錚」顫動不已。而那人已穿出後窗外。萬小柔正要追去，韋青拉住了她：「算了！上不了枱面的小嘍囉！」

「你一來就有仇人？」

「八成是來偷皮貨的……」亮了燈，果然發現柳條包已被打開，似乎還沒有得手。

萬小柔說：「果然是來偷皮貨的。」

「小柔，妳回去吧！我會常去看表舅和妳的。」

「住入客棧，要花可就更方便哩！」她的臉色很難看。

「妳汪阿姨不是個很好的眼綫？回去吧！我送妳。」

「不必了！夜晚要小心！明天要去呀！」自行下樓走了。他們是坐馬車來的。

這工夫韋青閉上門，拔下門框上的七首，扭下刀柄，自孔中捏出一個小紙卷展開，上面寫了二十幾個字：「在今夜這齣戲中，我們這龍套角色演得還不錯吧？」

「的確不錯……」韋青笑笑，把紙條撕爛丟入紙簍中，這時汪翠翹在門外敲了兩下門，說：「韋先生，送茶來了……」

開了房門，汪翠翹還眞有點「寶蟾送酒」的架式，這女人比起阿酥固然還不够開放，眉梢眼角的風情却也不遑多讓：「韋先生爲什麼不住在萬府？」

「別提了！眞不好意思……」

「那怎麼會？看大小姐對韋先生的親密勁，應該……」

「老闆娘，我太累了！要早點上床，如果妳要知道這件事，想必認識『聯合糾察隊』的人和『美人窩』的阿酥，問問他們就知道了……」

× × ×

午時不到，橋月客棧還沒有食客上座，這是因爲當地百姓有「上午水包皮，下倉皮包水」的習慣。這工夫還多泡在澡堂子裏。水包皮是泡澡堂子，皮包水是泡茶館。當然，有閑份子才能作到這一點。

汪老闆坐在櫃枱內哼小調——「打牙牌」。據說她是唱紹興戲的出身，最初在此開了一家小客棧，後來不知她如何走上門路？萬老爺子爲她投資，建了這家幾乎是揚州最大的一家客棧。

這工夫迎門桌上「蓬」地一聲，放下一個銀袋，沉甸甸地，發出刺耳的聲浪，汪翠翹皺皺細眉望去，一個三十五六歲，絡腮鬍子的漢子坐下就吆呼：「掌櫃的，大爺餓了！吃的、喝的，要快！」

伙計顛着屁股上來招呼。

這人倒也乾脆：「牛肉、豬肉、白切、紅燒、白飯、饅頭、包子、菜餃，隨便往上端，爺們絕不挑嘴，另外，來五斤花雕。」

「是，貴客……」

「慢着！臨街的客房一間，大小無所謂，要乾淨。」

「錯不了的，貴客。」伙計剛剛吆呼了飯菜名稱，門外又進來一位，這人也是三十五六，雖也是一臉風塵，却掩不住他們的斯文之氣。

這位客人也叫了飯菜和房間。汪翠翹把旅客登記簿交給二老闆：「李先生，請客人登記一下。」

二老闆把兩位客人請到櫃枱邊，說：「貴客，想必兩位都知道，近來孫部擊退了秦系的部隊（張作霖部），又據有了江蘇等省，地方上散兵游勇甚多，不大平靖，所以上面規定，凡是住宿的客人都要登記。」

這正是孫傳芳剛剛兼併了浙閩蘇皖贛，自封爲五省聯軍總司令的檔口。秦系發展太快，戰綫太長，只好北退。

李先生遞過筆，那位斯文的客人接過寫着：河北人，鐵金棠，三十六歲，生意人——

寫到這裏，那個絡腮鬍子的漢子竟把筆奪了過來，弄了那位客人一手的墨汁。那客人看了他一眼，這人牛眼一瞪：「看啥？大爺臉上有花？他奶奶的……。」

那客人只好同桌吃飯，這粗漢在簿上寫着：「鐵大器，山東人。」又在來此目的欄下，寫了個「玩」字。

他正要丟下筆，二老闆陪笑說：「貴庚是……」

「怎麼？」鐵大器牛眼一瞪，說：「他奶奶個熊！你要給大爺作媒嗎？」同時向櫃枱內的汪翠翹瞄了一眼，這才寫下「三十五歲」四字，把筆丟在櫃枱上。

二老闆端菜放在鐵金棠桌上，向他苦笑一下，無非是暗示鐵大器爲人粗卑，請他多包涵之意。二老闆正要走了，那知鐵金棠笑笑說：「二老闆，你先別走，我這兒有一首打油詩，挺有意思，尤其酒後飯罷讀之，必能消食化痰。您聽着：流涙如墨汁，放屁似黑烟，遠似烤地瓜，近看似煤炭；人說肖李逵，我說像焦贊，夜眠漆櫈上，此君已不見。」

二老闆掩口而笑，本怕鐵大器盛怒，那知他正在低頭猛吞，似乎並未聽到，或者文事底子太差，根本未聽懂？

這工夫鄉團總練孫大德走了進來，往櫃枱前一站，二老闆急忙打開登記簿，而櫃枱內的汪老闆也向孫點頭招呼。孫大德看完，向兩個姓鐵的客人瞄了一眼就走了出去。

稍後，孫大德在萬家的養心齋內，這兒只有萬里和他兩人。孫大德說：「萬爺，剛才有個和尙在門外鬼鬼祟祟地，說了四句話不可不防。此其一，另外，傳說中京、津一帶的鐵捕已到了揚州。當然，也有人說『鐵捕』不是偵緝隊的成員。」

「孫兄見過此人？」

「見過『鐵捕』的人很多，今天橋月客棧來了兩個客人，一個叫鐵金棠，另一個叫鐵大器，雖是先後到達，却非同路，我以爲其中可能有一個正是『鐵捕』。」

萬里似在想什麼？孫大德已說道：「還有一件事，小弟既然聽到了却又不能不說……」

「理應如此，孫兄自管說。」

「風傳有個通緝犯和府上有點來往，此人搶過幾位下野的督軍，刧過一次獄，刧過兩家錢莊，且身揹三條命案……。」

萬里有點掛不住，說：「孫兄之言，小弟寧可信其有囉？只是舍下人口衆多，却都是外人，不知是誰？」

「老爺子千萬別介意。有所謂皇帝還有草鞋親哩！何況又是遠親……」

「遠親？」萬里一愣：「孫兄是指剛來的韋青？」

「韋青是誰？噢！對哩！橋月客棧簿上，有韋青這個名字，莫非是老爺子的親戚？」

「不錯，他是我的表外甥，怎麼？他有什麼紕漏？」

「老爺子可別多心，我只是聽到什麼消息就要報告老爺子，您對地方上出錢出力，本部的粮餉常要您來接濟，去年到了臘月還未能換季，還不是您老爺子拿錢出來製了數套棉軍裝才過了冬的？」

「這都是過去的事了！還提他幹什麼？孫兄剛才說那和尚可疑？」

「那是：老健春寒秋後熱，半夜殘燈曉天月，草頭露水板橋霜，水上浮漚山頂雪。」

「這確是可疑。」

「是的，看他走路就知道他是個練家子。」

「我會小心的。」

「老爺子，記得您似乎說過，有意思爲本部的武器汰舊換新。」

「我是說過。不知貴部目前有多少鎗支？還缺多少？」

「說來慚愧！揚州這麼大的地方，養不起鄉團二十八個人，而一旦出了事，却又交相抱怨鄉團是一些混吃等死的傢伙。如今只有三支套筒子，十二支『漢陽造』，一把『快慢機』和一支『十三響』，平均分配，二十八個弟兄還有十一個人要空着手，雖然有三支打鐵砂子的散彈鳥鎗，老爺子是知道，那不管用，且有危險。就算也能充充數吧！還有八個弟兄沒有武器呢。平常不出事，可以輪流使用，萬一發生了事故要全部出動，也就只好讓他們變成『紅鎗會』了。」

「這件事我會放在心上！嗨！在揚州，萬某還數不上，但說話嘛！人人嗓大氣粗，一旦有掏荷包的事，脖子却都縮回去了……」

× × ×

爲什麼畫舫大的叫着「大三張」，小的叫「小三張」呢？這是因爲大的可擺上三桌酒席。這些不同的畫舫，名稱很多，前蓆棚後木頂者謂之「牛舌頭」，單槳者爲「划子船」，雙槳稱爲「雙飛燕」，以

玻璃嵌窗者都稱爲玻璃船。

凡是四方客卿，達官及城內富賈有船者，都泊在北門碼頭，非遊人所能乘坐。

此刻，下午四點左右，韋青在一艘「小三張」上，一個二十左右的健女負責划船，陪他說話的是個花信左右的女人，豐腴健美，明朗大方，却並不予人低俗的感受。

到揚州是不能不遊瘦西湖的。

「先生貴姓？我看先生滿懷心事。」

「我姓韋，姑娘貴姓？」

「我姓張，客人都叫我『金絲雀』，也有人叫我『小金魚』的。」

「這是因爲妳還善良，至于我的心事嘛！確有，却無人能爲我解憂。」

「金絲雀」嫣然一笑：「但願我能，韋先生何不說出來聽聽？」

「只怕姑娘終日在此作營生，說了妳也未必知道。」

「反正閒着沒事，就當閒聊吧！」

「我來揚州是想找一個人，他就是舍弟韋雲。」

「金絲雀」忽然注視他一會，說：「我可能見過令弟一次，甚至不止一次，所以剛才第一眼看到韋先生，有點面熟。」

「噢？在何處見到的？」

「就是在這瘦西湖之中的『大三張』上。」

「莫非正好是僱姑娘的船遊湖！」

她搖搖頭，說：「我可沒有那麼豪華的『大三張』，那是揚州第一美人『綠牡丹』的。」

韋青心頭一震，他當然知道「綠牡丹」其人，却未見過。他說：「『綠牡丹』是怎麼樣的一個女人？」

「在揚州，經營畫舫的不少，足有五七十家，大的一家擁有一、二十艘，小的一家一兩艘，但生意最好的却是『綠牡丹』的。」

「爲什麼？」

「因爲男人見了她會着迷，所以女人恨她。如果韋先生見過她之後還會再來光顧我的『小三張』，那一定是日頭從西邊出來了。」

「張姑娘，妳可能誇大了些，而且我今後不但還會來，且常常會來。」

「可惜她不在這兒，要不，我要和你打賭。」

「賭什麼？」

「五百塊大洋如何？」

「一句話。」韋青取出大洋票子數了五百塊：「賭金就放在妳這兒，請告訴我有關她的地址。」

「金絲雀」忽然苦笑，說：「我眞後悔告訴你這件事，只怕你這一去……。」

「永不回頭了？」

她苦笑着點頭。

「本來只是拉聒，這麼說，我是非去不可了。」

「可別當眞，這是五百塊大洋啊！」

「生不帶來，死不帶去，這又算得了什麼？」

「韋先生，你這份豪爽勁，還眞對了我的……」

「胃口？坐下，坐下，我也覺得妳不是光會要咀皮子那種姑娘。」

「這麼說就不大好聽了！」她坐下來，他爲她倒了一杯酒，她說：「只能說我們的個性相近，幹這行，不能拘謹，所以大多數的客人，都會用另一種目光看我們。以爲我們必然兼操賤業。」

「其實我第一眼就看出妳不是那一類人。」

「韋大哥，你今年貴庚？」

「二十八，妳呢？」

「二十五，叫聲大哥不算高攀吧？」

「我不以爲妳會那麼庸俗，妳是畫舫主人，高攀的是我才對。」

「大哥是不是要和我比賽庸俗？」

兩人都笑了起來，而且都自動乾了一杯，韋青說：「請告訴我，『綠牡丹』住在何處？」

「韋大哥，旣是朋友了，我就不希望你去。」

「怎麼？眞的以爲我是一條飢餓的笨魚，什麼餌都吃？」

「大哥，別笑我自作多情，雖然老大不少了，可還是『花徑未曾緣客掃』啊……」居然燒了盤垂下頭去，這風格另有一種可人之處：「我不希望你去涉險。」

「不知誰有資格，在這『通幽花徑』中……」

「要的人很多，一個也不喜歡，而我中意的，人家也許嫌我出身不高呢！」

「客氣！『綠牡丹』到底在何處？」

「聽說她已經名花有主了。」

「我不是對妳說過，我是來找舍弟的嗎！」

「好吧！就會我會告訴你的，爲了慶祝這次邂逅，我們要喝個痛快。而且由于太高興，決定以俚歌和古箏助興侑酒！」

「太好了！小雀妹子。」

淨了手焚了伽南香，調好弦，箏聲起，歌聲隨之：「郎莫開航者，西風又大了些；郎要東西和奴說，郎身若冷奴身熱，且受用而今這一夜。明日風和，便去也，奴心安貼……」

詞意纒綿，箏音美妙，一曲甫停，韋青連連叫好，一個船娘有此技藝，能不叫人刮目相看？但就在這時，另一艘「小三張」交駛而過，想距約一丈七八，一個人影有如淡月下的蝙蝠影子，一瀉入艙。

「韋大哥，小心——」幾乎在這瞬間，來人手中七八寸長的薄刀，已到了韋青左後側半尺處，韋青橫移半步，以刺客的速度，應該還有攻擊的餘力，但「金絲雀」厲叱聲中，竟向刺客砸出一箏，而且不像是沒招沒式亂打。

七首猛掃，箏弦被划斷四五根，發出刺耳的聲音。

韋青空手入白刃，伸手就抓對方的薄刀，刺客知道無法得手，穿窗而出，「嗤」地一聲沒入湖中，前後沒有超過三秒鐘之久。

「小雀妹子，眞想不到妳的手叫這麼俐落。」

「金絲雀」向划船的姑娘一揮手，說：「追上那艘『小三張』問問看。」

但那「小三張」的船娘只能告訴她那刺客黑瘦，沒有什麼特徵。「金絲雀」說：「韋大哥，你剛來揚州就有仇人，到我家中去好不好？我要給你壓壓驚。」

「府上有些什麼人？」

「就我一個人……」

兩進四合房，是她經營畫舫盈餘買下的，韋青說：「看看妳的成就，眞使我汗顏，昂藏七尺之軀，竟然是上無片瓦、下無立椎！」

「大哥，如不介意，這兒就是你的『片瓦和立椎』之處。」似乎「金絲雀」已經動了情。

「小雀妹子，我以交妳這個朋友爲榮了。」

「算了吧！韋大哥，我知道配不上你，却很佩服對女人及目標不馬虎而擇善固執的男人，現在我告訴你『綠牡丹』的地址。」她在他的耳邊說了幾句話。

「雀妹，多謝接待，改日再來打擾……」韋青和她珍重作別。「金絲雀」心想，見了「綠牡丹」你還會來此才怪。

交上這麼一位紅粉女友，韋青很高興，但在「小三張」的畫舫上遇刺客，可就不妙。他以爲自己來得如此秘密，居然到了不久就有人識破，至少是有人啓疑，要不，絕不會有人行刺，他告訴自己要特別小心。

× × ×

儘管揚州的深宅大院氣象萬千，設備一應俱全，就是沒浴室和衛生設備，因而要洗澡，男人去澡堂，婦女在家用大木盆，大戶小戶人家都是如此。

馬桶就是厠所，只是大戶人家有馬桶櫃，稍講究些而已，但不管如何講究，總是要掀開馬桶蓋子吧？

韋青進入最大的一家澡堂「清華池」，不進熱汽騰騰的拉門以內，而自小甬路往後走，經過三道小門，來到後面另一個更豪華的澡堂中。

這兒的人全是女的，池浴兩間，盆浴兩間，門上都有「盧府專用，閑人莫入」的牌子，韋青當然知道這是什麼地方？也知道唐突西施會有什麼後果？但他似未計較這危險性。

稍後，他自天窗上輕巧地進入熱汽氤氳的盆浴室內。這兒有床、几、櫈、桌，自然還有粧台和大鏡子。

這時盆內半躺的年輕姑娘擦擦秀髮，坐起時，取過大浴巾圍在身上。這浴巾只能遮住她的乳溝以下部份和膝上部份。

她跨出大浴盆，一不小心，滑倒下去，因爲地上是很滑的蛇紋石板，她尖叫着眼見嬌軀即將倒下，但在這瞬間，一隻健臂把她傾倒的身子架住。

正因爲如此，那條本來可以掩盡春光的大浴巾已脫落地上。那晶瑩潔白的胴體上流濺着水珠，就像剛出水的潔白天鵝身上流濺着水珠一樣。

她的身子距地面只有七八寸，驚魂甫定，由此人的脚上望上去，一雙千層底禮服呢鞋，銀灰色織貢呢夾褲和同色夾襖，衣袖挽起，露出一截白竹布褂子袖口。

再往上看，是一張英挺而略帶狙獷的面孔——一副在此節箍眼上仍不太使人討厭的臉龐。

這工夫他撿起大浴巾覆在她的身上，她接過站穩，大力推開他，把浴巾圍上側過身子，狠聲說：「你好大的色胆！」

「姑娘，我是走錯了地方，可千萬別誤會。」

「你騙鬼！往這後面來有三道門，戒備森嚴。」

「姑娘，我眞的沒有遇上戒備的人，我本以爲這後面必是雅座，也必然有高手侍候，多花點錢也値得。」

「什麼高手？」

「不是有所謂『揚州三把刀』：廚刀、剃刀和扦脚刀嗎？」

「你少在這瞎扯，還不快滾？」

「好好！我這就走——」

「回來，」她狠聲說：「色狼，你窺浴之後想一走了之？」她的手已抓住了牆邊的一根絲帶，那必是叫人的。

韋青攤攤手，說：「我說過這是誤會，姑娘不信那也沒有辦法。其實我並不想一走了之。」

「什麼？你還不想走？」

「不是姑娘不許我走嗎？」

「我是說你佔了我的便宜就連姓名也不留下，更未說明來意就想走？」

「來意剛才已說清楚——」

「你不是本地人，我問你來揚州的目的？」

「來找舍弟韋雲，他是我的族弟，我叫韋青。」

女郎這才仔細看他，她的手忽然離了那根絲帶：「你眞是韋雲的哥哥？」

「姑娘以爲有理由說這謊言嗎？」

她的目光中敵意已歛，匆匆穿衣，韋青以爲「金絲雀」的話不算誇大，這「綠牡丹」眞是名不虛傳，她的衣衫穿好，手中忽然有一支「掌心雷」小手鎗指着他：

「說，你身上哪一部份最賤，挨一兩鎗而不會叫屈？」

韋青發現她目蘊殺機，絕對不像是逗着他玩的樣子，只不過她發怒時更美，他指指心窩，說：「歸根究底，這顆心才是罪魁禍首，它若不下達命令，眼睛怎麼會到處梭溜？」

那知他的話剛說完，「砰」地一聲，烟硝起處，肩上微微一痛，知道受了點傷，不免吃驚，要不是鎗法有把握，就是草菅人命了。

看看右肩，衣上有個小彈孔，他笑笑說：「是手下留情還是鎗法不準。」

「走吧！如果要顯示你的胆量，就跟我回去。」

「如果跟小姐回去而能看到舍弟，我當然願意去。」

「這一點一定能讓你如願的……」

這就是揚州的一個十分秘密組織——「紫衣社」，這兒的人一色紫衣，爲了易於辨別，他們的紫衣顏色十分特別，說是深紫不是深紫，說是絳紫又不是絳紫，當然也不是淺紫，由此社主人自開的染坊自染布料縫製。

這當然是「金絲雀」告訴他的。

「綠牡丹」回到「紫衣社」就報告了她的父親盧飛，盧飛找來了韋雲說：「韋雲，你一來本社，就給你『人傑地靈』四品鎗手中最高的『人』字輩頭銜，可以說除了我就是你了，是吧？」

「社長栽培，韋雲永生不忘。」

「現在令族兄韋青來找你，你看着辦。」他說了韋青窺浴的事，韋雲心頭一凜

，立刻怒形于色，道：「社長，我會給您一個滿意的答覆……」他匆匆走出。

「爹，」「綠牡丹」盧卿卿說：「這人是塊材料，可以殺殺他的銳氣和狂氣，但不可殺死他。」

「卿兒……」盧飛冷漠地說：「如何處置，相信韋雲會有分寸的，只怕他會徇私，而影响了本社的六親不認作風，你想想看，他能出現在妳的浴室內，非但胆大包天，囂張已極，而且必然知道本社的秘密。」

「爹，如果能吸收他的話……」

「還是去看看再說吧！」

此刻韋雲已和韋青幹上了，由于人所共知韋雲和盧卿卿很親近，都快要訂婚了。所以窺浴事件韋雲嚥不下這口氣，即使是族兄弟也是一樣。

韋青力圖解釋，但韋雲不聽，二人動上手，未出兩分鐘，韋青挨了兩拳一脚，但五分鐘後，韋雲開始挨揍了。韋青的速度捷如怒豹，韋雲是「人」字輩的首領，在鼻青臉腫之下，部下十一人齊上。

韋青猛昇驟降，鷹滾隼翻，九個人不一會其中四個已失去了抵抗力，另外五個也像血頭公鷄，就在這時，韋雲掏出一支「七星子」，「砰砰」兩聲，在韋青上身及下身各開了一鎗。

這都是一些名殺手，在這距離那有不中之理？

族兄弟之間，爲了一個女人，居然下此毒手，不能不信「人所異於禽獸者幾稀」之嘆了。而此刻也正是「綠牡丹」父女趕到之時，盧卿卿要阻止已遲，韋雲表現了冷血的作風，大聲說：「丟入江中！」

盧飛沒說什麼，盧卿卿以爲，就是不丟入江中，韋青也活不了一兩小時。她在這環境中長大，仍以爲父親和韋雲太狠太毒。韋青是來尋親的呀。但她並沒有說出來。

韋青被丟入江中消失于黑暗的江上。然而，一小時後，韋青却躺在「金絲雀」的床上。大腿上被子彈划破一道血槽，上身腋下也差不多。流血甚多，但傷勢不重。

「韋雲這小子眞狠心，要不是我暗暗監視……」

「八成這工夫已經餵了王八。」韋青說：「小雀妹子，要不是這樣，我怎麼會躺在妳的香噴噴的床上？」

「如果不挨鎗，你會不會躺上這張床呢？」

「會，只要妳不嫌我身上髒，小雀妹子，救命之恩，我怎麼報答妳？」

「怎麼又俗起來了？餓不餓呀？我給你弄吃的，蟹黃飽如何？」

「相信妳做的不比富春館的差。」

「謝哩！哥，別爲我戴高帽哩！倒是有件事我不能不提一下，我救你時，有兩個人在一邊覬覦，敵友難分。」

「多大年紀？是男是女？」

「一男一女大約都是三十多歲。」，「金絲雀」說：「哥，似乎你到揚州來不全是爲了找令族弟。」

「雀妹，似乎妳也不純是一位『小三張』東家。」

「哥，我沒有必要瞞你。其實我是郝振鵬的眼綫，認識吧？」

「不就是偵緝隊隊長嗎！」

「對對對！哥，我更不信你是皮貨商了。」

「當然，妳若是普通船娘，又怎知『紫衣社』這種組織？雀妹，妳對『紫衣社』還知道些什麼？」

「我是聽郝振鵬說的，他們聽命于揚州一位秘密的大人物，除了盧飛之外，沒有人知道直接指揮『紫衣社』的大人物是誰？」

「他們的任務呢？」

「清除異己殺人越貨而已，不過，這只是我個人的猜測，那種殺人不眨眼的組織，除了幹這勾當還會幹什麼？」

韋青當然不以爲然，只因事關重大，不便深談，並非不信任「金絲雀」或者「小金魚」。

第二天爲了就近侍候韋青，讓他移到「小三張」上養傷，有個底艙很秘密，外人找不到，上午「金絲雀」在後梢上梳頭，操船的丫頭說：「阿姨，現在有客人來了。」

「金絲雀發現兩個客人已經上了船。這工夫其中一個較年輕的對「金絲雀」低聲說：「張姑娘，郝隊長說，這位是京裏派來的專員金先生，你們談談。」

這時又有一人上了船，說：「張秀鸞，我在地面上太熟，而金專員的身份又不宜公開，所以我不便和金專員同時出現，妳要好好掩護他。」

「金絲雀」點頭，這表情很不合于她這船娘的身份。而郝振鵬方面的人說完就跳上岸走了。

金永年四十左右，白淨馬長臉膛，鬍子刮得青青地，穿了一襲海藍貢呢夾袍，禮帽拿在手上，這工夫「金絲雀」已把客人讓到中艙，丫頭送上茶點後，「小三張」已離開岸邊。

「打擾妳了。張姑娘。」

「金專員是不速之客，想隆重招待都來不及。」

「姑娘不必客氣，一切仰仗。」

「承郝隊長瞧得起，偶爾作作耳報神，小材不堪大用，只怕帮不上專員的忙就是了。」

「客氣，隊長的人絕不會含糊。」一雙黃澄澄的色眼在「金絲雀」的雙峯上梭溜了一下。「金絲雀」說：「專員這次南下必有重大任務。」

「既然是隊長的人，有些事就不能瞞妳。」

「我只是他的眼綫並不是他的人。」

「別誤會，我也正是這意思。張姑娘可聽說過秦璽出現揚州的事？」

「聽人談起過，只不知有幾多分可靠性？」

「應不會是空穴來風吧！」金永年說：「地面上的『紫衣社』和秦璽的出現，是否有點連貫性？」

「金絲雀」支頤想了一下，搖搖頭：「這箇我可說不上來。」樣子頗爲迷人。

「好吧，咱們言歸正傳。」金永年正色說：「咱們的任務就是找尋秦璽。不惜任何代價，必須到手。」

「是的，專員。」

（未完・一）

俠義傳奇小說

霹靂無情

黃鷹・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明英宗年間的一次嚴重瘟疫，是與江湖武林有關，與其說是瘟疫，其實是毒氣的蔓延引起人類死亡……事件開始發生在長樂鎮，一羣小孩將一個陶製的圓球作玩具踢破，一股血紅色的烟霧立即湧現擴散，人們的肌肉消蝕，變成一具具白骨，整個長樂鎮沒有一根生物生存，同樣的事情發生在幾個市鎮上，地方官員束手無策，朝廷亦爲之震驚，負責調查的是宦官曹廷，是個文武全材的人，是神武營的總管和女弟子練青霞——練無情，她是京城的捕快統領，她召集南北十三省的捕快頭目商議，邀請江湖有名的俠客燕十三調查此事……

毒霧隨風蕩　殺手空羣來

嚴拾生話說到這裏他才知道不妥，却已經來不及補救了。

藍天鵬剎那一聲暴喝，手揮處，三條接近透明的銀光疾射向嚴拾生。

燕十三急喝一聲：「小心——」身形展開，雙袖齊揮，疾捲向那三條銀光。

江湖上傳說，藍天鵬用一柄斷門刀，招式狠辣，但最厲害的還是一手三暗器，勾魂索命，給射中了，便休想活命，只有死路一條。

燕十三也從來沒有見過那樣的暗器，但一看藍天鵬的出手，便知道嚴拾生很難閃避得開，連忙搶救。

他的出手不能說不快的了，也有絕對的信心將暗器在射到嚴拾生身上之前將之拂落，那知道也就在那剎那，暗器突然一折，轉射向他身上。

那三條暗器簡直就像是活的，一折正好從燕十三雙袖之下穿過，隨即將燕十三的腰部纏了一個結實。

燕十三這時候亦已看出那其實是三條索子，只是接近透明，飛射出去，陽光下驟看便令人有一種光的感覺，那當然還包括着光的速度。

目光銳利如燕十三，陽光下看那三條索子一樣不免產生錯覺，到他發覺是錯覺的時候，已經來不及閃避。

那到底是什麽打就，他仍然看不出來，那剎那一口眞氣却已運在腰間，然後他又發覺他應該立即抽身倒退，如此在那三條銀索末端的鈎子扣上之前他還可以抽身退出去。

那三條銀索絕無疑問花過相當心思，設計精巧，藍天鵬的動作也是一絕，索端反捲，鈎子立即扣在銀索上，一下子鎖上。

燕十三發覺上當，索子已然收緊。

嚴拾生立即撲過來，急問：「索子上可是淬了毒？」

藍天鵬回答：「沒有，姓藍的頂天立地，怎會做這種下三濫的事情。」

嚴拾生道：「江湖上傳說你一手三暗器，中者立斃，難道不是事實？」

藍天鵬道：「傳說大都是不盡不實，我用的不是暗器，是一條勾魂奪命索。」

嚴拾生嚷起來：「還說呢，勾魂奪命，一聽便是毒藥暗器的名堂。」

藍天鵬自顧道：「誰給我這三條索子纏上，便只有跟我拚命的份兒，除了將我殺掉，休想擺脫。」

說着他手一抬，衣袖褪下，左臂上一個一樣質地的箍子，那三條索子的另一端也就是繫在這個箍子上。

嚴拾生目光及處，笑道：「將你的左臂斬下來，不也是一樣能夠擺脫？」

藍天鵬大笑。「要我的命不是比砍掉我的手臂還要容易？」

嚴拾生亦大笑，突然拔劍，一劍疾斬在那三條索子上，他用的絕無疑問是一柄好劍，出其不意，只要能夠一劍斬斷的東西，應該都可以就此一劍將之斬斷。

那三條索子却不是他這柄劍能夠斬斷，迎劍一震，將劍彈開，藍天鵬似乎意料之中，大笑不絕。

嚴拾生一臉笑容不由僵結。

「你知道這是什麽東西打造的？」藍天鵬笑問。

嚴拾生怔怔地問：「到底是什麽東西？」

「千年鋼母——」藍天鵬眉飛色舞，「當年我冒着生命危險，潛下北海深處，原是要挺傳說中能夠助長功力的玄龜，却無意找到了一塊鋼母，找高手匠人，烈火七日七夜才能夠將之煉解，你那樣一劍便想將之砍斷，那有這麽容易的事。」

嚴拾生聽到這裏，回顧燕十三，搖搖頭。「看來我只能夠帮到這裏了。」

也不等燕十三答話，他身形突然又一動，連人帶劍疾向藍天鵬倒刺過去。

藍天鵬斷門刀立即出鞘，「嗆」的一下驚心動魄的出鞘聲响，雪亮的刀鋒便迎向來劍。

他的動作沒有什麽特別，只是迅速，刀上注滿了內力，嚴拾生內力本來就已不及他，人在半空，內力更難施展出來，刀劍相碰，立時便被震飛出去。

藍天鵬也沒有追擊，只是按刀站在原地，眼睛也只是看着燕十三。

燕十三還是立在原地，一面笑容。

嚴拾生身形凌空一翻，正好落在燕十三身旁，看見那一面笑容，不由又一怔。「你怎樣了，我在努力要爲你解除束縛，你却是一些也不合作。」

燕十三笑問：「你要我同時撲前去，看機會如何將他擊倒。」

嚴拾生道：「這個姓藍的出其不意，突施暗算，難道你還要保持英雄作風？」

燕十三道．「我只是看出他的武功很高，硬拚下去，不難兩敗俱傷。」

嚴拾生奇怪道：「他的武功眞的有那麼高。」

燕十三道：「你若是不相信，不妨再上前去試試。」

嚴拾生仗劍移步上前，左看看，右看看，好像又要出手，但結果還是退下，收劍入鞘。

藍天鵬目光一轉再轉，落在嚴拾生面上。「你到底看出來了。」

嚴拾生大搖其頭，道：「誰說我看得出來。」

藍天鵬接問：「那你怎麼不出手。」

嚴拾生冷冷道：「我相信燕大哥的判斷，再說，連他也不在乎，爲什麼我要在乎？」

藍天鵬大笑，道：「有道理。」目光轉向燕十三，又道：「姓燕的，果然名不虛傳。」

燕十三淡然道：「比起練無情，還是有所不如。」

藍天鵬大笑不絕。「她眞是一個女諸葛，早在我動身之前她便告訴我，你一定會看出我的弱點，一定會先用說話激怒我，然後出手。」

嚴拾生道：「他說過什麼了。」

藍天鵬道：「他不說你說也是一樣，練大人早就告訴我你們是兩位一體。」

嚴拾生不由追問道：「她還告訴你什麼？」

藍天鵬道：「我若是向燕十三出手，以燕十三的身手，將他纏着的機會可能不大，但若是假意向你進攻，燕十三一定會上當。」

「陰謀詭計，是什麼本領。」

「這是練大人的神機妙算。」藍天鵬斷門刀虛空疾揮，轉向燕十三。「姓燕的，你要跟我拚命還是跟我上路。」

燕十三淡然道：「我們之間無仇無怨，爲什麼要拚命。」

「蘭溪，竹瓦，高亭，平湖四個地方，你選擇那一個？」

藍天鵬再提出這個問題。

燕十三反問道．「練大人已然神機妙算，難道沒有告訴你我會選擇那一個地方嗎？」

藍天鵬道：「練大人認爲你一定會由得我處置。」

燕十三再問：「你的意思難道不是練大人的意思？」

藍天鵬點頭，燕十三隨又問：「練大人要你先帶我到什麼地方去？」

「蘭溪——」藍天鵬接一句：「燕大俠請——」脚步提起，往燕十三走來的方向走去。

燕十三只有舉步，嚴拾生急步跟前。

「姓燕的，你到底在打什麼主意？」

燕十三歎息一聲。「到這個地步我還有什麼主意。」

嚴拾生道：「以你的聰明身手，難道還想不到應付的辦法。」

燕十三目光一落。「你沒有看清楚這三條勾魂奪命索？」

嚴拾生上上下下打量了幾遍才道：「這好像是三位一體，相互勾連，却也不怎樣複雜。」

燕十三又一聲歎息。「已經够複雜的了，以姓燕的聰明武功，到現在仍然看不出如何拆解。」

藍天鵬竟然一直聽着，這時候才插口：「我這索子上的鈎子，是神機子設計打造，要將之拆解，以他說只有一個方法，也許你能够想出第二個。」

燕十三一聽神機子的名字心頭便凉了一截，這個人絕無疑問是一個奇才，武林中許多古靈精怪的兵器暗器大都是由他弄出來，說穿了也許眞的很簡單，許多人却是窮半生心力也弄不出其中秘密。

「爲什麼我要花這個心思。」所以燕十三只有這樣說。

藍天鵬聽說又大笑起來。

嚴拾生亦步亦趨，忍不住又道：「由現在開始，你不是什麼也要跟他一起。」

燕十三看了他一眼。「我跟他的關係與你跟我的當然還要親密得多。」

嚴拾生笑了。「之前你一直覺得我這個人討厭，現在你總算知道其實還不太討厭的了。」

燕十三轉問藍天鵬：「姓練的有沒有告訴你，什麼時候才可以解除束縛？」

藍天鵬道：「到事情水落石出。」

燕十三忽又問：「你不是曾經要跟我一決高下？」

「這是以前的事，現在我雖然還有這個心意，總得服從練大人的命令。」藍天鵬說來恭恭敬敬的。

「看來我要擺脫這個束縛，只有將你殺掉這個辦法了。」燕十三無可奈何的。

藍天鵬笑應。「練大人說你絕不會這樣做，我也不怕死。」

對這樣的一個人，燕十三還有什麼話說，也所以看見嚴拾生他心裏便有氣。

嚴拾生好像已猜到燕十三的心思，脚步早已緩下來，與燕十三保持相當距離。

× × ×

蘭溪是一個小鎮，雖然並非地處要衝，但因爲周圍都有市鎮相連，平日也頗多人來往，長街上店舖甚多，甚爲熱鬧。

燕十三藍天鵬進入蘭溪正是行人往來最多的時候，才入鎮，燕十三最少便已發現十二個捕快混在人羣中。

他們雖然都換上平民裝束，有三個甚至僞裝成小販，可是那種神態，燕十三還是一眼便看出來。

那些捕快看見燕十三藍天鵬都裝作漠不相識，若無其事的樣子，他們以爲這樣做最適當，那知道，却是最愚蠢的一種做法。

好像藍天鵬燕十三這樣的兩個人就不是這樣走在一起，且必定惹人注目，再加上一個裝束神態都力求與燕十三一樣的嚴拾生，除非是瞎子，否則不多看兩眼才奇

怪。

練青霞也一樣一眼便看出那一個是捕快。

那些捕快她並非全部認識，却也是由於他們對燕十三三人的態度，立即分辨出來。

她心中歎息，對於那些捕快，她原就不敢太苛求，但距離她的要求，還是有一段距離。

唯一令她安慰的却也是那些捕快既然如此着跡，施放毒氣的人也必然會發覺，不敢明目張胆採取行動，蘭溪最低限度暫時不會遭受毒氣侵襲。

監視竹瓦、平湖、高亭三個地方的捕快若是也這樣，施放毒氣的人是否就會選擇其他的地方？

練青霞的心情難免有些矛盾，她其實是希望施放毒氣的人就以這個地方爲下一個對象，從而找到頭緒，抽絲剝繭，一網成擒。

這當然也必須付出相當代價，說不定是整個市鎮與監視的捕快的性命。

最理想當然是毒氣施放之前便已察覺，及時制止，這她只有寄望燕十三，在燕十三到來之前她已經帶着幾個精明的手下周圍找過了多遍，並無發現。

江湖人看江湖人是否不一樣？練青霞並不知道。

這時候她正在一間酒樓上，憑欄而坐，燕十三三人進入市鎮，她遙遠便看見。

燕十三也很快便發現練青霞的所在，好像練青霞那種裝束的女孩子到底不多。

在他的眼中，那簡直就已是一團烈火，一接近便不難被灼傷。

他漫不經意的看一眼再看一眼，看到了練青霞眼中的笑意，不由得苦笑，到這個時候他不能不承認低估了這個女孩子，低估了官府的力量。

若沒有官府支持，練青霞又怎能够這麼容易支配藍天鵬的行動。

藍天鵬自顧前行，顯然沒有發覺練青霞，却發覺了一個賣菜的少女。

「你看——」他突然停下脚步。「那像不像彩鳳。」

燕十三循指望去，歎了一口氣。「我好像從來沒有見過你說的那個彩鳳。」

「就是那樣子，只是沒有那麼矮，眉毛也沒有那麼粗，鼻子也沒有那麼大，還有眼睛……」

燕十三截道：「那其實並不太像。」

藍天鵬繼續說下去：「眼睛也是小一點，腰應該也沒有這麼粗。」

他看得目不轉睛，燕十三的視綫的目光却已轉向另一邊。

幾個小孩子正捧着一個圓球從那邊小巷跑出來，那個圓球陽光下圓渾光亮得出奇，無論怎樣看也不像是屬於那些小孩子的東西。

那些小孩子未出小巷已開始爭奪，出了小巷，爭奪得更厲害，旁邊一個大人看着，叫着走前去要阻止。

燕十三突然一陣不祥的感覺，每當危險迫近的時候，這種感覺便會湧現。

「別動——」他脫口叫出來。

也就在這刹那，那個圓球已脫出那些小孩子掌握，陽光下一顆珍珠也似凌空翻滾，摔落在地上，碎成了一片片。

一股瑰麗的血紅色的烟霧緊接湧現，迅速擴散開來，首當其衝的幾個人突然失聲慘叫，也只是一聲慘叫便倒向地上。

有兩個小孩子更就是連一聲慘叫也沒有便窒息。

那股血紅色的烟霧繼續奔馬也似四方八面擴散，慘叫聲此起彼落。

燕十三看着由心寒出來，這是他第一次看見這種毒氣，之前他還懷疑這種毒氣的厲害，現在已不由他不相信。

他知道要搶救這個市鎮的人命是絕沒有可能的事，那種烟霧擴散得實在太迅速了。

練青霞看在眼內，也很明白，急喝一聲：「快走——」探手挾住了左右兩個小孩子，身形拔起，翻過了欄干，疾掠了出去。

藍天鵬這時候却高呼一聲：「彩鳳——」反向這股血紅色的烟霧掠去。

那個少女正在血紅色的烟霧籠罩下，在藍天鵬的眼中看來却更像彩鳳了。

他的腦袋也實在已有些問題。

與他掠前同時，燕十三也被牽曳着往前衝，一入血紅色的烟霧，那便沒有希望的了。

嚴拾生看在眼內，不由驚呼，燕十三運一口眞氣，雙脚釘在地上，他就是釘穩在地上，藍天鵬牽之不動，又有什麼作用？那股血紅色的烟霧已迅速迫近。

藍天鵬一牽不動，身形一頓，立即發出了一聲撕心裂肺的狂吼，全身的內力緊接運行起來，左臂一振，強牽着燕十三往前行。

練青霞在飛簷上居高臨下，看得清楚，高呼：「放開燕十三，藍天鵬。」

藍天鵬應聲混身一震，回應一聲：「是、練大人！」右手斷門刀急揮，竟然將自己的左臂硬硬斬下來，身形同時脫兔也似衝入那股血紅色的烟霧中，一把才扶起那個他看來像彩鳳的少女，已忍不住嗆咳起來，同時一陣窒息的感覺。

然後他聽到一陣奇怪的聲响，目光及處，只見左臂斷口的地方肌肉迅速消蝕，鮮血化成了一縷縷白烟，不住的飛散。

他實在奇怪爲什麼竟然沒有疼痛的感覺，眼前隨即一片血紅，也就在這一片血紅中結束了他的生命，在他的嘴角却仍然留着笑容，也許就因爲這個彩鳳倒在他懷中。

燕十三歎息聲中倒退，與他倒退同時，那個箍子亦從藍天鵬的左臂脫出來。

神機子的設計事實很精巧，只要藍天鵬將左臂的肌肉完全放鬆，那個箍子的機括便會彈開，連帶那三條索子末端的鈎鎖亦會同時鬆開。

藍天鵬那刹那却那裏還有心情將肌肉放鬆，他倒是言而有信，沒有違抗練青霞的命令，用一種更簡單有效的方法將燕十三放開。

燕十三只有歎息，手抓着那三條索子，一揮將最近的一個小孩子纏着，拖到自己身旁，這片刻躭誤，那股血紅色的烟霧已非常迫近，他挾着那個小孩子，身形迅急的倒掠。

與他的身形移動同時，氣流亦移動，

血紅色的烟霧緊隨着移動，追在燕十三身後。

燕十三的身形移動得越快，那股血紅色的烟霧亦追隨着越快，如骨附蛆，如影隨形。

燕十三看在眼內，感覺到那種毒氣惡毒，身形放盡，來到了一幅空地前，目光及處，身形幾乎與目光同樣迅速，飛投向空地當中的那個水井。

清寒的井水迅速掩蓋了他的身子，他探手封住了那個小孩子的三處穴道，就抱着那個小孩子青蛙也似蹲伏在井底。

他的眼睛透過井水往上望去，隱約仍然看見一抹血紅色的烟霧在水井的上空飄浮。

井水雖然冰寒，還不致令他有寒冷的感覺，他現在的心底却彷彿已冰封。

那過了多久他不知道，一直到他的眼睛看到了清澈的天空，再過了半個時辰他才從井底冒起來。

出了水面，他的眼睛看得很清楚，天空的確一片清澈，已沒有那種血紅色，他又等了片刻才挾着那個小孩子脫出水面，一條壁虎也似往上游竄上去。

他的內力運行全身，閉住了呼吸，出了井口，一個身子便飛鳥般拔起，以「梯雲縱」的輕功身法，迅速掠上了旁邊的一幢屋子的屋脊。

居高臨下，他完全看不到那種血紅色，却也看不見青葱的綠葉。

鎮中所有的綠葉俱已枯萎，他絕對肯定並不是因爲已時近黃昏影响，縱然在夕照之下，綠葉也絕不會變成那種顏色的。

已經三個多時辰了，這個蘭溪鎮會變成怎樣子？燕十三屋脊過屋脊，總算看清楚。

沒有生命的東西都沒有變動，人畜俱都已化成白骨，有些還沒有化盡的，血肉模糊，令人不忍卒看。

燕十三終於躍落地面，一路走來，心驚魄動，一股恐怖的感覺，襲上心頭。

到現在他總算知道什麽叫做恐怖。

藍天鵬當然也不會例外，來到了他那具白骨前面，燕十三才停下腳步，探手拍開了那個小孩子的穴道。

那個小孩子「哇」的哭出來，與之同時，燕十三聽到了另外兩個小孩子的哭聲，循聲望去，便看見練青霞帶着兩個小孩子從那邊走來。

燕十三等到練青霞停下腳步才問：「只剩下他們三個了？」

練青霞苦笑。「那種毒氣擴散得實在太迅速。」

燕十三歎息：「幸好顏色那麽鮮明，否則我們只怕亦難逃此刦。」

練青霞目光一轉，道：「你那個好朋友呢？」

燕十三轉望向那邊街角。「他應該死不了的。」

嚴拾生也就從那邊轉出來，一面搖頭一面道：「好厲害的毒氣，幸好這個市鎮內不止一個水井。」一頓笑顧燕十三。「也幸好我的模仿性強，目光又銳利。」

燕十三道：「你現在居然還能够笑出來，連我也佩服了。」

嚴拾生大搖其頭。「我其實要哭的，可是心裏發寒，怎也哭不出來，只好這樣笑。」

他的笑容其實並不好看，一頓接又道：「我也想救人，可是身手不好，那些毒氣來得又實在太快。」

練青霞垂下頭。「其實我應該先行撤退這裏的百姓的。」

燕十三道：「他們既然是以人畜爲試驗對象，解救得這個地方，解救不了別個地方。」

練青霞搖着頭。「我已經吩咐小心防範，叫那些捕快留意出入的人了。」

她原是氣焰迫人，但目睹如此慘象，也不由氣焰盡消，燕十三不難明白她的感受，歎息道：「毒氣由那些小孩子那樣玩出來，又有那一個意料得到，那樣的一個圓球，並不難拿進來，隨便一放，總有人會發現，也總會弄碎的。」

練青霞道：「他們也未免太目中無人，目無王法。」

「好像蘭溪、高亭、平湖、竹瓦這樣有如在各地的市鎮實在不多，看情形那些人是急着要證明什麽，明知道官府嚴密監視，一樣採取行動。」

練青霞仰首向天。「他們到底還要證明什麽？這還不够厲害？」

燕十三嘟喃着：「其中必然還有需要改善的地方，可是這對我們來說並無影響，我們要做的還是在他們採取下一步行動之前將他們找出來。」

練青霞欣然說道：「你到底願意帮忙了。」

燕十三道：「我本來就在調查這事，却是如非目睹，怎也想不到這麽厲害。」

練青霞接問：「你調查到現在到底有什麽收穫？」

「之前肯定絕對不會比你多，其中相信也沒有多大分別，否則我不會南下到這附近。」燕十三面上露出一絲苦澀的笑意。「不過現在我們總算可以找到一條眞眞正正的綫索了。」

練青霞目光一落。「就是那些小孩子玩的圓球。」

那個圓球經已碎成一片片，殘陽下閃動着一種雖然光潔却令人有一種妖異感覺的光芒。

燕十三移步上前，俯首拾起了其中一片，那邊嚴拾生已嚷叫了起來。「小心有毒。」

練青霞瞟了他一眼。「要是毒還存在，我們早已經倒下了。」一頓接問燕十三：「是什麽造的？看來好像是瓷土。」

燕十三頷首。「有關這個瓷球的來歷，相信官府很快便會有一個答案。」

「這件事交給我好了。」練青霞也拾起了一片，看着道：「這瓷片厚薄均勻，絕無疑問是出於高手匠人。」

嚴拾生道：「誰也看得出來，高手匠人那麽多，你能否告訴我們到底是出於那一個的手。」

練青霞淡然道：「我若是能够告訴你，現在還待在這裏？還不去抓人？」

嚴拾生轉問燕十三。「以你的見識也看不出來？」不等燕十三回答，又接道：「我就是只懂得說廢話，你若是看得出也不會待在這裏，也不會叫拿到官府去。」

燕十三沒有理會，沉吟着道：「能够弄出這樣的一個瓷球的人相信也不多，這應該是一條很好的綫索，只看我們能否穩穩的抓住。」

× × ×

毒藥見風即散，毫無跡象可尋，盛載毒藥的瓷球幸而並沒有隨着消散，這當然也就是要將毒藥盛在瓷球裏的主要原因，也因而成爲追尋的綫索。

製造瓷器的高手以官府的記載已經很多，不爲官府所知道的，當然也不少，燕十三最初也以爲不會有很多人能够弄出那樣的一個瓷球，但仔細研究之後却發覺那其實並不是一件太困難的事情，只要工具優良，動作純熟，再配合上等的瓷土，適當的火候。

幸而每一種瓷土都有它的特性，反覆研究下來，終於能够確定瓷土的產地。

這所以燕十三練青霞趕到景德鎮。

景德鎮的瓷器天下知名，高手匠人雲集，但無論如何也不像製造毒藥的地方，這是官府方面的結論，畢竟是太熱鬧，不容易保守秘密，但越是不可能的地方越是可能，不也是更加安全？

嚴拾生却是相反意見，認爲不可能就是不可能，沒有再跟着他們，一個人跑到其他的地方調查。

他什麽也沒有說，對燕十三招招手，笑了笑，轉身便離開。

練青霞看在眼內，奇怪道：「他在笑什麽？」

「笑我們沒有他的聰明，往這個方向走一定一些收穫也沒有。」燕十三當然很明白嚴拾生的心意。

「那他爲什麽不跟我們說？」

「他很清楚我的脾氣，决定了的事絕少會更改。」

練青霞一笑。「跟着你那麽多年不清楚才奇怪。」

燕十三搖搖頭。「幸好他還曉得應該在什麽時候出現，還不太討厭。」

練青霞接問道：「你看他的推測怎麽樣？」

燕十三道：「跟着我這麽多年，多少總學會一點。」

「那他應該跟着我們走才是。」

燕十三道：「有時他誤打誤撞，也會另外找出什麽頭緒來的。」

「只是有時。」練青霞微喟。「他難道不知道？」

燕十三笑了。「難道你還看不出，這個人也是很固執的。」

「說到固執還是你比較固執。」練青霞盯着燕十三，相處下來，她已很清楚燕十三的性子，即使還未清楚，好像她這個脾氣，也一樣會什麽都說的。

燕十三應道：「你不是也一樣？」

練青霞道：「所以我們都走在這條長街上。」

燕十三悠然道：「要離開現在已經來不及的了，所以有時候我也不能不承認，姓嚴的運氣實在很不錯。」

話還未說完，長街兩側的瓦面上便冒出了一個個黑衣大漢。

以燕十三練青霞的耳目敏銳，當然很早便已發覺長街上設下埋伏，他們却並不在乎。

可是那些黑衣大漢現身，燕十三便後悔了，嘟喃道：「我們其實應該聽聽姓嚴的。」

練青霞一怔。「你害怕？」

「這種痲煩無論什麽人都害怕的。」

燕十三目光一轉，搖搖頭。

練青霞忍不住問：「他們到底是什麽人？」

燕十三道：「他們都叫做烏鴉。」

練青霞又是一怔，道：「他們就是烏鴉。」

燕十三接道：「一羣殺手，只有有錢給他們，他們便會替你做任何事。」

練青霞道：「據說他們成千上萬，殺之不盡。」

燕十三歎息。「他們原是一個窮苦的部族，據說賺錢是爲了買東西送回去養妻活兒。」

練青霞點頭。「我也聽過這個傳說，難道除了殺人之外，他們便沒有其他謀生的本領？」

「據說是的。」

「除了殺掉他們，還有什麽更好的應付辦法？」練青霞目光一轉，輕輕歎了一口氣。

燕十三道：「以我所知便沒有了。」

練青霞道：「那我們便殺光他們。」

燕十三道：「不清楚他們的底細倒還罷了，既然清楚，倒下不了手。」

練青霞喃喃道：「那麽我們離開也不是辦法，總會再遇上的。」

燕十三奇怪的看了她一眼。「人說你心狠手辣，刀下無情。」

「那是對該殺的人。」練青霞手落在刀柄上。「這羣烏鴉，其實全都是殺人兇手。」

燕十三沉聲道：「應該說是殺人工具，罪魁禍首是金錢。」

練青霞道：「你的意思是我們最好不要殺他們？」

燕十三道：「對付他們應該有其他的辦法的。」

說話間，一個高高瘦瘦的中年黑衣漢子，已經從前面長街轉角走出來，穿的雖然是一樣的衣衫，看來總覺得有些與衆不同。

練青霞目光及處，道：「這大概就是他們的頭兒了。」

語聲甫落，那個中年漢子便道：「眞正的烏鴉只有一個。」

「就是你？」練青霞試探着問。

「不錯，我也就是他們的頭兒。」烏鴉沉着聲。「初入中原的時候我並不知道烏鴉在中原被視爲一種不吉祥的鳥類，報凶不報喜，只覺得發音聽來很舒服，毫不猶疑的以烏鴉爲名。」

「關於你們的傳說，都是眞的？」練青霞再問。

「大都是眞的。」烏鴉目光左右一掃。「只是並不是你們所以爲的成千上萬，殺之不盡。」

燕十三插口道：「這些年下來，你們已死了不少人了，錢也已經賺得差不多，爲什麽還不住手？」

（未完・二）

新派俠情中篇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金縷甲·秋水寒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紀若男和藍如風將柳飛絮捉着，然後轉入石室，搜尋自己父親是不是囚禁在裏面，發現一藍袍人聞天聲，原來是馬陵先生也是徐少華大哥的師傅，將他救出，然後再和徐少華會合，因桃花宮內情況不熟，挈住殘缺門孟婆婆帶路，退出地道，轉入第二進，到長廊就聽到賈老二的聲音，知道徐少華已得手，將九毒寡婦閻婆婆和黑煞神苗飛虎都擒獲。雙方會齊，互商戰策，豈料被擒的閻九婆苗飛虎等人不知何時被人殺死滅口，至於幕後人是誰，衆人都不知道，只好回到客棧和史琬會合，由賈老二安排，如何找尋紀若男父親……

神功驚濁世　犯險闖龍潭

轉眼就是上燈時光了，歲聿云暮，這是「除夕」的晚上，尤其這一頓晚餐，家家戶戶都稱之爲「團圓飯」，闔家大小都要團聚在家裏的。因此所有的酒樓飯館，可以說沒有一家開的。

只有長安居的二樓，今晚依然燈火通明，但整座大廳，却沒有一個酒客，只有中間一間貴賓室裏，一張大圓桌上，鋪上了紅毯，銀盞牙箸，顯得十分豪華富麗，那是長安居大掌櫃、二掌櫃特別吩咐廚下準備了一席最上等的酒席，欵待貴賓，作爲守歲的。

馬陵先生聞天聲當然坐了首席，大家依次入席，正好是十二個人。

聞天聲首先舉起酒杯，含笑說道：「今天是除夕，這一席是團圓飯，大家都像一家人一樣，像這樣聚在一起，是非常難得的事，因此，大家不用客氣，能喝酒的，就要喝個痛快，不會喝酒的，就少喝一些好了，現在我先敬大家一杯。」說完，就一口把酒喝了。

大家自然也各自把杯中的酒乾了。

史琬看了賈老二一眼，說道：「聞前輩這話，你最高興聽了。」

「過年嘛！」賈老二笑嘻嘻的道：「大家都要高興。」

這時徐少華耳邊忽然響起師傅的聲音說道：「少華，你如今練成上乘內功，不妨多喝幾杯，務必喝醉了，待會回房之後，可以運功把酒逼出。」

徐少華不由一怔，暗道：「師傅要自己喝醉，這是爲甚麼呢？莫非今晚會發生甚麼事不成？」

稍後，祖東權耳邊也響起了聞天聲「傳音入密」的聲音說道：「祖老哥，聽說你酒量不錯，席上，你要和賈總管多拚幾杯，席散之後，賈總管還要和你拚酒，你切不可推辭，他要拿一罈酒到你房裏去喝，你也必須裝出不服氣模樣，說要和他喝到天亮，至於這是爲甚麼，你就不用多問，到時自會知道。」

祖東權是老江湖，自己和聞天聲不過

今天初次見面，但他却以「傳音入密」叮囑自己，心知其中必有緣故！

這時，大家已經開始敬酒了。最先，大家自然是敬聞天聲，聞天聲平日規行矩步的人，今晚居然也來者不拒，杯到酒乾。接着大家又敬徐少華，他因有師傅囑咐在先，自然也相繼乾杯。

紀若男和史琬是姑娘家，大家敬酒之時，聞天聲開口了：「她們二位姑娘，不宜多喝，就讓她們隨意吧，不用乾了。」

今晚最得意的當然是賈老二了，他不但逢人乾杯，尤其是找上了祖東權、王天榮、任貴、胡老四、余老六幾人，大家都因聞天聲有言在先，會喝酒的要喝個痛快，江湖上人誰不會喝酒，縱然量有大小，也都能大碗大碗的喝上十幾碗。這一來，大家就立時換上大碗，敬來敬去，都用大碗猛喝。

黃酒就像水一般流進這幾人的肚裏。酒，到底不像水，喝到肚裏，酒精就會發作，等到席終，王天榮、任貴、胡老四、余老六幾乎全都有了八九分酒意。

只有賈老二和祖東權還在你一碗，我一碗，沒有停下來。賈老二瞇着一雙豆眼，酒氣醺醺的道：「祖老哥，他們都不行了，現在只有咱們兩個了，再喝上二十碗，你怎麼說？」

祖東權大笑道：「二十碗太少了！」

賈老二道：「那……你說呢？」

祖東權道：「總管能夠喝多少，兄弟一定奉陪。」

賈老二打了個酒呃，嘻嘻尖笑道：「好，咱們從現在起，喝到明天天亮，你看如何？」

祖東權聽他說喝到天亮，這不是聞和天聲以「傳音入密」叮囑自己的話一樣嗎？心中更可確定其中必有緣故，立即點頭道：「賈總管就是喝上三天三晚，兄弟也一定奉陪。」

紀若男正待開口，突聽聞天聲「傳音入密」說道：「紀姑娘不要攔他們。」

賈老二聽得大喜過望，聳着肩尖笑道：「酒逢知己千鐔少，你祖老哥眞是小老兒的酒中知己，這樣吧，小老兒和你到房裏去喝，你看如何？」

祖東權現在越發證實，這是聞天聲和賈老二早就商量好的，只不知是甚麼事？一面應道：「如此甚好，咱們喝上一晚，才是眞正守歲！」

賈老二回過頭去，朝王天榮說道：「喂，大掌櫃，你聽到了，快要伙計送三罈酒到祖老哥房裏，咱們今晚喝個通宵達旦，你們那一個有興趣，就大家一起來。」

王天榮連忙搖手道：「二位海量，兄弟可不敢奉陪、」

散席之後，除了紀、史二位姑娘之外，其餘的人，差不多全都有了幾分酒意，就各自回房。只有賈老二和祖東權像是棋逢敵手，伙計把三罈酒送到祖東權房裏，賈老二和祖東權就關起房門，一碗又一碗的對喝起來。

不，兩人各自喝了一碗酒，賈老二就以「傳音入密」說道：「夠了，祖老哥不用喝了。」

祖東權也以「傳音入密」問道：「賈總管，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這叫做金蟬脫殼之計！」賈老二道：「你老哥今晚已經喝了不少酒，要不要運一回氣，先把酒氣逼出去了？咱們還得連夜趕路呢！」

「運氣倒不需要。」祖東權問道：「咱們要到那裏去呢？」

「這個你老哥就不用問了。」賈老二聳着肩笑道：「你就是再問，小老兒也不會說的，嘻嘻，現在小老兒就得出去一回，辦完事，咱們就走。」

徐少華今晚也喝了不少酒，他平日很少喝酒，自然也有了醉意，回轉房裏，就運功把酒逼出，就在此時，只聽賈老二的聲音在耳邊說道：「少莊主，是時候了，你打開後窗，就從後窗出來。」

紀若南和史琬是兩人一個房間，她們房裏燈還沒熄，兩位姑娘躺在被窩裏，還在低聲交談！突然間，燈盞無故自滅！

史琬輕咦了一聲道：「二姐，是妳把燈熄了？」

紀若男道：「沒有呀……」

話聲未落，只聽賈老二的聲音在耳邊道：「燈是小老兒熄掉的，紀姑娘，妳快穿好衣衫，佩上長劍，從後窗出來，咱們就得連夜出發呢！」

紀若男一怔，回頭看去，史琬居然闔着眼睛睡熟了，心中覺得奇怪，就低聲叫道：「三妹……」

只聽賈老二的聲音在耳邊又道：「不用叫她，小老兒已經點了她的睡穴，紀姑娘，快起來，少莊主、祖老哥都在等着妳呢！」

紀若男匆匆穿上衣衫，拿起長劍，悄悄推開後窗，點足越出窗口，又把窗戶關好，舉目看去，果見屋脊上站着三個人影，正在朝自己招手，急忙縱身掠起，輕如飛燕，落到三人身邊，那不是徐少華、賈老二、祖東權還有誰來？一面低聲問道：「大哥，我們要去那裏呢？」

徐少華道：「我也是剛才給賈總管叫醒的，他沒告訴我要去那裏？」

紀若男道：「祖護法，你也不知道要去那裏嗎？」

祖東權道：「賈總管說過，老朽再問，他也不會說的。」

紀若男道：「那幹嗎叫我們出來？」

「嘻嘻，這叫做天機不可洩漏！」賈老二聳聳肩道：「你們只要跟小老兒走就不會錯了。」說完，催道：「快些走了，時間來不及啦！」轉身急掠而去。

三人只得跟着他掠起，一路奔行，不多一會，出了廬州城，賈老二依然一馬當先，自顧自的奔掠如飛，不肯稍停。

紀若男道：「賈總管，你等一等！」

賈老二只好住足，回身道：「我的姑奶奶，咱們要趕的路還遠着呢，再遲就來不及了！」

紀若男道：「你不給我說說清楚，我是不會跟你走的。」

「我的天！」賈老二用力搔搔頭皮，說道：「今天是除夕，明天是大年初一，對不？過年的時候，大家都要過年，對不？人家過年，咱們不過年，這不是最好的機會嗎？妳現在懂了吧？」

紀若男心中不禁一動！

賈老二就催道：「懂了，就該上路了

吧？」說完後，回頭就走，又一路奔了下去。

祖東權攢攢眉道：「這位賈總管怎麼這樣神秘兮兮，甚麼話都不肯明說？」

徐少華笑了笑，說道：「賈總管就是這樣，我想他必有緣因：我們就跟他去好了。」

祖東權看他這麼說了，只得一路跟了下去。

那知賈老二這一展開脚程，你別看他弓背彎腰，跑起路來一顛一顛，活像一隻大馬猴，而且還拖着鞋跟，一路梯梯他他的，根本不懂甚麼輕功提縱，陸地飛行，就洒開大步，沒命的聳着肩往前奔跑，但却跑得比誰都快。

不，他竟然越跑越快，明明看他就在前面，後面三人就是追不上他，而且在不知不覺間和他距離竟然越拉越遠！

三人中，徐少華當然可以追得上他，但因有紀若男、祖東權同行，不好讓他們兩人落後，是以並未全力奔行。

賈老二上路之後，一口氣奔出幾十里路，似乎依然沒有休息的意思，甚至連頭也沒有回一下。他是領路的人，他沒有停下來休息，後面三人自然只好跟着他繼續的跑了。

祖東權在千毒谷身爲右護法，一身武功自是極高，老實說，不是紀若男和徐少華結爲口盟兄弟，不，他是老江湖，當然看得出少谷主對徐少華有着一份特殊的感情，他那會把雲龍山莊看在眼裏？更何況是雲龍山莊的一名總管了？

此時眼看賈老二一味的在前頭奔跑，和後面的三人距離越拉越長，心頭漸感不耐，本來他還顧慮少谷主和徐少華會跟不上，沒有施展全力，這回不覺脚下一緊，跟着追了上去。

他在江湖上，也可以算得一流高手，這一展開輕功，勢若奔馬，何等快速？怎知前面這隻大馬猴——賈老二好似背後長着眼睛，你展開輕功，一路追逐下來，他拖着鞋跟，脚下也隨着加緊，本來只差十幾丈遠近，如今竟然越追越遠，二十丈、二十一丈、二十二、二十五、三十丈，賈老二的人影，越來越小，任憑你祖東權提吸眞氣，用上了十二成力氣，一味猛追，也休想追得上他，本來老遠還可以看到他的人影，現在却要凝足目力，才能看到他一點黑影！

這把祖東權看得心頭大爲懍駭，暗自忖道：「這酒鬼到底是何來歷？他分明並沒施展輕功提縱術，那來如此快速的身法？憑自己的身手，還追不上他！」

想到自己一味窮追，把少谷主和徐少華兩人丟在後面，距離遠了，怕兩人跟不上，不覺脚下一停，回頭看去。

只見徐少華一手牽着紀若男的手，兩人從容不迫的並肩行來，和自己相距，不過一丈來遠！

原來同行四人之中，自然以紀若男的內功最弱了，奔行了幾十里路，漸漸就感到呼吸急促，鬢邊汗水也涔涔而下。祖東權發足追了下去，她就是用出吃奶的力氣來，也追不上。

徐少華在她身邊伸過手去，柔聲道：「二弟，來，愚兄拉着妳走好了。」說着，一把握住了她的玉手。

紀若男雙頰飛紅，心裏却泛起了一絲甜意，任由他握着手並肩奔行。

先前她感覺到的只是羞意和甜意，一個人有飄飄然的感受，漸漸，她發現奔行之際，好像一點也不吃力，急促的氣喘，和後力不繼的感覺都沒有了，好像和他手拉着手，在春光明媚，輕風徐來的湖邊漫步一般，毫不感到吃力，心中好生奇怪！

舉目望去，原來竟在不知不覺之間，已經趕上祖大叔，只是不徐不疾的和他並肩而行，一時更是驚奇不止。

祖東權看到兩人，心頭不禁又是一怔，他自然知道紀若男是個姑娘家，內力較差，自己這一陣子展開輕功，朝前緊追，據估計身後兩人至少也要落後二三十丈，那知他們居然不徐不疾的跟在自己身後，不過一丈光景！

這明明是徐少華拉着紀若男的手的關係了。

照說徐少華不過弱冠年紀，以他的內力，要跟住自己不落後，也未必辦得到，因爲輕功完全需由內力支持，但他不僅並未落後，還能帶着少谷主同行，要知帶着一個人施展輕功，必需以內力把帶着的人托住，否則拉着手奔行，豈不就像奔行的馬匹後面拖着一個人，不拖死才怪？心中暗暗忖道：「這位雲龍山莊的少莊主和賈總管，看來都是非常之人了！」

心念方動，突聽耳邊傳來賈老二的聲音說道：「喂，祖老哥，你怎麼停下來了？咱們要去的地方，還遠着哩，你不用管少莊主他們，只管跟小老兒走就是了。」

祖東權不由又是一怔，忖道：「他使的豈不就是『千里傳音』之術了？這人果然是一位遊戲風塵的高人，自己差點看走眼了！」

要知在一二丈內，對面施展的，叫做「傳音入密」，也要內功精純，才能練音成絲，出我之口，入你之耳，不爲第三人所覺。

「千里傳音」就難得多了，（當然這千里二字，只是誇張之詞，大概不出二三十丈罷了）因爲距離越遠，要把練音成絲送到別人耳中，不被天風吹散，這要何等功力才能辦得到，所以「千里傳音」的道理和「傳音入密」似乎差不多，但武林中只要內功精純的人，都會「傳音入密」，但會「千里傳音」的人，却屈指可數，最多也不過兩三個人而已，這教祖東權如何不驚？

眼看少谷主由徐少華携手同行，足可趕得上自己，也就依言展開脚程，一路跟着賈老二下去。

紀若男偏着頭叫道：「大哥，你拉着我的手，我再也不感到氣喘如牛，後力不繼了，你好深厚的內力！」

徐少華含笑道：「愚兄牽着妳的手，只是稍可支持妳的內力而已，這也並不稀奇。」

紀若男道：「但你却可以跑得比祖大叔一樣快，這還不稀奇嗎，祖大叔是我們谷中數一數二的高手呢！哦，我看祖大叔一直追不上賈總管，賈總管的武功，一定比祖大叔還要高明得多了？」

徐少華隨口道：「那當然！」

紀若男道：「大哥，我看得出來，你對賈總管不但信任，而且認爲他說的，做的都是對的，這就要完全瞭解他，才會對他有這樣堅强的信心，你說給我聽咯！」

徐少華道：「妳要我說什麼呢？」

紀若男道：「大哥所知道的賈總管咯，都說給我聽。」

徐少華道：「有許多話，目前還不能說。」

紀若男眨着眼問道：「爲什麼呢？」

「這是賈總管特別交代愚兄的。」徐少華道：「因爲他的來歷還不宜讓人家知道，愚兄只能告訴妳一點，他是一個有大本領的人。」

「這點大哥不說，我也看得出來。」紀若男道：「這麼說，他說的話，都靠得住了？」

「這個自然！」徐少華笑道：「妳別看他平時說話嚕裏八嗦，但遇上正經事，沒有把握他是不會胡說八道的。」

紀若男色然喜道：「大哥，這麼說，他今晚要我們跟他走，一定是爹的行蹤有了着落了？」

徐少華微微頷首，說道：「我也這樣想，不然，他不會只要我們三個人跟着他走了。」

紀若男興奮的道：「大哥，那我們就快些追上去咯！」

徐少華笑道：「妳不用急，賈總管就在前面，我們只要跟着他就好。」

他們緊跟着祖東權，不徐不疾，一直保持了尋丈來遠，祖東權現在心裏已經明白，憑自己的能耐，是追不上賈老二的，但人家一路跑了下去，自己總不能落後得太多，是以還是盡他的能力，施展陸地飛行，輕功提縱，緊跟不捨。

賈老二似乎知道祖東權已經不再和他比賽脚程了，也就沒有方才那樣扛着肩急奔，臉下稍爲和緩了些，但還是馬不停蹄的跑着。

這一來兩人的距離也漸漸拉近了，現在還差個十來丈光景，總算給祖東權稍稍扳回了一點面子。

祖東權方才只顧追着前面的賈老二，根本沒有機會向兩旁打量，如今目光朝四周略作打量，才發現賈老二走的竟是鄉村間小路，四周黑越越的，只有遠處才有疏朗朗村落，仔細辨認，好像已過了八斗嶺，左首有一條寬闊的大江，那該是池河了，他（賈老二）沿着池河一路朝北，那究竟是要上那裏去呢？自己和他一直保持了十來丈距離，連想問問他都無法可問。

但祖東權究是多年的老江湖，心中突然一動，暗道：「是了，他一直不讓自己追上他，敢情就是不讓自己有問話的機會，好，不問就不問，看你跑到那裏去？」

賈老二好像算得很準，以祖東權的一身功力，跑上一個通宵，也足可支撐得住，紀若男體力不足，但有徐少華同行，也不成問題，因此他跑在前面，硬是不肯停下來休息。

除夕晚上，有星無月，當然說不上月落參橫，但此刻已快近丑末寅初，這一路奔行，一口氣足足跑了二百四五十里，前面的賈老二終於停下來了，聳着肩，轉過身來，笑嘻嘻的拱拱手，說道：「恭喜少莊主，少谷主、祖老哥，新年新歲，萬事如意！」

祖東權問道：「是不是已經到了？」

賈老二嘻嘻一笑道：「咱們從年尾跑到年頭，足足跑了兩年，一共是二百六十五里，也該歇歇脚了。」

紀若男道：「賈總管，你說在這裏歇歇脚，那是還沒到地頭了？」

賈老二搔搔頭皮，傻笑道：「地頭，哈，那還遠着哩，大家先坐下來，吃些點心，大年初一，少不得要討個彩頭……」

原來他脅下還挾着一個紙包，放到大石上，慢吞吞的打了開來，裏面却有七八個小包，他把每一個小包，逐一打開，一面口中嘮叨的道：「這是高（年糕）中，（粽子）年年高中榜首，這是百年好合，（百合）這是永結同心，（蓮子）這是早生貴子，（棗子）這是壽比南山，（炒麵）這是發財發福，（饅頭）這是大富大貴，（扣肉）哈哈，這樣夠了吧？」

紀若男問道：「這些東西，你從那裏弄來的？」

「嘻嘻！」賈老二得意的笑道：「自然是長安居廚房裏弄來的了。」

祖東權道：「賈總管果然早就準備舒齊了！」

「這還用說？」賈老二聳聳肩道：「當總管本來就比你老哥當護法辛苦得多，譬如咱們一起出來，當護法的可以不管這些鷄毛蒜皮的事兒，但當總管可不能不管一行人的吃住，不然，還能叫總管嗎？」

紀若男道：「吃的東西，你帶來了，住呢，你要我們住到那裏去？」

「你不相信？哈，小老兒幾時說過謊，我說包了上房，就是包了上房！」賈老二一面指指石上的食物，說道：「大家快些吃了，天快亮了，咱們奔波了一晚，還得早些趕去休息呢！」

大家跑了這許多路，確實感到有些飢餓，也就圍着坐下，各自吃了起來。

賈老二從懷裏摸出一個紙包，打了開來，嘻的笑道：「小老兒不想發財發福，大富大貴，也總得討個吉利，這是長生果（花生），吃了長命百歲！」一面取出酒瓶，打開瓶塞，咕咕喝了一口，就剝着花生下酒。

紀若男走到他身邊，在大石上坐下，偏頭問道：「賈總管，你知道爹在那裏，對不？」

賈老二一邊剝着花生，一邊嘻嘻的笑道：「少谷主，出門在外，最好少開口，咱們不是去了嗎？到時自會知道，這時候還是去把肚子塡飽了才是正經。」

紀若男聽出他的口風，心中喜道：「賈總管，謝謝你。」

「不謝，不謝。」賈老二舉起扁瓶，咕咕喝了兩口，就把瓶蓋塞好，收入懷裏，再用衣袖拭了一下嘴角，站起身來，說道：「來了，來了，嗨，再不來的話，天快亮了！」

紀若男道：「你說什麼人來了？」

賈老二伸手指指江面，說道：「看，那就是小老兒包的上房了。」

紀若男舉目看去，江面上正有一艘帆船朝岸邊緩緩駛來。這就問道：「你說的是那艘帆船？」

賈老二點着頭道：「正是。」

紀若男接又問道：「我們還要坐船去嗎？」

賈老二聳聳肩道：「咱們四個人，一口氣跑了二百五六十里，再不好好睡上一覺，趕到地頭，不用和人家動手，就可以束手就擒了，所以白天要好好睡上一覺，養足精神，晚上才能去救人。」

說話之時，只聽帆船上傳來一個蒼老聲音說道：「賈總管，你接住了。」一條繩索凌空丟上岸來。

賈老二應道：「沒問題。」

話聲未落，那條繩索就像綑仙繩一般，一下圈住了賈老二的雙足，從足踝向上，迅若閃電，一圈又一圈的繞了起來，眨眼之間，已把賈老二綑得像陀螺一般，只露出一個腦袋，船也正好及時靠岸，把他當成了木樁，牢牢把船拴住。

賈老二嘶聲叫道：「少莊主，你們快上船去，再遲小老兒就撐不住了。」

紀若男問道：「你呢？」

賈老二道：「你們都上去了，船就開了，船開了，小老兒自然也鬆綁了。」

徐少華道：「好吧，我們先上船去好了。」

三人相繼縱身躍上船頭。這船並不大，只有一間中艙，也極為狹仄，船頭就是前艙，後艙蹲坐着一個戴着破毡帽的白髮老人，一手拉着風帆的繩索，一手把舵，三個人躍落船頭，船頭就往下低了下去。

白髮老頭急忙叫道：「你們快進艙去，這樣三個人站在一起，就會翻船！」

徐少華急忙一拉紀若男，低着頭跨進中艙。

白髮老頭問道：「沒有人了吧？」

賈老二在岸上應道：「還有小老兒，你別忘了。」

白髮老頭道：「我知道。」一抖手，把拉着賈老二的繩索連人一起凌空拋起，朝船上飛來，落到船頭，繩索一寬，迅快的從賈老二身上滑落，賈老二也正好平穩的站在船頭上。

祖東權看得極為驚懍，江湖之上，到處都有隱迹風塵的異人，船老人這一手，沒有精湛的上乘內功，豈能辦得到？不覺由衷的喝彩道：「老丈好高明的手法！」

賈老二鬆動了一下肩膀，哼道：「再慢一步，小老兒全身都要痲痹了！」一面朝祖東權招招手道：「祖老哥，咱們住在前艙裏來吧！」

前艙和中艙，只有一板之隔，祖東權依言走了過去。

賈老二隔着木板，說道：「少莊主，少谷主，你們聽着，船一開行就得把船篷拉上，不到天黑，不可開啓，更不可說話，白天要好好養足精神。」

祖東權問道：「賈總管，咱們究竟要去那裏？」

賈老二道：「小老兒剛說過，船一開行，就不能說話了。」說完，和身在艙板上睡下，就已呼呼睡去。

祖東權看了他一眼，搖搖頭，就不再說話。

前艙雖然狹窄了些，但足可容得兩人睡下，祖東權趕了大半夜路，確也感到疲乏，坐了一回，也就躺下睡了。

中艙，自然要比前艙寬敞得多，但這條船平日敢情並不是載客用的，艙板雖然抹得還算乾淨，却空無一物，連茶几都沒有。

徐少華和紀若男只好在艙板上席地而坐。現在船已開行，船篷也早已推上，船艙裏黑黝黝的，伸手不見五指，船頭一昂一低，鼓浪而行，就像坐在搖籃裏一般，本來就有催眠作用，再加兩人奔行了將近兩個更次，這一靜了下來，更覺得睡魔襲人！

徐少華正在趺坐行功，漸入忘我之境，忽覺一個軟繇繇的嬌軀，偎了過來，一陣又一陣淡淡的幽香，從鼻孔直沁心脾，心旌不禁為之一蕩，急忙睜開眼來，低頭看去，紀若男紅馥馥的臉上，闔着長長的睫毛，紅菱般櫻唇微微上翹，睡得很甜。

他和這位易釵而弁的二弟，相識不久，自從知道她是女的，就很少朝她平視，沒想到她睡熟之後，竟會如此甜美動人，一時不禁看得呆了，幾乎要想低下頭去，輕輕的吻她一下，但又覺得自己不該如此，强自抑制着波動的心情。

玉人在抱，本來是何等香艷之事，但看她睡得又香又甜，怕驚醒了她，連身子都不敢移動一下，只好挺直了上身，靠在船篷上閉目養神，漸漸感到一陣倦意襲上心來，也迷迷糊糊的睡去了。

不知過了多少時候，只聽前艙板壁上傳來彈指之聲，兩人同時驚醒過來，睜開眼睛，發現竟然相擁而臥，一下直羞得紀若男雙頰似火，口中「嚶」了一聲，忙不迭的向旁閃開。

徐少華也鬧了個手足無措，俊臉通紅，急忙以「傳音入密」說道：「對不起，愚……兄失禮得很。」

紀若男發現身上衣衫鈕扣均未曾動過，才算放下了心，依然脹紅了臉，低低的道：「大哥，我並沒怪你。」

適時只聽賈老二細聲說道：「少莊主，你醒了沒有？快午時啦，還有少谷主，醒一醒，該用飯了。」

徐少華應道：「我早已醒了。」

「醒了就好。」賈老二依然細聲道：「那就別說話了，小老兒會把午餐送過去的。」

過了一回，艙門啓處，走進一個面目黧黑的瘦小個子，提着食盒走入，聳聳肩，壓低聲音道：「船上沒準備什麼，這是兩碗蛋炒飯，二位將就着用吧！」

徐少華道：「多謝小哥。」

「不用謝！」瘦小個子嘻嘻一笑，說道：「小老兒不是小哥。」

這是賈老二的聲音，徐少華一怔，凝目看去，站在面前的明明的一個面目黧黑的小伙子，看去最多也不過十六七歲，一時望着他楞道：「你……」

瘦小個子咧咀一笑，說道：「少莊主，你沒瞧出來，嘻嘻，小老兒這一手還不錯吧？」

紀若男驚異的道：「你是賈總管？」

瘦小個子嘻的笑道：「小老兒是賈老七，賈總管的小弟。」

紀若男嗔道：「你還騙人，你是易了容！」

「噓！」瘦小個子在咀唇上豎起一根指頭，低聲道：「咱們已經進入人家的轄區之內，說話可得小心，幸虧今天是大年初一，他們忙着過年，不然準出漏子！」

徐少華問道：「這裏是什麼地方？」

瘦小個子道：「說不得，說出來了，包管少莊主嚇一跳，你們只管吃飯，不用多問，有什麼事，待會去問賈總管就好。」說完，放下食盒，躡手躡脚的走了出去，立時推上了船篷。

紀若男道：「這人……」

船篷外適時又「噓」了一聲，紀若男只好把下面的話縮住。

徐少華以「傳音入密」說道：「二弟，賈總管此舉，必有緣故，咱們還是吃飯吧！」

紀若男點點頭，伸手取過食盒，揭開盒蓋，裏面放着兩大碗蛋炒飯，和兩雙竹筷，這就取起一碗，遞給了徐少華，自己也端起一碗，吃了起來。

女孩子食量較淺，一大海碗蛋炒飯她當然吃不下，等徐少華吃到一半，把自己的一碗又分了一半給他，兩人吃畢，紀若男收過碗筷，放入食盒之中，回身坐下，低聲道：「大哥……」

她只叫出「大哥」二字，徐少華立即揚揚手，要她不可說話，一面以「傳音入密」說道：「前面已有兩條船駛近過來，船上至少也有八九個人，妳不可出聲。」

紀若男聽得暗暗奇怪，忖道：「船篷推上了，誰也看不到外面景物，大哥說有兩條船駛近，船上至少有八九個人，他是聽出來的了，大哥好靈的耳朵，自己簡直一點也聽不到。」

就在她思忖之際，突覺船頭往下一沉，分明有人飛身上船來了，只聽一個粗大聲音喝道：「簡老頭，船上可有人嗎？」

話剛出口，只聽坐在船尾的白髮老頭哼道：「老夫在這裏住了四十多年，從沒有入問過老夫船上是什麼的，你瞎了眼睛，自己不會看？」接着就聽到「呼」的一聲，有人凌空飛了出去，然後「噗通」一聲掉入江心。

只聽右前方有幾個人的聲音喝道：「簡老頭，你敢在湖面上撒野！」

「好個簡老頭，你不要命了！」

「把他拏下，縛綑起來，送到堂上去吧。」

白髮老頭哼道：「你們回去問問帮主，他和老夫如何約定的？你們同伴敢擅自躍上老夫的船來，老夫只是把他丟入湖心，已經是最客氣的了。」

突聽一個中氣極足的聲音大喝道：「你們不可對簡老先生無禮。」一面又道：「在下李長慶，忝掌朱雀堂，方才手下多多冒犯，還望簡老先生恕罪。」

白髮老頭哼了一聲道：「老夫往來湖上，人不犯我，我不犯人。」船隻繼續往前駛去。

徐少華心中暗道：「這白髮老人不知是何來歷？聽他口氣，極為倚老賣老，諒必是一位前輩高人無疑。」

紀若男心中也暗自尋思：「那人自稱忝掌朱雀堂，一定是一個規模不小的江湖帮派了，爹莫非落在這帮人手中不成？」

只聽徐少華「傳音入密」說道：「二妹，此刻不過午時稍偏，時間還長得很，賈總管要咱們不可交談，聽方才那入的口氣，咱們好像已進入某一個江湖帮派的範圍之內，自然不說話的好，咱們在這段時間，還是靜坐練功吧！」

紀若男為了方才和大哥偎倚着相擁而眠，心頭還有些羞意，自然不敢再睡了，這時聽了大哥的話，就點點頭，在船篷右角盤膝坐好，做起吐納功夫來。

徐少華目前功力大進，一經趺坐行功，立刻返虛入靜，氣機運轉，進入忘我之境。

紀若男却不一樣，她雖然坐了下來，心頭依然靜不下來，只是回味着方才和大哥相偎相依的情景，心頭一回感到甜甜的，一回又小鹿跳動，渾身臊熱，接着又想到三妹史琬，和大哥認識較早，看情形兩人早已有着情愫，自己將來……

一回又想到爹不知是被什麼帮派刦持去的？這次僅憑自己四人，不知能不能把爹救出來？

她思潮紛沓，只是想着心事，幾次睜開眼來，看到大哥在靜坐之中，容光煥發，臉色清瑩如玉，不覺又芳心漪漣，暈紅雙頰，趕忙又閉上眼睛，但眼睛雖閉上了，大哥瀟洒俊逸的影子，却依然浮現在眼前，和不曾閉上眼睛一樣！

船篷內透不進天光，本來就很幽暗，但坐久了，自可看得清艙內景物，現在漸漸接近黃昏，天色漸漸暗了下來，艙內也隨着更黑了。

紀若男枯坐着始終定不下心來，好不容易熬到現在，前艙板壁上又响起了叩指聲音，傳來賈老二細聲說道：「快吃晚飯了，少莊主，少谷主可以醒醒了。」

紀若男道：「我一直就醒着。」

徐少華緩緩睜開眼來，含笑道：「二妹沒靜坐行功嗎？」

紀若男臉上微微一紅，低聲說道：「沒有。」

船篷推開，扮成面目黧黑瘦小個子的賈老二弓着腰走入，拿起食盒，又退了出去，回頭道：「馬上就可以吃了，小老兒給你們去裝飯。」

紀若男問道：「賈總管，我可以出來嗎？」

「不成，船上只有小老兒和簡老大兩人。」賈老二搖着頭，又道：「小老兒不是賈總管，是賈老七。」說完，迅快的又推上了船篷。

不多一回，賈老二又推篷走入，說道：「快吃了，嘻嘻，小老兒只會炒蛋飯，將就些吧！」放下食盒，又迅快的退了出去。

紀若男取過食盒，和大哥一起吃畢，天色已經大黑，她收起碗筷，發現船已停了下來，急忙低聲叫道：「大哥，船已經靠岸了呢！」

徐少華還沒開口，船篷已被推開，賈老二在艙口招着手道：「快出來了，船不能停得太久，咱們要儘快上岸。」

徐少華趕緊站起，和紀若男一起跨出中艙，賈老二縱身一躍，跳上岸去，兩人跟着長身掠起，祖東權已在岸上等候。

賈老二把一件東西塞到徐少華手中，低聲道：「少莊主，快拿着。」

徐少華接到手中，低頭一看，原是一柄綠鯊魚皮鞘的短劍，這柄劍正是上次在絕塵山莊，賈老二要自己送去給乙老人家的那柄秋水寒。

賈老二接着朝三人低聲道：「你們三個依然由祖老哥跟着小老兒，少莊主，你照顧少谷主，只要跟住祖老哥就好，好了，咱們走吧！」話聲一落，聳着雙肩已朝一條小徑上行去。

那是一條相當荒涼的小徑，四周既無人烟，兩邊茅草足有一人來高，黑暗之中，只能看到遠處矗立着一座隱幢幢的高峯，不知是什麼山？

三人只是緊跟着賈老二走去，還沒走到山脚，賈老二就一頭鑽進一人高的茅草叢中，彎着腰而行，祖東權只好學着他彎腰低頭的一路走去，徐少華，紀若男也同樣跟了上去。

這一段路，只在茅草叢中鑽行，約莫走了一箭來遙，就已進入一片松林，松林並不茂密，但在夜暗裏，看來就隱秘得多了。

賈老二好像回到了老家，一草一木都十分熟悉，穿行松林朝左繞去，大家只覺脚下巉岩巨石，高低不平，漸漸耳中聽到波濤撞岩之聲，凝目看去，山脚間一片汪洋，已臨大江之濱！

祖東權直到此時才看出地形來，心中暗道：「這裏會是老子山？」

賈老二走在前面，轉過一座大石崖，忽然不見，祖東權急忙跟了上去，原來這座大石崖下面，竟是一個深廣的洞窟，水聲淙淙，不知有多深，賈老二沿着洞窟右邊石壁間僅堪容得一點足尖的石磴往裏走去。

祖東權，徐少華，紀若男也一同跟着沿壁走去，石磴雖然僅容足尖，但你如果面對石壁橫着行走，雙手可以攀援着凹凸不平的石壁而行，並無多大的困難。

這條石磴漸漸盤曲而上，走了一回，快到盡頭，賈老二手脚並用，爬上一塊高大的岩石，一閃不見，原來這岩石後面，有一個一人來高的窟窿，望去黑黝黝的，看不清裏面的情形。

賈老二站在石窟入口處，壓低聲音說道：「到了，這裏就是他們的後門，咱們要進去，只有破門而入，但最好不可驚動裏面的人。」

祖東權問道：「門在那裏？」

賈老二伸手一指，說道：「就在裏面，少莊主，你把劍取出來。」

徐少華依言取出秋水寒，遞了過去。

「你拿着就好。」賈老二道：「大家隨我來。」伸手入懷，取出一個火筒，打着了走在前面，三人一起跟了進去，這洞窟並不太深，只走了一兩丈光景，便已到了盡頭，一堵石壁擋住去路。

賈老二脚下一停，指指石壁，朝徐少華說道：「這座石門必須裏面的人才能開啓，現在咱們要在這石門上挖一個窟窿才能進去……」

他邊說，邊用手指在石壁上劃了一個圓圈，續道：「但這道石門少說也有七八寸厚，少莊主必須用劍依着小老兒劃的圓圈以『太清心法』，把眞氣透過劍鋒，才能劃開，好了，現在你來劃吧！」

他隨手劃圈，堅硬的青石上就劃下了一道足有兩三分深的圓圈，這份功力，看得祖東權暗暗一怔，再聽他口氣，徐少華練成「太清心法」，能把眞氣透劍而出，劃開石門，自然更令人驚異不止了！

賈老二退下一步，徐少華就走了前去，輕輕抽出短劍，這劍連柄一共才八寸來長，除了劍柄，就只有六寸光景，石門有七八寸厚，刺進去也穿不透，還差了一二寸，難怪賈老二要他凝聚眞氣透過劍尖，運用劍氣去切開石門了。

徐少華右手持劍，回頭問道：「我辦得到嗎？」

賈老二道：「一定辦得到，少莊主劃好圈，就退下來，以後的事，就交給小老兒了。」

「好！」徐少華緩緩吸了口氣，運起「太清心法」，把眞氣凝聚劍尖，他照賈老二劃的圓圈，徐徐刺入，劃了一個圓圈，才收回短劍。

「可以了。」賈老二道：「少莊主退下來好了。」

徐少華返劍入鞘，依言退下。

賈老二跨了上去，蹲下身子，雙手手掌直豎，按在圓圈中間，緩緩朝前推去。

石壁上的圓圈，已經被徐少華劍氣切開，經他這一推，就被推得緩緩朝裏移去，賈老二雙足一點，敢情力道用得太猛了，圓形石塊在前，他人在後，颼的一聲，從圓形石洞中箭一般穿了進去。

這一刹那，洞外的人，只見洞內左右兩邊刀光一閃，兩柄雪亮的鋼刀閃電般朝賈老二雙腿斫落。

這下，看得洞外的人幾乎驚出一身冷汗。

賈老二雙脚迅快的一縮，人已站了起來，低聲笑道：「好快的刀法，幸虧小老兒早有防備，嘻嘻，成啦，少莊主，你們可以進來了。」

祖東權首先彎着腰從圓洞中爬入，徐少華、紀若男也相繼跟入，站起身來，只見洞內是一間方形的石室，兩個一身黑衣的大漢手持鋼刀，凜立不動，自然已經被賈老二制住了。

祖東權目光一轉，問道：「這裏還有暗門，該如何開啓呢？」

「嘻嘻，放心，現在咱們用不着再鑽狗洞了。」賈老二聳聳肩道：「這兩位仁兄會給咱們叫門的。」

他伸手拍拍右首一個黑衣大漢的肩膀，左手取下鋼刀，擱在他頸子上，笑嘻嘻的道：「朋友，小老兒也不想難爲你，合作些，去把門叫開來，就沒你的事了。」

那黑衣大漢霎着眼睛，哼道：「你殺了老子，老子也不會和你合作的。」

「咦！朋友這話就不對了！」賈老二朝他收回放在他頸子上的鋼刀，咧咀一笑道：「咱們是自己人，救人來的，你不帮自己人？」在他說話之時，右手已從懷中取出一件東西，朝那漢子面前遞去。

黑衣漢子看得一怔，問道：「你……

你……」

「小老兒說過是救人來的。」賈老二托着下巴，笑了笑道：「咱們所以要從後門進來，就是不想讓許多人知道，你們是誰的手下。」

黑衣漢子道：「是佟香主。」

「這就不對了，」賈老二故作沉思道：「據小老兒所知，這裏不是佟香主管理的。」

黑衣漢子道：「這裏的管事姓王，佟香主是奉命來協助王管事的。」

賈老二道：「你有辦法通知佟香主，不讓姓王的知道嗎？」

「這個小的也不知道，」黑衣漢子道：「不過你們進去，遇上穿青色衣衫的，是王管事的手下，咱們的弟兄，都是穿黑衣的。」

「好！」賈老二又問道：「怎麼進去呢？」

黑衣漢子道：「對面石壁上有一個鐵環，拉動一下，是緊急警號，拉動三下，是請裏面值班弟兄開門。」

賈老二把鋼刀還給了他，叮囑道：「小老兒還要點了你的穴道，這樣，咱們把人救出去之後，你就可以說什麼都不知道，什麼也不曾說，知道嗎？」

黑衣漢子點點頭，賈老二伸出一個指頭，點了他的昏穴。

徐少華忍不住問道：「賈總管，你這是使的什麼法子？」

賈老二右手一攤，掌心是一塊黑色鐵牌，得意的笑道：「這是閻九婆的東西，她在殘缺門的身份不低，方才小老兒看他們小指缺了一節，所以取出來試試看，沒想到倒是眞還管用，他們果然是殘缺門的人。」接着聳聳肩道：「現在咱們可以去找佟香主了。」

話聲一落，就舉步走到對面石壁，伸手拉了三下鐵環，石壁間果然立時緩緩裂開一道門戶，賈老二回頭道：「你們隨我進去。」

他剛舉步跨入，突見刀光一閃，兩柄雪亮的鋼刀一下擱到了脖子上，有人沉喝道：「你是什麼人，不許動。」

「噓！」賈老二豎起一根手指，放在咀唇上，右手一攤，壓低聲音道：「咱們有事要見佟香主，你們莫要聲張！」

這方鐵牌眞還管用，那兩個黑衣大漢遲疑了下，左首一個問道：「你……」

賈老二雙手疾發，一下制住了他們穴道，身後三人，也在此時相繼走入。

賈老二目光一動，看清這是一條可容兩人行走的走廊，此刻正當半夜，除了值勤人員，其餘的人敢情都已入了睡鄉，這就朝祖東權，紀若男兩人說道：「你們趕快脫下這兩人的衣衫，穿到身上，然後把這兩人拖到門外去，關上石門，就站在這裏。」

祖東權問道：「你呢？」

賈老二道：「小老兒和少莊主，去找王管事，找到他，才知道囚人的地方在那裏。」

祖東權點點頭，就和紀若男一起動手，脫下兩個黑衣漢子的衣衫，穿到身上，然後把兩人拖出門外，關上了石門。

賈老二朝左首長廊行去，走了幾步，伸手從懷中取出一張面具，遞給了徐少華，說道：「少莊主快把面具戴上了。」

徐少華依言把面具覆到臉上，再用手掌把它貼平。

賈老二已走近一道門口，低聲道：「你站在門口，小老兒進去瞧瞧。」

說完，推門而入，原來這間石室相當寬敞，左右兩排各有六張木牀，鼾聲此起彼落，一看就知是王管事的手下了。

「這倒眞是巧極！」賈老二心中想着，顚起脚尖，走了過去，毫不費事的點了他們睡穴，才行退出，一面忖道：「這裏睡了十二個人，那是另有十二個人輪值夜班了，唔，王管事的手下守的是前門，佟香主手下的人守的是後門，看來把這些人制住了，就不會再碍手脚了。」

徐少華看他退出，立即問道：「屋內有人嗎？」

賈老二聳聳肩道：「十二個，都睡着了。」話聲未巳，人却朝對面一道石室門口走去，回頭朝徐少華打了個手勢，依然要他站在門口，自己一手推開木門走了進去。這間石室中，放了一張八仙桌，幾把木椅，像是起居室，裏面還有一道木門。

賈老二暗暗點了下頭，忖道：「這是王管事住的地方了。」就筆直走了過去，伸手推開木門，舉步跨入。裏首一間果然是臥室，靠壁處一張木牀上，蒙頭睡着一個人，牀邊還擱着一把虎頭刀。

賈老二走近過去，在床沿上側身坐下，用手推了王管事兩下，叫道：「王管事，你快醒一醒。」

王管事迷迷糊糊的道：「有什麼事？天亮了嗎？」

「天還沒亮。」賈老二道：「有人潛入石窟，所以王管事要快些起來才好！」

王管事聽說「有人潛入」，不覺矍然一驚，一下翻身坐起，喝道：「還不快去點上燈。」

「不能點燈呀！」賈老二壓低聲音道：「點上了燈，你王管事就會看到我了，看到我不認識，你就會大聲叫嚷起來，那就痲煩大了。」

「你……你是什麼人？」王管事直到此時才發覺不對，喝聲甫出，左手疾快的去摸放在床邊的虎頭刀。

賈老二早已把刀取到手上，低聲道：「王管事，你的刀在我手上了，這時候要玩刀，不是太沒意思了，咱們這樣坐着談談不好嗎？」

「撲！」王管事在他說話之際；右手駢指如戟，一下點在賈老二的「肩井穴」上，沉笑道：「現在咱們還用得着談嗎？」右手一翻，又接連點了賈老二兩處穴道，他身爲管事，果然還有一手，雖在黑暗之中，依然認穴極準，出手極快！

賈老二任由他點了三處穴道，一面問道：「怎麼會用不着談呢？」

「他媽的！」王管事哼道：「你小子眞是不知死活了？」

王管事沒去理他，一手掀開棉被，跨下床去，雙脚堪堪站到地上，突然被賈老二的脚一絆，砰然一聲跌坐下去，要待躍起，只覺雙脚痠軟，再也站不起來。

王管事瞪目喝道：「你……」

（未完・廿一）

民間宮幃歷史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九龍刀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方少飛爲三兇、刀客及偵緝手圍殺，得林玲之助，脫圍出險，方、林二人聯袂回到北京，直奔方府，詎又落入三兇等的陷阱，對方人多勢盛，勢難硬拚，林玲知事不妙，要叫方少飛聯手闖圍，慘於此時，南僧來到，掩護方、林逃出陷阱。午夜二人至小廟見布笠人，方知方御史及林大學士均被繫獄，兩家家人則未被牽連。方少飛依布笠人的安排，夜闖皇宮，擬面聖陳詞，玉皇城下，未見暗號，不敢妄進，乃隱身護城河邊一座小廟，未幾見北毒與郝伯柳、江明川行經廟外，遙聽得江明川在訴說在流沙谷上當遇險，幸得河邊有條籐葛始能逃得性命……

探宮會慈親　誅惡打擂台

郝柏柳道：「難道就此罷手不成？」

百毒公子道：「師父已籌得一計，故而匆匆北來。」

是什麼計，方少飛沒有聽清楚，因爲三人業已遠去，再也聽不見了。

他們要見什麼人？談什麼事？方少飛更加莫測高深，本想追下去，弄個清楚，城牆垜子上已亮起一支香，紅紅的火頭，十分醒目。

方少飛不敢怠慢，越過護城河，「一鶴冲天」而起，落在城上時，果見太監張敏已候在那裏。

張敏就蹲在城垜子下面，一雙三角眼翻來翻去，不停的朝左右張望，顯得十分緊張，還示意方少飛也蹲了下來，切勿聲張。

方少飛對他沒有好感，甚且懷恨頗深，自然不假詞色，小聲道：「你似乎來晚了。」

張敏的聲音更小，細如蚊蚋：「張某的事情太多，玉華宮、太師府，還有王指揮那邊三頭忙，半個時辰前，才遇上布笠人。」

「結果一談就攏？」

「爲了銀子嘛，有什麼辦法。」

「有錢能使鬼推磨，這句話用在你的身上大概很恰當。」

「方少飛，不管你對張某的觀感如何，此刻你必須將老夫當朋友看，至低限度是你的合夥人。」

「實際來說，你的身份，應該是僱用人。」

「不錯，是僱用人，有時候僱主往往要聽僱用人的話。」

「這我不反對，有何指點，就請直說吧。」

「紫禁城警衛嚴密，光是在城牆上就有十處崗哨，從現在起，你必須聽我的，不得擅作主張，否則，你丟了小命不大緊，老夫栽了跟斗那才叫冤。」

「嗯，我聽到了。」

「我們現在就下城去。」

招招手，二人同時彈腿，飄然而下。

張敏的輕身功夫也不賴，具備第一流的身手，較諸南僧、北毒、東丐、西仙亦不遜色，這倒是方少飛沒有想到的。

想起臨別時母親交給自己的銀子，方少飛立將小包取出，遞給張敏，張敏道：「這是什麼？」

「銀子，你最喜歡的東西。」

「謝謝，布笠人已經付過了，張某不收額外的費用。」

「就算是家母對你的特別賞賜吧。」

「那張敏只好恭敬不如從命。」

「可否請弓先生來此一晤？」

「布笠人根本不會入城來。」

方少飛道：「我們現在是否應該直接去見皇上？」

「應該先去見紀宮人。」

「紀宮人？誰是紀宮人？」

「一個宮女，她叫紀翠綾。」

「幹嘛要先去見她？」

「這是布笠人的意思。」

「爲什麼？」

「這張某就不清楚了，老夫完全是遵照弓先生的指示行事，請方公子先換一套衣服。」

說吧，果然取出一套太監穿用的衣服來，交給他，方少飛道：「這大概也是弓先生的意思吧？」

張敏道：「布笠人設想周到，穿上太監的衣服，就可以在後宮通行無阻。」

方少飛心想：「弓先生叫我先去見紀宮人，一定有其深意在。」故未持異議，當即將太監的服飾罩在外面，跟着張敏，向內宮行去。

× × ×

說不完的雕樑畫棟，道不盡的亭台樓閣，大內景緻的確富麗堂皇，美不勝收。

方少飛穿着太監的衣服，又是與張敏結伴同行，當眞是通行無阻，順利的來到「安樂堂」。

事隔將近二十年，「安樂堂」冷清如故，陳設老舊，僅可聊避風雨而已，方少飛想不通，皇宮大內怎麼會有這麼破爛的地方，要是讓他知道，被軟禁在內的紀宮人，正是他親生的母親時，他一定會痛哭流涕。

歲月的煎熬，加上萬貞兒的百般折磨，尤其是日日夜夜思兒念兒，四十歲的人，看上去已是白髮蒼蒼，老態龍鍾，但眉宇舉止，一顰一笑之間，當年的絕代風華仍隱約可見。

紀宮人無疑已知道方少飛要來，事先曾經過一番裝扮修飾，衣着儘管談不上高貴華麗，倒也素雅清新，顯得甚是慈祥可親。

打從方少飛踏進「安樂堂」的第一步起，紀宮人的一雙眸子就直勾勾的盯着他，不曾移開，從頭頂直看到脚底，又從脚底直看到頭頂，恨不能一口將他吞下去。

她覺得，方少飛的眼睛像極了皇上，而臉的輪廓又與自己有幾分神似。

他們是母子，是嫡嫡親親的母與子，而且方少飛還貴爲皇子，甚至有可能是太子儲君，然而命運弄人，此時此地却不能相認，還必須刻意壓抑着自己的感情，紀宮人只能在心底最深處吶喊：「這是我的孩子，這一定是我的孩子。」

母子二人默然相對，誰也沒有說話，還是張敏先開了口：「紀宮人，人我已經帶來了，有話快說，最好在皇后未睡前趕到『坤寧宮』，再晚了可能就會誤事，我先到外面去替你們守着。」

話落，立即退至室外，還順手將房門帶上。

方少飛有一連串的疑團在腦子裏轉，道：「聽張敏的口氣，好像是這位大娘有意叫在下來『安樂堂』的？」

他實在不知道該如何稱呼紀宮人，只好叫她大娘，紀宮人亦未介意，笑容可掬的道：「是我請弓先生叫你來的。」

夤夜闖宮，爲的是見駕救父，方少飛不明白爲什麼布笠人會安排自己來先見紀宮人，道：「大娘有事？」

市笠人作此安排，主要是想讓他們母子見上一面，紀宮人却不便直說，只能拐彎抹角的道：「啊，是的，聽說你想要見皇上，救你的父親，方御史哀家認識，還有恩於我，也許能帮得上忙。」

亂蔴之中，方少飛總算理出一丁點頭緒，道：「大娘認識我爹？」

「不但認識你爹，也知道你，小時候哀家還抱過你呢，你上面還有一個哥哥，叫少俊，你叫少飛，對不對？」

「對，全對！」

「記得小時候，你頭頂心有一塊杯口大的禿髮，現在怎麼沒有了？」

「以前是有，自從練一種叫『玄天大法』的內功後，就自然生出了頭髮。」

「你右手臂上有一塊黑色的胎記，還有沒有？」

「有！有！」

「可否讓我瞧瞧？」

「可以！可以！」

方少飛不假思索，捲起袖子，紀宮人馬上看到近肘的地万，有一塊核桃大小的黑色胎記，心說：「這就對了，少飛的的確確是我親生的骨肉。」

沉默片刻，方少飛說道：「皇宮大內，處處華屋高樓，這個地方，怎會如此簡陋！」

「這安樂堂比冷宮還不如，是萬貞兒那毒婦專門囚禁反對她的人的地方。」

「哦，大娘也是被萬貞兒陷害的？」

「遭毒婦陷害的人何止千萬，像林大學士，方御史這等忠臣愛民的好官也會遭刦，實在令人扼腕。」

「對了，大娘剛才說也許能帮得上忙，是指那方面？」

「哀家是希望能够帮你順利的見到皇上。」

「這眞是太好了，在下恨不能馬上就見到。」

「少飛，這事急不得，在未見皇上之前，我們應該先見見皇后。」

「爲何不能直接去見皇上？」

「哀家人微言輕，又是待罪之身，同時皇上身邊的人早被萬貞兒收買去了，可能連皇上的面還沒見到，就遭了他們的毒手，如果皇后肯出面，情形就會大不相同了。」

「皇后肯帮方、林二家的忙嗎？」

「方、林兩家，一門忠義，王皇后一

定會居間臂助。」

「如此，可否請大娘即刻前去『坤寧宮』？」

紀宮人頷首稱善，站起身來，正欲出門，張敏先一步入內說道：「紀宮人，話說完沒有，該動身了。」

方少飛道：「我們正要去。」

張敏道：「那就快去吧，老夫另有急事，先走一步，事畢之後，如果張某還沒有回來，你就循着原路離開，千萬不可逗留。」

方少飛點點頭，表示同意，待張敏去後，立與紀宮人離開「安樂堂」。

後宮幅員廣闊，「安樂堂」又是建在冷僻之地，距「坤寧宮」尚有一段距離，母子二人邊走邊談，方少飛頓生孺慕之情，跟紀宮人在一起，有一種如沐春風般溫馨感受。

不久已至「坤寧宮」，一名宮女上前說道：「紀宮人，妳今天是吃了熊心豹子胆了，竟敢私自離開『安樂堂』，若是被『玉華宮』的那位主兒知道，免不了又是一頓毒打。」

紀宮人堆上一臉的笑，道：「好妹妹，求妳帮帮忙，廝煩你通稟一聲，說我紀翠綾求見皇后。」

宮女道：「見皇后幹什麼？皇后過去也不是沒有帮過妳的忙，怎奈大腿拗不過胳臂，萬貴妃不饒人皇后也無可奈何。」

紀宮人道：「好妹妹，妳弄歪了，我不是爲自己的事來見皇后。」

「那是爲了誰的事？」

「是一件機密大事。」

「紀宮人，開什麼玩笑，妳那來的機密大事。」

紀宮道人：「見到皇后，紀翠綾自會稟明一切。」

「不行，皇上正在坤寧宮。」

「那正好，我正有事要面見皇上。」

「這更不行，皇上被玉華宮的那一位纓得死死的，十天半個月也難得來一次坤寧宮，皇后千盼萬盼好不容易盼來了，我可不敢去打攪，他們正在——」

紀宮人的本意，不僅僅是想救方正、林田甫，更欲藉此機會，讓他們父子相認，現在陰錯陽差，由於皇上駕幸「坤寧宮」，反而連皇后也見不着了，道：「好妹妹，想想看，什麼時候可以見到皇后？」

宮女沉吟一下，道：「最快也得明日午正之後。」

紀宮人道：「好吧，得空時就廝煩稟報一聲，說我紀翠綾有重大之事面稟皇后，明日午後再來。」

退出「坤寧宮」後，方少飛甚感頹喪的道：「救人如火，見不到皇上就救不出兩位老人家，眞急死人。」

紀宮人安慰道：「沒有關係，見到皇后之後就好辦事。」

「可是，來一趟紫禁城，花錢又費事，好不容易，大白天的，能否進得來都是問題。」

「你不必來了，這件事我會給你辦好，在外面等着好消息吧。」

「少飛先謝謝大娘，我送你老人家回安樂堂。」

攙着紀宮人，送回安樂堂，這一對母子始依依而別。

沒再見到張敏，遠望坤寧宮，方少飛幾次想衝進去，强行見駕，但恐禍及老父，只好作罷。

「紀宮人之言不差，明日見到皇后，事情也許很快就可以解決，何必急在一時呢。」

殷鑑不遠，方少飛可不敢再鹵莽行事，心念間循原路正想離開，遙見張敏領着北毒石天，百毒公子江明川，與太醫郝柏柳，正向「玉華宮」那邊行去。

方少飛心頭一震，主意立變，咬着他們的尾巴跟下去。

郝柏柳與張敏是老交情了，二人有說有笑，只聽郝太醫邊走邊說道：「張管事，娘娘那邊稟報過了吧？」

張敏聳聳雙肩，道：「提過了，娘娘答應在玉華宮接見你們師徒三人。」

郝柏柳痴肥的身子凑近一點，聲音壓得很低：「關于那件事，張爺可曾向娘娘提起？」

張敏望望北毒師徒，道：「茲事體大，張某不便啓齒，還是請石老英雄當面跟娘娘說吧。」

郝柏柳知他在拿蹺，忙從懷裏掏出一張銀票來，在月光下抖一抖，雙手遞過去，嘻嘻笑道：「這一千兩銀子是家師送給張爺買酒喝的。」

張敏好大的架子，銀子照收不誤，連個謝字也沒有。

百毒公子江明川及時說道：「請張爺多美言幾句。」

張敏道：「話張某會傳進去，娘娘答不答應可不敢打包票。」

北毒似頗不悅，道：「事若有成，老夫另有重酬，不會叫你吃虧。」語多冷硬，不苟言笑。

張敏皮笑肉不笑的道：「石老英雄名震江湖，富可敵國，是有名的大財主，拔一根汗毛就足夠他人過八輩子好日子，常言道得好，一分錢，一分貨，張某自會斟酌。」

最後這兩句話軟中帶硬，奧妙無窮，等於將了北毒一軍，

張敏是一隻道行極深的老狐狸，很懂得把握機會，他知道北毒師徒以用毒起家，名聞天下，發了橫財，區區一千両自然無法令他滿意，存心想敲竹槓，挑明了你付一分錢，就辦一分事，想要功德圓滿，就必須付出相當的代價。

郝柏柳能在朝中混出今日的這個局面，自亦有其深厚的「功力」在，有什麼不明白的，與北毒互換一個眼色，凑上去咬了一下張敏的耳根子。

張敏會意，馬上綻開一臉的奸笑，道：「郝兄客氣了，彼此多年老友，一切好商量，好商量！」

三言兩語，氣氛大爲融洽，四個人有說有笑，朋比爲奸。

方御史爲人剛正不阿，方少飛從小耳濡目染，更是青出於藍，最是憎恨張敏這一副嘴臉，在暗中耳聞目見，心內氣憤不已的道：「哼，眞不知弓先生是個什麼想法，竟會與張敏這種人打交道！」

心知北毒此來，必有所圖謀，暫時打消離去之念，決定跟踪到底，看看他們究

竟在搞什麼鬼。

沒多久一行四人已至「玉華宮」外，張敏止步說道：「請三位在此稍待，容張某進去稟報一聲。」

才一會兒工夫，張敏便折轉回來，說道：「成了，娘娘答應，立刻接見三位，請！」

在張敏的引領下，進入一間花廳，待三人依序坐定後，萬貴妃始在數名宮女的簇擁下緩步而入。

北毒石天拱拱手，道：「娘娘好。」

百毒公子江明川禮貌週到：「草民江明川向娘娘請安。」

太醫郝柏柳一仍舊貫，以君臣大禮相見，伏地高呼：「娘娘千歲，千千歲。」

萬貴妃微微一笑，命三人各歸各位，往對面的一張椅子上一坐，鶯聲燕語的道：「老英雄名滿江湖，威震羣豪，哀家心儀已久，惜雙塔寺一會，失之交臂，今日肯移駕本宮，倍覺欣慰。」

北毒沒有忘記，雙塔寺一戰，自己預置的八名伏兵，就是被萬貞兒拔掉的，但他城府極深，此刻有求於人，自然不便提這一段不愉快的往事，抱拳說道：「那裏，娘娘神功蓋世，獨步武林，石某螢火之光，怎敢與星月爭輝，得蒙入宮晋見，殊感榮寵。」

二人各懷鬼胎，言不由衷，所言皆無關痛癢的場面話，方少飛就躲在後窗外，甚覺噁心。

終於談到了正題，萬貴妃說道：「聽張管事所說，老英雄入宮，另有特殊的原因？」

北毒瞄了張敏一眼，道：「是有一件事想請娘娘成全。」

萬貞兒眸光一亮，道：「是甚麼樣的事？」

「老夫想搜查一下御花園。」

「你要搜御花園，找甚麼？」

「找一個人。」

「找人？誰？」

「白煞鐵虎。」

「哦，是他，此事哀家亦有個耳聞，且也曾派人搜過，並無所獲，也許是傳言失眞。」

「此事絕對可靠，當年鐵老兒中毒極深，潛入大內後就不可能再出去，他未親赴雙塔寺換經，足資佐證。」

「憑老英雄的身手，自可出入大內，難道沒有搜過？」

「實不相瞞，曾數次入宮搜查，只惜來去匆促，不免失之粗淺。」

「因此，你想到求助於哀家，想正大光明的，再仔仔細細的搜查一遍？」

北毒道：「石某正是這個意思，請娘娘玉成。」

張敏上前跟萬貞兒嘀咕了幾句，萬貞兒黛眉深鎖的道：「此事哀家可以考慮，但不知老英雄何以回報本宮？」

北毒的眼皮子眨了一下，說道：「但憑娘娘吩咐，只要石某力所能及，無不從命。」

萬貞兒一本正經的道：「南僧，東丐處處與哀家爲敵，神州四傑更是形同水火，本宮正需人孔亟，希望老英雄能爲哀家効力。」

張敏也在一旁猛敲邊鼓。「娘娘用人唯才，最是知人善任，貴師徒若肯拔刀相助，定當重用。」

百毒公子江明川搶先說道：「只怕充其量還是得受王立的節制指揮。」

張敏道：「怎麼會，令師何等身份，起碼會與王大人平起平坐，直接受命於娘娘。」

快刀王立位高權大，八面威風，能與他平起平坐，可謂不薄，北毒怦然動容道：「承娘娘厚愛，敢不應命，但有一點不放心？」

萬貞兒笑道：「老英雄還有甚麼地方必須事先言明。」

北毒石天道：「娘娘英明睿智，當知老夫志在『玄天眞經』，石某關心的是眞經的歸屬。」

萬貞兒略一遲疑後道：「這簡單，現在歸你，將來歸我。」

北毒石天不甚明白，道：「請娘娘明示。」

「得到『玄天眞經』後，你可以先行修練，然後再由哀家來保管。」

「娘娘爲何不先行修練？」

「哀家早已學會了。」

「甚麼？娘娘本來就懂得眞經上的功夫？」

「事實上『玄天眞經』本來就是哀家的東西。」

此話一出，全塲皆驚，方少飛更是目瞪口呆，心說：「眞想不到，眞經原來是她的東西，這萬貞兒一定大有來頭。」

北毒同樣駭異不已，回想一下雙塔寺目見之事，道：「娘娘在雙塔寺力戰假黑白雙煞，迭出奇招，想必正是眞經上所載功夫？」

萬貞兒點點頭，表示同意，道：「倘若你們師徒忠心不二，肯爲哀家効命，本宮還可以助你們一臂力，使眞經合璧。」

「娘娘好像已知黑煞的去處？」

「龍老兒躲在流沙谷。」

「爲何不去擒來？」

「宮廷中事，萬緒千頭，哀家分不開身。」

「如何渡過流沙河？」

「非『一葦渡江』莫辦，有機會哀家可以傳授予你。」

北毒簡直有點懷疑是自己聽錯了話，他受困流沙河，秉程北來尋白煞鐵虎，就是想奪得眞經上册，修練「一葦渡江」，然後再重返流沙谷，對付黑煞龍飛，聞言不勝驚喜至極，對萬貞兒更是態度大變，屈意巴結，好聽的話說個沒完沒了。

這二人是互相利用，一拍即合，却令方少飛憂心忡忡，北毒投効萬貞兒，如虎添翼，展望未來，必然更加崎嶇坎坷，尤其萬貞兒身懷絕技，更爲家國武林愁。

北毒賣身投靠，雙方相互言歡，笑語中離開「玉華宮」，逕向御花園行去。

御花園位於後宮北方，佔地頗廣，亭榭軒廬，小橋流水，點綴其間，雖是秋末，花匠們仍佈置的一片蒼翠，甚是賞心悅目。

正行間，花木亭樹深處，傳來一陣激烈的打鬥聲，百毒公子更在一座曲橋的附近，連續發現三具屍體，都是被人用內家

掌力震斃的。

這是誰，竟敢在大內行兇，萬貞兒怒髮衝冠，循聲飛奔。

前面是一座佔地數畝的假山，有一條人工瀑布飛瀉而下，其下水流聚集成湖，亦達數畝，就在湖水岸邊，快刀王立正與西仙白芙蓉大打出手。

王立使刀，西仙用掌，二人放手狠鬥，難分高下。

萬貞兒忽然怒喝一聲：「住手！」待二人分開後，才沉聲說道：「王指揮，這位白谷主是怎麼進來的？」

快刀王立上前答道：「回娘娘的話，白芙蓉夜闖大內，越城而過，連傷數人，在御花園內又殺了三名守衛，微臣聞得警訊，特來緝拿。」

萬貞兒不怒自威的道：「白谷主夜闖大內，所爲何來？」

快刀王立躬身答道：「西仙說是來尋人。」

萬貞兒「格格格」的一陣嬌笑，對西仙說道：「白谷主，妳以爲這是甚麼地方？大雜院？後宮之內會有妳要找的人？」

西仙睥睨天下，目空一切，豈會被她唬住，冷哼一聲，道：「當然有，不然妳就是用八抬轎子來抬，本仙子也未見得肯來。」

萬貞兒玉面一寒，道：「白谷主大概也是來找白煞鐵虎的吧？」

西仙道：「再加上我的丈夫八斗秀士張峻山。」

「找丈夫應該到妳家裏去找。」

「家裏找得到本仙子就不會來了。」

「何以見得他在皇宮大內？」

西仙道：「想當年本仙子目睹他進入紫禁城。」

「紫禁城裏只有宮女太監，沒有他這一號人。」

「他可能已隱姓埋名，甚或是改頭換面。」

「張峻山才高八斗，武功卓絕，哀家不可能不知道。」

「老身風聞，後宮之內曾出現過一個假面人？」

「這倒不假，白谷主可是懷疑此人就是張峻山？」

「有此可能，他人呢？」

「已命喪西山，骨化飛灰。」

「這可是眞的？」

打從進入御花園起，北毒師徒就已散開，在作地毯式的搜查，舉凡一樹一軒，一石一木，莫不細加查察，全神貫注，巨細靡遺，這時已繞過小湖，上了假山。

方少飛也跟來了，就躲在花木之中。

只見張敏從萬貞兒的身後冒出來，接着西仙的話頭道：「不信張某可以帶妳到現場去瞧瞧，墓木已拱，草深及腰。」

西仙白芙蓉的面色接連數變，聲音轉趨冷厲：「是誰埋的？」

「碑上書名：『無名氏』。」

「是誰殺的？」

「這就不清楚了。」

「可恨！可恨！」

「請白谷主節哀順變，如欲上墳燒紙，張某願充識途老馬，至於兇手嘛，可以慢慢的查，慢慢的找——」

這邊張敏的話還沒有說完，那邊西仙已自大發雷霆，道：「張敏，閉上你的狗嘴，你以爲本谷主是來奔喪？弔孝？替夫雪仇？或是想共續鴛盟？比翼雙飛？」

張敏微怔道：「難道不是？」

西仙白芙蓉發出一長串刺耳的尖笑，道：「告訴你，老身尋他的目的是想手刃此人。」

張敏打了一個冷顫，道：「白谷主這麼恨他，要手刃親夫？」

白芙蓉咬牙切齒的道：「什麼親夫，我們早已恩斷情絕，名存實亡，找不到他的人，本仙子有一天，會到西山去鞭他的屍。」

聽得方少飛毛骨悚然，暗道：「沒料到西仙恨張峻山如此之深，就算張前輩並非假面人，亞男尋父之事，亦必將困難重重。」

北毒石天，太醫郝柏柳，百毒公子江明川，已從假山後面轉出來，三個人面色凝重，毫無進展。

百毒公子江明川道：「師父，當年你老人家最後看到白煞的地方是那裏？」

北毒指指假山小湖道：「就是這附近，那時鐵老兒已拚完最後一點力氣，毒性應亦發作，舉步維艱，不可能走遠。」

「師父又在何處？」

「就站在城牆上，可是，當爲師的追到此地時，却再也找不到他。」

「那瀑布後邊師父可曾找過？」

「這是唯一沒有找過的地方。」

「如果後面別有洞天，堪稱絕妙好地方。」

這話有如醍醐灌頂，北毒驚「哦」一聲，火速前行，踏着濕滑的苔蘚，撫壁而行，果在瀑布的後面發現一個洞穴，當即提聚一身眞力，一頭撞入。

洞穴口小腹大，裏面約有丈許方圓，見一面白如紙的老頭正盤膝打坐，北毒認得他，正是自己踏破鐵鞋無覓處的白煞鐵虎。

洞外諸人的談話一直不曾間斷，萬貞兒說道：「張峻山既然已經死了，白谷主的氣應該也可以消了，妳夜闖大內，傷了哀家的人，本宮在雙塔寺亦曾挑過芙蓉谷的暗樁，算彼此扯平了——」

白芙蓉打斷她的話，道：「萬貴妃有沒有搞錯，挑芙蓉谷暗樁的人是假黑白雙煞。」

萬貞兒笑意盎然的道：「白谷主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芙蓉谷的暗樁，與石老英雄的伏兵一樣，是哀家所挑，假黑白雙煞挑的是錦衣衛。」

「啊，原來如此。」

「彼此既已扯平，所以哀家想，我們是否可以談點正經的事，也好讓白谷主不虛此行。」

「本谷主想不出我們之間有何正事可談。」

「假如說哀家想借重芙蓉谷大力，不知白谷主可肯俯允。」

「娘娘的意思是想收買芙蓉谷？」

「谷主言重了，說是彼此提携，互爲奧援更貼切，像石老師徒就是一個現成的例證。」

「北毒已答應投効娘娘？」

「不然哀家怎會與石老結伴來此。」

「哦？」

「本宮在靜候谷主回音。」

談至此，白芙蓉一語未出，北毒甫入洞穴，正準備一拳貫頂，先斃了白煞再說，就在這個千鈞一髮的關頭，合該鐵虎命大，正巧行功完畢，毒性盡釋，陡地彈身而起，掌指齊出，破了北毒的「百步拳」，向洞外疾衝。

鐵虎彷如一頭餓狼，一頭猛虎，衝勢極快極猛，隨後入洞的江明川，郝柏柳，一時閃避不及，冷不防被撞出洞外，摔落小湖。

而白煞本人則如一隻睡醒的怒獅，衝出洞外，衝過小湖，在地上輕輕一點，隨又縱起，眨眼便上了城牆，消失不見！

氣得北毒哇哇大叫，緊隨在後，越城追去。

白煞身上有半部眞經，有興趣的人何獨北毒一個，白芙蓉的動作一點也不比石天慢。

接着，江明川，郝柏柳，萬貞兒，以及快刀王立也相繼追出。

御花園裏，僅僅還剩下張敏、方少飛兩個人。

張敏朝方少飛藏身之處瞅了一眼，道：「方少飛，你可以走了，今夜最好不要回家去睡，以後若想再入紫禁城，可以去找布笠人，只要價錢好，張某願意隨時効勞。」

方少飛本來對張敏已生出一絲絲好感，眼見他與北毒勾勾搭搭，早已化作烏有，冷冷的哼了一聲，掉頭而去。

× × ×

表面上看，萬貞兒氣燄萬丈，不可一世，然究其實際，近來却連連損兵折將，傷亡纍纍，十二刀客、三十六偵緝手幾已後繼無人，錦衣衛與大內高手同樣兵員不足。雖有北毒師徒賣身投靠，南僧、東丐則是一大隱憂，布笠人神鬼莫測，白芙蓉敵友不明，尤其方少飛已盡得「玄天眞經」上功夫，更加芒刺在背，頗令她憂心如焚，寢食難安。

萬貞兒畢竟不是一個簡單的人物，面對困境，馬上想出一個絕妙好計來，奏明皇上，要在大校場「招賢納士」，藉以塡補傷亡，擴充實力。

對此，萬貞兒寄望甚殷，愼重將事，主其事者正是他們父女二人，決定以擂台較技的方式進行。

爲廣招徠，俾便能募集到一批具有眞才實學的奇人異士，好爲他們父女輸忠効命，早在半個月前便將消息廣爲傳佈，還訂下特別優渥的獎勵辦法。

與賽者可就刀客、偵緝手、錦衣衛、及大內高手等人之中任意挑選，只要能勝過對方，便可獲得入選，並且另有獎賞。

打中一拳一掌者賞銀約百兩。

擊中一刀一劍者賞銀約二百兩。

將對手打下擂台者賞銀約三百兩。

最重要的一點是，打死人不償命。

非但不須償命，可獲得賞銀千兩不算，同時還可以立即取得與被打死者相等的地位，譬如死者是刀客，獲勝的人就是當然的繼任者。

賞銀的多少，並非完全一致，視所選對手的強弱而有多寡之分，打死一名錦衣衛，僅可得銀五百兩，而刀客的身價則高達三千。

常言道的好，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況且天下之大，多的是趨炎附勢，追名逐利的小人，消息傳佈極快，北京四週，途爲之塞，不少市井混混，城鄉惡棍，江湖敗類，武林邪魔，甚至江洋大盜，亡命之徒，皆千里赴會，趨之若蟻。

擂台就築在校場的北側，離地丈五，長寬各約三丈，左右後方各搭有一座彩樓，萬太師與兒子萬大才，孫子萬家棟坐在右面的彩樓內，北毒石天、快刀王立，還有百毒公子江明川則坐在左邊。

後面的彩樓最高最大也最華麗，萬貞兒帶着朱祐楨高高在上的坐在那裏，太監張敏與宮女阿香一左一右小心侍候着。

在萬貞兒所居彩樓的下方，較擂台稍高的地方，另置有百張椅子，除十幾名備與賽者挑選的刀客，偵緝手、錦衣衛外，餘皆入選者的席位。

入選的人好不風光，大紅色的彩披迎風招展，一個個志得意滿，耀武揚威，三天來，萬貞兒已選出數十名各懷奇才異能的武林人物。

今天是最後一天，圍觀的人也最多，可是登台較技者却反而顯得甚是寥落，這大概是有心人多半已中選之故吧。

不是嗎，擂台上已經空了好一陣子，眼看日已偏西，時間無多，萬大才在父親的授意下，行至台口，大聲催場：「諸位英雄，各位好漢，皇上招賢納士，廣徵豪俠，一旦獲勝中選，前程似錦，機會難得，幸勿錯失。」

這一着還眞靈，台下馬上有了反響，一名方面大耳的大漢，手中拎着一口殺豬用的尖刀，飛上台來。

此人的輕身功夫顯然不怎麼靈光，才冒出半個身子來便勢竭而落，不過，刀法却頗有點火候，一刀砍中台木，勉爲其難的爬上來。

台下爆出一陣鬨笑，議論紛紛。

萬大才不免有點失望，頗覺臉上無光，扳着面孔說道：「請報上姓名年籍。」

大漢往台心一站，粗聲大氣的道：「俺叫張大貴，山東人，二十五歲，還沒有討老婆。」

「做什麼營生？」

「殺豬的。」

「哦，原來是個屠夫，你打算找那一位較量？」

「隨便。」

「隨便？擂台之上可不能隨便，你必須挑選一人。」

屠夫張大貴的一雙銅鈴似的眼睛朝台上溜了一圈，隨手指着萬家棟，道：「就是他吧！」

這小子簡直是存心塌萬家棟的台，萬大才臉色驟變，終於發了火：「大胆，家棟是何等身份，你——」

萬家棟打斷他的話，道：「爹，沒有關係，孩兒這兩天悶得慌，正想找一個人來玩玩。」

言吧，向爺爺投去求助的一瞥，萬太師撫鬚笑道：「大才，就讓他去活動一下筋骨，也免得埋沒了這孩子的一身好本事

哩。」

萬大才不再言語，萬家棟一躍而出，手中提着一口沒有出鞘的刀。

屠夫張大貴手執屠刀，哈着腰，似是一個老練的獵人，更似他的本行屠夫，正在尋找下刀的部位，一瞬不瞬的注視着萬家棟，聲若焦雷般喝道：「拔刀！」

萬家棟怎會將他放在眼內，談笑自如的道：「別客氣，你直管上就是，該拔刀的時候小爺爺我自會拔刀！」

屠夫張大貴不再客氣，猛地「嗨」的一聲吼，尖刀挽起一片寒芒，照準萬家棟的胸腹砍下去，似將他當作豬玀，欲開腸破肚。

萬家棟穩如泰山，不言不動不拔刀，待屠夫攻上身來時，驀然刀光一閃即沒，可憐張大貴連半聲慘叫都來不及，便被腰斬而亡。

拔刀、出手、殺人、還鞘，全部在一瞬間完成，根本就無人看清楚萬家棟是如何拔刀，如何殺人。

嚇得圍觀之人，直冒着寒氣，有不少人在心裏大喊：「我的媽呀，這傢伙好厲害。」

萬家棟飛起兩脚，將屠夫的屍體踢下擂台去，人已退回彩樓，那把被他磕飛的尖刀仍在半空中飄飄而下。

台下又是一陣騷動，大家紛紛趨避，被一個頭戴氈帽的人伸手接住，混亂的局面始告平息，齊皆向他投來一道欽佩的眼神。

可惜沒人能看清楚他的面目，因爲這人的帽沿拉得很低，瞧一下手中的屠刀，喟嘆一聲，隨即棄置於地，退向場後。

有一個賣零食的老太婆，胸前吊着一個籃子，擺滿花生糖果蓮花豆，上來找他搭訕，道：「請問這位公子可是姓方？」

戴氈帽的人偏頭望了她一眼，道：「這位大娘是誰？」

老太婆將聲音壓低了一些，道：「我姓彭。」

「啊，原來是四師父。」

方少飛興奮過度，聲音嫌大了一些，彭盈妹忙將他拉至後面無人之處，方少飛這才繼續說道：「四師父的化裝術越來越高明，不仔細看連徒兒都認不出來。」

玉面觀音彭盈妹眼觀四路的道：「北京城裏風聲甚緊，老賊父女正在到處追查咱們師徒的下落，不得不格外小心。」

「師父是什麼時候到的？」

「昨天才到。」

「巢湖那邊的事情已告一段落？」

「一切俱已就緒，還帶來不少人，暫留城外。」

「其他三位師父沒有來？」

「都來了。」

「怎未與四師父在一起？」

「大哥他們就在這附近。」

方少飛的頭轉來轉去，觸目皆是生面孔，那有三位師尊的影子，正待追問所以，忽見一位虎目濃眉，魁梧粗壯，年約三十許的陌生人舉步行來，聲音低沉有力的道：「爲師的在此。」

這根本是一個完全陌生的人，方少飛嚇一跳，道：「你是我師父？」

陌生人道：「老夫正是你大師父卜常醒。」

方少飛那裏肯信，目注彭盈妹，住口不言。

彭盈妹鄭重的說：「沒錯，他就是你的大師父。」

由年輕化老易，由老化年輕則難，四師父既如此指認，方少飛當然再無可置疑，並從體態外型上看出一點端倪，不禁爲二師父高明的化裝術大爲讚歎，道：「大師父，若非四師父在此，你老人家再怎麼說徒兒也不會認。」

醉俠卜常醒笑道：「老夫易容之初，就要求你二師父，最好連自己人也無法分辨，看來是成功了。」

方少飛道：「四位師父，易容的目的是——？」

「爲了營救方御史。」

「爲了我爹？家父遭刼之事四位師父已經知道了？」

「是弓先生告訴我們的。」

「不知四師父打算如何營救家父？」

「我們決定打入妖婦內部核心去。」

「師父是說，藉擂台較技的機會，幹掉幾個鷹犬，然後取而代之？」

「就是這個意思，除奸還可以拿賞銀，何樂而不爲。」

「不知弓先生以爲可使得？」

「這正是布笠人的主意。」

「弓先生不反對就好，徒兒立刻去找二師父易容，如果僥倖能殺掉快刀王立，取而代之，事情確大有可爲。」

玉面觀音彭盈妹道：「少飛，此事萬萬不可以，布笠人曾再三叮嚀，不許你鹵莽衝動。」

方少飛甚是激動的道：「爲了我們方家的事，四位師父及弓先生皆不畏險阻，盡心盡力，徒兒怎可置身事外。」

酸俠卜常醒沉聲道：「少飛，打入妖婦核心，風險必多，我們不希望你冒此奇險。」

方少飛欲再爭辯，卜常醒又道：「好了，這件事就到此爲止，不必再提，爲師的也該走了。」

身形一長，果眞沒入如潮人羣中。

方少飛甚感失望，但更知師父用心良苦，道：「四師父，二師父跟三師父又在何處？」

彭盈妹道：「你三師父已經打死一個錦衣衞，就坐在擂台後面的椅子上。」

方少飛朝中選者的席位上掃來掃去，看了好一會兒，就是找不到牌仙包布書，道：「是那一位？」

彭盈妹道：「經過化裝之後，面貌已變，除非是面對面，連爲師的，也不敢確定。」

方少飛道：「還有二師父呢？」

彭盈妹手指擂台，道：「現在台上跟偵緝手交手的就是你二師父。」

與師父交談，方少飛沒再留意擂台上的事，經彭盈妹這麼一提，這才注意到，擂台之上果然有一個人正與一名偵緝手大打出手。

打鬥極爲激烈，且已進入尾聲，方少飛是大行家，看得出二師父鐵掌遊龍吳元俊已佔得絕對的優勢，道：「四師父，看起來二師父篤定可以當得成偵緝手了。」

彭盈妹感慨萬千的道：「我們兄妹在姥山苦修六年，自然大有精進，若非二哥故意保留，那個偵緝手早已命喪九幽。」

一語甫畢，台上傳來一聲凄厲的叫聲，偵緝手卒被吳元俊的鐵掌震飛出台外去，落地身亡。

萬太師、萬貞兒、北毒石天、快刀王立等人一齊鼓掌祝賀。台下則鴉雀無聲，因爲百姓對萬家父女的惡行深惡痛絕，他們認爲，打死一隻鷹犬，又生出一個爪牙來，天下的烏鴉一般黑。

站在萬德山身後的廬州三兇，齊步走了出來，三個人手裏皆捧着一個大紅的漆盤。

放在哈山克漆盤內的是一條大紅彩帶，費無極捧着一千五百両白花花的銀子，花三郎端着兩杯酒。

萬德山含笑而來，親自將彩帶披在吳元俊身上，銀子交給他，笑呵呵的道：「恭喜壯士，賀喜壯士。」

鐵掌遊龍吳元俊有口無心的漫應道：「請老太師多提拔！」

萬太師擧起一杯酒，道：「還不快向娘娘謝恩。」

吳元俊忙取過另一隻酒杯，高擧過頂，朗聲說道：「娘娘千歲，千千歲！」

杯到酒乾，一飲而盡。

衆人各歸各位，時間已至申末，萬大才正想再出面催場，醉俠卜常醒一式「鯉躍龍門」，已登上擂台。萬大才循例問道：「請報上姓名、年籍。」

卜常醒信口胡謅道：「俺叫張大富，山東人，今年三十歲。」

「張大富，也是山東人，莫非與那位張大貴是兄弟？」

「純屬巧合，我們毫無關係。」

「幹什麼的？」

「砍柴的。」

「哦，難怪你手裏拎着一把斧頭，練過武功嗎？」

「十八般武藝都學過。」

「張大富，你打算找那一位較量？」

「找銀子多的。」

「銀子多的？刀客銀子最多，殺一名賞銀三千兩。」

「那就找刀客吧。」

一名十一號的刀客聞聲跨步而出，兩把雪亮的鋼刀「軋軋」的磨了兩下，冒出無數火星，粗獷的說道：「張大富，刀客可不好惹，別拿不到賞銀丢了命，你最好想清楚。」

醉俠卜常醒裝瘋賣傻的道：「張某昨夜賭博輸了錢，沒有三千兩就過不了關，不找你找誰。」

十一號刀客冷笑一聲道：「我看你是找死！」

「鏗鏘」！兩把鋼刀兩下裏猛一撞，倏合乍分，兩路進襲，上取項上人頭，下取脚下雙踝，迅捷凌厲，其鋒銳不可當。

卜常醒不敢輕敵，雙脚陡地離開地面，變成頭前脚後，身體平直，有如水中游魚一樣，穿過刀客的刀鋒，揮動着大斧頭，猛砍他的胸腹。

這是冒險的打法，無疑也是最具威力的反擊，成敗生死之間全看彼此的速度，如果卜常醒速度快，能搶先擊中，刀客自然亡魂斧下，反之，一旦刀客變招，雙刀上下其手，卜常醒就有被分屍的危險。

方少飛緊張的透不過氣，道：「大師父也眞是的，爲什麼一出手就用險招？」

彭盈妹道：「這也是不得已的，大哥武功的路子王立耳熟能詳，時間拖久了難保不露出破綻。」

「但是這樣太危險。」

「不要緊，大哥對刀客的刀法曾下過一番功夫。」

卜常醒果然不凡，快！狠！準！斧刄已觸及刀客裸露的肚皮，刀客原已變招，一刀在上刺背，一刀在下戮腹，只惜毫釐之差，未能得手，反而肚皮受襲，危如燃眉，急忙縮腹弓身，向後疾退。

萬貞兒訓練出來的刀客的確不是省油的燈，暴退丈許，也東施效顰，雙脚離地飛起來，以同樣的魚躍姿勢，反而到了卜常醒的上面。

全場沒有一絲聲息，靜得可聞銀針落地之聲，刀客雙刀齊下，卜常醒險象環生，猛可間，醉俠沉氣落地，乍然一個大翻身，滴溜溜滾出數尺，彈身躍起的同時，大板斧已閃電砍下。

十一號刀客雙刀落空，戮進擂台木板，一縷駭意甫自心田升起，脊背已傳出骨碎肉裂的聲音，被卜常醒一斧頭從後心砍到前心，當場一命歸陰。

這一連串驚心動魄的招式，連北毒、王立皆大加讚賞，一直不動聲色的萬貞兒也破例開了口：「張大富，好本事，哀家一定會重用你，你現在就是刀客了。」

廬州三兇、萬德山父子已來到台上，頒獎如儀。

方少飛師徒更加興奮不已，猶憶昔日姥山一戰，萬太師以助興爲名，大逞兇鋒，想不到天道輪廻，卜常醒殺人不償命，還得到三千両的賞銀，列名爲十二刀客之一！

擂台已清理乾淨，時間也快到了，萬大才望望天色，大聲說道：「時間已經不多，還有沒有那位英雄欲登台一試？」

「有！」聲音極爲洪亮，好像雷鳴九天，發話的時候人尚在場外，只見有兩條人影，從羣衆頭頂飛掠而過，餘音未落，人已上了擂台。

一個身着輕裘，滿臉于思，虎背熊腰，脅佩寶劍，年在四十以上。

一個身穿藍衫，唇紅齒白，同樣脅佩寶劍，是英挺俊拔的美少年。

方少飛覺得這兩個人的身法好生眼熟，用的似是「一葦渡江」的絕妙輕功，一時半刻之間却想不出曾在那裏見過。

萬大才已經開口了，還是老套：「請報上姓名年籍來。」

那滿臉絡腮鬍子的長者並不按牌理出牌，道：「老夫雷霆，塞外同道送了咱家一個外號叫『血手魔君』。」未按規矩報出年齡籍貫。「血手魔君」四字一出，彭盈妹大吃一驚，道：「少飛，以前師父們有沒有跟你提起過血手魔君這個人？」

（未完．十五）

小啓：「易水寒」作者外出旅遊，暫停刊出，45期恢復連載，敬希見諒。

雙鷹神捕後傳／西門丁·文　可飛·圖

麒麟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有天下第一號殺手之稱的柳白石，在他完成最後一樁生意，得到大筆酬金後，便擬金盆洗手，退隱林泉，安享富豪生活。然而，在他還未覓到定居之所，便迭遭人追殺，數番負創，均幸得小仙子及時救援，始獲脫險。那日，二人殺至杭州，在酒樓上巧遇花常春赴司馬德之宴，小仙女想從花常春口中探知究是誰要買殺手追殺柳白石，便揑造事實，說是柳白石已死，臨終托她追查兇手，花常春不願作答。迨小仙子返回座位，柳白石已經離去，小仙子走回旅店，柳白石已在收拾行裝，並埋怨小仙子過於輕率，小仙子答稱已易容，未必有人認出……

傾囊求歸正　遣將為災黎

「不怕一萬，最怕萬一！」柳白石道：「咱們趁城門尚未關，走了吧！」

小仙子說道：「想不到你胆子越來越小！」

柳白石道：「你不走我先走了。」

小仙子眼圈兒倏地一紅，一把搶過包袱，柳白石怔了一怔，呆呆地望着她，小仙子咬唇道：「死人，你還不走？」

這句話又幽怨又深情，令得柳白石心絃一震，半晌才定過神來，轉頭不敢望她。「咱們走吧！」

兩人出了城，放馬急馳，也不辨東西南北，一口氣馳了七八里路，才在林中歇息，小仙子下馬問道：「柳大哥，你準備去何處？」

柳白石嘆息一聲，道：「天下雖大，却似無我容身之處，我自己亦不知道該去何處？」

小仙子連忙安慰他：「以天下之大，何處不能容身，假如你不嫌塞外風沙蔽日的生活，到塞外必然安全！」

「我拿錢殺人，為的便是為了享受生活，若要到窮山惡水的地方去，又何必殺人？」

小仙子道：「那咱便走一步算一步吧！」兩人輪流席地盤膝運功調息，天亮之後，兩人又換了衣服，改了容，然後出林前進。

走了一陣，小仙子忽然發覺他們是向西行，便道：「不如到江北去吧！」

柳白石道：「咱們由西來，再回西邊，他們反而料不到。」

「隨你！」

兩人一路西行，直至蕪湖城才停下來，此際固然已是早春二月，而柳白石的傷口亦全然合縫，與未受傷之前一樣。

柳白石一路與小仙子在一起，固然可以解除寂寞，但却不敢沾小仙子一根毫毛，也已很久沒有女人，一到蕪湖城，想起上次的遭遇，再也忍不住，想了個辦法撇掉小仙子。

「你到昇隆落脚，我去買衣服。」

「我跟你一起去。」

「我要去買內衣褲，你也跟着？」

小仙子啐了他一口，乖乖去找客棧，柳白石急忙跑到怡紅院，飢不擇食之下，隨便要了一個，立即扯她進房。

那勾欄叫小紅，見他這般猴急，不由嗔道：「你老婆跟着你來麼？看你一身汗臭，先洗個澡，洗個臉吧！」

柳白石道：「不必了，老子多付錢給你就是，快寬衣。」

不料那勾欄性子十分烈，聞言冷冰冰地說道：「姑奶奶不賺你的錢，你找別人吧！」

柳白石怒道：「老子給錢，你管我洗不洗澡？」

小紅雙手往腰間一插，道：「姑奶奶的規矩一向如此，你不喜歡便罷了！我來這裏是客串的，跟別人不一樣。」

柳白石大聲呼叫，一個龜奴進來，問明何事，哈腰道：「大爺，小紅的確是這個規矩，她身份跟別的不同，請您包涵，叫別的吧！」

「不，我一定要她，她要多少銀子？一千兩夠不夠？」

小紅道：「你連一個臉也不洗，十萬両姑奶奶也不幹！你瞧他這張臉，油膩膩的，叫人作嘔。」

龜奴忙陪笑道：「大爺，您不洗澡，便洗個臉吧，小的叫人服伺你！」

柳白石扭頭道：「老子不幹了！」言畢開門出去，不料對面房窗子後面，正有一對眼睛望着他。

柳白石慾火被怒火一沖，什麼興趣也沒有，匆匆買了套內衣褲便到客棧去，同時吩咐小二送湯洗澡。

柳白石到隣房，聞得裏面有水聲，知小仙子在梳洗，只好返回自己的房裏，未久小二送上湯來，柳白石脫光衣服浸在水裏。

正在洗刷間，柳白石忽聞後窗有個輕微的聲音，他是驚弓之鳥，加上剛才在妓院一鬧，眞恐露出馬脚，便裝作不在意的樣子，跳出了澡盆，走到床前取出毛巾拭身。

就在此刻，後窗忽被人震開，柳白石一手抄起枕下的長劍，轉身一揮，只聽「嗆」的一聲，一柄單刀已被格開。

偷襲他的人竟是個老漢，老漢展開刀法，迫得柳白石一陣忙亂，他喝問：「你到底是誰？」

老漢道：「老夫是拘魂使者，特地來為你引路！」

柳白石已站穩了陣脚，劍法逐漸嚴緊！不料房門又被人撞開，原來是小仙子聽見打鬥聲，衝了進來，目光一及，見到柳白石赤身露體，不由發出一聲驚叫，驚叫聲未了，人又縮了回去。

那老漢一個倒縱，又從窗口飛了出去，柳白石未穿衣服，不敢追出去，一邊高聲通知小仙子追踪，一邊穿衣，半晌才自窗口射出去。

外面是條小巷，巷裏不見老漢，柳白石吸氣拔身，躍上屋頂，放眼望去，老漢正好自遠處一棟平房上跳下去，柳白石急忙追去，他一心要查出是誰僱人來殺自己的。

他一口氣奔到那裏，下面却是座小院子，老漢的踪影已不見，他略一猶疑也跳了下去，慢慢向走廊走去。

走廊的一旁，便是廂房，看樣子內宅尚有幾間房，柳白石大着胆子向內宅走去，就在此刻，裏面忽然傳來一道尖銳的叫聲。

柳白石像一枝箭般，向其中一間房射去，他人未至，左掌已拍出，將房門震開，只見床上躺着一個女人和一個小孩，滿床都是血，後窗打開着，一道灰影一閃而沒！

柳白石認得是剛才刺殺自己的老漢，大喝一聲：「那裏跑！」也穿窗而出，他雙脚未站定，一柄單刀已自上向下砍至。

柳白石來不及招架，一伏身，在地上打了個滾，偷襲他的人正是那老漢，他一刀不中，又趕前連攻幾刀。

柳白石躺在地上連揮幾劍，雖然將刀格開，但亦鬧得手忙脚亂！

忽聞牆頭上有人道：「大哥小心！」話音剛落，一陣「嗤嗤」聲響，柳白石知道小仙子發毒針，忙不迭滾開，老漢一聞小仙子示警，身子便突然倒飛，落在另一端圍牆上，再翻了出去。

此刻，屋內傳來一陣喧嘩聲，小仙子問道：「大哥，你有事麼？」

柳白自地上一跳而起，道：「快追！」兩人翻出圍牆，奔出小巷，已失了那老漢的踪跡，柳白石心有不甘，躍上屋頂瞭望，可惜這次什麼也看不到。

只聽裏面有人叫道：「快抓賊！」

柳白石收了劍，拉着小仙子的手，道：「咱們快走！」他倆兜出大街，又分頭

找尋。

小仙子在附近轉了一圈，重新來至那棟小院外面，原來前面竟是一爿雜貨店，一個夥計正在上舖門，她眼尖望着裏面，只見一個漢子出來叫道：「小三子，快報官！不，先去請大夫！」

小仙子心頭一跳，突然竄了進去，夥計道：「咱們今天有事，不做生意了，你到別家去吧！」

小仙子說道：「劉大哥，你還認得我麼？」

那漢子上下看了她幾眼，訝然道：「你是哪一位？」

「我便是蕭先梓呀！去年在你老家經過，咱們還一齊吃團年飯。」

原來那漢子竟是劉星，他記起來了，但因爲發生命案，無心多說，便道：「蕭姑娘，寒舍不幸，你有事改天再來吧！」

「是不是大嫂讓人殺了？」

劉星大驚：「你怎知道？」

「我跟楊大哥追那兇手，可惜讓他逃了，楊大哥還在找他！」小仙子道：「我懂得止血，你讓我去看看大嫂。」

劉星早沒了主意，諾諾應着，引她到內宅。只見床上那兩個血人，小孩肚子被劈開，女人喉上和胸部都有傷痕，可不是趙氏！

趙氏上衣鬆脫，露出半截酥胸，劉星忙將她衣領拉開，小仙子伸手把脈，覺得趙氏早沒了氣啦，便嘆息一聲道：「那惡賊眞乃殘忍，劉大哥，你也不用去找大夫了！」

劉星忽然哭了起來，道：「蕭姑娘，你一定知道誰是兇手，請你告訴我！」說着突然在她身前跪下。

小仙子連忙將他扶起，道：「劉大哥，假如小妹知道的，我一定告訴你，因爲這人剛才到客棧要殺死咱們，因爲不敵逃了出去，咱們一路追來，可惜，仍然慢了半步！」

劉星哭道：「淑珠死得好慘，她是個好賢妻，爲何老天爺不保佑她！」

小仙子心頭一動，問道：「劉大哥，大嫂是不是學過武？」

劉星抽抽泣泣地道：「她爹是武人，她小時候跟她爹學過幾年，只是她爹死得早，所以後來她也沒學了。」

「她有仇人麼？」

劉星斬釘截鐵地道：「她是善良的人，絕對不會有仇人！」

「這就奇怪了！」小仙子雙眉緊皺，道：「劉大哥，這件事你報官，官府也抓不了兇手，嗯，請你查一查家裏可有失掉什麼東西沒有，我先去找楊大哥，等下再來探你。」

× × ×

小仙子找到柳白石，兩人再到劉家，只見衙差巳經來了，柳白石不想惹麻煩，所以拉着小仙子回客棧，他忿忿不平地道：「眞可惜，兩次都差一點沒抓到他！」

小仙子道：「那老頭的輕功好厲害，他竟然逃得過我的毒針，不過他的刀法又頗爲稀鬆平常！」

柳白石想了一下，忽然道：「他本來不是使刀的。」

小仙子訝然問道：「你怎知道？」

「因爲他曾經以刀使出一招劍式，可能他平日使慣了劍。」

小仙子道：「眞是奇怪……大哥，咱們吃了晚飯，再去劉家問一問吧！」

柳白石道：「趙氏武功平常，又嫁給商人，怎會與武林結怨？」

小仙子心頭一動，問道：「殺死趙儼那單生意，僱主要你將他全家都殺光？」

「沒有，他要求我，只是殺死趙儼一個人！」

「那麼趙家還有什麼人？」

「他只有一個兒子，此人仗着父親的名頭，終日游手好閒，無心練武，沒什本領！」

小仙子喃喃地道：「那就奇怪了！」

柳白石又發現一個疑點，道：「這個人是我的仇家，無意中發現我，還是職業殺手？假如是後者應該不會同時接兩宗生意！」

小仙子道：「假如僱主不規定時間，同時接三單十單也沒所謂。」

柳白石道：「這倒也有理，嗯，待問了劉星，咱們再商量吧，先吃飯再說。」

小仙子道：「叫小二送飯菜進來，不要出去了。」

柳白石想起怡紅院發生的事，覺得小紅的規矩頗有蹊蹺之處，有心去查一查，但又碍着小仙子，不敢走開。

俄頃小二送飯進來，小仙子取出銀針來，逐樣試過無異，這才准柳白石動箸。

× × ×

柳白石和小仙子跳進劉星家，雖巳是三更，但屋裏的人都還未睡，小廳巳掛上白帳，除劉星和他店裏的夥計之外，還有他弟弟劉朗。

柳白石和小仙子恢復在劉家的裝束容貌，劉氏兄弟都一眼認出來，連忙請他們坐下，又叫人端茶。小仙子道：「劉大哥，您不用客氣！我跟楊大哥受了令尊許多恩惠，現在又有了個共同的敵人，就像一家人，嗯，大哥家裏可有遺失什麼？」

劉星道：「只不見了一隻小首飾盒子，由於那是拙荊的，裏面放了多少件金銀器，我亦不甚了了！」

柳白石接問：「除此之外，什麼也沒不見？」

劉星沉吟道：「初步搜過，只知失了此盒。」

小仙子再問道：「那老賊進來，你們有沒有人見過？」

劉朗插腔道：「姑娘可否將那老賊的臉目描述一下？」

小仙子和柳白石仔細描述了一番，廳裏的人都搖搖頭。劉星道：「此人以前也沒見過。」

小仙子又問道：「大嫂娘家還有什麼人？」

劉星說：「沒有，她身世頗爲可憐……當年我去合肥辦貨，見她在街頭上哭泣，動了惻隱之心，上前攀問……隨後大家便產生感情，我便將她帶回來，家父家母見過她之後，都覺滿意，就這樣成親了，她父母一早便死了，一向住在她伯父家，她伯父待她又不好，尤其是那堂兄，她伯父被人殺死之後，堂兄更常欺侮她！」

柳白石問：「當年你帶她來燕湖，她

堂兄不反對？」

劉星憤憤不平地道：「她堂兄也不知多高興，還肯出路費，只提一個條件，要內子以後不准踏進他家一步。」

劉朗接道：「雖然大家是親戚，但連我也未見過他，至於他的近況，咱們也不清楚。」

柳白石續問：「你帶走大嫂，當年她多大年紀？」

「剛十七歲。」

柳白石點算一下，趙氏今年該剛滿二十，劉星忽然在柳白石身前跪下，柳白石急忙將他扶起：「大哥有話請說。」

「請楊大哥答應我一件事，你不答應我便不起來。」

柳白石道：「假如我做得到的，絕不推辭！」

「請你替我報仇，使拙荊不致含恨九泉！」

柳白石道：「那老賊也刺殺過我，只是沒能成功，就算沒殺死大嫂，我也要找他，起來起來！」

小仙子忽然想到一個問題，問道：「劉大哥，小妹問你一件事，你今年多大了啦？」

劉星微微一怔，道：「二十八。」

「你成親最多才三年吧！」

「是的，因爲家父自小便替我訂了一門親事，只是女方體弱多病，所以親事拖了幾年，結果她也病歿了……」

「原來如此！」

雙方再談了一會兒，小仙子便起身道：「劉大哥，劉二哥，咱們走啦，有消息再通知你！」

× × ×

次日一早，小仙子和柳白石又沿江南下，他倆都担心那老漢會忽然出現，一路上不斷回頭張望，緊張兮兮的。

柳白石說道：「早知如此，我便不該幹這一行，唉，說起來，也是我拜錯了師父！」

「你師父是誰？」

「不說也罷，反正他是個見不得光的人，江湖上知道他的人，寥寥可數！」柳白石道：「師父只要我學成本領，爲他殺十個人，沒想到我認爲殺人的錢好賺，便自願當上職業殺手！嘿嘿，如今才知道金錢不能代替一切，像這種生活，錢再多也沒心情享受！」

小仙子抿嘴笑道：「是的，除了錢之外，你還需要『殘花敗柳』！」

柳白石尷尬地一笑，强辯道：「男人當然需要女人，這是天公地道的！」

「原來男人都需要『殘花敗柳』的女人！」

「不是這個原因，只因爲『殘花敗柳』不用負責任，只須付錢就行，有個女人長期在身邊，十分纏身，更不方便！」

「不方便是因爲管着男人，使男人去找『殘花敗柳』也是偷偷摸摸的。」小仙子道：「聽你的語氣，我該跟你分手了，免得纏住了你！」

柳白石一把將她拉住。「你不一樣……你不要走！」

小仙子眉開眼笑地道：「你現在才知道我跟那些『殘花敗柳』不一樣？」

柳白石道：「不是，因爲我從來都沒把你當作女人！」

小仙子臉色一變，倏地翻腕刮了他一巴掌。「瞎了眼的沒良心東西，我是女人還是男人也分不出來，『殘花敗柳』你又一眼看出來。」

柳白石急道：「我不是這個意思，誰不知道你是女人？不過我一直把你當作男人……」

「男人會那麼細心服伺你，帮你燒水換藥？爲你担驚受怕？事事照顧你？事事爲你設想？你該知道姑奶奶的脾氣！」

柳白石呆了一呆，半晌才道：「這個……男女間的感情可勉强不來……我是尊重你，才沒敢把你當作那種女人！」

「哈！這種話你傷口未合縫之前，爲何不告訴我？」

柳白石道：「在荔枝院我對你的態度便這樣。」

小仙子道：「那天在柴房，你又讚我是大好人！」

「到現在我還認爲你是大好人！大好人跟那個……可扯不到一起！」柳白石誠懇地道：「小仙子，我年紀大你許多，而且我的處境，你完全知道，你跟着我不會幸福……」

小仙子噘着小嘴，道：「你別以爲我跟『殘花敗柳』一樣低賤，我不會强求你的！」

柳白石道：「我眞的很感謝你這幾個月來，對我的照顧……也捨不得離開你，只要你肯把我當作異姓大哥，我願意跟你永遠在一起！我今生是不會像平常人那樣娶妻生子了！」

小仙子怒道：「你去死吧！你感激我，拿什麼來感激我？」

柳白石也生氣了。「原來你做一切都是要報酬的！」

「你殺人不拿報酬麼？沒拿報酬而殺人，還說什麼免費，心痛得要死！」

這句話刺痛了柳白石的心，他沉聲道：「我沒有什麼可以給你，你要多少錢，說吧。」

「花常春說得好，你的錢，每一文都充滿了血腥，我那敢要。」

柳白石咬牙道：「好，將來如有機會，我必救你三次，今日就此別過。」

小仙子格格大笑。「你要救我，救你自己吧！」話音剛落，袖裏忽然飛出一蓬牛毛細針！

「刷」的一聲，那十多根牛毛細針，全都射在柳白石胸膛，柳白石「啊」的一聲，跌下馬來。

小仙子不屑地道：「沒有姑奶奶，你寸步也難走！」她跳下馬，慢慢走過來，用脚輕輕踢柳白石。「起來吧，那針沒毒，不用裝死！這只是告訴你一個事實，你完全沒有能力救我於難！」

柳白石忽然一坐而起，站了起來，道：「這算是還了你一次情！」他挺一挺胸，那些金針，全都跌落塵埃。

小仙子十分驚詫，因爲柳白石不可能有此功力，不由怔怔地望着他！

柳白石躍上馬鞍，道：「我早有防備，身上藏了好幾塊磁石，你的金針就算失準，也會射中！」言畢大笑而去。

小仙子氣得直跺脚，難怪那些金針成束飛去，她不甘心失敗，也上馬急追，但柳白石先步去先，騎術又不弱，要想追上他可不容易。

忽然遠處一人一騎迎面而來，小仙子目光大亮，叫道：「三哥，這人欺侮我，快替我攔住他。」

那騎客一身白衣，瀟洒英挺，年紀比柳白衣畧大，聞得小仙子的叫聲，立即一拉馬首，橫在路中。

柳白石怒道：「你讓不讓開。」

白衣人微笑道：「不讓開又怎樣？誰叫你得罪了那小魔星！」

「那就怪不得我了！」柳白石抽劍刺出，不料白衣人出劍亦快，「錚」的一聲，長劍離匣，及時將柳白石的劍架住。

柳白石一劍佔不到便宜，又連攻幾劍！那人騎術和劍法都不在其下，雖不如柳白石的狠絕，但自有一股王者之氣，連擋七劍，道：「閣下何不歇歇？」

「你到底是誰？」

白衣人見小仙子已到，含笑立在一旁觀看，不由訝然道：「你怎不動手？」

「有三哥出手，還用得着小妹麽？」小仙子道：「柳大哥，你眞倒霉，遇到皇甫三哥，你今日跑不了！」

柳白石想來想去，也猜不出皇甫三哥是誰，於是再問道：「閣下到底是何方神聖？」

白衣人抱拳道：「在下皇甫雪，向在管一見座下辦事，請問尊姓大名！」

小仙子笑嘻嘻地道：「三哥，您別問啦，他才不敢告訴你。」

柳白石吃她一激，不由道：「在下柳白石！」

「柳白石？」皇甫雪臉色微微一變，問道：「便是有『天下第一殺手』之稱的那個？」

柳白石傲然道：「正是區區！」

「你欺侮小仙子？」

柳白石道：「柳某怎敢欺侮她，沒讓她欺侮已是萬幸！」

小仙子搶着道：「三哥，我救了他好幾趟，還爲他包傷裹藥，燒水煮飯，哈，他現在傷好了，竟要撇掉我，你說他是不是沒良心？」

皇甫雪懶懶地一笑，道：「誰叫你救他？」

小仙子一怔，隨即嗔道：「你到底站在那一邊？」

柳白石道：「我姓柳的雖然是個職業殺手，但也知報恩……」

小仙子又道：「那你現在爲何又要用掉我？」

柳白石道：「我與你又沒名份，不讓你跟着我，那是爲了你好！」

小仙子忽然往地上一坐，哭了起來，邊哭邊道：「我與你在柴房裏日夕相處十多天，人家還不以爲我已經……你說我以後還能嫁人麽？」

柳白石給她一哭，登時忙亂了手脚，一臉尷尬之色，皇甫雪與小仙子交往過，深知她脾氣，見狀暗暗好笑。「饒得你是殺人不眨眼的魔頭，被她纏上也要你頭痛三年！」

當下道：「兩位旣然已到此處，何不到山上稍住幾天？」

一語剛畢，小仙子已高興得自地上跳起來，拍手叫道：「好極了，黃山是個好地方，不趁機遊一遊，豈不白活！」忽又搖頭，「不過他怎敢上黃山？管神捕三個字嚇也嚇得死他！」

柳白石怒道：「你說誰？」

「誰搭腔的，便說誰。」

柳白石冷哼一聲。「管一見也是人，嚇得了別人，嚇不壞我！」

小仙子自地上一跳而起，道：「走走，你反悔的便不是人！」他跳上馬鞍又道：「請三哥帶路。」

柳白石雖明知中了小仙子的詭計，但仍跟着皇甫雪後面。小仙子故意跟他並轡而馳，低聲道：「你有救了！」

柳白石淡然地望着她，小仙子道：「到山上一切看我眼色行事，總之有你的好處！」

× × ×

皇甫雪帶着小仙子和柳白石去見管一見，管一見正坐在廳裏品茶，一見到小仙子雙眉便是一蹙。

小仙子上前向他行禮。「管叔叔您好，晚輩給你行禮來啦！」

管一見連忙一側身，道：「老夫怎敢受你大禮，嘿嘿，你身上的毒針可不長眼睛！」

小仙子笑嘻嘻地道：「叔叔大人大量，不與小女子計較，晚輩毒針不長眼睛，但晚輩的招子却亮得很，怎敢在前輩面前放肆！」

管一見啜了一口茶，冷冷地道：「只怕你是要來麻煩老夫！」

小仙子又笑道：「叔叔心思玲瓏，讓你一猜便猜着了。柳大哥，你還不上前參見管前輩。」

柳白石踏前幾步，躬身行禮道：「晚輩柳白石，拜見管前輩！前輩名震大江南北，晚輩心儀已久，今日能得拜見，快慰平生！」

管一見眉頭一軒，唔了一聲。「不敢當，請坐。」他轉頭向皇甫雪。「你跟黃姑娘到關中，情況如何？成了親沒有？」

皇甫雪臉上一紅，訥訥地道：「還沒有……」

管一見問道：「有什麽問題麽？」

小仙子插腔道：「三哥，有事包在小妹身上。」

管一見冷哼一聲。「就算好事，讓你插進一脚，也要變成壞事！」

小仙子噘着小嘴道：「你老是看不起我！」

管一見嘆了一口氣道：「不是看不起你，而是害怕見到你！」

小仙子眉開眼笑地道。「晚輩却很喜歡見到你！」便又轉頭問道：「三哥，你到關中一年，還娶不到黃姑娘，怎會這般不濟？」

皇甫雪忽然哈哈一笑，道：「我在關中逗留了一年，那是因爲等黃新泰坐上劍派掌門寶座，二來則順便飽覽了關中八景，至於尚未成親，乃因爲黃姑娘孝期未滿，所以先回來，而且婚禮也該由頭兒替我主持！」

管一見吁了口氣，道：「待你辦了

婚事，就只剩下一個小夏了！」

皇甫雪道：「對啦，怎地不見二哥跟四弟！」

「你二哥的孩子生病，他下山去買藥，小夏則下山助顧思南夫婦到雪峯山雄獅帮查案。」

皇甫雪忙問：「二哥的孩子患的是什麽病？」

「小恙而已，他初爲人父比較緊張！」管一見轉頭問道：「小丫頭，你今日上山有何貴幹？」

「那是三哥拉晚輩上山的，」小仙子道：「不過晚輩也有一事求您老人家，盼你老人家救命！」說着忽然跪在管一見面前。

管一見如見鬼魅般，自椅上跳了起來，道：「你這丫頭找到老夫，還會有什麽好關照？」

小仙子道：「皇帝不差餓兵，請您老人家查一件案子，要多少兩銀子？」

管一見道：「你沒有十萬兩銀子，也別想請得動老夫！」

「就十萬兩白銀如何？」

管一見目光一亮，問道：「小丫頭，這不是跟老夫開玩笑吧？」

「誰跟你開玩笑？」小仙子道：「晚輩雖然窮，但柳大哥有錢。」

管一見這才仔細打量起柳白石，問道：「到底是你要請老夫，還是你這柳大哥？」心中忖道：「這小子身上的殺氣怎地這麽重？」却不知柳白石自從洗手之後，已收斂了許多。

柳白石亦料不到小仙子突然有此一着，一時不知如何應付，小仙子走到他身旁，道：「當然是柳大哥。」

管一見重新坐下，皇甫雪上前在他耳邊輕語了一陣，管一見冷冷地道：「失敬之至，原來閣下竟然是天下第一殺手！老夫豈能成爲你的工具？」

小仙子忙道：「您老人家誤會了，柳大哥不是利用您，他是誠心要請您替他查點事的，也不是爲了接生意，何況他已洗手不幹，柳大哥，你說是不是這樣？」

柳白石還能說些什麽？只好結結巴巴地道：「是的……」

管一見又啜了一口茶，道：「你先把事情仔細說一遍，讓老夫揣摸一下！」

小仙子越俎代庖，但只說了幾句，便被管一見止住。「老夫沒叫你說，當事人是柳白石，自然由他來說。」

事到此地步柳白石只好接着小仙子說下去，足足說了半個時辰，才把先後說清楚，管一見道：「小伙子，你還未對老夫說出要調查什麽？」

柳白石道：「晚輩只想知道誰要殺我，也希望知道僱我去殺賈大富那人的殺人目的。」

管一見冷哼一聲。「你們做殺手的，可沒這般好奇的。嗯，只是這兩點？」

小仙子又搶着答道：「您看還有什麽該查的……」

管一見喝道：「就老夫的觀點，什麽都可以查，但事主若無此要求，而此事又與老夫無關，我何必花費時間、人力去調查。」

柳白石吸了一口氣，道：「就是這兩點。」

「假如老夫查到是誰要殺你之後，你有何打算？殺死他？」

柳白石一怔，他可還沒有想到這個問題，而且在管一見面前又覺甚難作答，小仙子見他爲難，又代答道：「以您老人家之見，又該如何處理？」

「假如他有該死之道，老夫自然不管，但假如你倆之間，純粹是職業上的糾紛，或者是被你所殺的後人，爲先人報仇，那你本就該死，如果老夫是你，只有兩個解決的辦法……」

柳白石急問：「那兩個辦法？」

「一是自殺謝罪，你本就該死！二來把殺人賺來的錢，散給災民，找個地方隱居，重新做人！」

柳白石訥訥地道：「晚輩不殺人，只怕人家還不放過我！」

「那是另外一回事，老夫沒有義務，保護你的生命安全！」

柳白石反問道：「此亦是神捕的條件了？」

管一見冷冷地道：「濫殺無辜者，只憑一句後悔，便可推却一切責任，也未免太簡單了！」

小仙子道：「管大叔，殺一個人容易，救一個人難！殺死柳大哥，只不過少了個殺手，但假如柳大哥洗心革面，他可以殺死許多壞人，爲民除害！」

管一見冷哼一聲：「這道理若要你來教我，老夫豈非白活？柳白石，你可以慢慢考慮，你不洗心革面，老夫也不會爲難你，江湖上要殺你的人，也不知有多少個，你豈能得善終？」

說着端木盛已回來，聞得皇甫雪回山，連忙放下藥，跑出大廳，與衆人相見，他只跟管一見和小仙子略爲打一下招呼，便把皇甫雪拉到一旁訴別情。

皇甫雪扼要地把自己的情況先告訴端木盛，又將小仙子上山的目的述了一遍，端木盛微微一笑，道：「頭兒多數不會答應，三弟，你剛剛回來，先到後面歇一歇吧！」

皇甫雪道：「小弟先向二嫂請個安再說。」

端木盛也勉強走前道：「小妹子，難得你上山，今晚就在山上過一夜吧！」

小仙子笑道：「小妹子正等你開腔邀請！」

管一見長身道：「盛兒，你跟他們聊聊，老夫先到後面歇息一下，吃飯時再叫我！」

端木盛剛跟小仙子閒聊了幾句，沒料到夏雷、馮曉年和黃柏志等人亦回山了，端木盛道：「四弟，你們怎地到現在方回來？」

夏雷道：「小弟不是已着人捎信回來，要回家鄉走一趟麽？」

「也用不了這許多天。」

夏雷笑笑，道：「因無意中遇到青虛道長，被他邀上武當住了半個多月，沒想到後來又遇到梅帮主，又到她帮裏作客去了……」

端木盛眉頭一皺，問道：「那一位梅帮主？」

馮曉年插腔道：「二哥忘記大江帮那

件案子麽？嘿嘿，想不到她雖是一個女流，大江帮在她經營之下，比他丈夫凌鐵威在生時，還要鼎盛！」

「原來是梅傲霜！」

夏雷又問：「頭兒呢？」

「剛進去休息，老三也回來了。」

黃柏志急問道：「三哥已娶了老婆沒有？」

小仙子道：「三哥英俊瀟洒，一表人材，還怕娶不到老婆嗎，你還是担心你自己吧。」

黃柏志大聲道：「咄，你這小妖女專跟我扛槓，從未說過一句好聽的話，你上山作甚？」

「頭兒都不管我，幾時輪到你問？」

「頭兒，頭兒也是你叫得麽？不害羞，當日你幾乎把頭兒毒斃了。」

小仙子噘着嘴道：「黃柏志，頭兒都巳不怪我呢，你還翻什麽舊帳？」

端木盛道：「小黃，別抬槓了，她有事來找頭兒，頭兒跟她談過了，在後頭休息，你們也去洗個臉吧，等下吃飯時，好與頭兒相見。」

× × ×

大廳裏，燈火輝煌，三張桌子，擺滿了酒菜，管一見自然坐在首席，陪伴他的是端木盛夫婦，皇甫雪，夏雷，小仙子和柳白石，馮曉年，黃柏志等反坐在次席，把他倆氣得心頭癢癢的！

管一見道：「咱們很久沒試過這麽多人一齊吃飯了，大家先喝一杯。」

端木盛等人依次向管一見敬酒，管一見哈哈大笑，酒到杯乾，毫不猶疑，小仙子也擧杯敬他一杯，管一見瞟了她一眼，道：「你且慢說話。」他先問了夏雷查案的情況。

夏雷仔細把「囊中秘」一案的過程向管一見報告，管一見邊聽邊點頭，忽然驚嘆一聲：「雲飛烟那丫頭，做了母親之後，更加聰明了。」

他又向小仙子打了一個眼色，小仙子立道：「管叔叔，柳大哥巳決定依你的條件，把身上的銀子悉數捐給災民，不過他還有一個小小的要求。」

管一見目注柳白石，問道：「什麽要求？」

柳白石紅着臉道：「晚輩希望以後能投在前輩麾下甘附驥尾！」

管一見雙眼一睜，道：「如此老夫一生英名，豈非是盡要被你染污？」

小仙子急道：「管叔叔，你這話可說錯了，你不給他一條自新之路，敎他以後如何『將功贖罪』。」

管一見冷冷地道：「不在老夫這裏，也可以贖罪！」

「只怕有人不放過他！」

管一見道：「他早就該死！」

柳白石咬一咬牙，說道：「晚輩巳厭倦東逃西奔的生活，即使留得生命也沒意思，就聽前輩的安排。」

管一見道：「那老夫今晚考慮一下，明早答覆你。」

小仙子失聲道：「您還要考慮？」

管一見道：「此事若是處理得不好，影响老夫一生清譽，豈能不加仔細考慮？你不必多言……要改變主意還來得及！」

柳白石把身上的一大疊銀票全拿出來，道：「這是晚輩的壓箱錢，約有四十多萬両，都交給您，晚輩決不後悔！」

管一見說道：「好，好，吃了之後，盛兒你先帶他倆去休息，你們都到老夫書房來。」

× × ×

飯後一壺茶，是管一見不能缺少的，也是端木盛等人之習慣。

書房裏坐着管一見，端木盛，皇甫雪，夏雷，風火輪，殷公正，路遠，馮曉年和黃柏志九個人，三盞熱茶下肚，殷公正首先道：「頭兒，那丫頭狡猾機詐，要不要派人暗中監視？」

管一見道：「不必！那小丫頭這次不是來搗蛋的，雪兒，她跟那姓柳的到底有何關係。」

皇甫雪含笑把在黃山附近，與他倆相遇的經過說了一遍，衆人聽後都笑了起來，黃柏志笑道：「哈，原來這小妖女春心動啦！」

馮曉年道：「她才幾歲，居然愛上一個快三十歲的男人，眞是莫名其妙！」

黃柏志道：「不是這樣，又怎樣像妖女。」

管一見道：「別開玩笑，說正經的，你們認爲老夫該不該接辦此案？」這種情況是從未試過的，端木盛等人都面面相覷，管一見道：「柳白石是一個殺手，手上沾了無數的血腥，老夫怕接辦之後，一生清譽要毀於一旦，是以遲遲難以作決，盛兒，你對此有何看法？」

端木盛反問：「頭兒既然知道這是件燙手的山芋，爲何又準備接辦？」

「你們一定以爲老夫是看在他那筆錢份上……」

皇甫雪道：「頭兒目的在賑災！」

「其實還有一個原因，可能你們沒有想到。」管一見啜了一口茶，續道：「荔枝院的老闆賈大富，雖然富可敵國，但怎會有空空兒，虞妃和楚霸王這等高手，而且他們的名亦十分奇怪！」

夏雷問道：「頭兒，那可能是他們的外號。」

「你們聽過沒有？」管一見手下都一齊搖頭，又道：「這只是代號，只有荔枝院裏，少數人知道，目的是不讓外人看穿他們的身份。」

端木盛道：「不錯，荔枝院果然充滿了奇怪，相信賈大富的名也是假的。」

管一見又問道：「他用假名，是不是害怕僱請柳白石去殺他的那個人，而這個人，又害怕柳白石知道內情，所以要殺人滅口。」

幹查案這一行的，有個共同的特點，便是好奇心特重，管一見一連提出幾個問題，引得衆人心癢難搔，都恨不得去荔枝院查個水落石出。

只有端木盛比較冷靜。「頭兒，相信只此幾點，還引不起你的興趣。」

管一見哈哈一笑。「還是盛兒知我！賈大富不是一個普通人，普通人怎敢駕馭楚霸王，虞妃和空空兒這種人，要殺他的人，當然也不是普通人，這中間是否有什麽大陰謀？」

黃柏志道：「一定是，屬下相信這中

間必有陰謀！」衆人見他說得情急，忍不住笑出來。

馮曉年見管一見目光尚未收回去，也表示讚同，夏雷道：「頭兒，如果您不方便出面，便由咱們幾個調查吧，屬下有把握把來龍去脈弄個清楚。」

管一見道：「假如由你們幾個出面的，便可以解決，老夫又何須煩惱，不說別的，單只武功，你們便力有不逮！」

端木盛道：「這案子可以接，但一定要先使咱們立于不敗之地，否則以後便難以在江湖立足。」

馮曉年點頭道：「難怪頭兒才要他先答應咱們的條件。」

管一見目光透出迷惘之色道：「單此一點，夠不夠！」衆人都低頭思索，可惜都沒有好的建議。管一見嘆了一口氣。「那就不接算了。」

皇甫雪脫口道：「頭兒，咱們可以在暗中調查，假如需要柳白石下山協助的，憑頭兒的易容術，也不虞被人發覺，何況武林中認識柳白石的人也不多。」

「不怕一萬，最怕萬一！」管一見道：「萬一被人發覺，咱們有何藉口？」

皇甫雪吸了一口氣，道：「只要咱們查到一點頭緒，證明其中蘊藏陰謀，便大有道理。」

「假如在還沒有頭緒之前，便被人發覺呢？」

皇甫雪呆了一呆，道：「那只好跟時間賽跑，希望能盡快揭開謎底。」

端木盛道：「屬下有個建議，萬一被人發現，咱們便推說不知柳白石的身份，當然這需要先與他協議！」

風火輪道：「此人說的話，値得相信麽？」

管一見長長吸了一口氣，道：「盛兒的辦法，倒可以試一試，此人天良未全泯，可予一定的信任，就由盛兒親自去跟他商量吧！」

端木盛出去之後，管一見又道：「假如柳白石答應咱們的條件，老夫決定接辦，假如你們不怕受連累的，便跟着老夫下山，但一切後果自負！」

衆人都表示與管一見共進退，夏雷忽然叫道：「咱們忘記了一件事，荔枝院在安陽，那是以前沈頭兒的地盤，咱們在那裏調查不先知會他一聲，有沒有問題。」

管一見目光一亮，喜道：「老夫怎地忘記了他？假如他肯與老夫合作，把握更大，對外人的非議也不必太顧慮。」

俄頃，端木盛回來，報稱柳白石一口答應，並願意跟咱們下山調查。

「好，拿文房四寶來，待老夫修封信給沈禿鷹！」管一見興緻勃勃地道：「小夏，你明早便下山去一趟天柱山！」

夏雷道：「黃山天柱山兩地的信鴿早巳訓練成功，用信鴿聯絡，不是更加快捷嗎！」

管一見道：「此案不比以往，不寫個詳細怎行？信鴿只怕馱不了，到天柱山後，叫沈禿鷹用信鴿聯絡咱們。」

夏雷道：「屬下明天即下山。」

管一見沉吟了一下，道：「盛兒，你再走一趟，請他倆來此，老夫還有幾處地方不甚了了，要再問清楚，大家順便先討論一下。」

× × ×

夏雷下山之後，立即快馬去江北天柱山，到第二天入黑之後，夏雷便到天柱山山脚下，夏雷因任務緊急，又仗着一身武功，紮了一把火把，點燃了便向天柱山裏進發。

他忍飢抵渴，至三更左右，便到沈鷹居所附近，至此才噓了一口氣，忽然黑暗之中，有人喝道：「站住，別動，否則萬箭穿心。」

夏雷忙道：「在下是管一見的手下夏雷，有事求見沈頭兒！」

黑暗中跳出幾個人來，爲首那個則是葛根生。「老葛，你來得正好，快帶在下去見你們頭兒！」

葛根生上下看了他幾眼，見他全身上下濕透，也吃了一驚，忙問：「夏四哥，有什麽緊急大事，這般緊張要找咱頭兒？他睡着了。」

夏雷啞然失笑。「現在快三更了吧，看我急暈了頭。」

葛根生道：「咱們上去再說吧，小周，你們小心一點，不要讓人摸上山來。」

一個靑年笑道：「老葛，你也不相信我，我周昭信幾時出過紕漏？」

「出過紕漏，你吃飯的傢伙還會在項上麽？」葛根生拉夏雷上山，又走了頓飯工夫才到達沈鷹隱居之所。「喂，到底是什麽事？」

「其實也不是什麽大事，是咱們頭兒想邀你們頭兒合作一宗大生意。」

葛根生失笑道：「他們又不是未合作過，何須這般緊張？」

「老葛，小弟中午到現在滴水未進，可否叫人弄些吃喝的。」

「何必再叫，咱們値夜班的，本就有夜宵，來，咱們一齊到飯廳吃。」

吃了夜宵，葛根生又帶夏雷到客房休息，夏雷雖然心急見沈鷹，但夜巳深，只好等天亮之後才打算。

次日一早，夏雷到廳裏，巳見沈鷹在抽烟，雲飛烟抱子在傍嬉戲，雪飛烟目光一及，不由訝然問道：「小夏，你幾時來的？」

「昨晚到，」夏雷走到沈鷹面前，先向他行了一禮再恭恭敬敬的獻上管一見的信。「沈頭兒，咱頭兒有信給你。」

沈鷹敲掉烟灰，道：「坐吧，不用客氣。」他撕開緘口，將信取出來觀閱，「哈哈，想不到你們頭兒還想揷足江湖。」

夏雷道：「咱頭兒說是爲了災民才下山的。」

沈鷹嘆了一口氣，把信交給雲飛烟，他又裝了一鍋烟抽吸起來，雲飛烟看了信便知道沈鷹嘆氣的原因，她秀眉一蹙，問道：「小夏，委託人是小仙子和柳白石？他可是有天下第一殺手之稱的煞星。」

「正是如此才覺棘手？」

沈鷹噴了一口濃烟，道：「那小妖女專會惹麻煩給咱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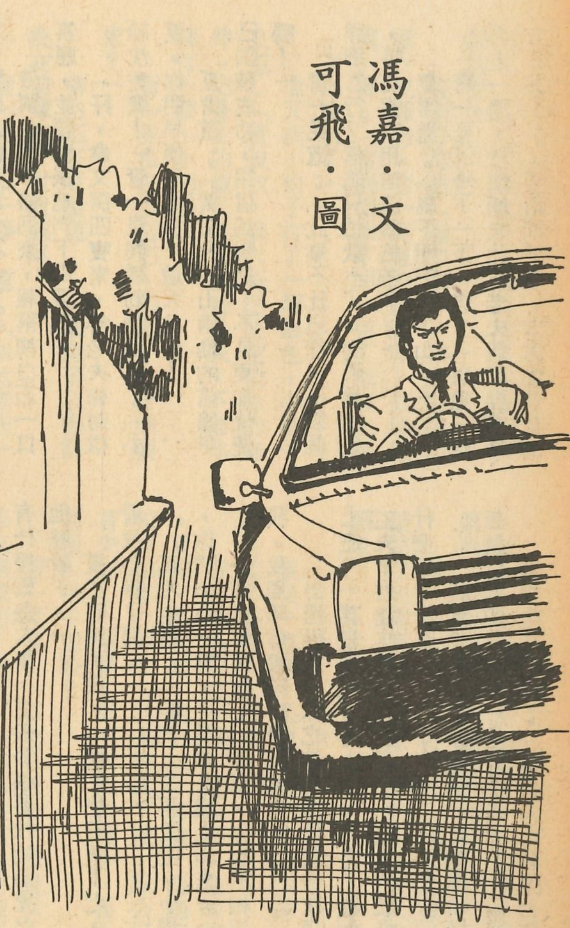
夏雷微笑道：「照皇甫三哥之見，那小妖女似乎看上了柳白石！」

沈鷹幾乎被一口烟嗆着，隨即哈哈笑起來。「這小丫頭才十三四歲？就算動春心也不必看上個殺手！」（未完・五）

司馬洛傳奇故事

子午石

馮嘉・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黑鯊奉令往殺沈自重，他這一行動，早被司馬洛料中，趕在黑鯊之前到沈自重屋外埋伏，俟黑鯊正要用長程步槍殺沈自重之際，司馬洛則發射滅音槍，擊破沈自重家的數面窗門玻璃，驚動守衞，黑鯊不敢造次，只好溜回車中，開車回市區。司馬洛等追踪黑鯊行踪，直入市區，黑鯊沒有發現被人跟踪，逕自前往一酒巴夜總會，找到一個叫黛絲的女郎尋歡作樂，他要爲今晚的行動失敗而鬆弛一下。黛絲見黑鯊在夜晚仍戴着一副黑眼鏡，好奇地向黑鯊詢問，黑鯊答稱這是風格，因爲他喜歡黑色，黛絲又詢以喜歡黑色，這是不是與職業有關的呢……

奇俠追踪

「絕對有，」黑鯊說：「我的職業就是黑色的！」

「你不會是開殯儀館的吧？」那女郎又問。

「猜得不對，」黑鯊說：「不過却也差得不遠了。我有很多生意給殯儀館。」

「你是經紀？」那女郎問。

「不，」黑鯊說：「我是職業殺手，我殺了人，殯儀館不是有生意了嗎？」

那個女郎咭咭笑着倒在他的懷中：「不要嚇我，我最害怕死和殺人了。」

世界的事情就是如此奇怪的。假如黑鯊矢口不承認他是一個殺手，人家反而不容易相信他。他自己講出來，人家却又不肯相信他是。

殺手飲恨

「笑話講完了，」黑鯊擁着她說：「我帶妳出去好不好？」

「到什麼地方去呢？」那女郎問。

「回到我的家去。」黑鯊說。

那個女郎不由得大感意外。因爲，這種買賣肉體的事情，男人是甚少會把女人帶回家的，多數只是帶到酒店去，開一間房間，交易而退就算了，但黑鯊却是要把她帶回自己的家裏去。

「妳少担心吧，」黑鯊說：「我是沒有老婆的，我是一個人住的。」

這個女郎仍是不大放心。職業上的經驗使她知道到一個男人的家裏去，並不是担心妻子的問題那麼簡單而已，主要還是担心這個男人是不是有什麼變態的傾向。假如他是有虐待狂的，他可以把她關禁在家裏，折磨至死爲止。

在酒店則不會如此，因爲酒店裏有許多服務人員，要呼救起來也是不難的。但黑鯊又補充說：「我想有一個人陪我睡到天亮。太寂寞了。最近一宗生意失敗了，心情不大好！」頓一頓，「總之我是會給妳滿意的代價的。」

在錢的這一點上，這個女郎則是很有信心的，因爲黑鯊的確很豪爽，還未曾得到她什麼，就已經給了她不少錢了。她終於決定還是跟黑鯊走。

於是，黑鯊帶她離開，載回自己的住所。

於是，司馬洛他們跟蹤黑鯊的車子，亦可以知道黑鯊是住在何處了。

黑鯊所住的乃是一座租回來的小型花園洋房，的確是只有他一人居住的。

而當黑鯊在屋中與這個女郎盡情地狂歡着的時候，莫先生的組織的人員又忙於在黑鯊的電話上搭綫準備偷聽了。

黑鯊却並沒有用屋中的電話，這天晚上他既沒有打電話出去，亦沒有人打電話來，他只是把精神集中在肉慾的享受上。

此時的黑鯊，車子已經給認得，居所亦已經給查出來了。可以說他是已經在司馬洛他們的掌握中，插翅難飛了。

但他們仍然不能碰黑鯊，因爲黑鯊還未把他們引到卜可夫那裏。

「豈有此理，」李敏在車中又表示不耐煩了，「他這樣算是什麼？」

「讓我們等下去看看吧，」司馬洛說

：「還有不少時間呢。反正我們已經等了這麼久了！」

第二天中午，那個女郎在床上醒過來，發覺黑鯊已經不在了。原來黑鯊一早就已經開車出去了。

那個女郎自己從床上起來，在屋中找到食物，爲自己弄了一頓早餐，吃過了之後，洗了一個澡，便用屋中的電話打出去，與她的朋友聊天。

黑鯊在夜間已經跟她講好，要她在這裏陪他幾天，他回家的時候希望見到她的。由於黑鯊對她並不差，而黑鯊又是很出得起錢，所以，她覺得留下來並不算是苦事。

但是一個人在家很悶的，所以她就打電話找人聊天了。

這個女郎一打電話，可就教那些負責偷聽電話的人頭痛得要命，因爲女人講起電話來總是又長又臭，連續講一個鐘頭亦不算太久。

尤其她是在無聊之中，什麼不重要的事情都講，而那個女郎，又不能肯定是否有特殊身份或者任務，因此她所講的話，也是每一句都要用心去聽，分析看會不會有些暗示之類。

那些電話的錄音一次一次送到莫先生的面前，讓莫先生放出來聽。司馬洛，林鈴及李敏亦都在座聽着。因爲跟蹤黑鯊的工作並不是全部時間都要由她們担任的。

假如莫先生聽得不耐煩，他並沒有做聲。但是李敏的火烈性格則是連珠炮似地爆發起來了。「豈有此理！」她說：「這眞是使我們女人面子丟盡了！哪有人這樣咀巴一停也不停的？」

司馬洛吃吃笑着：「這一類的女人是這樣的了，就是因爲她們太無聊呀，用不着做正當的工作。」

「你這個人！」李敏說：「對這種女人是最了解的人，因爲你也是最喜歡跟她們鬼混！你比黑鯊，實在也是好不了多少的！」

司馬洛只是微笑。

一面，那些佈下了天羅地網，監視着黑鯊的行動的人員亦是繼續把報告送來。

他們指出，黑鯊在外面跟幾個出賣情報的人聯絡過，而其餘的時間，則是開着車子在沈自重的住宅附近徘徊着。

毫無疑問，黑鯊是正在想辦法再下手殺死沈自重。然而沈自重在目前當然是更加不會出外了，黑鯊探聽情報來源所探到的，大概亦是如此。

「豈有此理！」李敏說：「這個人，他怎麼不需要請示上級，或者向上級報告呢？」

「因爲黑鯊是一個一流的好手，」莫先生說：「他在卜可夫手下的地位一直都是很高的，他有他的辦法，用不着卜可夫敎他怎麼做。他失敗一次，他就自己另想辦法，卜可夫也未必能夠向他提供出一個更好的辦法來的。他的任務就是要殺死沈自重，用他自己的辦法。一次不成功，他會再試第二次。他並沒有時間限制，當然，事情是越快辦妥就越好的，但是急也急不來，所以他還不需要與卜可夫聯絡！」

「而黑鯊又是一隻獨行狼，」司馬洛補充說：「假如是別人，也許會向卜可夫請救兵，叫卜可夫派些人來帮助他之類，但黑鯊却並不是如此的。黑鯊要做一件事，總是一個人做，這一點我們的記錄上也已經有證明了。」

「眞痲煩！」李敏喃喃着：「我們只有呆等下去了。」

「放心好了，」司馬洛說：「黑鯊他不論成功與否，他也終於要與卜可夫聯絡，或者會到總部去一趟的。我們的等是有價值的等。」

李敏也明白情形的確是如此的，所以也不做聲了。她只是不耐煩等，這是一件她從來最不喜歡的事。

不過另一方面，黑鯊却亦是並不好過的，因爲他這個人進行一件任務是成功的多，很少會碰到這種有如老鼠捉龜，無從入手的情形。他在沈自重的屋子附近看來看去，就是想不出一個好辦法。

沈自重不肯出來，他只有一個辦法就是進去，而進去的途徑只有兩條，一條就是硬衝，一條就是偷偷潛入去行事，但是沈自重已經有了防備，就兩條途徑都不通了。

黑鯊在晚間回到家中時，人已經很疲倦，脾氣亦很暴躁。

不過，那個女郎還在家裏等他，這却是黑鯊的一個明智的安排，在那個女郎的溫柔服侍之下，黑鯊很快便又火氣全消，鬆弛下來了。

後來躺在床上，那個女郎問道：「爲什麼你的心情這樣差呢？」

「有一宗生意進行得不順利，」黑鯊說，到處碰壁，沒有辦法做成功！」

「有時用美人計却是可以解決問題的，」那女郎說：「要不要我帮你的忙呢？」她認爲這是另一個賺錢的機會。

「不必了，」黑鯊搖搖頭，「這件事情只能用硬功，軟是不行的。」

「究竟是什麼生意，可以告訴我嗎？」那女郎問。

「我要去殺一個人，」黑鯊說：「但是却有如老鼠拉龜，無從入手！」

「唉，別胡說八道吧！」那女郎沒好氣地說着，拳頭在他的背上輕輕搥了一下，她並不相信黑鯊是一個殺手，當然這也難怪的，因爲，殺手並不是一種普通的職業。

黑鯊無可不可地聳聳肩。「我告訴了你，你不相信也就算了！」

那個女郎溫柔而技巧地替黑鯊按摩着，後來黑鯊就睡着了，她却在屋中走來走去，因爲她整天沒事可做，除了講電話之外就是睡覺，這個時間叫她睡着，可是眞不容易的。

她一面甩着自己的手臂，替人家按摩是一份相當吃力的事情，接受按摩的人倒是舒服的。不過，既然黑鯊給她如此優厚的代價，她就覺得她也應該給黑鯊以較高的水準的服務了。

後來，床頭的電話响了起來，她又連忙從廳中跑進來，却看見黑鯊已經拿起了聽筒聽了。

黑鯊雖然是睡得很熟，却也醒得相當容易。電話一响他便醒過來了。黑鯊用手掩着話筒，另一隻手揮動着，示意女郎出去避一避、那女郎只好再回到外面去，在

廳中坐着。

她是聽不到黑鯊對電話裏講一些什麼，亦無從知道這電話是誰打來的。

但是莫先生他們則是知道。

由于這電話上已搭了一條綫，有人日夜不停，每一分一秒都在偷聽的。

終于截到了一個有留心價值的電話，這電話的錄音便馬上給轉到莫先生的辦公室來。

莫先生把司馬洛與林鈴及李敏都找來了。他們三個人此時都是留在總部的休息室中等着。由于事態嚴重，他們都不敢到處去亂跑，要散步也只是在總部的廣場中散步而已。

莫先生把那段錄音放出來。他們可以聽到內容是相當簡單的。一把粗魯的聲音，用字夾雜各國文字，對黑鯊說：「你是正在睡覺嗎？」

「現在不是睡覺時間嗎？」黑鯊說。

「我還以為你是在工作！」那把聲音說：「我老是在留心報紙和收音機的新聞報告，却沒有什麼特別的新聞。」

「你省回你的時間吧。」黑鯊說：「假如事情成功了，我當然是首先通知你，你用不着等收音機報告或在看報紙的。」

「你老是躺在家裏，」那聲音說：「怎可能會有什麼成績？」

「你別教我做我的工作好嗎？」黑鯊說：「你叫我替你找的東西，我不是也已經替你找來了？這種事情不是講一聲就可以做到，而是需要時間的。」

「問題是我們的時間已不多了，」那聲音說：「這件事情必須快點辦妥！」

「我會很快辦妥的。」黑鯊說。

「什麼時候可以辦妥？」那聲音問。

「我到時會通知你。」黑鯊說。

對方很可能是還有一些什麼話要講的，但是，黑鯊則已經不耐煩地把電話掛斷了。

電話錄音，也是到此為止了。

「對方那人並沒有說他是誰。」李敏說。

「能夠以這樣權威的口氣對黑鯊講話的，」莫先生說：「當然就是黑鯊的老板了，事實上這正是卜可夫的聲音，沒有錯。黑鯊沒有死去，卜可夫也沒有死去，這兩個人，又像寃鬼復活似的，再出而為厲了！」

「那麼我們可以知道卜可夫的總部是在什麼地方了！」李敏說。

莫先生搖搖頭。「不知道。」

「但是，」李敏說：「我們有電子追踪儀器呀，只要一搭了綫，就是講一句話也可以追踪到。」

「不錯，」莫先生說：「已經追踪到了。卜可夫這個電話却不是從總部打來的，他是用郊外的電話亭。」

「自然，」司馬洛說：「我們的人趕到那座電話亭時，卜可夫是已經不在那裏了！」

「豈有此理，」李敏恨恨地罵道：「眞狡猾！」

司馬洛說道：「但是卜可夫已經在逼黑鯊了，他不耐煩起來，他會再催的，也許在下一次他就不會是用其他地方的電話了！」

× × ×

另一方面，黑鯊給卜可夫這一催，則是睡意全消了，他不再是睡覺，而是坐在床上吸着香烟。

那個女郎等了很久都不再見有什麼動靜，探頭進來看看，才發覺黑鯊原來已經講完了電話，坐在那裏，她走過來，在他的身邊坐下，埋怨地說：「怎麼你不叫我進來？」

黑鯊沒有睬她。現在黑鯊的注力是全部集中在他的事情上了。

那個女郎伏在他的身邊，拿起他的手掌在弄着。

黑鯊好一會才醒覺，問道：「你在幹什麼？」

「替你看看掌紋，」那女郎說：「既然你這樣煩惱，就給你測一測前程！」

「你會這個嗎？」黑鯊奇異地問。

「久病成醫生，」那女郎說：「我們這一類人最愛這玩意。給別人看得多了，自己總是會一些的。」

「你看見什麼？」黑鯊問。他這個人也有若干迷信。

那個女郞凝神看了一陣，搖搖頭。「沒有什麼。」

她把他的手掌放了。「睡吧。」她在床上伏下來。

「唏！」黑鯊說：「什麼沒有什麼？我的手掌又不是一片空白的，就是謊話也有幾句講呀！」

「你不喜歡聽的我就不講了。」那女郎說。

「講出來好了，」黑鯊說：「恭維的話我不要聽。」

「你在幹着什麼我不知道，」那女郎說：「但是這件事情不會成功，你最好就是收手不幹！」

「我不能放手，」黑鯊說：「這件事非做不可。」

「但是，」她坐起來，再拿起黑鯊的手掌，用手指點着，「這裏有暗青色……這條紋到這裏就斷了——」

黑鯊原來也是喜歡這個玩意的，他也明白這個女郎並不是在胡說八道。他說：「這又是什麼意思？」

「你一定要做，」那女郎嚴肅地說：「你就會有殺身之禍！」

劈拍！黑鯊的手掌快如閃電，摑在那女郎的臉上，那女郎根本不知道發生了什麼，已經整個人飛到了地上。

「沒有人能殺死我！」黑鯊尖叫起來，跳下床，又擊了一掌，那個女郎滾進了床底。

她哭着躲在床底下不敢出來，黑鯊却執住她的一隻脚把她拖出來了。

「不，不，不要打我！」她哀求地哭叫着。

黑鯊把她提起來丟在床上，不過却沒有再打她了。他深呼吸着說：「對不起，但是，你也明白，人都是不想死的！」

「我早已說過你不會喜歡聽的。」她嗚咽着。

「告訴我，」黑鯊說：「有什麼補救的方法嗎？」他又溫柔地擁着她。

那個女郎却就像碰到了毒蛇似的連忙退縮。她說：「你究竟是幹什麼的？我看

到你床底下有槍！」黑鯊的槍是收在床底下的。

一時，黑鯊的眼睛閃着危險的光芒，但隨即他又微笑。「哦，我是拍戲的，床底下那些是道具。你要不要玩玩？我拿出來給你看。」

「不必了，」那女郎搖頭搖手，「我最怕槍械，即使是假東西我也不想碰。」

她却相信黑鯊是拍戲的。她並未接觸過這這一類的殺手。她這一行業之中接觸過的打手則不少，那些是追收高利貸，向女人勒索金錢的人，那一類人，則多是用拳頭，有時也會用刀子，却不是用槍。

身上帶着槍的是警探，黑鯊却顯然並不是警探。因此他一定是拍戲的了。

「你聽我的話就收手吧，」那女郎說：「我祇會看到這些，再多，我就看不到了。」

「你不明白，」黑鯊說：「我現在不能夠收手，戲已經拍了一半，假如不拍完就血本無歸，對各方面也難以交代了！」

「那為什麼不拍下去呢？」那女郎問道。

「就是有一些情節不大理想。」黑鯊說：「有一個兇手要殺一個人，却沒有辦法成功。」

那女郎好奇地看着黑鯊。「怎麼？你的編劇家不是老早就已經把情節想好了的嗎？」

「不錯，」黑鯊說：「不過，原來的情節也是不大好，所以我們要改動一下。你知道，這是一個競爭劇烈的社會，我們必須拿出比別人好的東西才可以競爭的，就是要意想不到的情節，沒有可能之中想出一個可能的辦法來，而這個辦法又是要令人心服的。」

他忽發奇想，覺得也許當局者迷，旁觀者清，說不定這個神神化化的女郎反而能夠提供一個很好的主意的。

他對她把沈自重的屋子的情形與及他自己的處境說了出來。

當然，他不指明是他自己。他祇是說他這個電影故事。而且，拍戲也不是好的生活，除非是做大明星，不然又辛苦又收入不多，像她現在這樣，反而是舒服得多了。

「唔——」這個女郎沉吟着：「照你的講法，這件事情是根本不可能辦到的！除非……」

「除非什麼？」黑鯊問。

「開一架飛機，丟一枚大炸彈下去，連人帶屋子炸掉好了！」她說。

黑鯊又是為之啼笑皆非，對她這個提供，根本就懶得置評。

「怎麼了？」那女郎說：「難道這不行嗎？兇手的目的主要是為了殺死這個人，連屋子也一起消滅是沒有什麼關係的，這屋子是死者的屋子，而不是兇手的屋子呀！」

她手舞足蹈地形容着她的主意。「一架飛機把整座豪華的屋子炸掉，這個場面是多麼壯觀！」

黑鯊沒有做聲，這個女郎便不由得表示委屈起來。她呶着嘴說：「這個主意不好？但是你也是不能夠怪我的呀，我又不是幹這種事情的，你問我就說，假如你認為我所講的根本沒有用處，那你就當我沒有講過好了。」

「你說得對的，」黑鯊說：「你不熟行，要找一架飛機，已不是那麼容易的事情了。還要炸掉一間大屋子，我們拍整部片的本錢，都未必買得起那座屋子呢！」

「那就算了吧。」那個女郎又呶着嘴唇。

「除此之外，」黑鯊說：「我們故事裏這個兇手的風格也不是這樣的。他殺人要殺得巧妙，乾淨俐落，事情做好了之後，還要令人感到佩服的，用炸彈一炸，這就是一塌糊塗了！」

「這是沒有辦法中的辦法，」她說：「把事情做好是最要緊的呀！時間逼促，非要成功不可，還講什麼風格？你可以在故事中的其他部份多加一些細節來表現這個人的風格！」

「也許，」黑鯊打一個呵欠，「你也是講得有道理的。不過，用飛機，哪裏找一架飛機？還有炸彈！」

「你怎麼了？」她說：「別以為我眞的是什麼都不懂。起碼我是常常看電影的。你可以用剪接辦法呀，用飛機直接去炸是難的，但租架飛機飛一飛却並不難。這個鏡頭，飛機正在飛，下一個鏡頭，殺手在飛機內拉了一個掣，跟着是一個特寫，寫炸彈從飛機的肚子下跌出來——這些特寫都是不必在空中拍攝的，片場裏製造假飛機的一部份就行——下一個鏡頭看見屋子，配上炸彈下來的「噓噓」的聲音，然後屋子炸掉，這座屋子，用模型製作也可以的！」

黑鯊哈哈大笑起來，執着她的手臂搖着她。「你這個人，你倒有資格做導演，下一次，也許我找你來做導演好了！」

× × ×

第二天黃昏，莫先生、司馬洛、林鈴與李敏四個人還是在等着，研究着黑鯊的情況，李敏是特別顯得焦急的。

她說：「我們怎可以還等下去？索性把黑鯊捉起來好了，我們可以等他出去了之後潛入他的家中等着，他一回來就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把他捉住，這樣是可以活捉的。」

莫先生搖着頭，說：「還是多等一陣吧！」

李敏還是不耐煩地說：「他們可以等，我們却未必可以等呢！卜可夫已經把劉耀柱捉去了，怎麼知道他們研究成什麼程度？又怎麼知道他的神秘計劃，何時會實行？」

「他的計劃不論是什麼，」司馬洛說，「假如不等黑鯊就去實行，那是不大方便的。」

「卜可夫自己也在電話裏說時間不多了呀！」李敏說。

「因此他要趕着把沈自重殺掉！」司馬洛說。

「眞奇怪，」李敏說：「假如沈自重是有這樣大的重要性，那沈自重似乎應該向我們告密了。」

「也許，」莫先生參加意見說道：「沈自重是有一個理由暫時不肯開口的，但亦可能是卜可夫的計劃是必須要把沈自重除掉以後才敢進行，無論如何，沈自重應

該就是我們的計時工具了。而且，我們也的確不需要等得太久，因爲黑鯊已經把女郎遣走了。」

「黑鯊現在是正在幹什麼呢？」李敏問。這才是一個她眞正不知道的問題，因爲黑鯊現在正在不停地移動着，老是跑來跑去的，必須由監視他的人不時報告，才知道他是正在幹什麼。

「黑鯊現在是在沈自重的屋子附近徘徊着。」莫先生說：「他似乎亦是有老鼠拉龜無法入手之勢，他顯得很焦急，說不定不久他就會忍不住而做出什麼魯莽的行徑來了。」

「我却不希望他太魯莽了。」司馬洛說道，「他太魯莽，他是會死掉的，他死掉了，就不能夠把我帶到卜可夫的總部去了。」

× × ×

黑鯊的確是暴躁而焦急，把車子在沈自重的屋子的遠遠近近開來開去，觀察着形勢，找尋着一條可以下手的途徑。

其實他對這裏的形勢是閉上了眼睛都認得的，到這裏來看根本就沒有用處，實在沒有什麼辦法可以刺殺沈自重的，他倒不如回到家裏去休息好些了。

最後他也是如此，他在黃昏的時候就回到屋子裏去了，屋子裏沒有了那個人，他得不到溫柔的安撫，這對他的暴躁心情是更加沒有幫助了。

而不久，卜可夫的電話又來了。

卜可夫的電話一來，倒使莫先生他們大爲緊張，由於莫先生與司馬洛，林鈴，李敏都是在一起，因此卜可夫這個電話的內容就給用電子儀器直接轉到莫先生的總部的辦公室來。

但是電子儀器仍然測出卜可夫這個電話是利用郊外的公用電話打的，雖然馬上就有人員趕到這座電話亭去，却是不大可能趕得及，公用電話太多了，他們不能夠每一個都守着。

他們聽見卜可夫的聲音說：「你的成績如何了？」

黑鯊又是大表不耐煩。他說：「我已經講過了，假如有什麼進展，你第一個會得到通知。」

「你不耐煩，我却比你更不耐煩。」卜可夫說：「我們眞的是沒有時間了，你究竟什麼時候可以把事情辦好，給我一個範圍。」

「媽的！」黑鯊說：「我不是工廠，我需要的是時間。」

「有些事情可以用巧妙而花時間的方法做。」卜可夫說：「但是亦可以省時間而比較粗糙的辦法，我知道你的，你是個藝術家，但是這一次，你可以破例放棄你的藝術價值嗎？」

卜可夫充滿諷刺的口氣，却也是剛剛刺中了黑鯊的心事，黑鯊憤怒地深呼吸着。他說：「好吧，你要快，我就快好了，不過我需要一些材料和用具，而這些是我手頭沒有的。」

「我叫人送來給你？」卜可夫問。

「不必了，」黑鯊躁急地說：「我回來拿。」

黑鯊馬上就掛了電話。

而這句「回來拿」，也即是要回到總部去。

果然，在一個小時之後，黑鯊的車子已經回到了卜可夫的總部，卜可夫在一座殘舊的貨倉的旁邊看着黑鯊的車子駛來，看着黑鯊下了車。

這個總部，就是在一座巨大的工廠裏面的。

這裏本來是一座紡織廠，有許多廠房及停車場，工人宿舍貨倉等等，佔了很大的面積，因爲是在郊區的，地皮不很值錢，所以面積能夠有這麼大。而這座紡織廠在幾年前已經倒閉了，機器都已搬走，祇剩下了空而殘舊的廠房。

卜可夫就是拿這裏作他的總部，他在這裏的人亦不是很多，並不是佔了每一座廠房，有些廠房是仍然空置着的，所以這裏本來清冷，他進佔了之後亦並未熱鬧起來。

這裏雖然不是一間科學工廠，但是到底是一間工廠，有很多合適裝設科學研究設備的地方——由於它本來亦是要有一個科學研究部門，處理品質的改良，人造纖維的合成成份，染料的組合等等的——卜可夫在這裏裝置好他的科學研究器材，並非一件困難的事情。

此外，這工廠的空地外圍亦是有鐵絲網攔着，不必再進一步加工裝設防止外人闖入的設備。這些條件對卜可夫都是有利的，因此卜可夫的總部設在這裏就沒有那麼容易給人查出來了。

尤其是這裏也根本沒有近隣，任何接近的人，都可以斷定，必然是可疑的人物了。

卜可夫冷冷地看着黑鯊下了車。

黑鯊對他點點頭說：「你們這裏的成績如何了？」

「很理想，」卜可夫說：「不然我也不會催得你那麼急了，也因此，現在最值得開心的還是，你那邊的進度，又是如何了？」

「還好，」黑鯊說：「我今天晚上就要動手，現在，我回來就是拿一些我要應用的材料。」

「什麼材料？」卜可夫問。

「炸藥！」黑鯊說：「一部舊車子，和一個司機。」

「呀，」卜可夫說：「我看，你是終於想到了一個好辦法了。」

「不是好辦法，」黑鯊咬着牙說：「這並不是一個配合我的作風的辦法，不過既然你這麼急，那我也祇好先把事情做成了再算了。」

「能夠把事情做成功的辦法就是好辦法！」卜可夫說。

黑鯊此時的心情仍然並不好的。他說：「每一個人做事都有一種偏愛的方式，譬如你，你就不是一定要利用子午石才能夠做成功一件大事，你也有很多其他的方法可以發大財，但是，你却偏偏要來玩這個。」

卜可夫的臉一沉。

他也是一個極不高興受到批評的人，不過到底他對黑鯊是尊敬得多的，不想對黑鯊發脾氣，所以他就技巧地說：「我來担心我的事情，你担心你的事情好了。你要怎麼做，說出來吧。」

「我要用兩部車子裝了炸藥。」黑鯊說：「一部車，由我駕駛，另一部車由你派一個人駕駛，我要把沈自重連人帶屋炸掉！」

「同歸於盡？」卜可夫皺着眉頭問。

「不是，」黑鯊搖搖頭：「兩部車子都是要經過略爲改裝的，人跳了下車之後，車子仍能繼續前進。兩部車都裝炸藥，第二部車是在車頭上裝炸藥，衝向沈自重花園的門口，人在途中跳下來，車子撞上去，把攔路的鐵門炸掉，跟着第二部車子就可以通行而直駛進去。這第二部車子會裝着了更多炸藥，把整座屋子都炸得剩下地上一個大洞。」

這個其實就是那個女郎所提出來的辦法，不過用的不是飛機而是車子，因爲黑鯊知道飛機是不容易找到的。

「這個計劃也不差呀。」卜可夫狡猾地微笑着，「有什麼不好呢？」

黑鯊仍然認爲不好的，不過也懶得作那許多辯駁了，他祇是揮揮手說：「我要用的人和東西，你這裏是有的。」

「可以辦到，」卜可夫說：「既然如此，事不宜遲，馬上就動手吧！」

但是就在此時，忽然廠房各處警鐘大鳴起來。

卜可夫與黑鯊都爲之一愕，連忙四面張望。

「發生了什麼事？」黑鯊充滿疑惑地問。

「有神秘的電波發現。」卜可夫的一個手下這樣叫着跑過來。

「什麼神秘電波？」黑鯊狐疑地問。

那個手下擧擧手中拿着的一隻儀器，叫着：「我現在正在探測電波的來源。」他手中拿着的，果然是一隻探測電波的儀器。

卜可夫說：「你也知道，黑鯊，我們這裏是有很嚴密的保安措施的，尤其是關於電波，我們有一座無綫電波探測站，假如有人發電外出，就是探測出來，而警鐘也會響起來了。」

黑鯊不由自主地感到一陣陰冷，說道：「你是仍然懷疑你這裏可能有手下出賣你？」

「這種事是永遠都要提防的，」卜可夫說：「目前，我知道沒有人出賣我，但我還是要提防，假如我不提防，人們就會認爲我是容易出賣的，那麼本來沒有的事情亦會出現了，所謂物必先腐後虫生，等到腫了時再想辦法，就已經太遲了。」

黑鯊還是感到很不舒服，有一種不祥的感覺，他說：「現在却發現了電波。」

「也許是警報系統誤觸吧，」卜可夫說：「防備的系統太敏感，有時就是會有這毛病的！」

黑鯊並不相信這是誤觸那麼簡單，因爲他也是不相信巧合的。

跟着，那個拿着儀器的手下忽然叫起來：「在這裏，在這裏！」

「那是我的車子。」黑鯊吼叫道。

因爲那個手下就是指着黑鯊開來的那部名貴汽車。

卜可夫對這樣事情則是不肯講什麼情面或者留什麼面子的了，他吼道：「查清楚！」

那個手下拿着儀器繞着車子走着，黑鯊看到那隻儀器上果然有一盞紅燈正在急急地一閃一閃着，這就不是誤觸了。

後來那個手下蹲低身子，鑽到車底下，跟着又鑽出來，叫道：「就是在這裏，車子的擋泥板的底面裝着一隻無綫電發波器。」

卜可夫轉問黑鯊，黑鯊則連解釋的時間亦不願意浪費了，他大驚叫道：「拆下來。」

「不，不，」卜可夫叫道：「不要去碰。」

那個手下，當然是服從卜可夫的命令的。

卜可夫又轉對黑鯊。「你眞本領，竟然把這樣一件東西帶到我這裏來。」

「一定是那個女的。」黑鯊怒不可遏地吼叫：「她是個間諜，她要活下去也難了！」

他認爲此事必然是個陪他的女郎所幹的了，因爲除了她之外，他想不出還有什麼別人可能做到這件事，假如這個女郎是在身邊的話，黑鯊很可能根本不給她辯白的機會就把她殺掉了。

卜可夫也非常生氣，不過他知這件事情決不是黑鯊在作怪，因此他對黑鯊吼道：「快把車子開走。」

「爲什麼不拆掉——？」

「這東西是用來跟蹤的，」卜可夫說：「在這裏拆掉即是說這裏是目的地，你開到遠遠，把車子毀掉，讓跟蹤的人慢慢走好了。」

黑鯊覺得這樣也是很有道理，而且事不宜遲，便馬上跳上車子，卜可夫叫道：「我派部車跟你走，把你的人載回來。」

黑鯊把車子開動了，繞過一間廠房，再繞過另一間廠房，忽然，他看見卜可夫在一間廠房旁邊出現，手中却是提着一挺火箭炮。

黑鯊恐怖地大叫起來道：「不要！不要！」

他的人身困車中，而車子又是正在行駛着的，要逃走也來不及了。

卜可夫的火箭炮蓬的吐出一朶火，一隻火箭彈射出，在這樣近的距離之下，黑鯊亦是無法扭開車子閃避。他的車子就這樣給炸得碎掉了。人也是碎得不存在了。

卜可夫把火箭炮放下來，臉上仍然是烏雲密佈的。一個手下在他的身邊出現，戰戰兢兢地說：「老——老板！你——殺了他！」

「爲甚麼我不能殺他？」卜可夫說。

那個手下也是很害怕卜可夫的，他並不認爲批評卜可夫的作爲是一個好主意，因此他亦不敢直言，他祇是不做聲。

卜可夫看着那還在冒青烟，而車子已經留下碎片的地方，自言自語地說：「我知道，你的意思是，我們需要黑鯊，因爲我們是還要一個殺手的，而黑鯊乃是個一流的殺手！不過，黑鯊對我們威脅很大，有人能夠在他的車子藏下一隻無綫電波器，那即是說他已經給人跟得很緊。他很難再把行蹤守秘。我相信他是已退步了。總之，壯士斷臂，把他消滅掉就算了！」

「不能夠……」那個手下囁嚅着說：「不能够……等他回來之後才動手嗎？」

「黑鯊是一個殺手，」卜可夫說：「我不是一個殺手。假如我讓他有機會細細想清楚之後才動手，那麼也許不是我殺死他，而是他殺死我了！」

「呃——」那個手下吶吶着說：「我的意思是，你剛才說，假如在這裏把那個發電波器毀滅，那麼，對方知道電波在這裏消失了，就一定會到這裏來調查——」

「別傻吧！」卜可夫冷笑起來，「難道黑鯊把車子開到遠處去才加以毀滅，我就可以放心嗎？不，他的車子到過這個地方來，這個地方就有被發現的可能性了。假如換了是你，你又能不能安枕呢？」

那個手下不做聲了。他不夠能否認，卜可夫所說的是對的。

卜可夫呆呆地站在那裏思索着。

那個手下過了一陣又問道：「既然這個地方是已經有危險了，那麼我們——」

「祇有一個辦法，」卜可夫說：「我們放棄這個地方好了。」

「放棄這裏？」那個手下說：「我們有這許多設備在這裏，假如放棄——」

「這不是比較落在別人手中更好嗎？」卜可夫說：「來！你去傳令準備撤退，重要的東西帶走，」他一轉身，「我去跟劉耀柱講講！」

他馬上就匆匆跑進去，穿過了幾座廠房，到了其中一間作實驗用的廠房。那裏一間房間的門口有兩個武裝的守衛把守着，不過卜可夫來了，他們當然是不會攔阻的，所以卜可夫可以順利地進入這房間之內。

卜可夫看見劉耀柱好像是正在玩遊戲似的，靠在椅子上，夢一般凝視着空中。

這空中有一隻模型飛機浮着，却不是在飛行，祇是浮着，好像被一條綫吊在那裏似的，其實亦並不是給一條綫吊着。它祇是沒有了重量。

門一打開，空氣給門推得流動了，這飛機便移來移去。

劉耀柱吃吃笑着。「你看，控制得多麼好，不會升上去，亦不會墮下來。」

他到底是一個科學家，一切都以科學爲上，現在，他在研究上有了一些成績，便不由得沾沾自喜，其他的事情，暫時都忘記了。

那飛機忽然開始下降，跌下來，跌在地上。

「用完了，」劉耀柱嘆一口氣，「假如這飛機能夠自動補充，它就可以無限制地浮在空中了。」

卜可夫不耐煩地說：「別玩了，我們要走了。」

「到甚麼地方去？」劉耀柱問：「我沒有空，我還要工作。」

「我們要搬家，」卜可夫氣急敗壞地說：「假如不搬，那你就連工作的地方也沒有了。」

「那爲甚麼要搬家？」劉耀柱又問：「這裏又有什麼不好？」

卜可夫雖然很不耐煩，但却不能夠不把當前的情形對劉耀柱講清楚。

「這不可能呀！」劉耀柱說：「要搬許多天才能搬完的！」

「祇搬重要的東西，」卜可夫又不耐煩地說：「我知道你會說每一件都是重要的東西，但是設備方面，祇要用錢買得到就可以放棄，這就不太難吧？」

「這個……這個……」劉耀柱說：「我看也要兩天……唔……一天……唔……總之必須要幾個鐘頭的時間了。」

劉耀柱明白事情的嚴重性，所以把時間一減再減，亦即是把他認爲非帶走不可的東西一部份一部份地放棄，直至祇剩下了非帶走不可的。

「讓我來帮你的忙！」卜可夫說。

他自己雖然是一個負責指揮的人，本來搬運的工作，他祇要指揮手下進行就夠了，但是他對這個却是不能夠放心。

因此他就要親自動手，這也如劉耀柱的處境一樣。劉耀柱對他這些東西非常之重視，絕對不願意假手他人。

劉耀柱指揮着：「你先把那些電掣的插頭拔下來。這隻機器非要搬走不可，因爲子午石就是要用這個機器磨成粉的。」

在這個地方，做這件事情，卜可夫也不能夠不接受劉耀柱的指揮了，他一面拔那些電掣一面說：「子午石也是很重要的，也必須搬走。」

「子午石當然更重要，」劉耀柱說：「事實上還是最重要的！沒有子午石，這些儀器全部都沒有用處了。沒有原料而祇有儀器，那是太笑話了。」

「子午石呢？」卜可夫問道。

「都在這裏了，」劉耀柱說：「你看，我已經割開成爲小塊，都放在這些瓶子中。」

「讓我先把這個搬走吧！」卜可夫說道。

劉耀柱亦不能夠反對。不錯，事實上，最值得搬的東西還是那些子午石。

卜可夫抱着那幾隻瓶子的其中一隻走出門口，一面低聲對其中一個守在門口的手下說：「監視着他。」

那個人點點頭。

卜可夫並不信任劉耀柱，因爲他是已經企圖逃走過一次的，現在，形勢亂起來，說不定劉耀柱又會企圖再度逃走了。

劉耀柱在實驗室中走來走去，弄弄這個弄弄那個，門外那二個卜可夫的手下小心地監視着他，不過却沒有辦法看得出劉耀柱所做的究竟是應該做的事情，抑或是用來拖延時間的事情。他們的科學知識水準不夠，是難以判斷的。

卜可夫拿着瓶子走出去時，另一個手下跑過來報告：「高空發現有一架飛機飛過。」

「那麼快？」卜可夫咬著牙說：「不過也不要緊了，反正我們是要走了，你，傳令大家小心提防着，分佈在每一個戰略性的地方準備抵抗。他們來得太快，我們搬遷不及時就要開火把他們抵抗住。」

那個手下點着頭領命而去。

卜可夫又在後面補充着叫道：「別忘記，少開一些燈，這裏是一座棄置的廠房，不應該有許多活動，也不應該有許多燈的。」

卜可夫自己，則是走在燈光很亮的地方。

他這裏這座廠房是最大的，面積大而又夠高，又沒有窗子，裏面開了燈，燈光亦是不會外洩的。

那外面，本來放置許多紡織機器的地方已經搬空了，騰出來了一大塊空地。卜可夫就走到這廠內的空地中，而他的手下已經把地面上的一片長方形大鋼板掀了起來，那裏原來有一個黑暗的方洞，方洞的邊緣還有一度鐵梯搭着，乃是通到地面之下的。

看來卜可夫並不是要大隊人馬開車逃走之類，而是要採取這個遁地的方式。

卜可夫挽着那瓶子午石，沿着鐵梯爬進了洞內。

而在外面，他的對手來得眞快。

司馬洛、林鈴及李敏已經率領莫先生手下的一批人員，到了這工廠最外圍的鐵絲網之外了。

剛才那架在高空上飛過的飛機，果然是來做偵察的工作的。

他們是一直留心着黑鯊那部車子的去向，跟蹤着車子發出來的電波訊號，一直跟到這附近時，電波訊號忽然就完了，沒有了，消失了。

正如卜可夫所猜的，雖然電波沒有了，但是因爲電波是在這個地方消失的，他們也猜得到的，必定是這個地方有問題。

也許黑鯊忽然發現了那發電波器，便將之除去了，但總部很可能就在這附近。

但是亦有另一個可能性，就是黑鯊是在前往總部的途中忽然發現了電波，便將之除去而繼續前進。

不過這另一個可能性是較弱的。黑鯊的車子給裝上了那儀器這麼久都沒有發現，難道偏偏要車行在荒郊中的時候才發現嗎？應該是他到達了總部，總部有儀器把那些電波探測出來了。

而這附近有一個很理想的地方可以作爲卜可夫的總部的，就是那座空置了的紡織廠。

於是他們就要找一架飛機來視察一下了，他們是在追蹤的途中一直沒有見到黑鯊的車子的，祇是靠着電波的指引才知道黑鯊的車子的方向，所以無從斷定黑鯊的車子究竟是遭遇了甚麼。

飛機則是可以看到的。

而當飛機一直前來偵察時，司馬洛、林鈴及李敏等就已潛近了這工廠外圍的鐵絲網了，他們不想浪費時間。

無綫電中傳來飛機上的人員的通話：「黑鯊的車子已經不見了，我們在空中是一目了然，可以望得很遠的，而照你們所講的時間，他的車子不可能是開得遠到我們看不見的地方。這附近全是山野，車子仍在開行，就可以看到。」

「也可能是躲進了樹林中？」司馬洛問。

「有這個可能，這樣我們就看不到了，」飛機上的人說：「不過躲在樹林中有甚麼用處呢？看來可能性最高的還是開進了這工廠的其中一間廠房裏面，這樣我們就看不到了。」

「對，」司馬洛說：「我也是這樣想的。」

莫先生的聲音也插進無綫電中來了。莫先生此時，還是正在總部担任着指揮一切。

他說：「初步假定，總部就是在這工廠。假如是如此的話，他們雖然是找到了一個好地方，却是並沒有可逃之路！我很容易就可以封鎖每一條可逃之路。而因爲這附近沒有別的工廠，沒有別的屋子，甚麼都沒有，他們想找地方躲躲也不行！」

「但是，」李敏插嘴說道：「假如我的記性沒有錯，這裏是有一條河的，這條河流經廠內，直通出大海。」

「不錯，」莫先生說：「但假如他們是乘船由這河逃走的話，那是更不聰明了。我們有飛機，坐船怎麼能與飛機鬥快呢？一定會給截住的。」

飛機上那人的聲音說：「我沒有看見有船，假如有船，一定要停在水上的。」

「那他們似乎不會是用船那麼笨了！」司馬洛說。

「不過，」飛機上的人又說：「我却觀察不到這工廠裏有甚麼活動。」

「這並不就是等於說工廠裏沒有古怪，」林鈴說：「你們試他一試好了！」

「對，」莫先生說：「試他一試。」

試的方法就是用直升飛機。

那工廠中，現在差不多每一間廠房的頂上都有一個持槍的人伏在那裏，在黑暗之中戒備着的。不久之後，其中一個持槍的人就看見有一架直升機飛來了，在空中停住。

跟着，直升機的機腹下就像生蛋似的吐出了一個光球，那就是一隻照明彈。

那個時候守衛的人給那照明彈的亮光炫着眼睛，大爲慌張，連忙舉槍發射。

他的距離太遠一些了，而且那光亦炫着他的眼睛，使他不易射得準，同時，那直升機在空中看來似乎是一個相當大的目標，但是要射時却是一個並不大的目標。

在直升機上面的人，情形又不同了。他們有充足的準備。其中的一個神槍手已戴上了黑眼罩抵抗着照明彈的强光，他可以很容易地舉起精良的裝有望遠鏡瞄準器的長槍來，瞄準，放了幾槍。

在廠房頂上這個槍手被擊中了，大叫一聲，飛離了原位，向下直跌，「托」的一聲跌到地面上。假如那槍彈沒有把他射死，一跌亦是會使他送命。

其他各處的人亦紛紛向直升機開火。

直升機再度升高。

果然已經試出來了。有這許多人埋伏着抵抗的地方，還會不是卜可夫的總部？

「行了，」莫先生的聲音從無綫電中傳出來說道：「這就是我們要找的地方，我們可以攻進去了。」

「我們在這裏可以很容易攻進去。」司馬洛說。

「你得小心點，」莫先生馬上警告道：「別忘記他們還有黑鯊在裏面，黑鯊是一個一級殺手！」

「這個是心裏有數了，」司馬洛說：「這一次，我們是要跟他攤一攤牌了。」

「你們等，」莫先生這時簡直是命令他們，「你們不要妄動！先等我們的資料來。」

因爲，司馬洛他們到底是忽忽忙忙跟蹤着趕到這個地方來的，對那鐵絲網內的情形還未知道得清楚。起碼對地勢及那些廠房的分佈是還未知得清楚，假如貿然闖進去，那會是相當吃虧的。（未完・九）

鐵胆傲骨

兩度生死劫 一劍傲兇神

藍田玉・文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石中堅擊敗巫山三怪後，又遭關外二叟攔殺，要搶奪鬼劍，危急間，幸得恨天姥姥師徒解圍，事後，石中堅擬覓一靜地行功療傷，巧遇龍衣仙子，向他歪纏不休，石中堅爲擺脫龍衣仙子，正欲竄入一座樹林之際，驀見一長眉老者率衆攔截去路，龍衣仙子挺身與長眉老者激鬥，石中堅却被長眉老者手下六名兇徒圍攻，石中堅施出師門絕學「急如星火」殺死其中二名兇徒後，石中堅也傷重不支，閉目蹲下，餘下四名兇徒見機不可失，聯袂向石中堅撲擊，就在這間不容髮當兒，幸仇方玉趕到，一掌震退四兇，這時四兇雖懾於來人威勢，但却仍把石中堅圍住……

仇方玉冷然一笑，張目掃視四人。

石中堅眼望着仇方玉說道：「若非仇兄及時趕到，兄弟便無端的傷在他們手下了！」

仇方玉冷眼逼視着四人，應道：「這些人和石兄有仇嗎？」

「兄弟和他們素昧平生，不知何故，他們要把兄弟制於死地……」

石中堅一語未完，忽然記起了師父的話，「除了那用匕首傷了師父之人外，其他之人，都在找師父報仇。」這些人向他貿然出手，可能就是這個原因！

他心裏正在想着，仇方玉笑道：「兄弟想問石兄一件事情，不知可否明告？」

石中堅心頭一震，道：「什麼事？兄弟知無不言！」

「石兄可知『太極寶鏡』的來歷及用處嗎？」

仇方玉這突然一問，頓使石中堅怔了一怔，道：「太極寶鏡，兄弟並未聽說過，仇兄曾見過太極寶鏡嗎？」

仇方玉心頭微微一震，略一沉思，說道：「兄弟也未曾見過，只是曾聽人說過而已。」

原來一葉道長把「太極寶鏡」交給仇方玉的用意，是要他把寶鏡轉交給石中堅，可是寶鏡在身，仇方玉頓時生了貪心，他惟恐石中堅知道其中的經過，是以先出言相詢，現見他既然不知，索性把這件武林人物夢寐欲求的寶鏡，自己留了下來。就是將來見到一葉道長就說沒有找到石中堅也無不可……

心念一決，又自說道：「聽說要開啓那寶鏡，必須用『太極寶鑰』，而且那寶鏡更有極大的妙用，但那寶鏡和那寶鑰是在何處，至今尚無人知道。」

說完，內心歡愉的傲然一笑。

石中堅有如丈二金剛摸不着頭腦，問道：「仇兄知道那寶鏡的用處嗎？」

仇方玉得意的一笑，道：「聽說那寶鏡可以尅制任何歹毒的兵器，而且寶鏡之上，還註載着獨步武林的奇絕武學！」

石中堅正欲開口，忽聽那長眉老者，暴聲喝道：「我尚志遠，若不把妳這『魔頭』毀在掌下，誓不爲人！」

這喝聲有如晴天霹靂，震的石中堅耳鼓嗡嗡，幾乎站立不穩。

仇方玉向鬥場一瞥，回顧石中堅面色鐵青，不禁吃了一驚，問道：「石兄受傷了嗎？」

石中堅點點頭道：「兄弟中了『天行一尊』一記金剛掌，內傷尚未痊癒！」

仇方玉心頭一震，脫口說道：「石兄請速離此地，調息療傷，這幾人由兄弟打發！」

話聲未落，四人暴喝聲中，一齊揮掌攻來。

仇方玉冷喝一聲：「回去！」施出師門絕學「乾坤倒轉」手法，雙臂揮動之間，已把四人掌力從容化解，同時，身軀的溜溜一轉，雙掌疾如閃電而出，向四人各攻一掌。

這四掌神速絕倫，凌厲無儔，四人爲勢所逼，連連向後退去。

仇方玉把四人逼退之時，右手一拉石中堅，說了一聲：「快走。」身軀一閃，倏然掠到三丈以外。

四個青衫人，雖被仇方玉逼退，但他們却不肯讓他把石中堅從容帶走，大喝聲中，又自飛身攻到。

仇方玉聽風辨位，知道四人撲擊攻來，當下一鬆石中堅的左手，說道：「石兄快走，兄弟先擋他們一陣！」

身影幌處，有如穿花彩蝶般，靈巧絕倫的分攻四人。

石中堅明白良機一失不會再來，說了一聲：「有勞仇兄！」立即縱身一躍穿入林中。

長眉老者雖和「龍衣仙子」打得難分難解，但石中堅的舉動，他却非常留心，一見他穿入林中，不由暴怒至極，厲嘯一聲，「呼呼」連劈兩掌。

「龍衣仙子」見這二掌，威猛驚人，自然也不敢貿然硬接，嬌軀閃處，疾退數尺！

就在她後退之際，長眉老者灰影一閃，「嗖」的一聲逕向密林撲去。

「龍衣仙子」吃了一驚，也自緊追過去。

石中堅穿入密林，立即運足了僅有的力量，一逕向前飛奔。

他此時，雖然全力前奔，但却非常緩慢，待他穿過密林，長眉老者已僅距離他十數丈遠近了。

石中堅又往前飛掠了數丈，眼光到處，不由大吃一驚。

原來前面是一道深不見底的斷崖，右面飛瀑驚天，無路可走，只有左面是一道深約四五十丈的狹谷，谷內梅樹如林，一片青葱。

若在平時，石中堅自然不懼，此時他內傷發作，縱然是道狹小的谷道，他也視若畏途。

就在他徬徨不知所措的當兒——

長眉老者已掠到他的身後，冷喝聲中，一掌猛劈而至。

× × ×

石中堅大吃一驚，爲勢所逼，驀然把「鬼劍」揣入懷中，縱身向左旁的狹谷中跳下。

他對自己的授藝恩師，甚是尊敬，縱然自己摔死，也不能讓人家把「鬼劍」得去，是以把劍揣入懷中之後，猛然向谷中跳去。

他雖然知道，自己傷勢甚重，勢必活活摔死，但求生的本能，却潛伏在他的心中。

就在他快要落入梅花林時，猛然一提眞氣，雙臂一張，緩住了急瀉而下的身子，他到底是身具上乘武學之人，借這一緩之勢，雙腿一伸，「叭噠」一聲，腳落實地。

他雖然已腳踏實地，但却覺得雙目突然一花，眼前一暗，踉蹌後退三四步，一交跌倒地上！

他急忙的揉了一下眼睛，凝目一掃，不禁大吃一驚，只見四週一片漆黑，伸手難見五指，一切，都使他難以分辨。他幾乎懷疑自己的眼睛失明了！

但是那是不可能的，他知道在沒有落入這梅花林內之前，一切都可清晰分辨，爲何跌入林內之後，大地忽然變成漆黑？而且山野的一切，也都悄然不見？……

這種怪異的景象，使他暫時忘記了內腑的傷勢，他感覺得十分奇怪！

於是——他緩緩的站了起來，移動腳步，向前走去。

那知——他腳步剛一移動，驀然眼前現出一道汪洋大海，頓使他吃了一驚，霍地收住了雙腳。

說也奇怪，他雙腳收回來後，那汪洋大海也忽然消失了。

這一來——頓時引起了他的好奇之心，暗道：「這是什麼原因？」

心想間，又自抬腿往左旁走去，那知眼前突然出現重重山影，而且慢慢的向他壓來，他大吃一驚，急忙又把右腿收回，同時心裏也忽然明白過來，暗道：「對啦，自己一定跌在什麼陣式裏面了！」

這一來，他不禁萬念俱灰，自言自語的說道：「完蛋啦，我石中堅，大仇未報，就這樣糊裏糊塗的，死在這鬼陣式之內嗎？……」

他越想越傷心，忍不住虎目中，淚水簌簌而下。

突然——內腑之中，一陣隱痛，四肢軟綿無力，使他驀然想起了自己內傷的嚴重。

他知道唯一之途，先把傷勢療癒之後，再設法脫出這陣式之中，於是，緩緩的閉上雙目，行功療傷。

他一身功力已得自「鬼劍客」的百年眞元，再加上「千年獨角獸的靈角」，已使他功力增加了半個甲子，不過，他尚不自知而已。

片刻之後，他靈台方寸間，雜念立消，一股清和之氣，自玄府丹田之間，進入十二經天。

反覆運轉了兩次之後，立又歸入丹田，化成了一團晶瑩小球。

約頓飯時光，他額角之上，已隱現汗水，俊美的蛋臉兒，也由鐵青之色，變了紅潤的光彩。

突然間——

他「哇」的噴出了一口紫色淤血，頓覺心情一爽，精神也陡然大振，他知道內腑的傷勢已經癒好，倏然睜開了雙眸。

眼前仍是漆黑一片，和剛才一樣，伸手難見五指。

於是——他又感覺得困擾異常。因爲他知道，凡是不通九宮八卦，神算奇術之人，一但被困入陣中，此生就休想活着離開。

他不諳奇術之學，要想脫身，豈不是比登天還難嗎？

就在他心中大爲惶恐的當兒——突然聽到一陣極其低微的幽幽長嘆道：「十五年了，我老人家仍然摸不出這個『梅林花樹陣』，是按什麼鬼東西編排的，唉！這個臉可丟大啦！」

石中堅聽得心頭一震，暗道：「什麼，居然有人被困了十五年……。」敢情他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於是，他又凝神傾聽。

片刻之後，那蒼老低微的聲音，又自說道：「我就不信，神算子老小子有這樣大的本領，他既然不肯說出脫陣之法，我老人家就不告訴他那件大事……。」

石中堅本是極端聰明之人，他略一沉思，立即知道這話聲蒼老之人，是被那個算神子騙來，毫無疑問，以他說出那件大事，以交換脫陣的條件。

於是，他內心中，對那個神算子的所爲大爲痛恨，暗道：「我若是脫出陣外，第一個先把那個神算子幹掉！」

他不知爲何居然對那個話聲蒼老之人，生出同情之心，覺得那個話聲蒼老之人，是一個和睦可親的老人。

石中堅心在想着，突聽一陣鏗鏘的笑聲道：「閣下考慮的結果如何？」

那蒼老的聲音，喝罵道：「神算子，你這個老烏龜王八蛋，就算你把我老人家再困上十年，也休想從我口裏說出那件大事的半個字來。」

「難道你忍心見武林之中，浩難臨頭嗎？」

那蒼老的聲音，嘿嘿笑道：「你別想再以這冠冕堂皇的話來騙我，難道武林之中，已知道你把我老人家困在這鬼陣之中嗎？嘿嘿！恐怕未必吧！」

「想不到你已是行將就木的人，還這樣頑固逞強。」

蒼老的話音，發出一陣不屑的冷笑，並沒有回答。

鏗鏘的聲音又道：「這樣好啦，你既然不願說出那件武林秘密大事，我神算子也不便相強，不過我希望你能把『太極寶鏡』的所在告訴兄弟。」

石中堅聽得心頭一震，他已從這鏗鏘的話聲中，判斷出「太極寶鏡」似乎關係着一件武林大事，如果不然的話，仇方玉也不會突然問他了，於是，他又凝耳傾聽下去。

只聽那蒼老聲音冷冷罵道：「你這個老烏龜王八蛋，居然異想天開，想動起『太極寶鏡』的念頭來了，嘿嘿，告訴你也是無用，太極寶鏡已被我老人家摔到死谷之中啦，你如有種，不妨自己去取！」

石中堅聽得心頭又是一震，他不禁為那寶鏡可惜，但他又覺得奇怪，為甚麼武林人物對那死谷這等戒懼……

忽聽那鏗鏘的聲音，又道：「閣下又何必這樣大動肝火，我神算子再給你半年時間攷慮，到時希望閣下能為武林同道着想，賜予薄面！」

蒼老的聲音，冷笑兩聲，大罵道：「你少在我老人家面前，賣弄口舌，烏龜兒子做美夢，就是再過六十年，你也別想知道。」

一陣鏗鏘的笑聲，漸漸由近而遠，顯然此人已經走遠了。

石中堅已明白那發着蒼老話聲之人，所以被神算子困在陣中，自然是為了那件武林大事，和那「太極寶鏡」，但他聽仇方玉說開啓「太極寶鏡」，就必須要有「太極寶鑰」，難道那太極鑰，是在神算子的手裏不成？

他正在想着——忽聽那蒼老的聲音，嘆道：「難道我千面客，當眞被那烏龜兒子再困上半年不成？」

此言一出，石中堅吃了一驚，暗道：「甚麼？這發着蒼老聲音之人是師父的好友，千面客……」

正待開口相詢，忽聽那蒼老聲音恨恨的說道：「我千面客不給他點眼色瞧瞧，誓不為人！」

這一句話，石中堅可聽得清楚了，他再也按耐不住，於是開口叫道：「你老人家是千面客老前輩嗎？晚輩叫石中堅，是『鬼劍客』的徒弟！」

那知——他此言一出，那蒼老之音，突然冷冷罵道：「嘿嘿！你這個小王八蛋，居然敢來騙我，我那老友，從來就沒有收過徒弟。」

石中堅聞言一怔，暗道：「不知為何他老人家不信我的話……。」

一念末了，「千面客」又自嘿嘿說道：「你說是我老友的徒弟，可有甚麼信物證明嗎？」

這口氣比剛才和緩了不少。

「恩師把『鬼劍』交與晚輩，並且命晚輩首先找尋老前輩。」

石中堅說至此頓了一頓，又道：「不過這鬼陣伸手難見五指，縱有恩師的利劍為證，恐怕老前輩也無法看到。」

千面客突然放聲大笑道：「很好很好，既然你身懷『鬼劍』，這鬼陣就毫無作用了。」

此言一出，石中堅恍然大悟，知道這陣圖不難破去，當下探手入懷，取出「鬼劍」，振腕一抖，熠熠劍芒，突然暴射而出。

劍芒閃處，突然響起一陣「克察察」連響，眼前驀然一亮，黑暗立即消失！

抬頭一望，只見明月當頭，羣星閃爍，已經是夜幕深深了！

石中堅心情大振，正待再次抖劍，忽聽千面客說道：「小娃兒，是你在拆烏陣嗎？」

「不錯，若非老前輩提醒，晚輩倒把『鬼劍』的威力疏忽了！」

千面客哈哈一笑，道：「不經一事，不長一智，你過來吧！」

石中堅聽音辨位，知道千面客老前輩距離自己並不太遠，當下振劍劃閃出數道冷芒，跨步向左側走去。

此時，石中堅內腑的傷勢已完全復原，功力也增進不少，他雖輕輕的振腕抖劍，但森森劍芒却暴射出尋丈之外。但聽一陣連響，又是一片「梅樹」倒落地上。

眼光到處，只見一個蓬頭散髮，衣衫襤褸，面如垢土的怪樣老者，活像一個殭屍似的，雙目緊閉，盤膝坐在地上。

石中堅嚇了一跳，忖道：「敢情這位衣衫襤褸的老者，就是『千面客』老前輩了！」驚心之下，他不禁下意識的倒吸了一口冷氣。

忽見那衣衫襤褸的老者嘴角微動，發着蒼老的嗓門，說道：「過來，讓我老人家瞧瞧！」

石中堅心頭一震，開口叫了一聲：「老前輩！」走到千面客的身旁。

千面客雙目突然一睜，射出兩道如電的神光，在石中堅的臉上轉了一轉，哈哈大笑道：「很好很好！『鬼劍客』有你這樣的徒弟，死也安心了！」

說至此，面色倏然一肅，又道：「你師父已經查出那用七首傷他之人嗎？」

石中堅泫然說道：「師父已經……」

話未說完，兩行清淚已順腮流下。

千面客心中一震，知道老友已死，禁不住長嘆了一聲，道：「想不到十餘年不見，老友已成故人，唉……」他話似未完，長嘆一聲，便倏然住口。

石中堅泫然說道：「晚輩一定要查出那暗中用七首傷了師父之人，把他碎屍萬段！」

千面客突然想起了一件大事，雙目神光一閃，說道：「你師父在謝世之前，曾告訴過你『太極寶鏡』的秘密嗎？」

石中堅歛神說道：「當時有許多武林高手圍攻師父，師父只告訴晚輩找尋老前

輩！」

千面客正色說道：「如此你先去辦兩件大事，第一先到括蒼山『風雲洞』，憑你手中鬼劍為證，找無上老道去索取『太極寶鏡』，第二件事去找名重武林的紅面尊者，因為此人可能就是主謀，害死你師父之人。」

說至此仰天嘆了口氣，又道：「另外尚有幾件大事，待你把寶鏡取到手後，我老人家再告訴於你。」

石中堅目眦欲裂，知道這些事情與自己關係至大，尤其那紅面尊者，更是老奸巨滑，鬼計多端，當下，歛容說道：「晚輩敬遵老前輩之命，不知將來如何才能再與老前輩相會。」

千面客突然肅容，道：「如果你我的緣份未盡，天南地北總有相會之日，現在你快些走吧。」

說完，雙目倏然一閉。

石中堅知道這位老前輩是位玩世不恭之人，如今面色肅然，事態定必嚴重，當即脫口說了聲：「老前輩多多保重。」身軀一幌，宛似巨鶴掠空一般，「刷」的閃到梅樹陣外。

他知道師父要自己找千面客自然關係至大，千面客說的一切，自然也如同師命，於是，他決定先到「括蒼山」風雲洞找無上老道，待取到寶鏡之後，再找紅面尊者為恩師報仇。

心念一決，倏然展開身形，直向谷外掠去。此時，月色正濃，陣陣的山風，送來了「沙沙」的樹葉聲，遠處，不時的傳來夜梟怒啼，使這深山狹谷之中，平添了一分淒涼的意味。

這些——石中堅並沒有放在心上，他只是一逕飛行，想着，如何才能找出那用七首傷了師父之人。

就在石中堅默默沉思，向前飛行的當兒——

驀然——

「嘿嘿」一陣冷笑之聲，傳入他的耳中。

這突然而來的刺耳笑聲，頓使石中堅大吃一驚，猛可的穩住身形，凝目循聲瞧去。

但見眼前青蔥一片，除了一些嶙峋突石，和稀疏的樹影之外，四野一片寂靜，根本沒有半點人影。

這一來，石中堅心頭又是一震，下意識的後退了兩步。

突然——那嶙峋突石之間，又響起一陣喋喋怪笑。笑聲陰氣森森，有如鬼哭神泣一般，令人聽來心胆俱裂。

石中堅聽得怒火大起，冷聲喝道：「尊駕何必故弄玄虛，有種就出來亮亮像，讓石某見識見識。」一語甫落，那突石之間，赫然閃出四條人影。

這四人穿着一式一樣，都是短褲短衫，一色血紅，一個個頭似笆斗，面色猙獰，宛如魅影一般「沙沙」走將過來。

就在四人現身的同時——那稀疏的樹影下，霍然又閃出了五條人影。那五人全身黑衣，面色也是漆黑，正是心黑手辣的「五常兄弟」。

那九人剛自現身，又是一陣刺耳冷笑，傳播而至。隨着笑聲，又是出現了二條人影。

石中堅運目一掃，不禁氣的雙目噴火，原來二人竟有用「金剛掌」震傷他內腑的「天行一尊」。

「天行一尊」冷笑聲中，有如天馬行空一般，閃電掠到石中堅的身前。

這時——那四個猙獰紅衣人，和「五常兄弟」，已由前後包圍過來，但那和「天行一尊」同時現身之人，却面色洒然的站在一丈之外。

石中堅冷笑一聲，喝道：「天行一尊，你想以人多為勝嗎？」

天行一尊在石中堅的臉上微微一瞥，突然出現一臉獰笑，道：「只要你乖乖的把『鬼劍』交將出來，我老人家一聲令下便饒你不死。」

石中堅面色陡然大變，厲聲喝道：「今宵小爺要報數日前的一掌之仇。」

話聲未落，呼的一掌猛然劈出！「天行一尊」自然不會把石中堅放在心上，冷笑一聲，右掌一翻一轉之間，已捲起一股潛力迎攻過去。

那知——

和對方的掌力一接，突覺右臂一麻，雙肩搖幌，幾乎站立不穩。

這一來，大大的出乎「天行一尊」的意料之外，只見對方雖然後退了一步，但神態之間，却顯出一臉不屑之色。

「天行一尊」乃是受人極端尊敬之人，尤其在衆目睽睽下，僅把對方震退了一步，老臉上實在有點掛不住，冷喝一聲，霍霍疾出兩掌。

這二掌威猛詭異，石中堅震驚之下，被逼的後退數尺。

「天行一尊」見機不可失，正待運掌追擊之際——

突然一陣怪笑之聲，劃空傳來，隨着笑聲，驀然出現了一胖一瘦，兩個各極其醜的怪人。

「天行一尊」一見兩人，倏然疾退了數尺，哈哈笑道：「原來是南北二奇兩位老兄駕到，咱們兄弟，已十幾年沒有見面了。」

南疆火叟「嘿嘿」笑道：「好說好說，咱們兄弟又見面了。」

北河冰魔一見當面之人，正是跳落死谷的石中堅時，不由怔了一怔，說道：「這娃兒已被兄弟逼下『死谷』，想不到他竟然沒有死去。」

此言一出，「天行一尊」心中不禁一震，心想：「這娃兒既然跳落「死谷」沒有死去，將來後患無窮。」

一念及此，殺機大起，但他仍然不露聲色的向北河冰魔笑道：「兩位若是為了這娃兒而來，可說是志同道合了。」說着，倏然向石中堅欺去。

南北二奇見「天行一尊」向石中堅欺去，也自冷笑一聲，逼了過去。

石中堅早已怒火大起，霍然揮手取出「鬼劍」，振腕一抖，熠熠劍芒，暴射出一道冷鋒。

「天行一尊」冷笑一聲，膝不曲，腿不彎，「刷」的欺到石中堅身前，右掌疾如閃電。

× × ×

石中堅與「天行一尊」，南北二奇，

動手之際，驀聽一聲悶雷似的大喝道：「住手！」緊跟着一條五花繽紛身影，「嗖」的穿入鬥場之中！

此突來之變，不禁使三人心頭大震，霍然疾退數尺。

「天行一尊」躍退之際，定神一看，心中不由大吃一驚，脫口叫了一聲：「鬼劍客！」

不錯！來者，果眞就是名駭一世的——「鬼劍客」！

石中堅當時也是一怔，情不自禁，一收劍芒，脫口叫道：「師父！」

因爲出現在他面前的，正是一個身着紅、白、黑三色相雜的長衫怪人，這不就是他授藝恩師的打扮嗎？

但奇怪的是——石中堅眼見其恩師「鬼劍客」，被數十名當代高手，毀斃在那荒野深山的小石屋中。

莫非他並沒有死？……

不然在三位頂尖高手，聯擊石中堅的緊要關頭，「鬼劍客」何以會突然現身，這倒的確不能不令人感到迷惘！

「天行一尊」與南北二奇，對於「鬼劍客」的重現，更是驚駭失色。

難道這是「鬼劍客」的幽魂嗎？

沉寂！緊張！籠罩着四周，沒有人輕易動彈一下，全都急促的喘息着，準備應付眼前一場將要來臨的浩大無邊的江湖血刦！

驀然！「鬼劍客」仰首縱身，哈哈大笑三聲，冷冷的不屑道：「好無恥的傢伙，虧你們身爲武林前輩，竟然聯擊一後生晚輩，還不能取勝，看你們今後還有什麼臉面再見江湖同道？……」

說此頓了頓，指着一旁出神的「天行一尊」，冷冷的罵道：「你這面善心惡，口蜜腹劍的傢伙，以爲所做所爲，人不知鬼不覺，可是你休想瞞過老夫，只待事實證明，老夫再找你算帳，將你罪名揭曉江湖。」

「天行一尊」此時聽得不但未顯怒容，反而由怒變笑，看去一副慈祥的微笑道：「鬼劍客，你是眞是假，實有問題，鬼劍客之死，江湖中，誰人不知，誰人不曉，你敢揭開面具衣服，證明你是眞是假嗎？」好厲害的「天行一尊」！

他竟不答理鬼劍客的說話，而反問起來。

「鬼劍客」當時一怔，不禁暗自罵道：「好狡猾的傢伙，以後，老俠要你有好看的！」

心裏罵着，嘴上却冷冷笑了一聲，叱道：「鬼劍客誰敢假冒，你若不信，老夫讓你見識兩招，不要說你『天行一尊』一個，就是再來十個，也要你碎屍萬段！」

「天行一尊」不禁心頭一震，氣得說不出話來。

他乃身爲江湖領袖人物，一向橫行江湖，從未有人敢在他面前，放肆過一點，一時豈能聽得進這些傲慢的話。任他性高氣傲，但，他對「鬼劍客」武功造詣之高，心中有數，就憑當今武林人物，眞還沒人是其對手。

「鬼劍客」如果不是招人暗擊，也許至今還顯赫江湖。

他一點也沒有言過其實，如眞動上手，十個「天行一尊」這流的人，眞未必是他的敵手……

「天行一尊」此時氣在心裏，臉上表情依然如故，哂然微笑道：「閣下武功雖高，但有道是，天外有天，人外有人，事隔三十年，你敢出此大言嗎？閣下不要太自命不凡了！」

「鬼劍客」冷冷一笑道：「廢話少說，你那金剛掌法，老夫已然聽說，現在我不與你多說，只要你能在我徒兒手下，走過五招，就算你能勝老夫！」

「天行一尊」聽後，下意識的望了石中堅一眼。

他突然冷笑一聲，因爲石中堅曾吃過他一掌，雖然他奇怪，石中堅何以還活至今日未死，但，他還未將石中堅這小娃兒放在眼中。

他心中有數，就是石中堅武功再高，但，他年齡有限，只憑他自己的經驗與內功修爲，也不怕勝不了這眼前的小娃兒。

此時——

石中堅一直楞楞的望着「鬼劍客」。

他奇怪，迷惘！

難道他的授藝恩師，果眞沒有死嗎？

照這「鬼劍客」的口吻看來，分明是他恩師無疑，無論任何一處，都看不出是假的。

但，此時已不許他多想，不由側首掃了「天行一尊」一眼。

他恨——恨這無情的世界，奚落他，冷淡他，使他沒有一點溫暖，成爲一個孤單的流浪漢，整日面臨着的，全是他的敵人。

他更恨——更恨這假仁假義的「天行一尊」，曾經用「金剛掌」，打得他成了白痴，幾乎喪失了性命。

他要報仇——報所有對他輕視之人的仇，尤其是「天行一尊」！

當時他臉泛殺機，探手至懷，「嗆」的一聲，抽出「鬼劍」，冷冷的瞪着「天行一尊」，朝「鬼劍客」躬身道：「恩師之諭，徒兒遵命，五招之內，徒兒必將這江湖敗類除去，以去武林之害，及徒兒心頭之恨！」

「鬼劍客」微微一笑，點了點頭，道：「此時尚不能讓他死去，只須割去他兩隻耳朵即可！」

不錯！「鬼劍客」有他的想法，因爲「天行一尊」爲江湖中人所敬重的，如果此時讓他死去，不但不能證明其罪行，反而會成爲江湖之罪人。

石中堅是何等聰慧之人，這道理豈會想不通，當時點首應是，說道：「弟子遵諭！」

話聲方畢，一揚手中「鬼劍」，冷冷叱道：「可惡的『天行一尊』，動手吧，在下此時要報一掌之仇！」

「天行一尊」此刻氣憤已極，當着南北二奇之面，豈能丟此臉面，不禁一聲冷笑暴喝道：「老夫念你年幼，先讓你三招，再與你走兩招，以決勝負！」

石中堅雖然也知「天行一尊」並非好鬥人物，尤其以前的教訓，早已有了戒懼之心。

但，倔強的他，此時不禁冷然一笑，高傲的仰首笑道：「不必了！」

「天行一尊」一咬鋼牙，揚着劍眉，怒目瞪着石中堅，尤其石中堅那輕狂的態度，眞使他痛恨至極，當時怒喝道：「聽到沒有，說讓你三招就是三招，那來這些廢話！」

石中堅仰首又是哈哈大笑，不屑的口氣說道：「你不後悔？」

「天行一尊」當時那能再忍，不禁重重的一跺脚，破口罵道：「討厭的小鬼，你再嚕嗦！……」

石中堅冷冷的點着頭，驀地裏，只見一道劍芒，還未看出石中堅手臂動作，圈出了三道劍芒，一吐一收。他這動作之快，連他自己都無法深信，這會是出自於他的手？

數日之前，他那武功如與此時相比，眞是天淵之別，眞有大巫見小巫之感。

這是什麼原因呢？其實這沒有什麼可以奇怪的，因爲他自從服用「千年獨角獸」之角後，經他在林陣中的調息，功力又已大進。

此時——「天行一尊」突然嚇了一跳，身形急忙一閃，定神一看——

原來石中堅三招只是憑空的虛式，任意的揚手揮舞了三下，而收勢停手。

這不但是「天行一尊」及南北二奇大驚失色，竟連「鬼劍客」看得也大讚不已，暗吃一驚。

好厲害的石中堅，如果留他於江湖，後果眞不堪設想！

「天行一尊」此時陡起毒念——他絕對不能讓石中堅這小娃兒活下去，以成後患，到時無法收拾，將來會使他身敗名裂，無容身之地。

驀然——石中堅冷喝一聲道：「你一定要讓在下三招，此時三招已過，餘下兩招，如果你不先動手，我可不客氣，要先下手啦！」

一向自命不凡，武功高臻化境的「天行一尊」，簡直是氣爆了肺，可是他乃江湖名盛之人，又無法將氣發洩於外。

此時——他已蓄勢待發，雙掌暗集眞元之氣，點首微笑道：「小娃兒你就先動手吧！」

石中堅縱聲狂笑，驀地，一抖右手，喝道：「第一招！」

劍隨聲出，快速絕倫，只見一道長約一丈七八之鋒芒，如同電閃般，劃空刺向「天行一尊」頭頂「眉心」要穴。他這出手之快，以及內功修爲之深，已是當今之世，武林中所罕見？

但——「天行一尊」是何等人物，雖然心有懼意，却依然手脚不亂，沉着應戰，面露不屑之色。

此時眼見石中堅劍芒已至，他早已蓄勢之雙掌，也朝石中堅劈去——

他這出手，已是氣頭之上，誓必一掌毀掉石中堅，以故，用出八九成功力，閃身之下，雙掌推出。

石中堅心中已知自己功力大進，勇氣倍增，對於「天行一尊」雖然心中有一些顧慮，但於衆目之下，倔強的脾氣，使他毫無遲疑，左脚朝旁邁出一步，身形微一幌動，手中「鬼劍」，跟着一偏。

此刻「天行一尊」大吃一驚，眼見自己掌勢走空，「鬼劍」鋒芒已至，背脊頓生一股冷汗，欲想避閃，已然不及。

只聽他一聲慘叫，一條血柱，由左耳處噴出，潛意識的探手一摸，左耳已然被石中堅的手中「鬼劍」割掉。

他幾曾落此慘狀，一招之內，讓對方說割耳朶，耳朶就被割掉，今後還有什麼臉面見江湖中人，而且對方只不過是個初出茅廬的小娃兒。

石中堅冷冷的瞪着「天行一尊」，心裏却異常高興。

他眞沒有想到，「天行一尊」會傷在他的手下，心中之恨，不由大消，驀地，長嘯一聲，吐出滿腹之恨。

此時——沒有一個人不大驚失色，楞楞的站着無語，均以一副驚訝的眼睛，打量着石中堅——

「天行一尊」及南北二奇，都與石中堅動過手。

可是他們就再也想不到，幾日之隔，石中堅武功，竟然如此大進，簡直大反常情，令人難以置信。這當兒，四周又變成一片死寂，緊張！

驀然間——「天行一尊」長嘯一聲，嘯作龍吟，響澈雲霄，繚繞山谷，不絕於耳，內功之深，震人心弦。

嘯聲之中，凄然冷喝一聲道：「今日一劍之仇，再逢之日，必定償還！」

話聲一落，他單足輕點，縱身飄然而去。

石中堅看得心中大怒，「鬼劍」一抖，暴喝一聲道：「那裏去！」

劍芒已緊隨刺去，身形跟着縱起。就當他這一刺一起之際，驀聽「鬼劍客」一聲大喝道：「讓他去吧！」

石中堅豈敢有違師命，聞聲收勢，滿臉疑惑的神色，問道：「爲什麼放他？」

「鬼劍客」微微一笑道：「他乃江湖名重聲隆的人物，必須於衆目之下，揭發其罪行然後再下手，你已使他無臉再見江湖同道之人，何必不讓他走呢？」

石中堅聽得直點着頭，不再多問，心裏反而湧上一股興奮，心中暗暗的冷哼了一聲，忖道：「我石中堅終於吐了一口氣，江湖中最負盛名的人物，也傷在我的手下，哼哼！總有一天，我要你們一個也活不了，要你們不死就成殘廢！」

他這可怕的想法，實在令人泛寒意！

「鬼劍客」此時，掃了石中堅一眼，不禁驟然一驚，只見石中堅滿臉寒霜，殺機倏現，一副可怕的神色，兩眼平直的望在遙遠的山峯上。

他知道石中堅此時的心裏，是在想些什麼？

可是他沒有立即去喚醒石中堅，只是讓石中堅沉於幻想中，冷冷的瞪了一旁出神的南北二奇一眼。

南北二奇同時心頭一震，原本望着石中堅的眼睛，跟着移開。

他們此時，簡直爲石中堅的驚世武技，嚇得目瞪口呆，就憑「天行一尊」這等揚名江湖的頂尖一流高手，幾乎無人敢輕舉與其動手，竟被年齡小小的石中堅，一招之中，割掉一隻耳朶，含羞而去。如果這非他親眼目睹，任誰說，恐也難令人置信。兩人一想，心知留此，凶多吉少，不如早些離此，往後再作對付的打算。

就在他們縱身欲走之時，驀然，石中堅手中「鬼劍」一揚，頓時劃出一道銀白光芒，擋在南北二奇身前。

南北二奇爲此突來之變，暗吃一驚，背脊冒起一股冷汗，朝後一閃身，退出了兩步之遠，臉色跟着驟然大變。

石中堅冷傲一笑，道：「你們等下走，我有話問你們！」

他這說話的語氣，以及口吻，簡直就是在下命令，可是南北二奇，此時早已魂飛天外，根本沒聽出，只是心裏揣測，石中堅此時要對他們說什麽話呢？

這兩個闖蕩江湖數十年的老傢伙，可說見多識廣，經驗閱歷極深，一向自命不凡，江湖上簡直可以說，沒有幾個人在他們南火北冰眼中。

可是他們今天算是遇上了石中堅這小煞星，幾招驚世武功，使他倆感到相形之下，難以倫比。

怕……

第一次掠入他們的腦際。

半晌，石中堅見他們兩人一語未出，當時冷然一哼道：「我現在問你們兩件事，須從實回答，如有半句虛語，當心我手下無情，要你們橫屍荒山！」

南疆火叟脾氣最大，一向狂傲至極，此時聽石中堅對他們如此輕視，不禁臉色驟然變得鐵青，一跺腳罵道：「小子，有屁快放，你以爲咱們哥倆怕你不成，你也不打聽打聽！……」

他雖說得理直氣壯，這是因爲他們也是江湖久負盛名的高手，豈能屈服於一個初出江湖的小娃兒。有道是：身可殺，志不可屈。

石中堅忽的哈哈大笑，但，忽的又一斂狂笑，冷冷的一哼，叱道：「你少逞口舌之強，如果你不從實回答我的問題，嘿嘿……」

北河冰魔當時也是氣極，咬得鋼牙格格作響，喝道：「少嚕嗦，有話快說！」

石中堅冷然一笑，不屑的道：「好！我先問你第一件事，適才與『天行一尊』同時出現的人是誰？因爲什麽，轉瞬之間，不知去向？」

的確，跟「天行一尊」同時出現的那一個人，是誰呢？何以又突然不見？

南北二奇聞後也感到一陣迷惘，流目四掃，那有半個人影，留於此處的，只不過他們兩人，以及鬼劍客、石中堅等四個人。

兩人微一揣測，不禁搖了搖頭，道：「咱們不認識此人！」

石中堅倏然一聲怒喝道：「你們敢再說一句不認識！」

南北二奇倏然一沉臉色，極不高興的道：「告訴你不認識就不認識，江湖道上根本就沒有這麽一個人，你若不信，問你師父即知，看他是否認識此人？」

石中堅見兩人說得一本正經，不像有詐，不禁有些奇怪。

那人到底是誰呢？爲什麽出現之後，又人不知鬼不覺的悄悄離去，其來的目的何在呢？

他實在無法知道，也無法揣測出一個道理，於是望了望「鬼劍客」，欲想從他師父神色中，看出一點情形。

驀然！「鬼劍客」神秘地朝石中堅一笑，又突然急促的道：「要他們快走！」

×　×　×

「鬼劍客」如此一說，不但石中堅感到不解，就是南北二奇，都不知所以然，不禁疑惑的望着「鬼劍客」。

他爲什麽要南北二奇馬上離去呢？

石中堅不是還有事要問他們嗎？

可是此時石中堅豈能有違師命，望了其恩師一眼，只見「鬼劍客」若無其事的，立在一旁，沉默無語，似在平心靜氣的想着一件事情。

石中堅不敢打擾恩師的沉默，只有搖了搖頭，朝着南北二奇怒喝道：「要你們快走，莫非還沒有聽到，還呆在這兒幹什麽？」

南北二奇爲石中堅這一怒喝，而驚醒過來，試想他們面對這兩個怪人，豈不心寒。

此時一聽石中堅怒喝，要他們走，正中下懷，一縱身朝山下疾馳而去——

就在他們身形方縱起之時，南北二奇冷冷的說了一聲道：「咱們後會有期，走着瞧吧！……」話猶未畢，兩人已然消逝得無影無踪，不知去向。

石中堅看得這些江湖成名人物，一個個屈服在他的武功之下，而亡命逃竄，那副狼狽的模樣，表面上還做出不屑的神色，眞使石中堅高興得忍不住哈！哈！哈！……的仰首縱聲狂笑不止。

笑聲之中，蘊含着無限內力，幾乎山搖地動，百谷迴音，久久不絕於耳，震得人心弦微痛，耳鼓嗡然。

誰會想到石中堅的內修功力，竟在短短數日之中，增加百倍。

「鬼劍客」一直在旁靜觀石中堅之一舉一動。

他爲石中堅高興，可是他突然又爲這整個江湖担憂起來，在他的想像之中，也許不久的日子裏，江湖會被石中堅鬧翻了。他不禁黯然神傷的長嘆了一聲，搖頭不止。

可是奇怪！「鬼劍客」不是與石中堅同樣的仇恨這世界嗎？

爲什麽，他又突然爲這江湖担起憂來？人心多變，眞使人難以捉摸，難道是「鬼劍客」死後復活，感謝上蒼好生之德，對人們起了種憐愛之心？

「鬼劍客」緩緩走向石中堅身旁，輕輕撫摸了石中堅的頭頂。

這突來之舉，使出神的石中堅吃了一驚，而醒過來，回頭一看，急忙跪了下去，口中在說：「師父……」

師父兩字方出，他人還沒有跪下，就被「鬼劍客」一手托起，和顏正色的截住了他的話，嘆了一口氣，說道：「孩子，我是……」

我是什麽還未說出，突然將話頓住，側首望向左側一片樹林，冷然喝道：「何方朋友，躲躲藏藏算得了什麽，既然前來，何不讓兄弟拜識拜識！」

石中堅正在靜聽「鬼劍客」要說的話，突然又有變故，心裏感到一陣子不愉快，但心裏還不住的想着「鬼劍客」所說的話——我是……

是什麽呢？就在他思忖的刹那間，只

見一條黑影，從左側林內閃出，並傳來一陣嘿嘿的怪聲。

石中堅看得不禁暗吃一驚，心忖道：「這不就是與『天行一尊』同時出現，而又神秘消逝的那個，使人不知其來歷的人嗎？」

不錯！這正是那個人，石中堅相信他自己，絕對不會記錯了，因爲那與「天行一尊」同時出現的人，給石中堅的印象極深。

一個年逾八旬，蒼老得幾乎已無法走路的怪老人，身着一件綠色長衫，而且衣袖半長不短，露出兩隻枯乾的手臂小腿，簡直可說奇形怪狀。

此人武功之高，端的驚人，只見他微一晃肩，如同脫韁怒馬，「嗖」的一聲，忽然停身在「鬼劍客」的身前。

「鬼劍客」面露冷笑，佇立未動，一直緊瞪着來人，一語不發。

石中堅被這一件一件突來之事，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當時一鎖劍眉，雙肩微晃，正待掠至來者身前。

驀然——來者用手一揮，冷聲喝道：「小娃兒，站遠些，不許過來！」

石中堅不禁一怔，果然停身站住，楞楞的望着來人的背影，他眞不知是何道理，竟然爲對方語氣中的威嚴所懾，無形中沒有反抗的力量。

他幾時如此過？沒有——簡直可以說沒有過，誰也沒有使他如此馴服過，要他站住，他就沒有動彈一下。

這來的怪老人，話中所帶威嚴，當可想而知。可是他又是誰呢？

石中堅正在思忖之際，驀地裏，怪老人嘿嘿一陣怪笑，指着「鬼劍客」，怪聲怪氣的道：「老兄本領果眞不小，『天行一尊』竟然都被你這老傢伙瞞過……」

「鬼劍客」聽得縱聲大笑道：「二指神通，果眞不凡，兄弟早就猜出，你沒有離去，也早知你看出兄弟的本來面目，可是你爲何不當塲揭穿呢？」

石中堅愈聽愈覺奇怪，眞不知兩個人在說些什麽？

此時被稱「二指神通」的老怪物，又嘿嘿的怪笑了幾聲，道：「千面客的事，兄弟還有什麽話可說。」

石中堅聽得大吃一驚，還顧得了什麽，一個箭步，竄至「鬼劍客」身前，滿臉疑惑的神色，大聲問道：「你……你……你是千面客老前輩，而不是晚輩的授業恩師？」

「不是的，人死豈能復活，我是千面客，因你處身險境，才假冒老友打扮，孩子，你會生氣嗎？」說畢，身形一轉，反手在臉上一摸，當他身子仍回原地，面對石中堅時，他再也不是「鬼劍客」的樣子了。

他不正是千面客嗎？但，現在並沒有其他的人看到，這出現的「鬼劍客」，原來就是他生死之交的老友「千面客」，利用精密的易容術，化裝成「鬼劍客」的替身，而亂人眼目。

只是他還沒有辦法，瞞得過狡猾的「二指神通」。

「千面客」除去「鬼劍客」的打扮後，微微一笑，爲石中堅介紹「二指神通」，慈祥的說道：「孩子！這是『二指神通』老前輩，四十年前，他是你師父與我的知交之友，但他極少出現江湖，所以認識他的人爲數甚少，就像『神秘客』似的，人們只知其名，而未見其人……」

說此，頓了頓，石中堅却接着說道：「老前輩怎會跟『天行一尊』這種人相處一起？」

「二指神通」嘿嘿的怪笑了兩聲，聳聳肩道：「我所以此次重涉江湖，而且又跟『天行一尊』那傢伙一起，自然有我的打算，因爲我正要從他那裏，探測一件關係重大的案子。」

「千面客」不解的問道：「是什麽案件？」

他雖然如此問着，但心裏却想到，「二指神通」不但武功高深，而且能神機妙算，百事皆通。

既然「二指神通」打入「天行一尊」的圈內，要想探查一件案子，自然不會錯得了的。

「二指神通」朝「千面客」與石中堅神秘的一笑，輕聲輕語的說道：「這案子關係整個江湖風雲，也就是關於『鬼劍客』的被害……」

說此突然一頓，嚥了嚥口水，又道：「你們千萬不可說了出去，並且多注意『神秘客』那老傢伙，衆多人中，他的嫌疑最大，我先走了，不然『天行一尊』要起了疑心……」

話猶未歇，只見他身形一晃，「嗖」的一聲，眼前不過黑影一閃，「二指神通」已然進入林中，不知去向。

石中堅聽得正在出神，可是還未待他開口想問，「二指神通」已經消逝不見。

他只有搖頭長嘆一聲，暗讚「二指神通」武功高深莫測，性情怪僻，一看便知，並非等閒之人。

「千面客」拍了拍石中堅的肩道：「孩子，不用担心，『二指神通』辦事，十拿九穩，絕無做不成功的事，他已然出面管這件事，我們就等着他找出禍首，至於『神秘客』，確實可疑……」

石中堅點了點頭，道：「不錯，他是有點可疑。」

「千面客」聽得好生奇怪，不禁一皺眉頭，問道：「孩子，難道你見過『神秘客』嗎？」

石中堅搖了搖頭，聳聳肩，說道：「晚輩雖然未見『神秘客』是何模樣，但却見過他的身影。」

於是石中堅將荒山中遇到「神秘客」的情形，一一的告知「千面客」，並探手至懷，取出一七首，交予「千面客」。

「千面客」接過七首，沉吟半晌，不住的點着頭，面上突然千端百變。

驀然！「千面客」側首疑惑的問道：「孩子！你這是那兒得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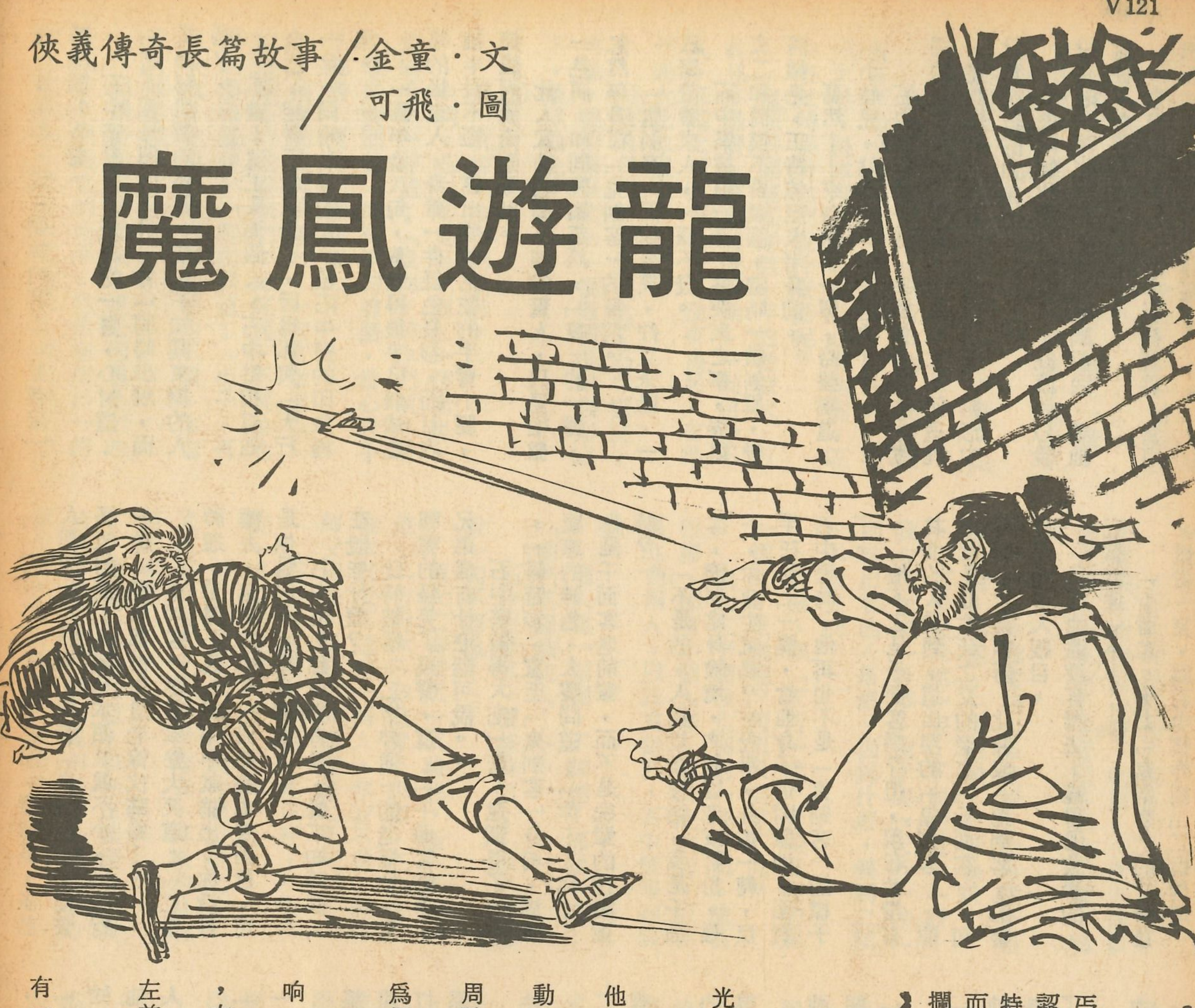
石中堅聽後，面上不由頓泛殺機，冷冷的道：「這就是恩師臨終時，從身上取下，交予晚輩，爲恩師尋此仇人，結果晚輩發覺此七首即是『神秘客』的……」

說此，復探手至懷，取出一張白紙，交給「千面客」道：「老前輩！你看了這個，就可以證明了是『神秘客』無疑！」

（未完・八）

俠義傳奇長篇故事／金童·文　可飛·圖

魔鳳遊龍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江玉南偕同三鳳、金長久、高泰，抱着入虎穴、搗龍潭的精神，進入青石樓，要揭破丐帮帮主周鵬原是魔教中人，混入丐帮，篡位奪權，誅除異己的陰謀，周鵬一因自恃人多勢衆，二爲三鳳挺身指證，乃自認不諱，周鵬早有預謀，青石樓下，早已佈下天羅地網，不慮江玉南等能活着離去，不特沒有立刻出手，且好整以暇地說要施展魔教奇功給江玉南等見識一下，他右手揚起，而早就被他所制的丐帮三長老中居中一位的頂門拍去，此時金長久已被丐帮叛徒王長老攔住，無法發出飛刀，去阻止周鵬的行動，但金劍銀衫已人劍疾出，飛撲周鵬……

查魔教內幕　勸反戈一擊

畢長老橫裏躍出，右手一抬，一片烏光飛起，阻擋了田榮。

兵刃相擊，响起了一聲金鐵交鳴。

三鳳道：「江少俠，快出手，不能讓他那一掌拍出。」

她口中喝叫江玉南出手，人却先行發動。

右手揚處，數道銀綫疾飛而出，電射周鵬。

畢、王兩位長老都已出手，已無法再爲周鵬阻擋這些銀針的襲擊。

兵刃聲，呼喝聲，响成一片。

飛出的銀針，帶起一絲破空的輕微聲响。

但周鵬仍然警覺到了，身軀橫移兩尺，右手仍然拍在長老的頂門之上。

兩枚銀針掠着周鵬的身側而過，擦着左首一個長老的耳際飛去。

當眞是毫厘之差。

三鳳也暗暗吁一口氣，只要她銀針再有一點偏差，那銀針上就要射中一個長老的身上。

那針上淬有劇毒，只要射中一點，那長老非死不可。

但幸好沒有射中。

奇跡出現了，那頂門被擊中一掌的居中長老，突然站起了身子。

他神情有些木然，呆呆的望着周鵬。

周鵬冷笑一聲，道：「去！把幾個人給我殺了。」

居中長老目光轉注到江玉南等身上，緩緩向前行了過來。

金長久高聲道：「你是葛長老吧？」

他久走江湖，對丐帮中一些有名的長老，就算沒有見過，也都有個耳聞。

這位葛長老，乃是丐帮中最有名氣的四位之一，人稱碎碑手的葛山。

這個人金長久見過，在丐帮長老之中，是以掌力馳名，眞有一掌開碑之能。

開碑、碎石的掌力，再加上他的奇巧的身法，配合着淩厲絕倫的掌力，綠林道上之人，不知道有多少人已死傷在他的掌下。

葛山在丐帮中升上了長老的地位，在江湖也闖出了赫赫的威名。

葛山未理會金長久的喝問，仍然舉步向前行去。

金長久緬刀一揮，劃出了一道寒芒，道：「葛兄，再不理會兄弟，那就別怪兄弟要出手了。」

葛山仍未回答。

三鳳高聲說道：「他已經神智痳木，不可理喻了。」

金長久大喝一聲，一刀斬去。

葛山左臂一揚，噹的一聲，竟然把鋒利的緬刀震開。

他全身無傷，只有衣袖爲刀鋒削去了一大截。

金長久呆了一呆，向後退了一步。

葛山却直欺上來，呼的一聲，劈出了一掌。

他掌力雄渾，迫得金長久不由自主的向後退了三步。

江玉南低聲說道：「金塘主，他臂上帶有鐵葉護臂，可出封擋兵刄，雖利刀利刄，亦難傷得。」

金長久道：「原來如此，我還以爲他眞的練成刀槍不入的神功了。」

葛山又逼了上來，攻出一掌，劈向金長久的前胸。

金長久緬刀飛舞，化作一片寒芒，疾轉葛山的前胸、咽喉。

這葛山雖然神智不清，但他的武功，却並未失去。

眼看一片刀光，轉飛過來，立刻連揮雙臂。

他兩隻小臂上，都戴着鐵葉護臂，有如兩根鐵棍一般，但聞一陣乒乒乓乓的金鐵交鳴之聲，金長久的緬刀，都被封了出去。

這時，江玉南已緩步行了過去。

王長老一橫身，攔住了江玉南，道：「站住。」

江玉南冷冷說道：「我來自雲頂神府，神府和丐帮，一向交誼不錯，兩位都已經看到了他們神智受制後的情景，西方魔教的武功，究非正道，邪惡、殘酷，兩位如若還明是非，就該三思在下之言。」

口中在和兩人說話，兩眼却不時注意着周鵬的舉動。

王長老似是被江玉南幾句話，說的心神不安，緩緩垂下頭去，竟向一側退了兩步。

畢長老輕輕吁一口氣，閃身避到了王長老的身邊。

這變化，很意外。

江玉南未料到這麽容易就說服了兩位長老。

周鵬却大爲震動，他本來，要揮掌拍向另兩位盤膝而坐的長老，但江玉南和田榮虎視眈眈的盯住他，隨時準備施襲的樣子，使他不敢稍有分心神。

他寄望於王、畢兩位長老的，來攔阻兩人。

但王、畢兩長老的突然閃退的變化，更使他不敢稍分心神。

三鳳雙手中各握着兩把銀針，隨時可以出手，也對周鵬構成了極大的威脅。

在場三人，都是絕頂高手，一個失神，就可能送掉性命。

周鵬眼看形勢有了變化，心中急怒交加，但他表面上，仍然保持了鎭靜，冷冷說道：「王飛，你這是什麽意思？」

王長老王飛苦笑一下，道：「帮主，聽了神府江少俠一番話，使在下有些心中不安的很。」

周鵬道：「有什麽不安的，你們和我合作，快三年了……」

王飛接道：「不錯，但帮主告訴我們的只是想重整丐帮，使丐帮在江湖上的聲譽、光輝，掩過了少林、武當，却沒有說明，你是西方魔教中的弟子……」

周鵬冷笑一聲，道：「我不信你是眞的不知道，你已經帮我殺了不少的人，單是丐帮弟子，就在二十人以上。」

王飛苦笑一下，道：「不錯，我帮你殺了不少丐帮的弟子，所以，我心中一直十分難過。」

周鵬道：「現在，你覺着難過，是不是晚了一些？」

王飛道：「這個、這個……」

周鵬冷冷接道：「你們已經是上了船的人，這條船能否駛到對岸，和我們在船上的人都有關係？」

王飛道：「周帮主，長老會早已經對你有了懷疑，而且，也會開了一次很秘密的會議。」

周鵬道：「嗯！開了會又怎麽樣？」

王飛道：「責成我和畢老叫化子負責查證你的身份……」

周鵬縱聲大笑，道：「王飛，你是投效我是多少時間了？」

王飛道：「五年左右了吧！」

周鵬道：「那時，我剛剛當任帮主不久，對麽？」

王飛道：「不錯啊！」

周鵬道：「那時間，我好像還沒有什麽嫌疑吧？」

王飛冷笑一聲，道：「周鵬，你未免太高估了自己，低估了丐帮了，你由一個分舵主，竄到總壇傳令使，再進入護法，已經引起我們的懷疑了……」

周鵬道：「哦！那你們爲什麽又要我當上了丐帮的帮主。」

王飛道：「我們懷疑你，但不能懷疑上一屆的帮主，他決定傳位於你，我們當不便阻止，但你接了帮主之位時，我們又無能阻止了。」

周鵬望望江玉南等，只見他們聽得都很入神。

少了王飛和畢長老的護衛，江玉南和田榮舉劍之間，就可以攻近身側。

何况，還有三鳳雙手中各扣的一把銀針。

這就是說，周鵬已經沒有另外兩位長老出手的機會。

因爲，最危險的還是王飛和畢長老，這已說明了兩個人隨時會出手攻襲。

原本絕對的優勢，但因王飛和畢長老的突然改變，使周鵬頓然陷入了孤立的劣勢之中。

但他究竟是梟雄之才，雖然忿怒之極，但却忍下了沒有發作，笑一笑，道：「那是說，你們已經下了五年工夫？」

王飛道：「也因此，犧牲了數十位丐幫弟子。」

周鵬道：「不止此數吧，單是你們兩位之手，殺害的丐幫弟子，就有四五十位之多了。」

只聽鏘、鏘、鏘，連聲金鐵大震，金長久和葛山巳打入了生死將分的境界。

王飛回顧了畢長老一眼道：「想法子去把老葛制住，咱們不能讓他們拚出流血慘劇。」

周鵬冷笑一聲，道：「制住葛長老，只怕不是容易的事情。」

王飛道：「這話怎麽說？」

周鵬道：「葛長老巳在區區的奇技控制之下，除了我之外，在場之人，誰也無法使他恢復神智，現在，他還未進入瘋狂之境，要是見了血，不管是誰的血，都立刻會使他瘋狂，那時，你們兩三個人，也別想制服他。」

王飛道：「哦！」

三鳳忽然接道：「王長老，想法子點了他的穴道，只要制服了他，我有辦法使他恢復清醒。」

王飛道：「哦！」

周鵬道：「那是魔教手法，妳怎也會呢？」

三鳳道：「不用挑撥，我自己會說明白，因爲，我也出身魔教。」

王飛呆了一呆，道：「你們也是魔教中人？」

三鳳道：「不是我們，是我一個，這件事說來話長，但此時此刻，不是我說明內情的時候……」

江玉南連忙接口說道：「田兄、王長老，你們留心着周鵬，我去助金壇主一臂之力。」

這時，金長久和葛山巳打入了生死關頭。

金長久刀光如雪，看上去攻勢十分猛烈，但事實上，葛山的攻勢，却是兇猛絕倫，雙掌如開山巨斧，鐵錘擊岩一般，逼得金長久步步後退。

江玉南橫身一躍，攔在了葛山身前，長劍疾如流星一般，攻出了五劍。

但聞幾聲金鐵交鳴，葛山猛烈的攻勢，頓然受阻。

原來，江玉南劍上帶着強大無匹的內力，把葛山向前猛攻之勢，硬給封住。

畢長老高聲叫道：「葛老化子，你……你……」

口中說話，人却飛躍而上，一指急點出。

江玉南疾攻四劍，迫的葛山連揮雙臂，封開了四劍猛攻。

但却在背後留下了極大空隙。

畢長老一指點出，正中穴道。

葛山身軀一顫，倒了下去。

畢長老淡淡一笑，說道：「帮主，西域魔教手法，雖然厲害，不過，它也有缺點……」

周鵬本來巳早想出手，但見田榮、王飛，都巳經蓄勢戒備，隨時可以出手，只好忍了下來。

江玉南緩步向周鵬那邊走去，一面說道：「周帮主，你沒有料到是這樣一個結果吧？」

周鵬的神情很冷靜，淡淡一笑，道：「你們認爲在下巳經敗定了？」

江玉南道：「我想不出你還有什麽花樣？」

周鵬道：「等等看吧！」

江玉南長劍平胸，道：「閣下準備幾時出手？」

周鵬道：「看來，好像我只有等下去，等到對我有利的時間。」

江玉南道：「不知周帮主是否想過，我們會不會讓你等下去。」

周鵬笑一笑道：「如是諸位等不及，非要我出手不可，那就只好請便了。」

江玉南冷冷說道：「周帮主，咱們這一次衝突，一直是閣下的主動，操縱，不過，咱們也會有不讓閣下乘心如願的時刻的。」

周鵬說道：「江少俠準備現在就出手了。」

江玉南道：「對！」

周鵬笑一笑道：「好！請便。」

江玉南一劍刺出。

周鵬閃身避開。

江玉南連刺三劍，周鵬避開了三劍。

奇怪的是周鵬竟沒有還手。

江玉南收住劍勢，道：「周帮主，此時此刻，對你好像不太順利。」

周鵬道：「優劣變化，常在一瞬之間，這也算不得什麽。」

江玉南道：「周帮主，你雖然身負魔教絕學，但只怕也無法擋住我們聯手的攻勢。」

周鵬問道：「你們要聯手對付我一個人？」

江玉南道：「對！」

周鵬道：「以多對少，聯手攻擊，不怕有失你們的身份麽？」

田榮道：「那要看對付什麽人了，像你周鵬這樣的大奸巨惡，就是一百個人打你一個，也不爲過。」

江玉南道：「人貴自知，你如是自覺不是我們的對手，在下倒也有一個求和的法子。」

江玉南道：「你交出懷中的解藥，今日之事，就算罷休了。」

周鵬沉吟了一陣，道：「你們中了什麽樣子的毒？」

江玉南道：「和金長久一樣，他如能夠服用，我們也可以。」

周鵬淡淡笑道：「正是如此，但我想請教一件事。」

江玉南道：「什麽事？」

周鵬道：「交出了解藥之後，我怎麽能平安離開？」

江玉南道：「你如能信得過我們，我願意立下保狀。」

周鵬道：「其實，你就是立下保狀，我也不能信任。」

田榮道：「江兄，不用和他談了，這種人，處處以小人之心度人，和他談也談不出一個結果了。」

周鵬道：「除非你們放棄取得解藥的用心。」

田榮笑道：「解藥在你的身上吧？」

周鵬道：「不錯。」

田榮道：「那就好辦，咱們殺了你，

就可以取到手中了。」

周鵬淡淡一笑，道：「這要看你們的本領了，不過，在我自知不敵時，我就毁了這瓶解毒之藥。」

田榮道：「我不相信，你還有取藥的時間……」

語聲一頓，接道：「周鵬，有一件事只怕你還未想到。」

周鵬道：「什麽事？」

田榮道：「我們都巳經中了毒，如果取不到解藥，那就是死路一條。」

周鵬道：「死路一條……」

田榮接道：「所以，咱們非得想法子殺死你不可，因爲，那關係到我們的生死存亡。」

周鵬仰天大笑三聲，道：「你們眞的殺了我周某人，那就是丐帮的生死之敵，別說青石樓下我埋伏有近百名的親信，精銳弟子，你們生離此地的機會不大，就算你們能夠破圍而出，丐帮中一百二十八處分舵，上萬名的弟子，也不會和你們善干罷休。」

王飛冷笑一聲，道：「周帮主可以放心，這一點我會和他們解釋。」

周鵬道：「王飛，你這背叛帮主的大罪，就算死也無法赦免了。」

王飛肅然地說道：「丐帮對帮主太過尊重，一旦帮主有了問題，整個丐帮都會受到他的影響，我們帮你屠殺自己帮中弟子，心中的慘痛，實難言喻，用心只有一個……」

周鵬道：「查出我眞正的身份？」

王飛道：「對！但你太狡猾了，我們雖然盡量表現了對你的信服，投你所好，但你仍然不肯把我們引爲心腹。」

周鵬道：「我今天信任你們一次，就吃了這麽一個大虧，以後，還如何能夠信任你呢？」

王飛道：「今天，我們總算查明了你的來路……」

周鵬冷笑了一聲，接說道：「如不是那個丫頭背叛了魔教，你們還是無法子證明……」

目光投注到三鳳身上，接道：「妳記着，背叛魔教的人，會受些什麽懲罰，那魔焰焚身之苦，决非一個人所能忍受。」

三鳳道：「我知道，所以，我早巳想好自裁之法，一旦到了魔焰焚身的情境之時，我會自作了斷。」

周鵬道：「希望到時間，妳能夠死得了。」

三鳳輕輕吁一口氣，回顧了江玉南一眼，道：「青石樓下，他安排了很多的心腹，但他未料到，丐帮長老會，對他早巳動疑，所以，才有畢長老、王長老，假作投靠的安排，使局勢轉變得對你們十分有利。」

江玉南低聲道：「三鳳，設法解開另外兩位長老受制的魔術如何？」

三鳳低聲道：「我不行，我還沒有學到那種手法。」

江玉南心中暗道：勿怪她一直站着不動。

這時，王、畢兩位長老，突然回顧了周鵬一眼，道：「周鵬，你在丐帮中，造的孽巳經夠了，現在，你是束手就縛呢？還是要我們動手？」

周鵬道：「你們敢對帮主出手？」

王飛道：「雖然我們極力在安排拯救的事，但丐帮還有上百的弟子，死在你的手中……」

周鵬道：「其中有十之六七，都死在你們兩位手中，你們是執法長老啊！」

王飛冷冷說道：「凡是經我們下手的人，十之八九，都還活在世上，他們被安置在一個很隱密的地方……」

周鵬接道：「原來，你們過去一直都在騙我。」

王飛道：「因爲，你處置門下弟子太過嚴厲，所以，才對你有了懷疑，而且，那些人，都是丐帮中的重要人物，如若眞的把他們一一處决了，只怕丐帮早巳經無法控制了。」

周鵬道：「不論他們是否死了，但他們巳經離開了丐帮，丐帮目下還不是好好的？」

王飛道：「好好的？這只是你的看法，因爲，你對丐帮還不太瞭解，他們早巳暗中傳出話來，所以，你雖胡作非爲，嗜殺成性，但丐帮還能保持不亂。」

周鵬道：「想不到啊，丐帮帮主的身份，也不過如此，竟然有人陽奉陰違。」

王飛道：「沒有人敢違抗帮主的令諭，所以，我們開始下手，殺了不少帮中忠貞弟子……」

周鵬怒道：「但你們還不是作出來了麼？……」

王飛道：「那是在長老會之後，也只有長老會，才能改變帮主的令諭。」

周鵬突然哈哈一笑，道：「想不到啊！你們早有準備了，看來，我欲爭霸中原，眞還得費點手脚。」

王飛道：「周鵬，現在，我們似乎是先要了結一下我們之間的恩怨，對丐帮，你應該有個交代。」

周鵬道：「你們巳知我身份，還有什麽好交代的？」

王飛道：「你好像也是中原人氏，怎會投身於魔教之中？」

周鵬道：「五馬同渡，各有姻緣不同，你們不用和我談這些事了。」

王飛道：「老叫化想不明白的是，你爲什麽要選中我們丐帮？」

周鵬冷冷地說道：「別認爲只有你們丐帮之中，才有我周鵬這樣的人，說不定九大門派中，都巳經有了西方魔教中的人了。」

王飛道：「你們彼此之間，可是還有連繫？」

周鵬道：「王長老，別說沒有，就是有，我也不能告訴你們，對麽？」

這時，三鳳、田榮、江玉南、金長久，都巳經圍了上來。

三鳳高聲說道：「你們聽着，他巳經練成了殘心指，那是一種很惡毒的武功，列入魔教中十大絕技之一，指發無形，中人殘心，實在是一種極難防備的武功？」

周鵬道：「臭丫頭，就算妳洩漏了我的底子，他們也是一樣無法防備。」

三鳳冷冷說道：「你的殘心指練在右手之上，發指之前，必須先有提氣的象徵，所以，只要稍爲留心一些，防着 的右

手，你就無法施展其技了。」

周鵬道：「妳說得很徹底。」

江玉南、田榮齊聲接道：「咱們很相信三鳳姑娘的話，只要閣下一動右手，你就承受四面八方的攻襲。」

金長久笑一笑，道：「周帮主，魔教也不是什麽正道人物，你也用不着擺出一副大義凜然的樣子，識時務爲俊傑，我瞧你閣下還是和咱們合作的好。」

周鵬道：「合作？這話怎麽說呢？」

金長久道：「在下之意，你告訴咱們魔教在中原道上的隱密，咱們就放你一條生路。」

周鵬冷冷說道：「難道你認爲本座目下處境，已經到了窮途末路了？」

金長久道：「我知道你在下面埋伏了不少心腹人手，不過，他們能上來的機會不大，救你的機會更少。」

周鵬道：「本座倒不是這麽看法。」

三鳳道：「你們用不着多費唇舌，魔教中人，很難有覺悟的一天，尤其是像他這樣具有相當身份地位的人……」

江玉南道：「哦！有這麽多的禁制在身，那就難怪他們了……」

周鵬道：「小丫頭，難道妳身上沒有什麽禁制麽？」

三鳳道：「沒有，我想，我還沒有到被人下附骨魔焰的那個身份。」

周鵬道：「就在下所知，凡是被派入中原的人，在身上下了附骨魔焰，妳何能獨自例外？」

三鳳道：「我已經說得很清楚了，我只是一個小脚色，還不到對我下禁制的身份。」

周鵬道：「妳是黑姥姥的什麽人？」

三鳳道：「弟子。」

周鵬道：「那妳不算魔教嫡傳弟子，自然是不够身份了。」

三鳳歎息一聲道：「你們身上被下了附骨魔焰，所以，你們沒有辦法，也不敢背叛魔教。」

周鵬嗯了一聲。

三鳳道：「另一方面，你們也被魔教中那些動人的享受所痳醉。」

目光轉到周鵬的身上，接道：「周帮主，你現在聽得很清楚了？」

周鵬道：「嗯。」

江玉南道：「給你個機會，多說一些魔教中事，先從你們魔教門下的弟子的享受說起，但你可以不說……」

周鵬冷冷接道：「你眞想知道麽？」

江玉南道：「不錯，在下準備洗耳恭聽。」

周鵬道：「我可以胡亂編一些內情出來，說的天花亂墜。」

江玉南道：「周帮主，你最好別說謊，因爲說謊可能招致很悲慘的後果。」

周鵬道：「什麽後果？」

江玉南道：「我們全體的圍攻。」

周鵬冷笑一聲，道：「哦！」

江玉南道：「閣下別忘記，我們這裏還有一位三鳳姑娘，她也許不知道你們的全部詳細情形，但她會知道大部份的情形，那時候，一旦被她揭穿，我們就會全體圍攻，先把閣下殺了，就算閣下眞有援手趕來，也無法救閣下之命了。」

周鵬微微一笑，道：「你們眞正想多瞭解一些魔教麽？」

江玉南道：「是！」

周鵬道：「好！那我就告訴你們。」

江玉南向三鳳問道：「哦！妳也知道好多？」

三鳳道：「我知道的不算太少，像我們也本是他們要享受的人，只是我們的運氣好一些，遇上了黑姥姥，把我們收入門下。」

江玉南道：「姑娘，那究竟是個什麽樣子的享受，可否說清楚一些？」

三鳳道：「我羞於出口，你爲什麽不問問周鵬呢？」

江玉南回顧了周鵬一眼，道：「周鵬，你在等什麽？」

周鵬道：「機會。」

金長久道：「恐怕你是等援手。」

周鵬道：「那也算是機會之一。」

江玉南道：「此刻，咱們如若動手殺你，是否可以如願？」

周鵬道：「可以，不過，我相信，你們也要付出相當的代價。」

江玉南說道：「至少，我們的勝算很大。」

金長久道：「江少俠，那咱們還等什麽？早些動手宰了他，取得解藥，解去你們身上之毒，也可以不受魔教的擺佈了。」

江玉南搖搖頭，道：「慢着，我還有幾句話，想先說明白。」

金長久道：「什麽話？」

江玉南道：「給他一個機會……」

江玉南道：「聽說魔教中的享受十分動人？」

周鵬道：「是！那是人間仙境，只要去過一次的人，就會念念難忘……」

目光一掠三鳳，接道：「就拿女人說吧！魔教中人不戒女色，但魔教的重要弟子，決不會被色所誘。」

三鳳道：「因爲魔教之中，爲你們準備好了美色。」

周鵬道：「對，魔教分壇之中，準備了無數的美女，所謂燕瘦、環肥，各具殊色，那都是很動人女子，我們可以隨意挑選，……」

金長久道：「那何足爲奇，我的七刀塘中，也有迎客歌姬，南國佳人，北地胭脂，任君選擇。」

周鵬道：「還有美酒，天下各地的美酒。」

金長久搖搖頭道：「這些，都不足當得動人二字，咱們七刀塘也備有各地美酒，單是這點美酒、佳人，就能使你們賣命，閣下之命，也未免太不值錢了……」

仰天大笑一聲，接道：「如若周帮主願作七刀塘的護法，在下願意供給百名美女和天下各地美酒。」

周鵬冷笑了一聲，說道：「魔教中的神通，十分博大，豈是你們這般人物所能瞭解，美酒、佳人之外，還有很多動人之物……」

金長久接道：「天下美味，好事，也不過就是那幾樣罷了，我想不通魔教能變出什麽特別的花樣出來。」

周鵬笑一笑，道：「你可以不信，但

魔教中確然有……」

王飛突然一揮手，打斷了周鵬之言，接道：「諸位可否聽老叫化一言？……」

江玉南望望王飛，道：「好，王長老有什麽話，咱們洗耳恭聽。」

王飛道：「目前這青石樓下，都是周鵬的心腹，這些人，現在也都是丐帮的精銳，而且他們人數衆多，一旦被他們衝了上來，那就是很大的痳煩了。」

江玉南道：「哦！」

王飛道：「老叫化子的意思，是把他先生擒下來，諸位既可取得解毒之藥，咱們也好用來阻止他那批心腹手下出手。」

江玉南道：「王長老用意雖佳，不過，和在下的看法不同。」

王飛一怔道：「哦！江少俠有什麽高見？」

江玉南道：「在下的看法，丐帮中數百高手，藏於青石樓下，倒未必可怕，能多對魔教中事，瞭解一些，那才是重要事情。」

王飛冷冷說道：「就在下平日觀察所得，周帮主，似乎是一個很怕死的人。」

江玉南道：「怕死？」

王飛道：「不錯，如若以死威脅於他，他定然會屈服在威脅之下。」

江玉南道：「不錯，周帮主確實是一個很怕死的人，不過，他除死之外，還有選擇時，他才怕死，如若他覺着非死不可似乎就不怎麽害怕了。」

王飛聽了，詫聲問道：「那江少俠的意思是？——」

江玉南道：「在下的意思是，照我自己的意思做。」

王飛道：「哦！這麽說來，江少俠是要以自己的意思行事了？」

江玉南道：「正是如此。」

王飛道：「江少俠，如若老叫化子覺着這是我們自己的家務事呢？」

江玉南笑一笑，道：「至少我們在目前還不能接受你王長老的高見。」

王飛道：「江少俠，老叫化子的意見，和你並不衝突。」

江玉南道：「老前輩，在下已經說得很清楚了，最好，你別太過堅持。」

王飛道：「如是老叫化子一定要堅持呢？」

江玉南道：「唉！老前輩，目前周鵬的生生死死，已經超過了貴帮的利害之上，牽涉到整個武林，所以，對付周鵬，必須要超越貴帮的利益爲主。」

王飛說道：「老叫化就想不明白，生擒周鵬，並未處死，怎會影響到你的計劃呢？」

江玉南道：「王長老，在下的心意已決，用不着長老再多說話了。」

王飛呆了一呆，不由吶吶的道：「江少俠你……」

同顧畢長老一眼，默然不語。

畢長老也沒有講話，兩個人只是冷冷的對望一眼，都垂下頭去。

江玉南輕輕吁一口氣，道：「周鵬，你聽到了？」

周鵬道：「嗯。」

江玉南道：「在下只希望多知道一些魔教中事，只要你能暢言所知，你就可以走了。」

周鵬同顧了一眼，道：「江少俠，就算我告訴你所知內情，你也一樣無法瞭解魔教中事……」

江玉南道：「在下也未全在閣下身上瞭解魔教全部內情的用心，但以你在魔教中的身份，至少應該知曉大部份情形。」

周鵬道：「好吧！我先告訴你身入魔教的好處。」

江玉南道：「在下洗耳恭聽。」

周鵬道：「魔教的武功，大都走捷徑，所以，人不會太苦，它正對人性中的弱點：好逸惡勞，練過魔教武功的人，再要他練別的武功，那就有些很難適應了。」

江玉南點點頭。

周鵬接道：「魔教的武功，講求實效，手段也十分直接，效果如立竿見影，所以，它充滿着一種誘惑神秘的力量。」

江玉南道：「在下明白了，魔教的一切，全在掌握人性中的弱點。」

周鵬沉吟了一陣，道：「也不全如此，魔教確有它一套神奇的方法，像是具有治病神效的毒藥，一個全身病痛的人，就算明知那藥物有毒，但它可以立刻使他現有的病痛減少，也願意吃下去，以後，他可能就被那藥物控制了。」

江玉南道：「這個不用解說了，在下明白，我希望知道的是魔教中的情形。」

周鵬道：「魔教充滿着神秘，它如雲中沙灘、霧中烟，就算自小西天雷音寺的正統魔教弟子，也無法全部瞭解。」

金長久道：「這麽說來，閣下你沒有進入雷音寺了？」

周鵬道：「沒有。」

金長久道：「你這魔教弟子，也是旁支雜系，不是正統。」

周鵬道：「但我去過雷音寺。」

江玉南道：「你去過？……」

周鵬接道：「對！我入選魔教門下正系弟子，奉命到雷音寺聽道三個月。」

江玉南道：「你聽的什麽道？」

周鵬道：「使我開了很大的眼界，也見到了所謂的魔道神奇力量，短短的三月時間，我聽法三次，晉見了魔教三教主，也見識了魔道神通，還有餘暇，練成了殘心指。」

田榮道：「到雷音寺聽道的，想來，不是你一個人了。」

周鵬道：「自然不是，但人數也不太多。」

江玉南道：「那些人，都是在中原加入魔教的人了。」

周鵬道：「不錯。」

江玉南道：「你們被請入雷音寺中聽道，想來，是一件十分重大的事，爲什麽只見過一個三教主呢？」

周鵬說道：「大教主和二教主，都已成神仙人物，見他們一面，自然不是容易了。」

江玉南道：「成了神仙人物，那是說，他們已不是凡人，死去了？」

周鵬冷冷說道：「你胡說些什麽！大教主，二教主，肉身成仙……」

江玉南淡淡一笑，道：「魔教之中，除了三教主之外，還有些什麽人？」

周鵬沉吟了一陣，道：「告訴你也不

妨事，雷音寺中，至少有百名以上魔教中道統弟子，……」

江玉南接道：「我是說，除了三位教主之外，還有些什麽重要人物？」

周鵬道：「有兩位公主，四大護法，十二伽藍，數十位傳法使者。」

江玉南道：「只有這些麽。」

周鵬道：「在下知道的，只有這些，也許還有很多。」

金長久說道：「那就是魔教之源的雷音寺，聽一聽，也覺不出有什麽可怕的地方。」

周鵬冷冷說道：「那是見識太淺，不知魔教的神通廣大。」

金長久道：「有什麽神通能叫咱們佩服的地方！爲什麽不寫出來給咱們瞧瞧，見識一番？」

周鵬道：「你會見識到的，爲期巳經不遠。」

江玉南道：「怎麽？難道他們近日會進入中原直上來？」

周鵬道：「對！他們現在巳經動身來了。」

江玉南沉吟了一陣，道：「你到魔教聽道一事，難道丐帮就沒有人知道麽？」

周鵬道：「在下在丐帮中混了二十年，由一個分舵主，混到了帮主的身份，還沒有人弄清楚我的出身。」

王飛道：「如非對你懷疑，我們爲什麽會在暗中監視於你？」

周鵬道：「你們只是心中有些懷疑罷了，並不能認定，其實，只要我再小心一些，你們連懷疑也不會了。」

江玉南歎息一聲，道：「周帮主，一件事，在下倒替帮主可惜。」

周鵬道：「什麽事？」

江玉南道：「你能登上帮主之位，魔教中人定然在暗中帮了很大的忙，但既巳當上了帮主之位，爲什麽還要仗憑和借重魔教之力？丐帮帮主的地位，只怕不會低於魔教的教主身份。」

這幾句話，才是字字有力，如鐵錘一般，擊打在周鵬的心上。

只見周鵬沉思了一陣，道：「江少俠，你太低估魔教了。」

江玉南道：「怎麽說？」

周鵬道：「如若人人都能背叛魔教，魔教早巳冰消瓦解了。」

江玉南冷冷地說道：「周鵬，你是中原人氏，被魔教收入門下，也不過是被他們看中了你的才能，利用你帮他們在中原江湖上，建立勢力。老實說，不論你對他們有多大的功勞，一旦魔教的勢力，在中原道上立足生根，你也無法承繼魔教的衣鉢，『飛鳥盡！良弓藏』，千百年來的史實，證實了這句話，我相信，你心中也明白。」

周鵬道：「我明白又如何？」

江玉南道：「明白了就該覺醒，你只不過是魔教中一個工具罷了。」

周鵬沉吟了一陣，說道：「就算我是一個工具吧！但至少可以保持住現在的名位。」

江玉南道：「你如肯脫離魔教，我們也會想法子讓你保有現在的名位。」

王飛道：「他身份巳經明顯，如若還想保持丐帮帮主的身份，那是萬萬不能的了。」

江玉南道：「這話怎麽說？」

王飛道：「丐帮長老會，今天免去他帮主的職位，然後再召開全帮大會，推舉出新的帮主，再行對他處置。」

江玉南道：「王長老，如若我們今日不來青石樓，你們能不能發覺他是魔教中的子弟。」

王飛道道：「你們對丐帮的帮忙，丐帮十分感激，何況，丐帮一向對雲頂神府的人十分敬重，但不能因爲你們的帮忙，就要丐帮屈從你們。」

江玉南道：「沒有人要貴帮屈服什麽。在下覺得，魔教的魔爪，巳經伸入了中原武林，是二個很可怕的事情、兩害相權取其輕，我們現在最重要的事，就是要想法子對付魔教中人，其他的，似乎都可以緩一步。」

王飛望了畢長老一眼，兩人交換了一個眼色，王飛才緩緩說道：「江少俠，這件事，我們兩個人也無法作主。」

金長久道：「一切長老會決定了？」

王飛道：「至少，我們兩個人扛不起來，如是他們三位也都能恢復神智，我們五個人，也許可以決定這件事。」

金長久道：「這是在談條件了。」

江玉南歎息一聲道：「江湖中人，就是少了那麽一點和衷共濟的精神，大家都不肯吃虧。」

周鵬道：「這就是江湖道上：各有原則，各有規模，但彼此之間，却是格格不入。」

江玉南道：「周兄，放開丐帮的事情，咱們還是先說說魔教的事。」

周鵬道：「魔教怎麽樣？」

江玉南道：「咱們願爲援手時，閣下能不能脫離魔教？」

周鵬望了三鳳一眼，道：「這位姑娘，也是出身魔教了？」

三鳳點點頭，道：「是！」

周鵬道：「江少俠，可曾問過這位姑娘？」

三鳳道：「要問我什麽？」

周鵬道：「妳如何叛離魔教的。」

三鳳道：「我一直沒有眞的投入魔教，所以，談不上叛離。」

周鵬道：「就算是妳混入魔教中臥底，也必須投入魔教才行！」

三鳳道：「如這麽說，那我也算是魔教中弟子了。」

周鵬道：「妳既是魔教中弟子，想必經過點血入魔門的手續。」

三鳳點點頭。周鵬道：「唉！難道妳眞的不知道，就在那時候，妳巳被種下了附身魔焰。」

三鳳呆了一呆，說道：「我怎麽毫無感覺？而且，這幾年來，也沒有異樣的感覺。」

周鵬道：「每年中秋佳節之日，是不是有人請妳們吃一餐飯？」

三鳳道：「有。」

周鵬道：「有一杯叫作同心酒的，必須要喝下去，對麽？」

三鳳點點頭，道：「對，那杯酒，非要喝下不可。」

周鵬道：「那就是要解去妳附身魔焰的酒，可以延長它的發作。」

三鳳道：「周帮主，你好像很怕那附身魔焰發作。」

周鵬道：「是的，因爲，我看過它發作的痛苦。」

三鳳道：「你知道的這麽清楚，難道沒有法子解救麽？」

周鵬道：「這方法，我用了不少的苦心，可是很難如願。」

三鳳道：「爲什麽？」

周鵬道：「我訪問了不少的名醫，也是近兩年才弄明白，所謂附身魔焰，並不是什麽魔法，只是一種奇惡的熱毒。」

江玉南道：「既是熱毒，就應該可以除去。」

周鵬道：「是可以除去，但有一味的主要藥物難找。」

江玉南道：「什麽樣的藥物？」

周鵬道：「千年雪蓮子。」

江玉南道：「哦！千年雪蓮子。」

周鵬道：「對！千年雪蓮子，只是聽人說來，有這麽一種藥物，但見過的人，確是不多，究竟世上有沒有這種藥物，在下是沒有見過。」

金長久道：「有！千年雪蓮子，不是沒有，在下就見過。」

周鵬道：「哦！現在什麽地方？」

金長久道：「周帮主，目前這個情形，在下還不能說。」

周鵬道：「爲什麽？」

金長久道：「我無法預料咱們之間的命運如何？我死？還是你死。」

周鵬笑一笑，道：「江少俠，看來，你並沒有全心眞意的和在下談判。」

金長久道：「不要責怪江少俠，在下沒有把握之前，決不會說出那千年雪蓮子的下落，一旦說了出來，在下就等於害了他。」

周鵬道：「這話怎麽說？」

金長久道：「不要說魔教的力量了，單就丐帮的力量而言，找上門去，對方就無法招架。」

周鵬道：「哦！」

金長久哈哈一笑，說道：「周帮主，有一件事，你可以放心，一旦你和咱們談好了條件，在下會負責找出一顆雪蓮子來的。」

江玉南說道：「周帮主，你除了顧慮身上那一點魔火熱毒之外，還有些什麽顧慮？」

周鵬輕輕歎息一聲，道：「其實，我周某人是否背離魔教，對魔教征服中原武林的計劃，不會有太大的影響。」

這才是江玉南要知道的事情，不禁精神一振。

但表面上，他仍然是保持鎭靜，緩緩說道：「你統治了丐帮，在中原武林道上而言，應該是一股很龐大的力量，對魔教應該有很大的帮助。」

周鵬沉吟了一陣，說道：「過去，他們確實是這樣一個計劃，利用魔教中的弟子，借用中原武林道上的力量，去對付中原武林的人，但現在．他們覺着太慢了一些。」

江玉南道：「這麽說，雷音寺巳準備親自動手了？」

周鵬道：「是！他們巳經動身東來，到了中原，不過，目前，我還不知道他們是如何一個下手之法。」

金長久道：「魔教在中原武林道上，閣下也應該是很重要的一顆棋子了。」

周鵬道：「不錯是很重要，但如魔教要親自動手，我們只能算是配合的了。」

江玉南道：「魔教之中，都來些什麽人。」

周鵬道：「聽說是神秘莫測的二教主親自趕來。」

江玉南沉吟了一陣，道：「周兄，你看，這件事應該如何？」

這句話問得大有學問，聽得周鵬呆了一呆，道：「你問我？」

江玉南道：「對，周兄，你也是中原武林中重要的人物之一，而且，這件事，也必須要你合作才行。」

周鵬搖頭道：「江少俠，你沒有弄錯吧。」

江玉南道：「什麽錯？」

周鵬道：「我是魔教中人，你要問我如何對付魔教？」

江玉南道：「對！閣下雖是魔教中人，但也是對付魔教的重要人物。」

周鵬不禁大聲的說道：「你胡說些什麽……」

江玉南笑一笑，道：「你洩漏了魔教這麽多的內情，難道還能在魔教中混下去麽？」

周鵬道：「唉！江玉南，你這是存心坑我了。」

江玉南道：「周兄，我巳經說得很清楚了，……」

金長久接道：「只要你答應下來，在下負責找到雪蓮子，解去你身上魔毒。」

周鵬搖搖頭，道：「辦不到，事實上，我答應了也沒有什麽用！」

金長久道：「怎麽說？」

周鵬道：「因爲，他們有一種方法，可以使身中附有魔焰的人立刻發作，那種痛苦，會使一個人變形，即使百煉精鋼，也要化作一堆爛泥……」

江玉南接道：「眞遇到了那種事情，我們也會帮助你。」

周鵬道：「帮助我，你們用什麽方法帮助我？」

江玉南道：「方法很多，至少，我們可以先點了你幾處穴道，帮助你抵受這些痛苦。」

周鵬道：「你想像不到那種痛苦，我問過一個人，他寧願受千刀萬剮，却不願受魔焰炙身之苦。」

江玉南說道：「周兄，你可以得到丐帮帮主的地位，很不容易，可說是揚名江湖，這是多大的成就，多大的光榮……不管你過去用什麽方法、手段，取到這個職位，現在，却是你保有這個職位神聖的機會。」

周鵬說道：「神聖的機會，這話怎麽說？」

江玉南道：「你如挺身而出，領導丐帮，和魔教抗拒，不論成敗，你將是丐帮中最有盛譽的一個帮主，武林最受敬重的人，死了也會留芳百世，受到武林後世敬

仰。」

金長久道：「一事大成掩百醜，沒有人再會追究你的過去，反而會有很多人爲你編織出更動人的事跡……」

周鵬長歎一聲。

金長久說道：「我說的很眞實，你可是有些不相信？」

周鵬道：「我相信。」

江玉南道：「那周兄是不是答應？」

金長久道：「眼下這三位年輕人，江少俠來自雲頂神府，那是神仙中人，不去說他了，這兩位，也都是江湖後起之秀，他們的年齡不大，但如論武功，咱們就未必強過他們。」

田榮道：「閣下如是挺身而出，在下願受令諭，爲武林一盡心力。」

高泰道：「高泰也算一個。」

江玉南道：「我也是，周兄出身魔敎，最瞭解他們的手段，整個中原武林，都需要你挺身領導。」

周鵬悚然動容，但沉吟了一陣，又搖搖頭，道：「不行，我可以給你們解藥，我可以告訴你們所知魔敎的隱密，我只有一個要求……」

金長久道：「什麽要求？」

周鵬道：「讓我死去。」

這答覆，倒是出了羣豪的意料之外，一時之間，全都楞在了當場。

周鵬苦笑一下，道：「我被權勢蒙了心，所以，我投入魔敎，借他們的力量帮助，登上丐帮帮主之位，這幾年來，我慘殺本門弟子，建立心腹手下，有時候深夜靜思，捫心自問，也有些心中不安，但我有如跌入泥淖的人，越陷越深，唯一的辦法，就是不停的殺戮，不停的製造罪惡……不停的……」

黯然歎息一聲，道：「你們知道的，只是我殺死了丐帮的弟子，還不知道我殺害了很多正大門戶中的弟子。」

這等自供罪狀的話，聽得江玉南等又是一呆。

金長久吁一口氣，道：「丐帮的聲譽太好了，除非你自己說出，這件事，我連想也想不到。」

周鵬道：「我私人對所有的罪惡要負責，這件事不能怪丐帮，更不能把這些血債記到丐帮的頭上。」

江玉南道：「我們沒有這個意思，也體會你的苦衷，一個陷入魔刲的人，他的一切作爲，不能以常情而論。」

金長久道：「周帮主，你能有這一份心情，那就說明了，你是異於常人的大智之人……」

周鵬苦笑了一下，接道：「金塘主，你可知道，我殺害了多少正派人士？」

金長久搖搖頭，道：「這個……不知道。」

周鵬道：「我殺害過七個少林弟子，五個武當門下，夜襲淮揚門，殺了他們中四十八個活口，當眞是鷄犬未留。」

金長久呆了一呆，道：「十年前，淮揚派的大血案，就是你作的？」

周鵬道：「不錯。」

金長久道：「爲什麽。」

周鵬道：「因爲，淮揚門知道了我的秘密，知道了我出身魔敎，我不能不殺他們。」

金長久道：「這是爲了自保。」

周鵬道：「我暗中挑起了好幾個門戶的衝突，使他們自相殘殺，本來少林、武當，在我巧妙的安排之下，也有一次火併，但少林掌門人的大智慧，臨場發現了可疑之處，才和武當派化干戈爲玉帛，免去這兩大門派的力拚。」

江玉南說道：「這都是魔敎授意你做的麽。」

周鵬道：「對！爲了這一次火併未成，我還受到魔敎一番指摘。」

江玉南道：「唉！好厲害的魔敎。」

金長久說道：「亡羊補牢，時猶未晚，只要周帮主願把這件事，公諸江湖，整個武林力量，就可以聯合起來，對付魔敎了。」

周鵬苦笑了一下，道：「我確實有些後悔了，但我已經無法自拔，我願意把我所有知道的事情告訴你們，但條件我已經說明了……」

金長久接道：「你不能死，我答應過給你一枚雪蓮子的。」

周鵬搖搖頭，道：「就算你有一個雪蓮子，我也一樣不能活下去。」

金長久道：「爲什麽？」

周鵬說道：「因爲，我還有一個無法自拔的毛病，說了出來，也是羞見江東父老。」

江玉南道：「不要緊，你說說看。」

周鵬道：「不知道魔敎中有一種什麽樣子的藥物，服用之後，離不開女人，唉！我如三天不接觸女人，那就會有很大的毛病，整個人就像是完全不對了。」

江玉南道：「這個……」

周鵬接道：「你們想想看，我堂堂的丐帮帮主，如有這樣一個見不得天日的毛病，就算你們能够容忍我，丐帮的弟子也不能容忍我，武林中各大門戶的掌門，如何會看得起我？」

金長久道：「男子漢大丈夫，有個女人，算得什麽大事，這事容易……」

周鵬接道：「對你金塘主而言，這雖然算不得什麽大事，但對一個丐帮的帮主，那就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了。」

金長久道：「這話怎麽說？」

周鵬道：「很奇怪，金兄就算帶着一羣歌姬，在江湖上到處走動，也不算一件什麽樣的大事，但如丐帮帮主一犯淫戒，那就是一樁大逆不道的事了。」

金長久道：「周兄，丐帮是天下第一大帮，他們對帮主的要求，自然是嚴格了一些，但如果把事情進行得隱密一些，不要讓別人知道……」

周鵬接道：「紙能包得住火麽？我有魔敎中人相助，有百名以上的心腹替我掩護，但仍然引起了長老會的懷疑，一樣被你們查出了底細。」

江玉南道：「王長老，你是丐帮中人，這件事應該如何？」

王飛道：「身犯淫戒，在丐帮中，是一件很嚴重的大事。」

金長久道：「王長老，目下事情不同，可不可以從權？」

王飛說道：「從權？怎麽的一個從權法？」

（未完・廿三）